

内 容 简 介

《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化遗产，是最重要、最权威的文化典籍，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在认识世界预测未来的科学价值，以及它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产生的广范影响和深刻的启迪作用方面，日益为国内外学者所看重。

《易经》传世的数千年里，释家蜂起，释著浩如烟海，真可谓洋洋大观，其中对《易》学影响最大的当推汉、宋、清三代。宋代影响大者，乃是宋代鸿儒——朱熹的《周易本义》。该书正是对朱熹《周易本义》的释解。

本书按照朱熹的原意恢复《易经》占筮的本义，详尽地解释了《易经》深奥晦涩的易理玄机。它可以帮助初学者和《易》学研究人员把握这一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殿堂的钥匙，一窥《易经》深哲之精华。特别是对《易经》基理原义的详解浅释，更能使普通读者易学易懂易解。宇宙万象，变化莫测。人生际遇，动止纷纭。周易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本书就是教人掌握周易精神，教人在变化莫测的人生际遇中知变与适变。知天文地理人事之变，临危不惊，遇难呈祥，深得趋吉避凶之奥妙。提醒人们得意时不可忘其形，福兮祸所伏；陷入危地不惊慌失措，祸兮福所倚。阅读本书，深明《易》学之义理，预知人生事态之变化，可刚柔相济，化险为夷。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以图助读，加深理解，译笔清新流畅，释意准确翔实。

目 录

上下篇序·····	(1)
河图解·····	(3)
洛书解太极图意 (一) ·····	(4)
洛书解太极图意 (二) ·····	(5)
伏羲八卦次序图 (一) ·····	(6)
伏羲八卦次序图 (二) ·····	(7)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8)
半环阴阳对待图 ·····	(10)
伏羲八卦各生序图 (阳卦) ·····	(11)
伏羲八卦各生序图 (阴卦) ·····	(12)
文王八卦次序图 ·····	(13)
文王八卦方位图 ·····	(14)
文王八卦天文图 ·····	(15)
文王八卦地理图 ·····	(16)
八卦取象图 ·····	(17)
朱子变卦图 ·····	(18)
八卦分宫取象歌 ·····	(21)
上下经十九变卦歌 ·····	(22)
上下经卦名次序歌 ·····	(22)

六十四卦原文解译	(23)
1、乾为天	(23)
2、坤为地	(39)
3、水雷屯	(52)
4、山水蒙	(60)
5、水天需	(66)
6、天水讼	(71)
7、地水师	(75)
8、水地比	(79)
9、风天小畜	(83)
10、天泽履	(87)
11、地天泰	(92)
12、天地否	(96)
13、天火同人	(100)
14、火天大有	(104)
15、地山谦	(110)
16、雷地豫	(116)
17、泽雷随	(122)
18、山风蛊	(127)
19、地泽临	(133)
20、风地观	(139)
21、火雷噬嗑	(144)
22、山火贲	(151)
23、山地剥	(158)
24、地雷复	(164)
25、天雷无妄	(170)
26、山天大畜	(176)

27、山雷颐	(182)
28、泽风大过	(188)
29、水为坎	(194)
30、火为离	(200)
31、泽山咸	(207)
32、雷风恒	(213)
33、天地遁	(218)
34、雷天大壮	(224)
35、火地晋	(229)
36、地火明夷	(235)
37、风火家人	(241)
38、火泽睽	(247)
39、水山蹇	(254)
40、雷水解	(259)
41、山泽损	(265)
42、风雷益	(271)
43、泽天夬	(277)
44、天风姤	(283)
45、泽地萃	(289)
46、地风升	(295)
47、泽水困	(300)
48、水风井	(306)
49、泽火革	(310)
50、火风鼎	(315)
51、雷为震	(320)
52、山为艮	(324)
53、风山渐	(328)

54、雷泽归妹·····	(333)
55、雷火丰·····	(337)
56、火山旅·····	(342)
57、风为巽·····	(345)
58、泽为兑·····	(349)
59、风水涣·····	(353)
60、水泽节·····	(357)
61、风泽中孚·····	(361)
62、雷山小过·····	(365)
63、水火既济·····	(369)
64、火水未济·····	(374)
系辞上传·····	(378)
系辞下传·····	(414)
说卦传·····	(449)
序卦传·····	(462)
杂卦传·····	(467)

序

有天地，然后生万物。有万物分雌雄，有男女必有夫妻。乾坤，天地之道，阴阳之本，为上篇之首。坎离，阴阳之成质，为上篇之终结。咸恒，象征夫妻，夫妇之道，生育之本，为下篇之首。未济、坎离之合，既济、坎离之交，阴阳交合则生万物，夫妻交合则生子孙，为下篇之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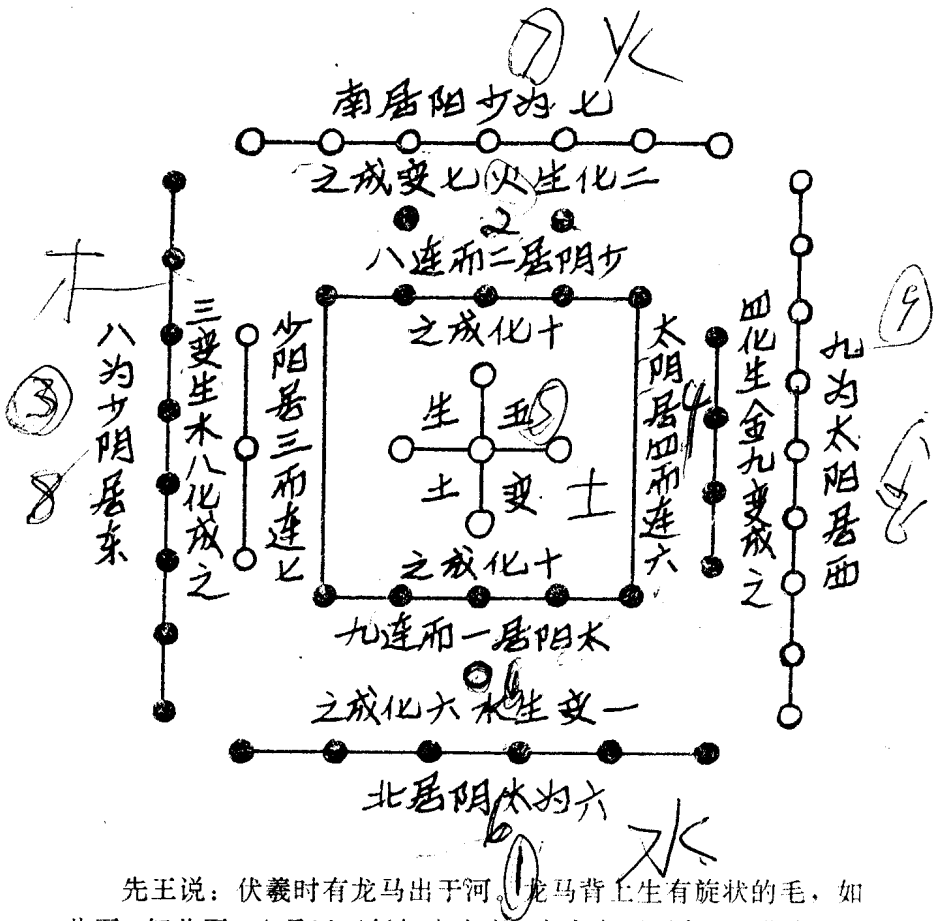
上篇始于天道，下篇始于人伦，分上下篇而后推演意义。因为卦是按次序排列的，且分为阴阳，阳盛者居上，阴盛者居下。所谓盛，或因卦词或因爻词的意义与内涵不同而已。比如剥卦，剥即剥落，是为阴盛。比如大壮卦，即壮大兴盛，卦词阳刚而壮，爻词则阴盛于上，然又不互相冲害。乾为父，坤为母，乾者居上篇，坤者居下篇。复卦，重新回复到真实就不虚妄，复者，使阳气生，阳气盛、阳气极。不停增其阳气，必决溃。因此，卦即决，溃决之后必遭遇，不期而遇，姤卦乃邂逅也。泰、否、小畜、同人、大有、无妄、大畜等皆在上篇。爻卦五阴一阳者，一阳为主，所以，一阳之卦皆在上篇。师、谦、豫、比、复、剥以及其它有阴爻的卦，皆在下篇。一阴五阳，阳极盛，然一阴为主，所以，一阴之卦也都在上篇。二阳之卦皆一阳生于下而达于上，二体皆阳阳之盛，所以，也在上篇。屯、蒙、颐、坎等，阳生于下，谓震坎在下，震生于下，坎始于中，达于上，一阳在上而得正位，生于下

而畅达阳之极盛。阳生于下而不达于上，又阴众阳寡，失其正位，是阳的衰弱。比如震卦、解卦，便是如此。上有阳而下无阳，是为失其根本，比如艮卦、蹇卦等便是如此。大过，阳盛于中，上下之阴弱。阳居上，下则刚。阴居上，下不能主制。上下各二阴，唯两阳，然后为胜小过。离则三体上下皆阳阴实丽，阳气甚盛。其余二阴之卦，二体都俱备阴阴之盛，故皆在下篇。家人，在外受伤必返回家中，因而是家人卦。当家走到穷途末路时，必处处不顺而发生乖违现象，因为接着是睽卦。睽，即乖违之意。乖违必会有灾，因而接着是蹇卦，蹇为灾。万物不会始终有灾，因而接着为解卦。解，即解除、缓和。睽、革、家人、升、巽、兑、中孚等卦，三阴三阳，以义为胜，阴阳尊卑之义，男女长少之序，是天地间的大道理，阳少于阴而居上是为胜，皆在下篇。而坎虽为阳卦，而阳为阴所陷弱，与阴重合，故阴盛，因此亦在下篇。

吉、凶、悔、吝的判断，是一切活动的结果。刚爻与柔爻是推演宇宙万物的根本。刚爻与柔爻的变化流通，是适应一切活动的适当时机。世上虽有行善反而遭凶，作恶反而获福的情形，但是必须坚持正常的道理，善果吉，恶果凶，才是正道。

卦中“爻”、“象”的象征是以内在的动机启示人事微妙的际遇，而一旦行动表现于外，就会出现吉凶。把握机遇，变通运用，有助于功业的发展，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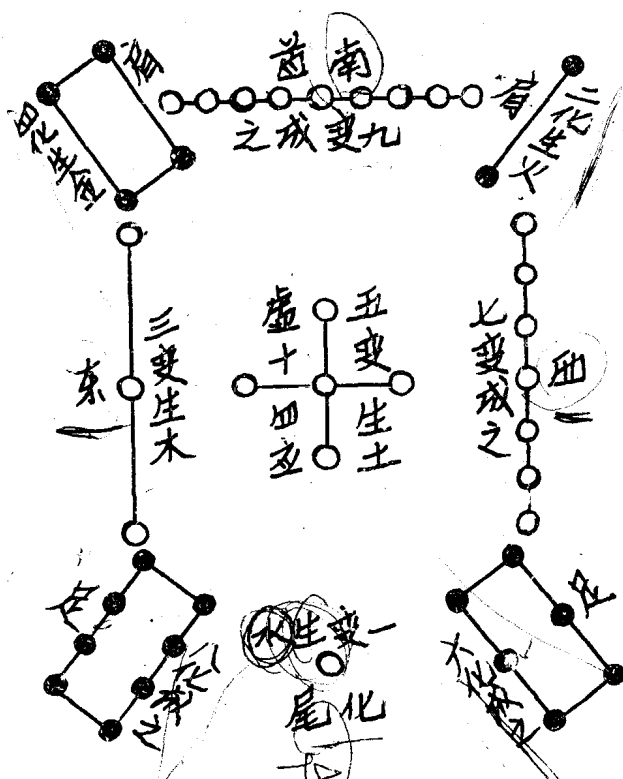
河图解



先王说：伏羲时有龙马出于河。龙马背上生有旋状的毛，如此图。解此图，实是以五行相生为序，由中土而西金，而北水，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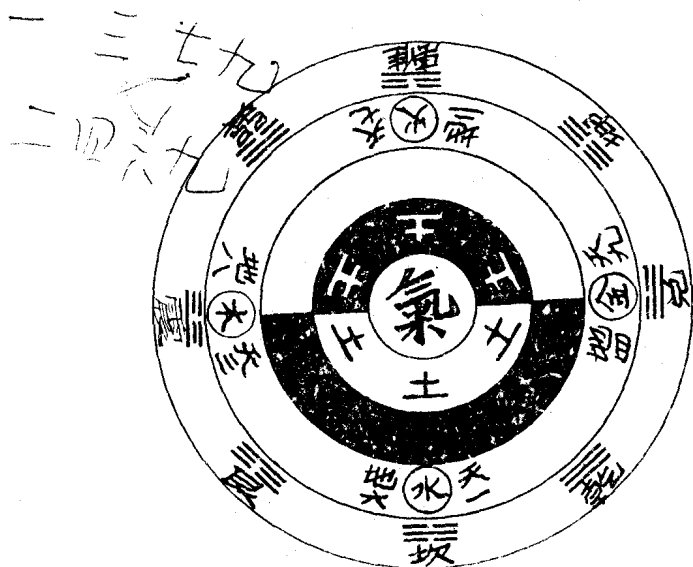
东木，而南火，最后复归至中土。一至五为生数，六至十为成数，生成相合，变化无穷。

洛书解太极图意（一）



刻于龟背之书出于洛河，故称洛书，时间当以伏羲时代为确。有人说是在大禹时代发现的，从龟背斑纹考查，可知此说不确。龟甲纹斑显示：阴居四角，阳居四正，虚其中。五行相序相克，由中土而北，而西火，而南金，而东木，最后归复到中虚。

洛书解太极图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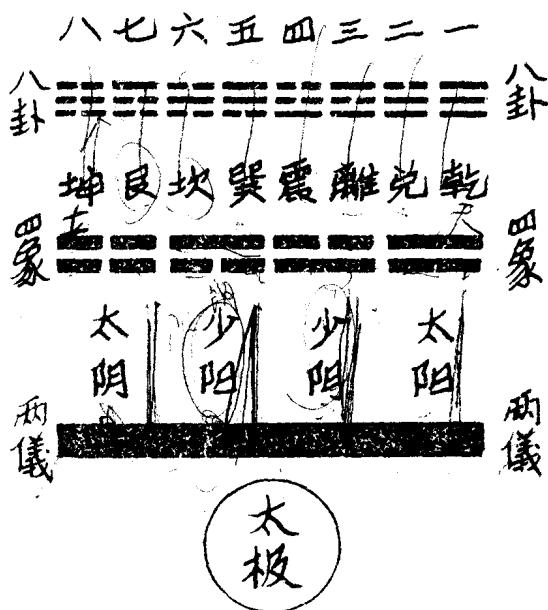
太极，就是宇宙处于混沌状态。那时，没有仪象，没有八卦，没有三十二、六十四，只是一团混沌。

有人认为，洛书是远古时代的方位图。方形象征地。方位与河图一样，也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

河图，洛书是为了说明万物生成变化规律的，以后发展成为八卦、六十四卦。而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和中的方位，就成了八卦的方位，而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也是八卦、六十四卦中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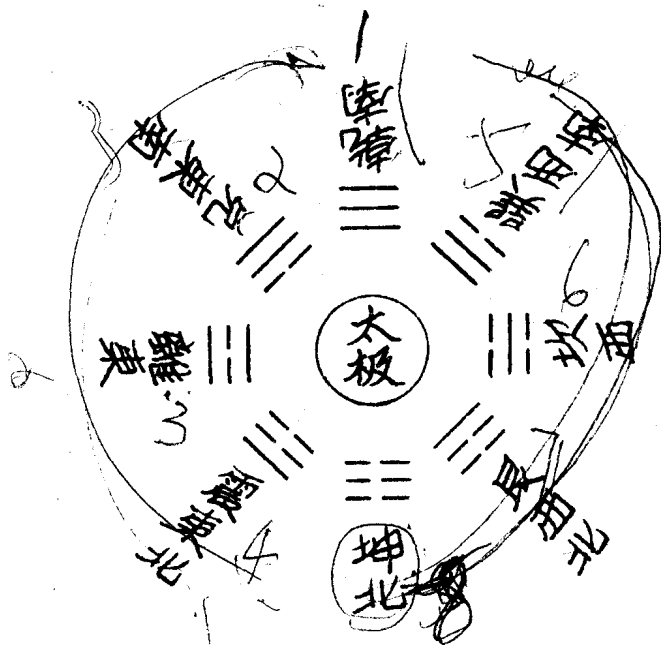
的规律。洛书、河图中的奇偶相生演化成八卦中的阴阳相生，所以，先有河图、洛书，以后才推演出八卦、六十四卦。

伏羲八卦次序图（一）



系辞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中乾始以统领六卦，坤终以收摄六卦。其新列之序，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后六十四卦横图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的。

伏羲八卦次序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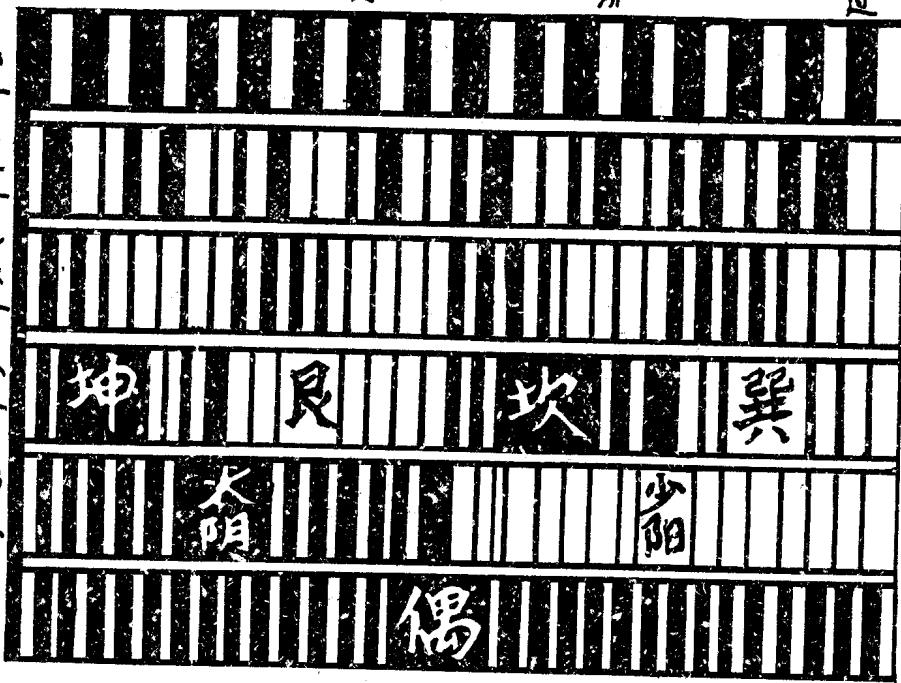


说卦传曰：天地空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容，八卦相错。基于此，八卦的方位为：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居东北，兑居东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后六十四卦图也是按照这个方位排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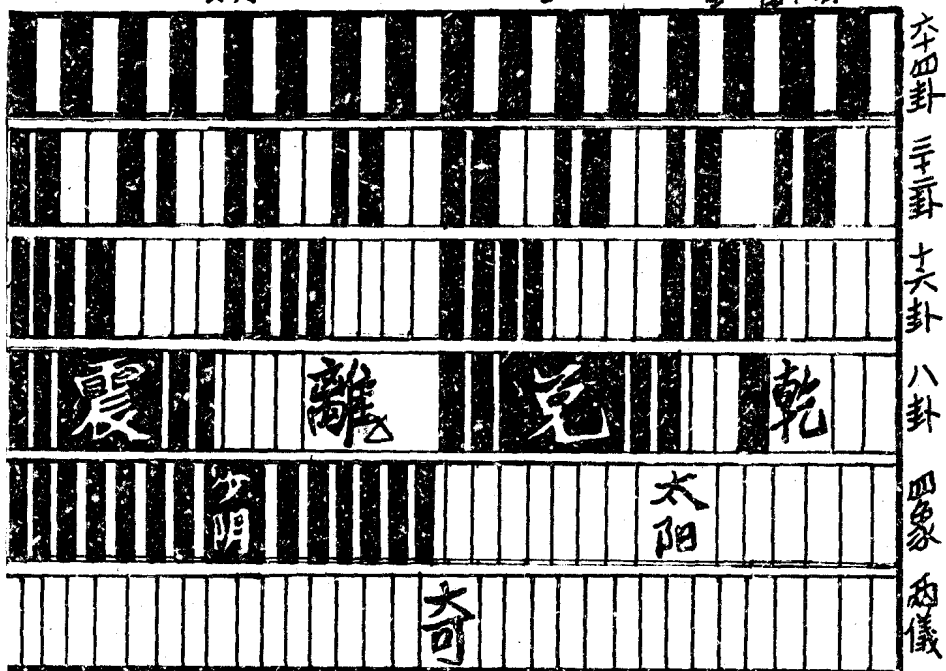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坤剥比观豫晋萃否谦艮蹇渐小过旅咸遯师蒙坎涣解未困讼升蛊井巽恒鼎大过
 比 剥 比 观 豫 晋 萃 否 谦 艮 蹇 渐 小 过 旅 咸 遯 师 蒙 坎 涣 解 未 困 讼 升 蛊 井 巽 恒 鼎 大 过

本图卦
 三三卦
 十六卦
 八卦
 四象
 两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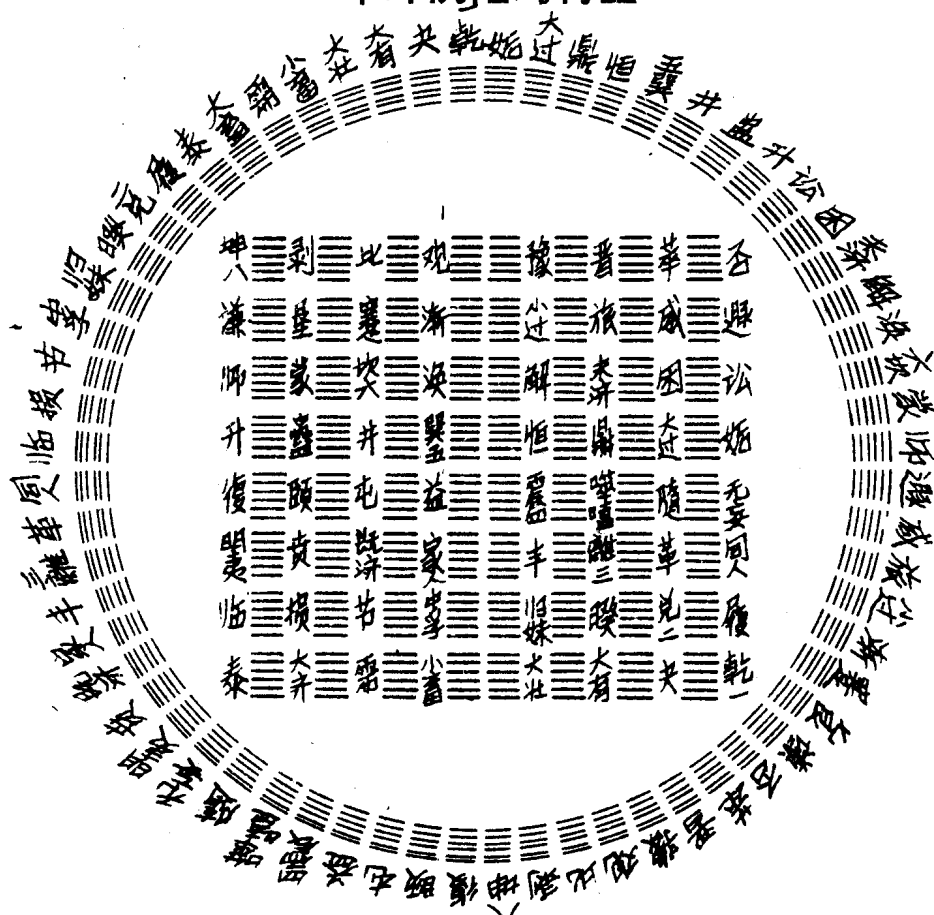
復頤屯益震噬嗑隨无明賁既家丰離革同人臨損節中歸睽兌履泰大鼎小畜大有大有乾



这张六十四卦次序排列图，相传为伏羲氏所画。这张横图，下三爻是八卦成列，上三爻是因而重之，加一倍，一为二倍，为四倍，四为八倍，八为十六倍，为三十二倍，三十二为六十四卦。

奇方阳卦三十二，为乾、兑、离、震所生。自复一阳至乾六阳止；偶方阴卦三十二，为巽、坎、艮、坤所生，自姤一阴至坤六阴止。这是事物发展自然现象所使然。只要掌握了，就可以了解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预知吉凶祸福，避凶趋吉，势所必至也。

半环阴阳对待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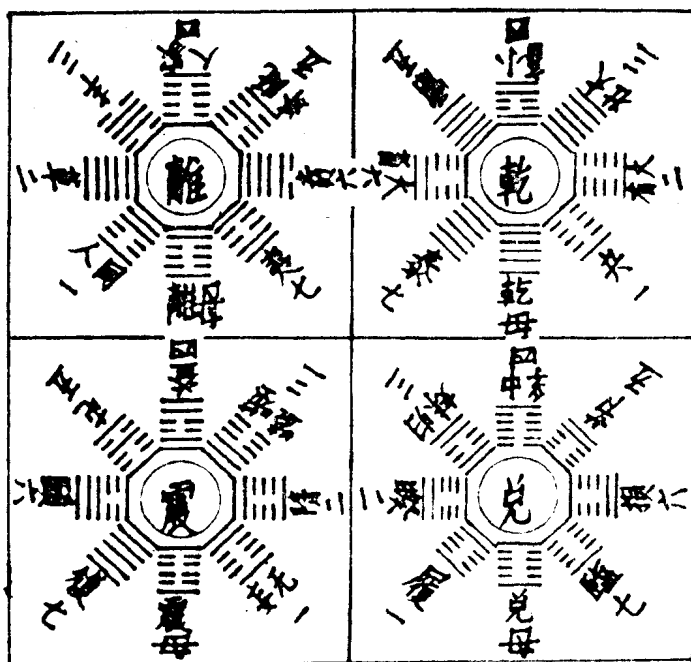


把环卦图由乾至复、姤至坤，从中间分成两半，可显现三十二阳卦与三十二阴卦相对之形。乾至复三十二卦居左，坤至姤三十二卦居右。阳左，阴右，成两仪相对。阳卦中有阴，阴卦中有

阳，又各自相对。阴阳相对、相济、相依、相溶，互不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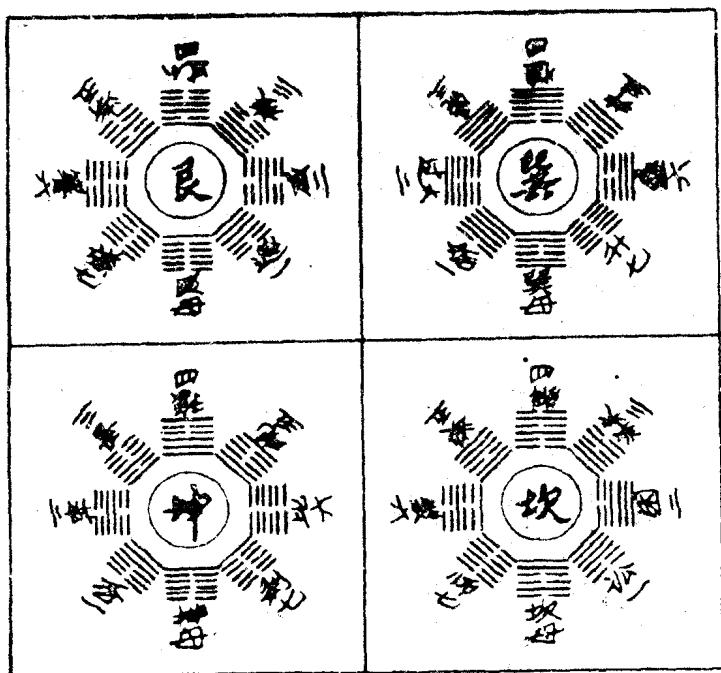
环卦图，乾在午中，坤在子中，离在卯中，坎在酉中，可见阳生于子，极于午，阴生于午，极于子，正好相反相成。其阳在南，其阴在北，以子、午、卯、酉定天地正位，从而定阴阳节气。

伏羲八卦各生序图（阳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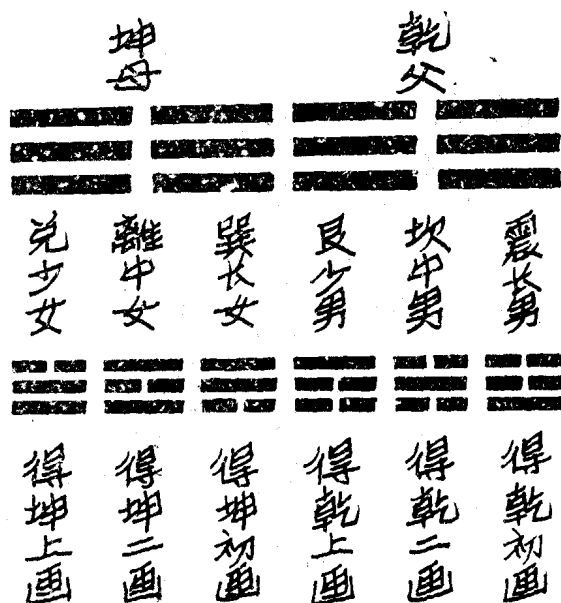
此图所画三十二阳卦，由乾、兑、离、震各领所生三十二卦，居其一方，而生出之序。亦以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为次，但所行至顺道则以阴阳区分。

伏羲八卦各生序图（阴卦）



此图为三十二阴卦，以巽、坎、艮、坤各领所生三十二卦，居其一方，而生出的次序，与阳卦相同，加在一起，共得六十四卦。

文王八卦次序图



相传此图为周文王所画。先天卦，乾、坤为父母。后天卦

(乾、坤各领所生)，离、坎为乾、坤的继体。余者类推。此图说明，八卦各位有序，八卦各体均为阴阳互生的结果。

文王八卦方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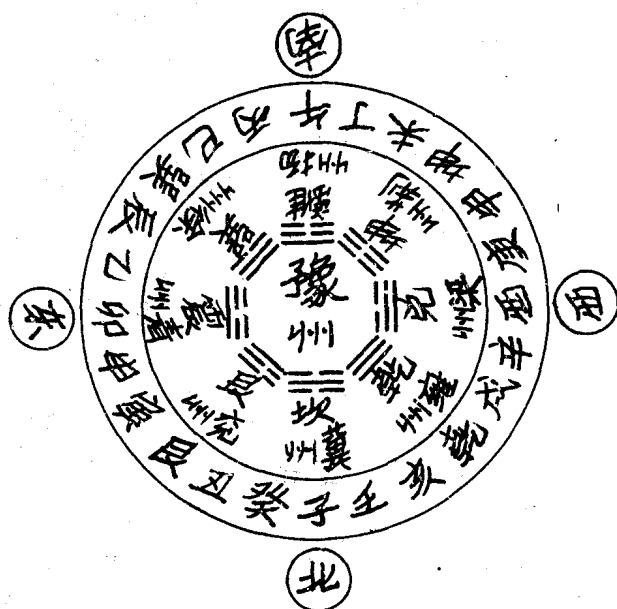
这张八卦方位图，相传为周文王所作。此图为圣人说卦，所以又称后天卦。八卦各代表一个方位，又以震坎、离兑为经纬，代表四时，以震、巽、离、坤、兑、乾、坎、艮表示八节，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

文王八卦天文图



这是一张天文图，环形，代表星象，圆环中为二十八星宿，天有阴阳，斗转星移，阴极阳生为冬至，阳极阴生为夏至，以此推出二十四节气。

文王八卦地理图



地理图，古今区分不同。大约以大禹之九州为准，然而又与卦位配合得很好。后来，文王根据大禹九州区划，配合卦位的不同，增为二十四个方向，而以乾、坤、艮、巽定西北、西南、东北、东南、以天干指向北、南、西、东，辅以不同地域，显示不同地方的方位。













八卦取象图



八卦本象如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以此为德性、体质扩展为六十四卦，是很不容易的。取象，就是论其象形，从形而下认出形而上的道理。而取象图，只要把口诀记住，就会认出标识阴阳符号组成八卦的不同形状了。


朱子变卦图

(一)凡一阴一阳之卦皆从复始演而来








	剥		比		豫		谦		师
	复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二)凡二阴二阳之卦皆从临遁演化而来











	颐		屯		震		明夷		临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过		晋		萃		观
	大过		鼎		巽		讼		遁

 革  离  家人  无妄  兑
 睽  中孚  需  大畜

(三) 凡三阴三阳之卦皆从否泰演化而来

 损  节  归妹  泰  贲
 既济  丰  噬嗑  随  益
 蛊  井  恒  未济  困
 咸  旅  涣  渐  否

(四) 凡四阴四阳之卦皆从大壮观演化而来

 大畜  需  大壮  睽  兑
 中孚  离  革  家人  无妄

䷱ 鼎 ䷛ 大过 ䷥ 巽 ䷅ 讼 ䷮ 遁

䷬ 萃 ䷢ 晋 ䷓ 观 ䷦ 蹇 ䷦ 艮

䷽ 小过 ䷜ 坎 ䷃ 蒙 ䷄ 解 ䷧ 升

䷂ 屯 ䷔ 颐 ䷚ 明夷 ䷣ 震 ䷲ 临





(五)凡五阴五阳之卦皆从夬剥演化而来

䷍ 大有 ䷪ 夬 ䷈ 小畜 ䷈ 履 ䷉ 同人

䷌ 比 ䷖ 剥 ䷖ 豫 ䷏ 谦

䷆ 师 ䷗ 复

八卦分宫取象歌

	乾为天	天风垢	天山遁
	天地否	风地观	山地剥
	火地晋	火天大有	
	坎为水	水泽节	水雷屯
	水火既济	泽火革	雷火丰
	地火明夷	地水师	
	艮为山	山火贲	山天大畜
	山泽损	火泽睽	天泽履
	风泽中孚	风山渐	
	震为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风恒	地风升	水风井
	泽风大过	泽雷随	
	巽为风	风天小畜	风火家人
	风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颐	山风蛊	
	离为火	火山旅	火风鼎
	火水未济	山水蒙	风水涣
	天水讼	天火同人	
	坤为地	地雷复	地泽临
	地天泰	雷天大壮	泽天
	水天需	水地比	
	兑为泽	泽水困	泽地萃
	泽山咸	水山蹇	地山谦
	雷山小过	雷泽归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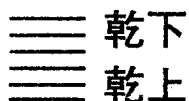
上下经卦变歌

讼自遁变泰归妹	否从渐来随三位
首困噬嗑未济兼	蛊三变贲井既济
噬嗑六五本益生	贲原于损既济会
无妄讼来大畜需	咸旅恒丰皆疑似
晋从观更睽有三	离与中孚家人系
蹇利西南小过来	解升二卦相为贲
鼎由巽变渐涣旅	涣自渐来终于是

上下经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讼师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谦豫随	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	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遁兮及大壮	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继
艮渐归妹丰旅巽	兑涣节兮中孚至
小过既济兼未济	是为下经三十四

六十四卦原文解译



乾为天

乾：元、亨、利、贞。

注：乾：卦名，含有天的意思，天行健，为万物之尊。

元：万事万物的根本，表示大与始。

亨：通达顺利。

利：适宜，祥和，无害。

贞：正大，本固，洁净，清正。

注：乾卦，六画，为伏羲所画。奇数，阳性。乾，除了天，还有健的意思。下者内卦，上者外卦。伏羲仰观俯察见阴阳有奇偶之数，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此卦六画，皆奇，上下皆乾，可见其阳之纯而健之至。乾卦，元，亨，利，贞，文王所系之词，以断一卦之吉凶。文王认为，乾（天）道大通而至正，言

其卜此卦必诸者顺遂，利必正固。可以开物成务之精意，大吉也。

讲：此卦象天而名乾。乾即天道。人君体乾之健，以出治则刚，德所施，可以卷舒万有，而无阻碍。元、亨，从健而生，从正而得，又必摄志向于精纯而无偏无倚，确守至正之矩，乃为适宜，乃为利益所在。

旨：乾，健健者胜，天德之刚。元，亨，利，贞，是指做任何事情都至德自正。乾，指天地人物皆有。圣人作易，开物成务，以乾之德性，成就大业。乾，元，起始之意，是吉祥的。

初九：潜龙勿用。

注：乾卦第一爻。

龙：是上古人类崇敬的想象出来的动物，相信它具有神灵的作用。

潜：潜伏，潜藏。这一爻虽是阳爻，但位置最下方，“初阳在下，故有‘潜龙’之象”，所以用潜龙来象征。

勿用：以不用为好。这一爻，是说力量在潜伏中，应等待时机，不要随意行动。

初九，位置在最下方，阳爻。占卜，自下而上，故以下爻为初阳。潜龙勿用，为周公所系之词，以断一爻之吉凶。

讲：初九以阳刚之德居卦下，是抱润泽一世之猷，而未际风云之会，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以观动静，以待时机，可为用也。

旨：乾体纯刚，故六爻皆象龙，其潜见惕跃飞，而大初时在潜，便当勿用，潜字极妙，凡圣贤大经纶大涵养皆从潜出勿用，非一无所用，特厚蓄得时而不轻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注：乾卦第二爻。

见：现的意思；田，一说田野，一说可种植植物的田地；大人，圣明备德之人。

这一爻在下卦中央，地位有利，象征龙现于田地，可见到圣明伟大的人物。

这里自下而上第二爻。九二，刚建中正，出潜，离隐，泽及于物。其象为见龙在田，其占为利见大人。九二虽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当之。若有见龙之德，才可利见大人。

讲：当出潜离隐之时，是以圣人之德，逢机遇，遇明主，湛恩浚惠，泽及寰海。为见龙在田之象，君宜见之，以资其猷民，以泽恩惠。

旨：通世，曰潜。用世，曰见。见犹未得位，但时得利见大人。大人者，若尧，若舜，以擢纳而得位矣。二是代表臣道的位置，五爻代表君道之位，二五虽不同位，却是同德，君臣上下，同心同德，自然得利了。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注：乾卦第三爻。

乾乾：第一个乾字象征天，第二乾字象征太阳。乾卦代表至阳、至刚、至健、至中、至正等道理。君子乾乾，意思是说人要效法乾卦的精神与德性，固守刚健中正，如阳的德行。

惕：小心谨慎；厉，严谨危正的德行；咎，过错，灾难。

这一爻在下卦之上，三是奇数的阳位，阳爻阳位，刚而不中

居下之上，所以是危险的位置。对性体刚健而能惕厉的人来说，如能刚而不忘忧惧，虽身处危境亦可无咎也。

讲：这一爻居下之上，处任大责重之地，是危险的。幸其性体刚健，有能乾惕之象，是为君子。上忧勤于万机之德，下兢业于庶政之修明。终日乾乾，官高无旷业之虑，不会有引咎之事发生，亲以虽履危境而安然矣。

旨：纯乾之卦，与其它卦不同，至刚、至正的德性，虽居下之上，然终日乾乾，人心敬畏，不是常思忧患，而是打起精神做事，若说处危虑祸，便不是圣贤肚肠。此爻乃述周王继日得且做事之精细。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注：乾卦第四爻。

或：或者；渊，深渊，深不可测之地。

“或”疑而未空之词。“跃”，则离地尚未飞起之时。“渊”，上空下洞，深不可测之所。这一爻是说在渊之龙，或许腾跃而起冲向天空。九阳，第四爻为阴，居上之下，进退未空之时，如能进退自如，自可无咎。

讲：九四以阳居阴，又居上之下，又值可疑之地，欲进革命，可能遭致天火审查，迟疑不进，好象龙腾跃之前仍在渊中一样，如此审慎，进则会顺天应人，有何冒进之咎。

旨：“或”字最妙。或，不是犹豫，只审而又审，慎而又慎。当可跃之时而腾跃之，本无咎，而圣人犹下，一“或”字，令其小心敬畏，方可无咎。可见革命极是难事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注：乾卦第五爻。

这一爻说龙已经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五为阳数，阳爻在阳位，又是上卦居中，位置理想。刚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

讲：九五，刚健中正，以居尊位，以这样的品德居这样尊贵的高位，如龙之变化而飞翔在天。

旨：龙飞在天，则乘风云，雷动几荒，雨沛寰海，如圣人在位，必议礼仪定规矩，使人得心寡过。所谓利见，实为普天下庆幸风调雨顺。

上九：亢龙有悔。

注：乾卦最高，也是最后一爻。这一爻位置到了最高，物极必反，因此“有悔之象”。

亢：过于上而不能下。正得太高，不能再高，又不能下，故有悔意。

《周易》有关人事吉凶福祸，综合起来只有吉、凶、悔、吝四大论断。悔与吝是较轻微的凶，就上九位至极高，悔吝必生，是自然趋势。

讲：上九，以九九之阳极于上，极盈势盛，已达极点，如龙高亢无可再上，当此之时，圣人能识消长之机妙，变通之权术，方可无灾。如不知进退，必遭物议，灾悔之来，再所难免。

旨：人处极位，当是物极也反，处亢位，常思悔，非必有悔，意在人能知悔而惕之，故无咎。知有悔，惕之，避之，是十分重要的，如处高位而不知进退，必悔矣。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注：用九，指乾卦整体的纯阳，又互通于乾卦本身每一阳爻。从乾卦整体看，如一群龙，谁也不居首位，互相平等，自由自在，这是大吉的。

此为纯阳之卦，而居于六十四卦之首。六阳皆刚而能柔，为群龙无首平等自在之象，占此卦，则大吉。

讲：《易》之理，老则变，少不变。阳之数九为老，七为少。乾六爻，皆用九，所以，可以阳变为阴。刚可变为柔，如龙之刚猛在首而今群龙无首，始知王者以刚治天下，以柔养天下，使元气大振，还有比这更吉利的吗？

旨：所谓老阳之数可变，只是刚而善用刚，柔不必变刚。乾以刚健为体，在运用上又刚柔相济，可屈可伸，变化无穷，其妙如天道无始无终。如能达到左右逢源，自然是大吉大利。善于用九而有其位的，便是尧、舜、文王、周公等。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注：彖：为对某一卦名及卦辞做解释的专有名称。

乾元：代表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本元。

统：率领。

六龙：指卦中六爻。

御天：驾御天道运行的规律。

乾道：规范乾卦功能的法则。

太和：均衡、平和、安祥的状态。

庶物：庶，众多；物：万物。

一说彖是文王讲解卦名及卦辞的，后传之于孔子。这一段彖文的大体意思是说：大啊，乾卦！它是万物滋生萌动的开始，是统领万物的根本。云聚云散，下雨必遍施于万物，使万类植物生形不穷如流水之不尽。如辉丽万有的光明一样，乾道始终亨于利贞之中，若六爻之位因时而成，象六条龙一样掌握着天体运行的乾道。乾道，其实就是天道，天道不断变化，形成宇宙万物，万物由于它的变化才得以生存，才有性和命，得到真正大利贞洁的生命，给万国以至安和康宁。

讲：天道周而复始，圣人心中与天通，也就是说，圣人的思想是与宇宙变化的规律相合的。乾六位终于止而始于初，六位即六龙，也就是天道。依六龙之变化，可运诸于政事、时事、家事、人事。而张弛有致，时张时弛，充及万物万民，终元亨也。乾道之运，静以基，动其行，动极复静，否极泰来，这就是运。

旨：圣人乘龙御天，最重天道，因而是吉利的。这天卦六爻，虽各分潜、见、惕、跃、飞、亢之位，而总成其龙之六乘，这六条龙的变化，有如本轮转动一般，不违天道，无论如何变化，而御天在时。时也，运也。抓住时运，自可御天。

乾道，就是乾元变化。乾道无为而为，万物滋生，无不始于乾元。在天，保太和之气，在天为命，在物为性，合之谓之元亨，自变而化，合保必是利贞，所以是当利的。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注：象：兽名，象与彖一样，也是解释卦经的专用词。

行：运行，如天体运转不停。

这名的意思是：天道不停地运行，君子应如乾卦所指的方向，

坚强，进步，永不停止地努力追求。

象：为周公解释易经的专用词，为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

天道运行：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周而复始，非至健，难以做到。君子效法，不以人欲害其德，君子当刚健而自强不息。

讲：孔夫子说，天之运行，一日一周，从不停歇，何其健！人得天理，未始不健，然有私欲杂其间就不可能坚持到底，去私念、去私欲，才会自强不息。

旨：天行不息，会使人受到鼓舞，使人自强不息。自字最妙，言强是自己的，发自内心的，又是自然的，非造作的，这也是要求人至诚不息。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注，讲，旨：潜伏的龙，不用它，初九爻的卦象，如阳德藏于地下尚未能动。龙在田野显现，九二爻卦象，如人的德业，已普遍施展出来。每天都应该谨慎小心，勤奋不已。作为人臣者终日均应惕惕厉厉，反复实践天道。这是九三爻卦象。有盛极则衰、物极必反的作用，不可不察。这也是天道的自然规律。或许从深渊中腾跃而出，进可取，退可守，求进步，不会有过错、灾难。这是九四卦象。而九五爻，取象龙已飞于天，以大人之德而兴起。天子所以制礼乐，以宜民修法度、维风气，但应以吾身做起。过于高亢的龙，飞得太高，会因遇到困难而反悔，太过盈满，不可久存。这是上九的卦象。其变通之术，在亢极、盛极时，须戒之，自可无虑。天地间，极是不好的，盈盈必毁天之道，识其不可久，应急抽身退步，以变通之，则自可通达无碍。使用阳九，这是说乾

卦的六爻用九而得吉，自人性之利生，故利为义之和。贞，处事合理、中正，如树之干挺直。所以，身为君子的人，体会到唯有仁德、至善、方可为领导。对人，动容、周旋、聚会，无不合于礼仪；对物，使亲疏贵贱各得其所宜，才会和义分定，心安意美；处世中正、平和、坚强、忠诚，才能见之贞、守之定，干事持循有秩，应变不穷。君子如有这四种德行，就是乾卦所主张的乾元亨利贞的道理。

旨：元，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于时为春，于人为仁，此为众善的统率。亨，生物之通，生物至于此，莫不嘉美，于时为夏，于人为礼，集聚众美之大成。利，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于时为秋，于人为义，得其合之和。贞，生物之成实。刚者，天德；柔者，地德。首字可作先字解，以阳刚为首，为用先，必缺折。“不可为首”，系指刚柔相谐，不可偏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文言：是与卦、爻、彖、象词不同的解释，相传为孔子所作，也有人认为是假托孔子所作。嘉：完美。义：相宜。干：树干。体：身体力行。

讲：元，是一切善之天性的统领。亨，是秩序完美的聚集。利，无乖戾，各得其宜，皆于时为冬，于人为智。干事如树之干，枝叶所依。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以君子嘉美所会，无不合于礼仪，使之各得其所。贞固，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方可成为成就大业的骨干。此为孔子之词，明了此章之所以称之为“文言”的道理。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讲：初九爻词说，“潜伏的龙，勿用。”这是什么道理？夫子说：“龙的德性，是隐藏着的。不因时世变迁，不因争名不择手段，要避开世俗名利，虽默默无闻，也不会烦闷。世事安乐，是固时时行道。道之不行，世之可忧。只要有不可动摇的意志，才是象征潜龙的德性。”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讲：九二爻词说：“龙现于田地，可见大人并有利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夫子说：“龙具有正中的圣人之德。平常的言语，也在讲究信义。平常的行为，须谨慎小心。要防止目闲时，邪恶的冲动，以存其本然之诚意。有利于世，也不要自吹自擂。德性博大，可感化一切。所以说，《易经》九二爻词：‘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指君子应具备的德性。”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讲：九三爻词说：“君子每都必须谨慎、至忠至信，就是夜晚

也要如白天一样警惕，才能无过或不犯错误”这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夫子说：“这是说大臣处危疑之地，非德业之进修，是无法避免出错的。忠信，是德业进修的主要课目。学习文词，确立至诚的信念，是立业的根本。德业的极至，微妙处，为忠信之心，知其至而求其所以至，终之于居业的修辞立诚，保持道义的立场而全始全终。进修达到这种程度，德业可以说是盛旺的了，能够身居高位能不骄傲，临下也能胜任而不忧闷，这样终日乾乾的精神，都因为居上下无时不惕，虽居危地，也不会出错，犯错误了。”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讲：九四的爻词说：“龙或许要从深渊里腾跃而起，没有过错。”为什么这么说？夫子说：“或者居上或者临下，没有一定的常规，但不是借机不择手段达到邪恶的目的。进取，退守，无固定的规律，进退之间都不能离开人群而求一己之利。君子进德修业，抓住时机，不敢苟且，进得其当，就不会犯错误了。”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讲：九五爻词说：“在天空飞翔的龙，是有利于见到大人的象征。”为什么这样说？夫子说：“凡物声同，则此唱彼和而相应；气同，则此感彼应而相求。水向低处流，火因干燥而燃烧。龙兴致云，虎啸风烈，如物理之感应如此，何况人呢？圣人的作为，阐

明道理，使人们对万事万物的至理有了认识。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动物得阳动之气，植物得阴静之气，阳从阴之类亲上，阴从阳之类亲下，圣人为人类之首，亲民莫不如此。这说明一切事物都依其类同的性质而相厚的道理。”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讲：上九爻词说：“地位过高的龙，有悔意。”为什么这样呢？夫子曰：“贵为天子，贵之极，上再无安身之所，有位不能不慎之无位，高之极，不能俯体下民，等于无民。就是说，地位太高，下民够不上了。贤人在下，难以得到辅佐，当然有悔意了。”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讲：初九爻最下位，是“潜龙”，所以“勿用”。九二爻的“见龙在田”，龙德正中，出潜离隐，得其时，得其位。九三爻，“终日乾乾”，是指在道德、行事、职业上，均应有乾乾的精神和态度。九四爻的“或跃在渊”，或跃，谓进无咎，为什么不进呢，这是一种自审的尝试。九五爻的“飞龙在天”，是指居上以治下。居上位而以德治下，必广济苍生。上九爻的“亢龙有悔”，达到爻位的最高点，盈不可久，物极必反，最后可能造成无位、无民、无辅的后果，当然有悔意了。以乾卦的精神治天下，天下必治。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

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讲：潜龙之所以勿用，是因为阳气还在潜藏着的原故。见龙在田，阳气上升到地面上来，其文明化及众人。终日乾乾，行其所当行之事，居危疑之地亦当忧惕，如同跟着时间的推移一同前进。或跃在渊，离下而上，变革之时，进德修业，以乘其时。飞龙在天，居上以治下，天德即无位，已高居极品。亢龙有悔，亢极变而通之，若不能运用变通之术，以周旋于时势之间，如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前行，灾其能不免乎？乾元用九，指其有统天之德而后九为所用，它表示阴阳相济，君道刚而能柔，这是自然法则。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建中正，纯粹精也。

讲：乾元，万物生之始，从此流行发达，为天地万物亨通的起点，故称为乾元。所谓利与贞，即始而亨，必亨而利，利而贞。利贞，是生意收敛，动而后静，是生物之性情。性情，不必分物之生理，生生不息之机，即此胚胎为情，所以，元亨中包容着性情在内。乾卦始生万物以最美而利的功能有利于天下，而从不说自己有利于天下的功绩。这真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啊！一句伟大，赞说不了乾元的精神，它具有刚健中正四德，刚健中绝无阳柔之杂，中正内绝无邪恶之私，这是它纯精至诚的精神所在。

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讲：乾元之大至纯粹，以精其情，六爻发挥作用，可以旁通其它的卦和爻。它象圣人随时可乘的龙，乘此六龙，以行天道，张弛开合，如云之行，沛然如雨之施，天下自是太平。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讲：君子图功业，以德业上的成就，作为行为的目标，这种目标以平日可以看见的行为为标志。乾卦中的潜龙，还在潜藏着，没有表现出来，行事还没有成功，所以说，君子勿用。君子要成就德业，要有汇聚天下之理于一心的渊博学识，养成精确辨别问题的能力，然后宽厚待人处世，以仁义之心处事接物。所以，《易》乾卦九二爻说“看见龙在田地上，利于见到大人。”这是人君长者必须具备的德性。

九二爻，为成德之大人，由精一学以成之。君子先博学以聚之，知识汇聚多了，一定会产生疑问。有疑问，辨而明之。学习，博而聚，须融会贯通。重要的是，心必纯，无私欲，周流无间，仁以行之，宽以待人。然后大人之德，成大人之名。君子体仁是为众人之首领，所以，仁以行之，便是君德。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讲：乾卦九三爻，阳刚太重，不适中，有“上不在天，下不

在田”的现象，知危能戒之，虽然危险，也会化险为夷，无大错。

所谓“不中”，是指处在不中之位，上不在天，居一人之下，却处百僚之上，此正可危之地，当忧惕之时。所以待人处事必须谨慎小心。果如此，虽处危地，而上下不疑、不忌，不会出错，也不会有凶灾的。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讲：乾卦的九四爻，阳刚过重，位不适中，上无天位之尊，下为无事之君，中为无进修之责的人，据其迹象而言，慎审天人心意，可好可坏，所以说没有过错。

九四爻，必或跃而后无咎。阳刚过重又处在不中之位，“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此正改革之际，进退未完定之时，其行为或上或下或进或退，此时正是审去度留，皆疑之于心。最后下决心，进可达天人之望，但举措犹慎之又慎，持重详审，不敢轻率意为，方可无过错。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为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讲：大人的德行应与天地契合，其德如太极浑然无私，其智慧哲思可与日月同辉，与四季合时合序并进，天地间有鬼神故有吉凶，大人有好恶之诚，谐于政，有遏扬之火，知吉凶，处事可

避凶趋吉，故称“合其吉凶”。在先天而言，天道按规律运行，这是不能违背的自然法则。不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法则，是不能违背的，人在天道法则的范围之内，是不能违背的，何况鬼神为天之所运，更是不能违背的。“亢龙有悔”的“亢”，是只知进取不知退守，只知现在存在不知将来也会消亡，只知取得，不知丧失。只有圣人的才德智慧，才知道进取退守生存消亡的辩证关系，而不失正道。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求其善处，至关重要：进极必退守，存极必消亡，乃理势之自然，盈虚之定理，万不可违。知进退得失，而后不至于“亢”。

三 三 坤下
三 三 坤上

坤为地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注：坤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二卦。

坤：表示地。坤卦全是阴爻，阴之成形，莫大乎地。乾，表示天，是创造万物的；坤，表示地，是顺从天的。坤卦以牝马为其象征。

牝：雌性的兽类。攸：与“所”字同义。

丧：亡失。

坤卦：具有根元博大亨通的，若母马贞洁顺利的德性。君子有所求，占到本卦，首事倡谋，先迷失于事主，后又克尽职守得到利益的后果。往西南可以得到朋友，向东北则失去朋友。但要安于贞顺，才吉利。

偶：阴数。坤：含有顺利的意思，阴性。阴之成形，莫大于此卦。母马顺而健行，阳先阴后，阳主张道义，阴主张利益。西南阴方，东北阳方，安顺之为，贞健之守，占此卦，大亨通。有所追求，先失后得，主于利。

讲：此卦六画皆偶，上下皆坤，纯阴至顺。象地而名坤。做人臣的，体坤之顺从事人主，虚心顺理，何事不通？可得大亨通，

然必守顺德不改初衷，如同牝马贞顺一样。以身事君，倡谋首事则迷无成，以后随人意，其要不在秉义独断，可得利，获亨通。往西南，柔嘉为侣，得之以为朋；往东北，刚暴是遇则丧朋。但要安于贞顺，不自用而有成事之美，不造作而无专权之失，可大吉。

旨：整个坤卦，重一个顺字。常守此顺便是贞。牝马贞之义，先迷后得，不以一事首末定胜负，只是由于开始不了解事情的规律以致迷失，后来把握住了法则，按规律办，又有所得。利，乃顺利之利。顺其自然，无所造作，安于贞守，才是吉利的。总上文而言，只是个顺字而已。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注：至哉：言其极大，大到极处，最伟大。

资生：开始之意，万物生长之始

承：承受之意。

咸：皆、都的意思。

亨：通达、顺畅之意。

讲：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万物之始的坤卦啊！万物都靠它的元气而获得生命，它柔顺地与天道相合，并依天道法则运行。坤卦，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无所不在，它是大地生长万物的象征。其牝马的德性，与大地同类，在大地上奔驰，有限的疆、无限的能力。它柔顺、平和、光明、远大，君子的行为也应如此，也应该效法。开始可能会迷失道路，认不清方向，但总结教训，取得经验，以后就会顺利，因为掌握了规律。向西南方，会从朋友那

里得到利益，或者有得朋友的助益，向东北方向，则不利，得不到朋友的帮助。能够象大地一样安详、贞正、与同类合群，就有吉庆，而且也如大地一样，具有广大无边的德行。

旨：坤卦的卦辞，说坤之四德（元、亨、利、贞），与乾卦之四德相同。只在生成过程中有了先后，乾在先，坤在后。开始，并非可以见到坤之形，其形隐隐藏于胚胎之中，极力赞美坤卦的内涵，在强调具有元亨利贞的德行之外，特别强调其柔顺、顺承的德行与恩惠。

坤卦的亨通，是以坤为地，地可生万物，是以亨通，无疆。与乾卦的亨通相合，也含有宏博，光大之意。亨，本藏于物中，藏于利中，无地则无物，无物则无亨通之可言，也无利之可言。所以说，咸亨，物之所随，利之所附，坤卦的主旨，正在于地。

坤卦以牝马作比喻，是依文王卦说，取其柔顺与利贞不可分离的意思。利贞来于何处，来于柔顺。为人、处事、当以柔顺为本，有柔，则利益随之而来。处事、做人不柔顺，绝无利贞可言，反而会害处无穷。以牝马比喻大地，可以看出坤卦的德性主要是柔顺。君子行事，亦应效法。君子柔于外而刚于内无不好。特是由于迷失道路办了不当之事而获得了经验之后，迷途知返，失道而后得道，是十分可宝贵的经验，其核心也在于柔顺。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可以得到朋友的帮助而获得利益，否则，就会丧失朋友的助益，无法得到利益，这是至关重要的，不可不认真领会。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注：天以气运，叫做行；地以形载，叫做势。君子，是有德位的人。

讲：象辞说，坤卦是地的象征。君子以深厚的德行而容载万

物。

旨：地之厚德，包含着君子浑厚的德行。载，如大地的容貌，亦如大地的包容性。君子有仁厚之德，包容万物，而万物咸归吾度量之中，是为大吉大利。

初六：履霜，坚冰至。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注：初六，坤卦第一爻。履：踩，走。驯：温顺，服从。

霜，阴气所结，霜重则冰冻。此爻，阴始生于下，甚端甚微，其势必盛，所以，其卦象如踩在霜上，就知道坚冰很快就会冻住的。阴阳是万物生长之本，这是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损益，也就是说不是哪人所能改变得了的。所以，圣人写《易》，着重阐述健顺仁义的道理。明确而决不有所偏颇，这在卦象中反映得很清楚，也很明显。

讲：卦象说，坤卦第一爻（初六），踩在薄霜上，就能推测出结冰的日子就快要来了。一叶知秋，踩到薄霜，阴气刚刚开始凝聚；按自然法则来看，就到结冰的季节了。见微而知著，看到薄霜就知道快大冷了，快结冰了，其中含有认识上的辩证规律。

初六，一阴，开始生于下，正是小人用事的开始。小人弄权，开始时看不出来，也感觉不到，当他得势，根连盘踞，流毒国家，祸及社会，那就不得了了。其情形恰如始履薄霜而终至坚冰凝也。君子不可不早见其弊以预防之。

旨：坤卦六爻的爻辞和象辞，用履霜和坚冰作比喻，说明结冰是由于变化的原因。坤卦是阴历十月的卦，按中国中原地区节气的顺序，十月为立冬、小雪两个节气，所以说，当在薄霜上走的时候，就知道结冰的日子快到了。

这一爻，还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提醒人们慎微。现象刚有苗头就发现并加注意，犹如薄霜乃阴气之始，聚而凝之则为冰，观微知著，不可不慎也。这很有点儿君子与小人的为人之道。阳生于北长于东而盛于南，阴始于南中于西而终于北，故阳常居左，以育万物生长，与其相同的，为刚，为明，为火，为义，这是君子之道；阴常居右，与其相类的，为柔，为暗，为私，为利，小人之道。圣人作《易》，画卦，撰系辞，说明其中的道理，启发人们的思考，是很深刻的。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注：直：心无曲私。方：正，做事有节制。大：无一念不直，无一事不方。

柔顺：是坤之直。赋形有定，是坤之方。德厚广邈，是坤之大。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熟习也无不利。

讲：爻辞所说的直、方、大，是代表大地形势的现象。六二，坤卦第二爻。这一爻在下卦的中位，阴爻得偶数阴位，所以最纯正，具有直、方、大三种德性，就是不熟习，也无所不利。

人都要行动，而行为未必皆直且方。遵守自然法则和道德规范的行动，就是直且方的，所以，行动之前，观念要对头，办法需得当。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不熟习，也无不利了。

旨：人对于行动，容易考虑不周，处理不好动与静的关系，这是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可动则动，顺之者吉也；稍不顺，动之，则妄。顺其自然，则可得直、方。纵使大不习修，因自可大化之，融于自然，亦吉顺。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注：六三，坤卦第三爻，下卦最高位，是奇数阳位。含：有收敛的意思。章：华美。可贞：指居身处事纯正。

讲：将美收敛，可以纯正，自立。或许能随从君王，然不可居功，只有忠心奉事，方能得以守终。

收敛或隐藏美，做事不外露，可以得到纯正，开始大家不知道，随时推移，你身上的美德是会被发现的；做到这一点，说不定能去奉事君王，这就是智慧放出的光辉。

六三以阴居阳，居下之上，难以守终。如果可能，出而事君，做事切不可张扬，外露，方保贞正，得以守终。为人臣者，何敢居先，而做事不能处其后，方可保守其终。

六三卦象，实为韬晦，待时而发，时未至，则含晦以俟耳，也就是把自己的才能智慧藏起来，等待时机的到来。有朝一日，出而事君，要做到识度恢朗，为臣名份切不可越，为臣之职当尽力报效，自可守终而光大矣。

旨：这一爻，重在一个含字，有些释者不识含字的涵义，解错了，这一爻也就说不明白了。发与含，似相反，实相成。含，就是收敛，就是隐匿，就是韬晦，但要待时而发，善发，善处，否则，难成大事。奉事君王以后，切不可作威作福。依得君王作威，势必贾祸，是为至愚，定无有终。如欲光大，唯善解善处含晦，方能守终。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注：坤卦第四爻。位于上卦最下位，是偶数的阴位，过于阴柔，危险之地。

括囊：闭其才智，不轻出。

无咎：无败事之错。

无誉：无成事之荣耀。

括囊：收紧口袋嘴而不出也。果如此，不做事，不会有错，也不会有荣耀。不过，六四重阴，危险之地，做事当慎，最好隐遁。

讲：将口袋收紧，不会有错，也不会有荣誉。收紧口袋嘴不会有什么过错，谨慎行事不会有灾。

六四重阴，应注意收敛。当世运闭塞之秋，为人臣者，凡事谨慎，晦藏，不可轻为，就好象扎紧袋口一样。如争事要虚名，妄动必取咎，万不可涉足。

旨：不做事，少说话，晦藏不露，是时，气运未通，不可有咎，不可有誉，世人因多好誉而妄动，以致招灾惹祸。无荣耀的事，不是错事，不是坏事。正可消灾免祸呢。总之，慎，不害也；不慎，害必随之矣。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注：坤卦第五爻。位在上卦中位，是奇数阳位，不正。

黄：中色，无所偏倚之象。

裳：顺，无所骄亢之象。下身的衣服。

讲：黄色的衣裳。元本大吉，美丽的文彩就在里面。

历来的解释，按五行说，木火土金水，相应的颜色为青赤黄白黑，相应的方位是东南中西北。黄是大地（土），又是中央，用

黄色的下衣象征中庸。

黄，中色。六五，以阴居尊位，具有中顺之德。占此卦，大善之吉。

君道贵顺而本于中，五秉（阴阳五行，五个方位，五种颜色）中德以居尊，温恭克让绝无偏激，犹如黄色居中一样，如此治理，则理道不拂天下，平和化善，中效顺治，大吉大利。

旨：黄，中色。指皇极临民处理政务，裳，顺遂。指温恭俭让，平和得下属。德有五种，黄为中德，中庸处事，自是顺遂，大吉大利。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注：坤卦第六爻。位于坤卦最高位，又是偶数阴位。阴盛之极，遂与阳争，两败俱伤。占此，其凶可知。

玄：苍青色。

讲：龙战于郊野，流出的是青黄色的血。

龙战郊野，它的道路已到尽头了。

阳的名份本来就比阴尊贵，阴至上六，其势盛极，于是不顾名份，敢与阳争高下，阳不让步，互相大战于旷野。从势来看，阳难以取胜；从理来看，阴却无理。战斗结果，两败俱伤。阳失防于阴的进攻，流青黄色的血；而阴输了理，什么利益也得不到。

旨：重阴，不可害阳。从已经发生的战争，可以知道，不能使阴的势盛，其势过盛，必与阳为敌。阳应以此为戒，阴盛时不可与之对抗；阴亦应以此为戒，不因阴盛而抗阳，否则，两败俱伤，均无利矣。

阴本不是阳的敌手，敢与阳较量，是因为君子不能防小人。小

人常常表面驯顺，而背后暗算君子，使君子防不胜防，又不可不防。

用六：利永贞。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注：用六，是一种变化，又不为变所拘。是变阴为阳。

利永贞：得人臣之道。

讲：六为老阴之数，老阴有变阳的机会。坤之六爻都用六，可以变为阳。变化之后，可以忠顺事上，不失人臣之正。君子效法坤之阴柔，好象难以固守，如果用六，阴变为阳，则能永守其正，不失人臣之纯正，什么能比这样做会带来更大利益呢。

旨：为人臣者，是顺齐能健，用六即顺，永贞即顺，人臣能顺，可以左右逢源，大吉大利。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注：动也刚：承乾而发，不可遏抑。

至静：指无所事事，无所作为。

后得：指不敢居先也。

讲：坤卦的性质是非常柔顺的，无所作为可以获得方正的德性，但一动便变为刚。先迷失而后有所得，固其有主顺的常道，含有万物而生光明。坤道是顺承天道而随时运行不息的。

以地比喻坤卦的意义，是有道理的。乾有乾道，坤有坤道，就是至顺至柔，其有变动则刚。坤卦承乾卦之后，不敢占先，顺着乾卦之道运行，无所事事，无所造作，可获得方正的德性。顺天

而行，时未至，不敢占先，而时已至，不要错过时机而致事难做成。柔而能刚，静而能动，至顺之德，承天之意，可运行不息。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讲：天下之事，皆由积而成，从一个人家来看，如为累世积善的人家，其家人、其子孙必有余庆。积不善的人家，必有后祸殃及子孙。至于臣不轨而杀君，子不孝而杀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中原因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且没有更早些辨察其端倪。《易》经早就说过，踩了霜，就应该知道离坚冰不远了。防小人，当慎之于微也。

旨：这里说的，防小人要从小事微细之事开始注意他。要认一积字、渐字、辨字，积由于渐，渐由于不知辨。处事、待人、一定要分出积善与不善，从最小处辨别人的真伪，处处小心，不然，祸到临头，还有知其因，那就太晚了。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注：义：行事正当而合宜。

敬：有庄重谨慎恭敬等意思。

讲：坤卦六二爻爻辞所说直，是说它的正体。方，是说它的用义。君子以恭敬调直其内心，以适义作为外用的方针。只要建立敬与义的品德与精神，他的德业自然就不会孤立。只要有直、方，大的涵养，即使不修习，也没有什么不利了。他的所作为，也自

然没有可疑之处了。

六二所谓直、方、大，何以成此德，就其动念处，无所回互谓之直，这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此心本体原无邪曲之正。但是到应用时，就会感到确实不易。此心妙用，原自合宜之义，这就是他德之大，而不是独立的，是以敬义自然的功业成立。内本自直，而不能有偏。大则化矣，而所谓不习无不利，正是从其直方之妙，直动于事，方安而行之，自不凝滞于所行，不习，亦可获利也。

旨：正义的本体就是直，所谓方，就是义敬，精明、纯一、无一毫私念。义，就是以无私念之心做事接物，使其区处调停无一不合于权度。敬以义，以敬去直内，以义去方外，则本体（义）不失其直，这才合于自然。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讲：坤卦六三爻辞的意义，是说太阴的现象，虽然内有美德，乃含之不露，从王事则顺从，无所成。不是其才能不够，而是内心不敢居功自傲。地道按自然法则运行，做成什么事，都是自然规律使然，不可因成功而自居，妻道、臣道也莫不如此。因为，阴之为道，莫大于地道，地道不敢专成，亦惟天承而已。地道如此，妻道、臣道自不待言。而在时序的观念中，每个时序（季节）有始也有终。万物从土地上生长，最后乃归于地，犹如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旨：爻辞说得明白，这里的中心意思，一为含，二为弗敢。含，不露，藏其才能，免遭嫉恨。弗敢，为人臣者，功劳再大，也不敢居功，这是为臣之道，为妻之道也如此，均来源地道。地道，大而无垠，包容万物，尚且不敢独自居成，况为人妻者和为人臣者

乎？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讲：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使草木繁茂。如果天地不通了，闭塞了，贤德之人也就要归隐山林了。《易》经说过：“收紧袋口，可无过错，也无荣耀了。”这是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谨言慎行啊。

旨：天地闭塞，指天地大气运数，如否泰之谓。说草木长得茂盛，是因为草木得气之先，无情者先通其应，而有情感的贤人，睹其变化之微，遂归隐。这里的隐，不同于乾初之隐。坤卦四爻的隐，隐于有位。无位则是在是非得失之外。易有位，则是在是非得失之中。其咎无誉，虽戒慎之心时时在意，做到极其谨密，也是相当困难的。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善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讲：坤卦六五爻爻辞的意义，以黄色为中央正色，无不贯通，通中之条理极精，丝毫不紊，修养到柔顺的德性，也就美在其中了。君子浑融在内则正位，达于四肢，不骄不亢，从盛德为大业，积之盛而发之，隆王之美在其中，诚极至而无以复加了。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讲：坤卦六爻的意义，阴气凝于阳气之中，固有嫌疑而引起

战争。阴居于上，势极盛，而敢与阳亢，阳不能容，战端必起。周公曾说，一日无阳，则不成个世道，以扶阳之衰。出现阴极阳之衰。阴既凝阳，但阴极则生阳，出现阴极阳生的转机，因此便“龙战于野”。阳是从乾变易而来，与其没有脱离同类血缘关系，所以有天地混杂的玄黄之色了。天自玄，地自黄，天地之正色，亘古不易，虽相杂而终不可乱也。

䷲ 震(雷)下
䷜ 坎(水)上

水雷屯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注：屯：未通之意。卦名。从草字形演化而来，引申为受挫困顿之意。

元亨：经过震动，则可大通。

利贞：守正，以善其动。

勿用：指不可妄动。

建：与立的意义通用。有主君统，立治言的意思。

讲：从字面的意思上看，屯卦，有元始、亨通、贞德的德性，所以，大吉大利。但刚开始，不可冒进。言其“勿用”，以后如初生的草长得茁壮了，就可以前进了，就能够建功立业了。

气始交，未畅，曰屯。如草之初生未舒曰屯。世多难未泰曰屯。从卦形上看，一阳动于二阴之下，故其德为动，其象为雷坎，一阳陷于二阴之间，故其德为陷，为险，其象为云，为雨，为水。屯，六画，卦名，包含着物始初生未通畅的意思在内。这个字，象山穿地，开始时尚未打通；又象草字形，初生未壮。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遇险，遇陷，所以叫屯。险中触动，虽可享通，而在险，则宜守正，不可冒进。占此卦，为大亨通，吉利，有所往，但不可冒进。

文王系辞说，在屯难之世，若能震动险中，则可拨乱致治，有元亨之利。虽在险而动，忌存侥幸之心，小心行事，方可大吉。

旨：屯为洪荒之世未开，而治天下，自然有许多难处。而元亨全在一个能动上。善动，善用其贞，方可建大功，立大业。可动而不善动，不善用其贞，则险陷在后，不可不防。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注：难生：指天地初开，世事闭塞，未达文明之境。

雷雨之动满盈：指被重阴包在险象之中，犹谓闭塞未通。

天造草昧：造，创造之意；草，即杂乱之意，昧指昏暗晦冥之象。

讲：彖辞说，屯卦，阴阳刚柔开始相交，世事艰难闭塞未明的情况也已出现，在危险中行动，要想得到大亨通、大顺利的结果，必需有贞正的德行。震为雷，坎为水，雷雨之动，大水漫漫。震卦以草喻之，坎卦又象征着月，天地初创，杂乱昏暗，适宜建功立业，然而混乱丛生也会带来不安宁的结果，不可不慎。

屯卦，一索得震，为刚柔始交，再索得坎，为天地初创，艰险多端，混乱杂生，天下未空名份。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中行动，需要深刻了解震坎为雷为水所造成险阻的严重程度，才能不为险阻所困，这需要有匡时匡世之才，但不可恃才傲物，定可大亨通而又利于贞也。在雷雨交作，盈满天地间，天运阻塞晦冥之际，在此危难之秋，敢动善动，方可“宜建侯”，即建之功业，但仍有不宁之时，需谨言慎行。

旨：动未必就出险外，而在险中犹能动，险阻无法制其于死地，此人必为贤才。然而，他有破天揭地之手段，不肯苟且而落

入权谋套中，坚持在艰苦中开创基业。

卦象上还现出，天运始开，不说天运而说天造，天地始造之时，无君主，天下大乱，需要建立君王统治，以收拾人心。然而，又说这样做，可能造成日夜不得安宁的局面，这是孔老夫子叮咛的话语。如果真能如此，可获得真正的德行，可获得大亨通、大吉利。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注：云雷屯：有云有雷而未雨，未通之意，故象屯。

经纶：纵线为经。纶，青丝绳。比喻规划，谋略，经者举其纲要，纶者理其细目。

讲：云雷交作而未成雨，阻塞未通之象。君子于乱世治乱，犹整理乱丝，愈急愈乱。因此，必需有个完整的谋划，有个治乱的总纲要，然后列出细目，宏纲举而本治，细目具而乱消。治乱，张弛有致，循序渐进，屯难可平，就象云集雷击，雨随后而至，阻塞通矣。

旨：云雷屯，蓄之久，然后天泽降，随之天地霁。经纶密，则谋虑熟，然后纷乱定，世道宁，通达大畅。这里重要的是，一定要把握云雷行雨与君子经纶的时机，使其吻合，并恰到好处。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健侯。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注：磐桓：磐，大石。桓：植物，指大石压住植物不能生长，喻其开初难进之象。

讲：屯卦第一爻，初九，阳居动体，而仅是初动，生机方始，但力量尚不充实，所以就有进退难定的磐桓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失其守，虽然巨石压住草木，也是锻炼自己，建功立业的有利时机。欲“利建侯”，就要抓住时机，居守其贞，但不要太急，不要心存侥幸，欲定天下，建立王业，需明名份。初九之才德处屯卦最下方的阳位，虽刚建却无势，做起事来，难免困难重重。但是，只要志行其正，以尊贵自临基层，接近民众，自会得到民众的拥戴。

旨：这一卦的核心，在一个贞字。居贞，即志向、行为正直，也要居守，不冒然行事，取得功业不张扬夸耀，没取得功业之时，也不急躁，不心存侥幸，踏踏实实地干。建立功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抓住时机，而建功立业，必须以兼济天下为根本，惟志行正，不为一己之私，为天下公利，自可大得平民拥戴。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注：屯：困顿。

遭：徘徊；进进退退；初始艰难，不得上进，如遭之进退徘徊。

乘马：四匹马。

班如：排列，分布，步调难统一。

字：女子出嫁。

讲：屯卦第二爻。阴爻阴位，位于下卦正中，与上卦“九五”相应，又太近，因此，颇有为难之处。

六二爻辞，柔顺，中正，困顿，徘徊，进退维谷，乘骑排列，

四马并行，步调不一致。不是敌对的婚姻，女子守贞不嫁，十年才嫁。象辞说，六二的难处，在于乘初九之刚为其所难，困其又居于初九之上，十年才嫁，是反常的。

六二与初九，柔顺与刚建，虽有艰难，但二者并非互相仇害，只因为草昧混杂未明之时，群才并起，人人可延揽豪杰，以共事功。初，二者相助为理，互相并不敌对，并联姻婚嫁，求婚之意恒情殷殷，然而，女子守贞十年不嫁。出嫁后，与之应合，终身不贰嫁，亦可谓纯洁之忠良。以六二纯臣而处进退两难境地，也是不得已的。只因为乘初九之刚，为其所求而不应，等了十年，是不正常的，十年后也还是出嫁了。这只是个比喻，实质是说明政治上君臣终于依旧会合恢复正常关系了。

旨：匪寇，指二者之间并非寇仇，但也可见其十年不嫁之难和等待十年的耿耿心怀。十年，一方终于嫁了，一方终于娶了，可见其柔顺中正与纯情。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注：即；这里有接近、近的意思。

鹿：兽名，又与山麓通用。

虞：虞人，上古管理山林的官长。

几：通机，有机动，机警之意。

吝：险地。

讲：屯卦第三爻。阴爻阳位，阴柔才弱，居下势卑，不中不正，无德，无正，无援。爻辞说，在附近山麓中追捕鹿，而无山林管理人员的援助，就要迷失困守山林中。所以，君子要机警，不如退舍放弃，否则就会陷入险境。象辞说，追逐鹿而无山林管理

人员的帮助，不会有收获，结果只能放走猎物。君子应自处，不应再往前追，应该舍弃，再往前，就会陷入危险境地而难以脱身了。

由此可见，这位六三君子不是能够从困境中能脱出来的能人，不量力而行，又无管理山林的人做援手，率意在林中逐鹿，结果不会有收获，不放弃定会堕入险地。他若不迷途知返，如是者三，就会是穷途末路。所谓三，是说他贪功心切，贪得无厌。在利益面前，在功劳面前，君子应该见机而行，不然会陷入极端困境而难以自拔。自审啊，切不可如是者三！

旨：虞人之助是指将鹿赶出山林，以使鹿就我之逐，无虞人之助，是我就鹿，必入险地无疑。结果有可能身殉于兽，是为心贪也。贪图功名的人，也莫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应下决心舍弃，才可保住身家性命，保住荣誉，而不致身败名裂。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注：乘马班如：步调不一，进退两难。

往吉：刚柔相得，前往应之，则吉。

讲：屯卦第四爻，骑马列队前进，因步调不一，前进很慢，去求婚，只要去了就会是吉利的，不会有不利的事。象辞说，前往有所求，是明理的，也是明朗的。

六四阴柔才弱，想要从困顿中解脱出来，却步调不一，前进很慢。因为屯卦第四爻，阴爻阴位，与下卦“初九”相应，但因与上卦“九五”爻太近，所以有困难，步调难统一，有“乘马班如”象。但本爻接近“九五”的阳爻，只须前进。接近阳爻，便会阴阳得合，婚配得，只要前而求，才得明显。这就是说，人在

处事上，诚能虚心屈己折节以求，则借他人之才能往而其事，将见刚柔相得而享成功之太吉利，而又无不利。

旨：“乘马班如”现象的存在，是其才之弱，无力统御；而求婚媾，是教以处于困境如何解脱的办法。要紧处在一求字。要一求字，必先屈己下人，如对方肯为我用，何必拿架子讳言“求”字呢。欲求人，是因为自己才力不逮，而肯荐仁杰潜投五龙，说明自己师德有道，所以，往求则大吉，而无不利矣。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注：膏：油脂，这里作恩泽解。

小贞：意为守旧，小事。

大贞：欲再造乾坤，是不可能的；大事。

九五虽以阳刚中正居尊位，然而，当此身处困境之时，陷于险中，虽有六二正应而阴柔才弱，毫不济事。初九得民众拥戴，九五尚可给众以恩泽，处理小事守旧、守正，尚可获吉，处大事虽正，也不免于凶。

讲：九五虽有德位，然而都处于困境，处于险中，这是天命啊。六二阴柔为应，初九得发于下，而人心不系，虽有解救危困的恩泽，其恩泽也难以广施、远施，宜行正守旧，方可保有小利，若想大有为，则难免凶矣。

位居上，有恩泽于下，才有光明的前程。处于困顿中，阻塞不流，全靠施恩惠于下，也难以起多大作用，所以，办事宜小不宜大，大则必凶。

旨：困顿中收拾人心，施些恩惠给下面的人是必要的。但处事宜谨不宜粗，做小事也不可掉以轻心，尤其要行得正，才大吉，

若贪心做大事，凶至矣。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注：乘马班如：此是无才无助，将从困境中解脱而尚未解脱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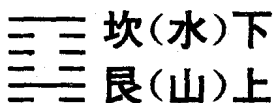
泣血涟如：悲极，无声出涕，泣泪涟涟。

何可长：含有丧亡之意。

讲：屯卦第六爻。阴爻阴位，升到本卦最高位，与下卦“六三”同属阴爻，无法相应，因而“泣血涟涟”。爻辞说，列队骑马难进，悲痛之极泣血涟涟。象辞说，悲痛得泣血涟涟了，怎么能长久啊。

上六处屯卦之极位，从困顿中解脱出来的时机虽已出现，而阴柔无拨乱之才，无豪杰之助，坐失事机，进无济于时事，退则恐惧危亡，步调又不一致，悲伤泣血，既不修德，又不亲贤，忧惧何益。

上六泣血涟涟，徒忧惧而不能自振，终陷于险而丧亡无日，这是不能长久的，可悲之甚也。



山水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注：蒙：草木萌芽未壮，喻童蒙未开。

匪：与非同。

筮：古代占卜术。

渎：亵渎，冒犯，也有轻慢、不敬之意。

讲：蒙是六十四卦的第四卦。

下卦为坎，象征水，一阳陷于二阴，为险为陷。上卦为艮，象征山，一阳止于二阴之上，其德为止。蒙卦，上为山，下为险。

蒙卦倒转就是屯卦，这种对称的卦形，称为“综卦”、“反卦”，相反相成，相互参照。

屯卦在乾坤初立、万物初生之时，所以说“屯者，物之始生”，蒙昧未明之意。物生之初，蒙昧未明，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险，是蒙昧之地。内险外止，是蒙卦的原意，以刚居中，能启发人的蒙昧，阴阳相通，占此卦，有亨通。

蒙，有亨通。不是我求蒙昧未明的幼童，而是幼童求教于我。开初，占卜，可以告诉，一而再，再而三，就是冒犯了，冒犯就不告诉他。做得适度，才会有贞利。

文王以为，蒙者人之初也。虽然其时知识不多，行为幼稚，但经过启蒙，是可以知书达理的。启蒙者有教学之心，蒙童应有求学之诚，不应轻慢长者，蒙之得启，亦在乎此，不可不慎。

旨：蒙是混沌未开。蒙所以能启，全在于明者不枉教、不轻教，又不谬于施教上。当初请教，在于诚，一而再，再而三，就无诚心了。蒙童从师能决疑难，犹如借占卜问神一样，不可不敬，恭以诚敬，才能启蒙，才能获得贞利。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讲：蒙卦，山下有险，有险就不能前进。蒙卦中的亨通，是由于把握时机而行动又不偏不倚，合于中庸之道的原故。不是我求童蒙而是蒙昧未开明的童子求教于我，以吾之志，趣相投相应也。初来求教，则告之，因为他刚中有德，有诚心。一次又一次求教，就是不敬了，就不再告诉他了。他违反了启蒙的原则。启蒙要涵养刚正、纯正之德，因为这是神圣的事业。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注：山下出泉：山泉始出，尚未全通，仍有蒙昧之象。

君子以果：立志发奋有为之意。

行：意志、观念体现于行为中。

育：涵育，薰陶。

德：指导行为的观念。

泉水始出，虽尚未完全通畅，必行而有断，全通顺之时不远

矣。

讲：象辞说，山下流出泉水，这就是蒙卦之象。君子立志发奋，涵育指导体现为德行，也是蒙卦的卦象。君子随其行之所得而优游涵濡，使育德之渊源活泼，无不豁然通达。如是，则内外交修，而身心之蒙开矣。

旨：先育德，后果行，浅育德，深果行。君子观山泉流水，未达而有必行之势，则以之果行观山泉之源，使其源远流达，若蒙之启，善矣。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注：发蒙：开发初之蒙昧。

刑：严法惩处。

桎梏：桎，足刑，脚镣；梏，手刑，手铐。

讲：蒙卦第一爻。阴爻阳位，在下卦最下面的位置，是最蒙昧的。

初六爻辞说，启发蒙昧，要严加惩戒，如用刑具惩治犯人那样，他们才能重视学习，用手铐脚索作为惩戒的手段，但要适度，不要过严，失之过厉，就会起相反的作用了。象辞说，启发蒙昧之初，利用刑具惩戒，是为了树立法之威严。

旨：初六以阴居下，蒙昧之甚，当施启迪之力，以矫其气质之偏，启发其蒙昧。然而，启发的办法，必严以威之，使其有所警惕，好象利用刑具对待犯人一样。但又得适度，不可过苛，必宽以得之，使之德性有所熏陶。如此宽严相济，是启发蒙昧最佳之法。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刚柔节也。

讲：“九二”以阳刚为内卦之主，统治群阴。被启蒙的对象，每个人的资质条件不同，不能划一，“九二”刚健而又居中，能广为包容而吉祥。又以阳受阴为娶妻之象，吉祥，而且含有长子成家立业的现象。象辞也说，有子能成家立业，阳刚阴柔可以互相影响，互相节制。

九二有启发蒙昧之明，能够根据条件资质不同的对象，随才造就，故称为“包蒙吉，”有包容之象。如此，贤愚咸受益。以阳受阴，即使有最昏昧的人，也兼收而育之，海之，使其开蒙。有教无类。

九二能代君教民如子，包兼群昏明强弱，包纳之广，可容天下之蒙昧，方尽得设教之量，能造就天下之才，方尽得设教之心。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注：勿用取女：取，娶，引申为教；女，女人，引申为六三之象；勿用，挥斥于门外。

见金夫：刚健男人；或谓以金赂已。

不有躬：一为无主心骨，又为丧良心。

行不顺：行，行为；顺，谨慎。

讲：六三阴柔不中不正。爻辞说，不要娶这样的女人为妻，见了以金赂已的男人，就丧良心，这不会吉利的。象辞说，不要娶这样的女人为妻，这样行为不谨慎。

蒙昧之所以可以启迪，以其并未丧失良知，对那些没有能力

抵御物欲诱惑的人，就好象没有良心。没有人格的女子见到以黄金賂己的男人就以身相许，对这种人，只能挥斥到门墙外。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注：困蒙：昏蔽不开。

吝：这里指不尊师。

讲：蒙卦第四爻，爻辞及象辞说，困顿昏蒙而不尊师长，只有孤独地远离之实。

六四阴柔，资质庸下。蒙昧全赖明者开发。而六四远于二上之阳，无刻苦切磋之功，又应初六之阴而溺于善柔之友，不肯学习，终身昏困于蒙昧，其为民者，斯为下矣。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讲：蒙卦第五爻。阴爻阳位。居上卦之中，与下卦“九二”相应，因而吉。

六五及象辞说，蒙昧的幼童，只要学习好，是会吉利的。童蒙之所以吉利，是因为艮卦变为了巽卦，巽是顺利的。

六五童蒙大吉，固然是因为艮变为了巽，顺利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自己的本性中已有顺利因素了。顺则其心纯而不杂，不求声色货利之欲，纯心以任贤，如童蒙之纯，而业日隆，当然是吉利的。

旨：童蒙并非全指幼小无知，也包含其纯一未发。纯是不杂，未发是无私欲，以此美质任贤，君志自定。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注：以刚居上治蒙，过于刚烈是为击。管治太过，攻治太深，必反，强蒙不堪忍受才为寇，御则止其私欲。

讲：上九以刚居上，治蒙过刚，威严太甚，有击蒙之象，逼其为寇是不利的。以很难做到的事来要求蒙，是有害的，是逼他为寇，当然也是不利的。在他为寇之后，以过刚之策御之，则又是有利的了。这样做，是为了全其良知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的严以御蒙寇，不悖治人之道，对上也就顺了。蒙因严而自御己寇，指治己之事，对下也顺了。上下皆顺，有什么不好呢！

䷀ 乾(天)下
䷁ 坎(水)上

水天需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注：需：等待。

有孚：实心（等待）。

光亨：光明，亨通。

贞：守正，不妄行侥幸。

利涉大川：吉中有险。

需：等待之谓。以乾遇坎，乾健坎险。以刚遇险，前进困难。陷于险，只有等待。其卦九五以坎体中实，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为有孚住（诚信，实心）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临之，将涉水而不轻进，有所等待，诚恳信义，就会有光明的前途而亨通的。

讲：以乾健遇坎险，知险能守，不冒进以陷于险，宁可等待也不冒进。卦体有孚贞，即诚信之象，卦德有不轻涉之象，为君之道，张弛有致，方为至道。等待而有信义，讲信誉，不计较功利，至心昭明，洞达，前途哪会不光明，不亨通呢。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规模宏远，不以尺寸计功，当然也就不会有妄行的现象发生了。久行其道，自然化成而吉利了。能够做到至诚、信誉、守正，并涉天下之至险，亦可从容消解而无不利矣。信义啊，

等待，王道之善，便是如此。

旨：此卦核心为孚与贞，也就是诚信、实心、守正。事起于心，贞本于孚。讲信义的人做事有时也出于势不得不然，做了一点违心之事，也是没办的。当然，成事之贼是犹豫不决，有时也要等待，下不了决心，是见险而止，能动而能不动，都要根据情况来决定。

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讲：凡事成于安详，而败于欲速。需，在这里不作须要解，无欲速之意，卦象坎险在前，当需而不可进，适以乾之刚健临之，自知遇险，只有等待，不可冒进以陷于险，就不会走进穷途。

卦体九五尊居天位，有正中之德。正则规模宏远，无欲速之谋；中则心思安静，无喜功之念，内外纯一。做到这一点，讲信义，就自然前途光明，事事亨通，大吉大利了。涉大川而有利，是以乾健临坎水，必能沉毅观变，涉险往而有功，大有利。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讲：云上于天，待时而雨，这就是需之象。君子之为政教，不容更有所为，不必更有所为，只需优游安静，风气德性自会成功，就象饮食宴乐那么便当，也象天下雨泽及万物那么顺理成章，只要等阴阳之交就会下雨，雨后就有收获，何必瞎忙，费力不讨好。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讲：初九离险最远，阳刚又能自守，身处郊野，坚守常规，心不妄动，必安心而恬然，则世事再乱也祸不及身，身名俱全，不会有什么危险，也无任何过错。

初九需于郊，即在郊野等待，也就是置身于功名利害之外，身不犯难，不去冒险行动，坚守信义守正之道而不变，犹如饮食宴乐一样不失常道，自可无咎了。

旨：世称险途，不为名利趋于朝政而隐居郊野等待，这就是不涉险途。犹如伯夷太公居东海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正是等待在郊野的意思。

恒，紧守常道不变。常道也会有险情险境发生，但不冒险行动，坚持信义，诚实、守正，可谓不失常道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吉终。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终吉也。

注：沙：近于险。

小：群小，小人。

有言：小人的传言、流言伤人。

衍：以刚中之德为衍，以宽居中，不急进，不冒进。

讲：九二渐近于险境。在世难初起之时，身临其境，难免有群小流言伤害。幸其刚正、守中（中庸）还能顶得住。刚则沉毅，中则处置得宜，种种讥谤，不为所动。惟忍耐以得时机。如果能坚守到底，终可成涉川之利，是吉利的。

临险境而能自守，由刚而且中以宽衍之德作为精神支柱，一味宁静忍耐而不腾急，胸怀宽广，群小难以感动，虽有谤言，毫不介意，故能观时待变，必然吉利。

旨：四句一气说下，大抵是说鼓衅之端，多起于腾急，而潜消默化之术多得之从容、宽厚、宽容、中庸，定能泰然自得。有人过誉也不同他过分亲密，对说坏话的人，也不疏远，终会大吉大利的。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讲：泥将陷于险，而水涯之泥很容易陷下去，九三离险境很近了。这就好象身处患难之境而又名利缠身不能解脱，犹如敌寇埋伏在那里，处理不好，就会惹来麻烦。如以过刚过烈又不懂得中庸的办法处置，处置轻率，又不懂退守观变的道理，就是妄行，结果是招来敌人。

在泥潭中等待，实祸已在眼前了，处置时意气太激，足以速寇之至，若能敬守慎动，默默解决，是不会失败的。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讲：血者，杀伤之处；穴者，血流出之处，险陷之所。六四入于坎体，是大臣身当困难，周施其间，倾危之祸不得而避之。幸而阴柔得其正，诚信，守正，有持重之诚，隐藏自己的才智以观变，终于扶危定倾保身并把君王也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能够脱离险境，也是顺理以处，不冒险与之争雄，更是等待时机（听）的出现。

旨：顺字有韬晦、调停、从容、忍耐等意，听即是机会，“顺以听”，等时机出现，也要善于抓住时机，错过了好时机，也可能

失败。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讲：九五尊位，有阳刚中正之德。在安闲中等待，守正会吉祥。安闲守正才有吉祥，是因为坚持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酒食宴乐之具意为安闲以待之。阳刚、守正、安闲，是治政之道，天下咸享宁静之休，也是吉利的。

旨：需于酒食非娱乐之谓，乃闲适安养之意，这是政治家们都应该做的。无为而无不为，从容以俟教化之自至。所谓需于酒食，守正光顺以坐待太平。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注：不速：不请自来。

三人：指九三。

入于穴：陷于危难。

当位：以阴居险，无济世之才

讲：上六以阴柔之才当危机之极，有志从险境中解脱出来，而天下事有能为者有不能为者。不能为而强为，效果终不佳；能而不为是为懦夫软骨头。入于穴，陷于危难之中，有英雄豪杰愤乱以图功，不招而自集，不请自来的三位客人，这正是出于穴的机会，推心置腹敬以待之，借三人以脱险境，是吉利啊。不速之客的到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无济险之才，终无大失。

䷜ 坎(水)下
䷀ 乾(天)上

天水讼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注：讼：诉讼，争辩。

孚：诚信之情。

利见：赖其明断。

大人：有德位之人。

上乾下坎：乾刚坎险，上刚以制其下，下险以怨其上。内险而处健，己险而彼健，都是造成争讼的原因。

讲：上乾下坎，刚与险相持，险与健相交，造成诉讼的成因。文王系辞认为，讼非善事，如或理情见枉，有争不得不讼，进而心存忧惧，有孚信也会出现中间阻窒的情况，终极其讼也会是凶的。有德位的大人往而见之，明断是非曲直，仲裁其阻窒，略有所解，别生事端，如涉大川，因虚丧实，怨深祸结，其凶毕现。讼非美事，人当所戒。

旨：圣人贵无讼。讼者，衰世之象。卦辞皆是戒人争讼之意。“窒”一字，中间阻塞，争讼很难使各方面畅通。此一字，是消磨争强好胜之心的良法，惟有忧惧才能中止争讼。涉川不利，皆由不惕不忧不惧而来。凶言不利，正是儆醒争讼者的良药。

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讲：上卦乾为刚，下卦坎为险。上刚制下，下险苦不堪言而怨上。下卦为内，上卦为外，内险外健，险则务阴谋而不可测，外健则务逞气而不可抑，凡此种种，致讼的原因。卦辞说，有孚信被阻窒，提高警惕可有小的吉利，但是要诉讼，还是凶险在后的。争讼是不会解决问题的。依赖有德位的大人明断争讼的是与非，是有利的，这具有崇尚中庸与守正的精义。涉足大川是不利的，必堕入深渊。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讲：人情相违乃有讼。天西旋，水东注，天与水上下违行，就会有争讼。君子以讼不起于相违之时，而起于做事之始。因此，凡做事必谋度于始，合人情则行，违人情则不行，如天水同气原不违，这样讼端可绝啊。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讲：初阴居下，本弱勢卑，中心畏惧，不敢有任何说词以终讼，为不永所讼。小有言语之辩，以求申达之情，由是情向理申，始有讼而终无讼，可吉利。

初而不求讼事，不仅是因为阴柔居下，而是因为认识到诉讼并不是一件好事，丧德，构怨，这种事不可长，虽小有言词辩明

即止，可以说是明理义识时势的行为了。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注：不克讼：犹言不诉讼。

逋：逃避。

眚：过失，灾难。

掇：拾取。

讲：九二阳刚为险之主，性暴而谋深，本想打官司，然而居柔得中能约以理，九五阳刚居尊势不可敌，其邑只有三百户人家。地位低，势力小，退而让人，归而逃避。这样做的结果是，循理不致于招争讼，安分不致于取祸，无意外之灾了。

九二不诉讼，不仅退避而窜到很远的地方而绝不诉讼争胜。以下讼上，情犯非分，势必不敌，祸患之来，咎由自取。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注：旧德：恪守常理。

贞：恪守正理。

厉：受人侵侮而危。

讲：六三阴柔非能讼者，故有退让而无纷争，得自己所得的，不当得的不伸手要，安于正理，恪守常理。有时被欺侮得很厉害，但终未招祸，就是从王事也是小心谨慎，不敢揽功，不敢越轨，终得吉利。

六三所谓食旧德者，是能安常守分，以从上客气，雄心消磨

尽了，所以得贞正而吉利。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讲：九四刚而不中，本欲诉讼，然以其居柔则不纯，任乎刚则能悔过，不诉讼，改行从善，洗心涤虑，变其非正从安处于正，有自新之美德，终于吉利。

九五：讼，元吉。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讲：九五居尊位，是受有司任命断狱的，有阳刚中正之德，听讼不偏，断则合理，不致阻塞，心一于公，无私轻重，正则事得其宜，断案无私。于是天下无讼，元善大吉。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讲：上九掌握着诉讼审判的终极大权。告状的人侥幸取胜，赏锡其鞶带，然而，以告状得之的胜利，岂能安久，尚未终朝就已经三次被褫夺锡物了。是非不容混淆，无理而胜者其胜必败，可见终讼未有不凶者。讼不可以侥幸取胜，犹如赏锡不可侥幸取得，其非分之得不足敬矣，其所得终必失之，圣人为戒之意深矣。

☵ 坎(水)下
☷ 坤(地)上

地水师

师，贞丈人吉，无咎。

注：师：兵众，王者吊伐。

贞：正，仁义之师。

丈人：仁义之将。

吉：无敌于天下。

讲：卦德伏至险于大顺。卦象藏不测于至静。皆有寓兵于农之意。卦体以一阳统群阴，五柔中而应九二，有任将，指挥兵众，故为师。

文王系辞认为，用兵乃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用之，必须天应人。取残伐暴，一出于仁义之师，然后可以兵凶战危。但必择老成持重之将，不生事以邀功，不轻发以取败，都应该是仁义之将，有戡定之功，无穷黷之失，吉而无咎。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注：贞正：指仁义之师弔伐。

能以众正：指九二之为将。

可以王矣：指命将之君。

行险而顺：指兵凶战危，顺人心。

讲：师，兵伍卒徒合而成众，谓之师。兴师，必以众，而动众必以正。此卦九二一阳统众阴，以君心为心，能左右众人，悉守其节制，而正则伐暴之师，即无敌之师，顺人心管民望。任命将军的人，是可以统治天下的。出师要有名，名在仁义，将能率军，也在仁义二字。

卦体九二，刚中而五阴。作将军有威严、威仪、威信，要体贴关怀士兵，使其勇敢作战。君主也要信任他，授权给他。卦德，坎险尚能通顺，兵虽凶，战虽危，但行险而刚中，能师出从律，秋毫无犯，顺民顺，能化险为夷。所以，将有克服之吉，而无过错。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注：地中有水，师：水藏于地，如兵藏于民。

容民畜众：容，保育；畜，生聚，发展。

讲：地中藏水犹如民众藏兵一样。君主应知民知兵，爱民如子。平时教之阵战，战时可入据守。有战，不必临时征募，一个号召，民广而聚之。这就是君子畜众的道理。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注：以律：以号令纪法。

否臧：不以律纪法。

讲：出师必号令严明，部伍整齐，进退皆有常度，是谓以律。这是有制之兵，不会败师。没有号令法纪的军队，必定吃败仗。有

号令而不严格执行，不严格遵守，失其律令，也必然吃败仗。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讲：九二以刚中之德，当行师之任，其在师旅之中，有威有勇有谋，是军队中的高级指挥官。有高尚的品德和牺牲精神，才能当此大任，而且能克敌致胜。无失律的过失。君王恩礼有加，三次下令予以嘉奖，也表现了君王胸怀万邦的大度。

六三：师或舆尸，凶。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注：舆尸：以车载尸，大败之象。

凶：丧师辱国。

讲：六三以阴居阳，才弱志刚，是不能审己量力，而竟轻敌冒进，大败而归，丧师辱国。战以克敌为功，战而不胜自无功可言，而且大无功，此可谓轻敌寡谋，宜为之戒。

六四：师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讲：四阴不中，虽无克敌之才，而柔正则有料敌之智，见战事不利则退舍坚壁，以图谋保全自己，虽不能为国立功，然无丧师之咎。知难而退，不轻进，不失用兵之常法。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注：田有禽：比喻寇贼害民之象。

讲：六五柔顺而刚中，不是好战的将领。蛮夷侵害我生灵，不得而已，声其罪讨伐之。寇贼入我田舍中，抢掠烧杀。起而御敌，是除民害，非黷武也。出师必须有名，将权必须专。以九二之老成，命长子帅师固无不可，再使三四弟子分权，必定败师载尸而归。虽执言正义之师，也难免败师之绩。

九二有刚中之德，以长子帅师，宽猛得宜，可以奏凯于军中。用人是适当的。若分权滥及子弟至于载尸而归，岂是弟子之罪？而是君王用人不当，不审慎造成的过错。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注：命：赏功。

开国承家：上授之曰开，下受之曰承。

小人勿用：不使干预政事。

讲：战斗结束了，天下太平了。君王下令赏锡，功大者开之以国，功小者承之以家。赏锡合理，这是君王公天下之心。但是，绝不允许小人干预国家的政事。

大君有开国承家之命，明称其功，必有匡国安民之烈，然后裂地而封。小人勿用，是指不能让他们持一时攻战之功，得与安邦之臣同赏。不用小人干预政事，是杜绝今后乱国乱邦的措施。

☷ 坤(地)下
☵ 坎(水)上

水地比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注：比：卦名，亲昵。

筮：一种占卜，审。

贞：无偏私。

讲：卦体五刚中正，其下五阴从之。是以一人抚万邦，万邦辅佐一人，互相亲昵，是为比。文王系辞以为，民众亲近于我，是因为我施德政，经过自审，果能仁以爱人，有善之德，与天地同其悠久。然而，仁不流于姑息，是原则的，有贞正之德，这就不会有过错。而缺乏高尚道德没有爱人之心的小人，心自不安宁，以后才来到，自取其咎，是凶的。

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注：辅：也有亲昵之意。

讲：比卦是吉利的。比是辅佐，也是上下之间亲昵。比卦体五阴顺从，是在下之臣，若民来拜，倾心向化，则待下以仁德之心爱，永守贞正，才无过错。九五为天德之刚，系纯王之德，所

以受天下人的爱戴，而无咎。王者品德高贵，民感其自修之纯，莫不纷纷来拜，惟恐落后。天下大事，已举世归往，天命已定，人心归一，若违众不来，反顺从之道，自致穷途末路。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注：地上有水：比喻相亲无间。

讲：地上有水，水亲于地，不容有间隙。建国亲诸侯，也是先王对天下的关怀，爱护，中间不容空隙。要得通天下为一身，亲密无间，亲字最妙，亲诸侯则天下之情得达于上，而上之情得传于下。天子与天下，理应如此。

·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注：有孚：精诚。

无咎：无欺君之咎。

盈缶：盈，满；缶，瓦罐；诚朴无粉饰。

有它吉：意外的大吉利。

讲：初六在比（顺从君王的统领）之初，诚朴未改。比之初，贵乎有信，则可无咎，诚恳得象水盛满瓦罐那么充实，还有意外的吉利。人子事君，一以精诚有信，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此心，是不会有过错的。诚信始终如一，如“盈缶”者，自可得意外之吉利，可以得君王赏的殊恩、殊荣。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注：自内：自身素养。

贞：自内，自身素养。

讲：六二柔顺中正，上应九五，认真加强自内，也就是提高自身素养，得其贞吉之道。得正则不自失。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注：匪人：不正之人。

讲：六三阴柔不中不正，无才德，不善与僚友共事，悉奸邪之人。

六三比之匪人，非但不能建功立业，且祸患丛生，真是大可哀伤啊！

六四：外比之，贞吉。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注：外比：忘私殉国。

贞：尽为臣之道。

讲：六四以柔正之德，忘私为国，大臣致其身以效明君，竭力相助，无内顾之念，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得以事君之正，大吉大利。

六四外比于九五之贤，其实，不仅仅是贤德，以下从上，是本份的事，不容逃避。所以，外比不敢自私。从上，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间，臣之忠，不可借口君之不贤，贤与不贤，均应从上，志不可移也。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注：显比：大公无私。

讲：九五阳刚中正，当天下之比。是显然以守正之德比天下，大公无私。比如天子狩猎，用三驱，不合围，网开一面，三面包围，留出一面，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故“失前禽”，比喻九五有宽容之度，依我者亲，背我者不恶。这样，居位在邑中之人，就不会心存疑惧了，所以是吉祥的。

九五位正而中，正位南面之上，相亲相辅是吉祥的。对于民之德君而顺，不德君而逆，毫不计较，犹如狩猎时，禽之逃而去从不追一样，这样邑人就不会心存恐惧了，这是王命宽容感化的结果。仁至义尽，是圣德明王的德行，所以说是吉祥的。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讲：阴爻阴位，全卦最高位。初卦为正，上卦为首。上六阴柔，其才不能成为首领，却又不肯与九五亲近，失去首领，当然凶险。无永贞之德，道不足以为天下君。上六比之无首，众叛亲离，必无所终。

䷀ 乾(天)下
䷋ 巽(风)上

风天小畜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注：小畜，卦名；畜，济养之意。

讲：卦以一阴畜众阳，众君子为一小人所畜，故为小畜。文王系辞以为，阳为阴畜，似难得亨。然而，卦德卦体有内健外巽，刚中志行之善，是君子有善为之才，得为之势，则可以伸其志，行其道，还是可以亨通的。此时小人害正之谋尚密藏而未肆，犹密云起自西郊而不雨之象，则常此而善为之谋，何患亨通之不在。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讲：卦名小畜，谓一阴之小，而众阳为其所畜。六四得其本位，柔媚而善藏其用，君子不觉入其牢笼之中。畜之得亨，全在君子之德，有以善制。卦德内健外巽，卦体以刚得中，是为君子，严毅果断，主张行而又顺理成章，外健济之以巽，则刚不逞暴，宽容得宜，不至生小人之变。故行其志而亨。其时，小人之畜未达极至，也是君子得为之时。“密云不雨”，是说君之道的正气犹得发挥，“自我西郊”言小人虽得对用事而计谋尚未实施，当此而善

自修，为是在，是君子。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讲：风行止于天上，风有气而无质，能畜而不能久，故为小畜。君子以为一身之威信，皆为德性之畜而言语有章，虽所懿文者，未能厚积而远施。然使文德聚于一身，亦小畜也。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讲：阳刚本宜在上，特为阴所畜，不能进。然初九体乾居下，有德刚而不屈，进而居所当之位，不要结于权门而唯以己之道义自恃，应当复自道，也就是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去，其中的意义是吉祥的。

九二：牵复，吉。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注：牵：拉，携。

复：回复，回到。

讲：携手回复到原来的位置，是吉祥的，原来的位置又处于中正，不会迷失自己。

道不同不能相携，既与初九牵连进到不使自己迷失的中正位置上去，这样会是吉祥的。因为君子最患势孤，与初九携手可壮大自己，小人难以逞能。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注：舆：是车。

说：同悦。

辐：车轴。

小畜卦第三爻，阳爻阳位。位于下卦上方，与“六四”阴爻相近，阳阴两爻，有夫妻之象，而“九三”刚健，要挣脱“六四”的围顿前行，固此又有夫妻反目象。

夫妻反目，由于小人得逞，好像丈夫不能正室，反为妻子所制。夫以妻为室，不能正室，其责在夫，也是刚健君子不能守正，其咎亦归丈夫也。

九三上进之志，但刚而不中，持守不定，迫近于阴，援结小人的为媒，为小人所制，进好象车掉了车轮而不能行，然而九三当刚，被阴抑，不胜急激，而与四争，又成夫妻反目，此可为亲小人者戒。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注：有孚：孚信之德。

血去惕出：血者伤害之象；惕者忧惧之象。

无咎：不见罪于君子。

讲：六四以一人畜众君子，专用诡谲笼络诸贤，诸贤岂肯安受其制，伤害忧惕也是有的，为六四行。若能出于诚实孚信之心，吾知君子嘉并可去忧而无其咎。有孚而惕出，是指九五有诚信而忧惧离开，主张正道与诸贤友好，同心协力。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讲：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势能有为，是为其君；其诚心感人，如富绾结众志，其富厚所籍又足以号召人心，而不敢背，使人心团结（有孚挛如），并与左邻右舍相亲近。

人君凭借富厚的力量奔走天下，九五以诚心感人以团结人心，不独享富贵，以鼓舞人，天下豪杰乐于从王。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讲：小畜卦第六爻，阳爻阴位。已从初九的“密云不雨”到了“既雨既处”的地步。到了顶点，不可过度，否则会有凶险。阴盛阳衰，都凶。

用已经下雨比喻小人之极盛，阳无力与之抗衡。从小人之邪加于君子之正，虽贞守正，但阴盛阳衰，如满月与太阳抗衡，则必受其害。其阳德由积而载，君子征则凶。小人当权用事，君子必受中伤而凶，时已至此，君子又奈何，深信善全之策不可不早为也。

䷵ 兑(泽)下
䷀ 乾(天)上

乾为天

履虎尾，不咥人，亨。

注：履虎尾：喻君臣事，有危机之象。

不咥人：是不受伤之象。

讲：此卦以兑柔遇乾刚，所履至危。文王系辞以为，上有刚毅之君，而跟在其后，必有危机。然幸而臣为兑悦之臣，小心恭顺，一心事君，其君刚厉亦足以感悟，其心潜消其暴戾。臣能善其履（竭诚尽忠），自可贞守正，得其亨通吉利。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讲：卦所以名履，卦体兑至柔，乾至刚，是以柔弱之臣遇刚强之君，直陈事之不可阿谀，动之不可，有危机。

这是说，柔弱踩到刚健。和悦与刚健相对，踩到虎尾，也不被咬伤，已是顺畅的。“九五”已经到帝位而没有什么惭愧，因为光明正大。

进一步说，走到危险的地方，容易被伤害，而不被伤害，就好象踩到老虎尾也不被老虎咬伤一样。卦德兑为悦，乾为刚。悦

对乾忠诚、和顺，乾对悦自可产生见谅之心，所以，就是走进险境，而仍会亨通。当然，悦得以通达顺畅，也因为乾刚不是暴戾之君。卦体五刚中正而走向帝位，不是靠玩手腕而是靠精一、执中、无为、守正的德行称帝的，所以，无惭疚于心，事业的发展炳然光明。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讲：上天下泽，是自然规律，天在上，泽居下，上下之正理。人的社会存在也是这个道理，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上下分明，然后民先有定。确定上下关系，才可以言治。民志的志，也就是等级地位名份，各安其位，而无奢望。所以说，古代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这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名份。分辨上下，各定其名份，不纷乱、以定民之正先，这是一种统治的办法。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讲：初九位于全卦最下方，没有地位，也没有不满，更无灾险。虽居低位，守其志，独立履行自己的志向。

地位低下，正当仕进之始，以阳在下，能坚持经常学习，不以富贵而变，不以功名而懒惰，行其志如常不变。君子坚持自己的理想并见之于行动，不以功名富贵为念，方能守常，长久地履行自己的志向。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注：履道：独行其道。

坦坦：平坦无险。

幽人：幽静之人。

贞：持己之正。

讲：九三刚中，独行其道，其道平坦。甘于寂寞的人，处清幽淡泊，虽履繁华世界存常存寂静守之心，得洁身之贞，所以是吉祥的。

富贵利达定能乱人，人心自乱，幽静之人守正而吉祥，不为名利富贵所动，不会自乱的。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注：眇：视力不佳，偏盲。

能视：自以为看见，其实没看见。

能履：无能自以为有能力。

讲：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刚，是才德不足，本无见事之明，却认为自己很有能力，本无任事之才，还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视力不佳反而认为什么都能看见，本来是跛足，却认为自己能跑路，刚愎若此，什么也干不成。这样做事，哪有不犯错误的。用这种方法治理政事，自然会遭到大家的反对。武人做大君，是不能长久的。

六三视力不佳却认为什么都看得清楚，认为自己能走长路，其实很柔弱，走不了远路。以不中不正居位，是不妥当的，必凶。武

人做大君，以位之不当是明显的，必播恶于众，受祸哪有不猛烈的呢。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讲：踩到老虎尾巴，很恐惧小心，能化险为夷，还是吉利的。小心谨慎终于还是吉利，量力而行不要莽动。

九四近英明之君，然而才名震主，有危机，好象踩了虎尾巴，幸其以刚处柔能因危知惧，恐惧敬畏，处理得好，开始很危险，但终于过去了，没有危险了。

九四恐惧终于吉祥，是因为小心翼翼事君，而后志行，可见在刚君之前炫耀不得才，使不得气，全以谨慎的态度行事。

九五：夬履，贞厉。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讲：位于上卦中位，是至尊的位置。履有决的意思，履，这里当鞋讲，鞋裂开了，太强烈的缘故。这是比喻不可刚愎自用，过于自负。太暴烈以致鞋都裂开了，位置太至尊了。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注：视：审察。

考祥：考查有无福兆。

讲：上九居履卦之末尾。凡事已成之日，必反观内省，审察

所做之事，考查是否有福兆。

旨：吉凶生于履，没到终了，我之善恶未定，吉凶也未定，所以当考祥。凡事善而有一事之未善，一事九分善而有一分之未善，都不是周旋。吉以无所与，言庆以我所受，大有庆，乃称贺之词。

☰ ☰ 乾(天)下
☷ ☷ 坤(地)上

地天泰

泰：小往大来，吉亨。

注：泰：世运通也。

小往：小人往退郊野。

大来：君子进而在位。

吉：以得位行道。

亨：功业成就，亨通。

讲：卦有天地交通之义，在气运则为贞元会合、宇宙昌明之候，在国家则为上下和同，明良喜起之时，故为泰。

文王系辞以为，时至于泰，乃世道清明，正人用事，小人皆卑伏而退，君子进而用于朝。君子不仅身可进、道可行，而丰功大业可有所建树。

旨：世际其泰，阳明之气充满世界，阴暗小人畏阻退避，居中用事者，必刚健之君子，故吉祥。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讲：泰，卦名。辞曰，小往大来，吉亨是什么意思？乾，是天道、君道。其德为阳、为健、为君子。坤，其德为阴、为顺、为小人。天地为贞元会合之际，协气横流于两间，昆虫草木上下均在泰运之间。天地肇其端，君臣昌其会，生气广播，杀气潜伏，内阳外阴，主德言刚，柔弱不行，内健而外顺。君子言则秉枢当轴，小人言则屏气敛迹。在外为君子，在内则福国利民。小人在外则祸国害民，这些都是小往大来而吉亨之道。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讲：天地交道就叫做泰。以后又因而有开泰之道。化之自然曰道。道之当然曰宜。道与宜，厚无不过不及，但自道之浑沦未辨，以有过而天地又不能以道之宜。天时定四方建五常，用天时，乘地利，秩人伦，正所以左右夹辅斯民，使各得遵守天地之道，守天地之宜，此后，则可开万世之泰。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讲：三阳在下，相连而进，就象拔茅草一样，一片一片的。如是而促成辅佐君王之业，与众君子同心协力，数万年昌泰之运兆开于初矣。

初九之志在于外，以左右民众为自己的责任。二阳声气相投得相协，因而是吉祥的。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讲：九二以刚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王之应，主泰运而得中道。泰宁之世法度渐弛，科之以威则激而生变，纵之以宽则纲纪不申，待人以恕处事以和，又包容荒秽。以冯河（凭借，靠善）之勇而有罪必诛，有弊必革。不管远近，都如此处置。没有朋比之私，不刚不柔，所行皆平康正直之道，文武张弛之政，这样做，或许可以得中等水平的成绩。

治之所以不公，只为其心暗昧狭小，各执偏见，圣人之心无不洞彻，无不容纳，当刚而刚，当柔而柔，刚柔交济无往而不胜。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讲：将过于中，泰将极而否欲来之时。世道有退坡之势，小人往复之机而生，天运循环，傍有出，然可恤者有其诚信，欲尽人事，以挽天命，但很艰难。若利治于未乱，乱可不生，勿用恤（忧心与怜悯他人之音）可以终享泰宁之福。

否泰之运，天地之往来，为之三四之交，在天地复泰为否之际，此其时也，往复变化的时机间不容发，必须抓住，迟延不得。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讲：泰过而否来，小人得志之时，但见从前退避之群小，皆呼朋引类欣然而来，好象群鸟翩翩飞到。一小人倡之，众小人和

之，不招而自集，不约而自孚（这里很容易集在一起的意思），小人合交以害正道。没有邻居的告诫，就难以诚信而富足，阴虚阳实，不富，几乎都是阴爻。

群阴（小人）翩翩而来，以小人据高位，又怕不为君子见容，不讲真话，结党以自固。这是他们的中心素愿，使君子放弃戒备而跟着小人跑，这是君子不可不早作打算的。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注：归妹：比喻屈己下贤。

以祉：下贤大善。

行愿：下贤之愿。

讲：六五以阴居尊为泰，应九二吉之道，天子嫁女，大福大贵，也是吉祥的。大福大贵，大吉大利，是在中位而下贤的原因。

旨：帝乙始制为礼法，使修以阴从阳之义，柔中主虚下贤，诸臣协力以保安泰，臣任其劳，君享其逸。

在贤保泰，人主素愿，有愿行不了，相信谗言之故，清心寡欲之主，大福大贵，大吉大利。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讲：积治成泰，好象积土成墙，泰极而否来，好象城墙倒塌了。时势如此，不可力争，但应自察己责，自治修其政令，然不能治之于未乱，所以还会有吝难的。

城墙倒塌，是天道，也由于承平时期的纲纪刑政都条乱紊乱不振，告命可以治之，不可以不早做打算啊。

䷁ 坤(地)下
䷀ 乾(天)上

天地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注：否：闭塞，世运不佳。

匪人：非人道之常。

大：君子。

小：小人。

讲：否：闭塞，与泰相反，所以说是非人道之常理，不利于君子之正道。乾往居外，坤来居内，君子退而小人来。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讲：乾上坤下，乾外坤内，与泰相反，是天地不交，化育闭塞，万物之气不通，这就是否在天地。君臣不交，堂阶隔绝，天下之邦国好象没有一样，这就是否在君臣。从天道来看，肃杀盛而生气微，内阴外阳；从君德方面看，人欲横流而天理泯灭，内柔而外刚。从小人方面看，言则窃位居高秉权用事，君子形影消。世道岂能无忧。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讲：乾上坤下二气不交，否象。否之时，小人得志，君子敛形，以躲避小人之难，人不得荣之禄。一味收敛其德，君子之善处于否境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讲：初六当否之时，上二阴并进，是小人当乱世而聚党，就好像象拔草连根带起一大片。开始作恶还可回心转意，若能不结党以害君子，天下蒙其福，小人也阴受其锡，不也是吉祥亨通的事吗。可见，君子小人无定形，是在人之善变。

小人之害善，只因想为个人谋私利，就如开始拔草时没有连根带起那么多，如能悔悟从正则志在为君谋，尚可贞而吉，不也是小人之福吗。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注：包承：包容，承顺，安分。

讲：阴柔而中正，小人能包容承顺，君子之像，小人的吉祥。占此卦，如是小人，则吉。大人当安守其否境，而后可以亨通，但不可以被小人包容自失其操守。

大人必安守其否，而后亨通。小人不足畏，若与小人同乱，则失君子之守，君子虽不能离开小人群，但又不入其群与之同乱，此

君子之亨通也。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注：包：包藏；羞，可耻。

讲：六三阴柔，有伪善之心，以阴居阳，不中不正，而短于权谋之才，其才不足以济其奸，凡欲害君子而又羞之事，皆包藏在心而不敢发。能终隐而不发，可免凶咎。位不当，小人心本欲害君子又短于才而不能发。君子不可因其未发而放松戒备之心。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注：有命：天有将泰之命。

无咎：人得济否之道。

畴：同俦，君子之俦类。

离：同丽。

祉：同福。

行：得伸而有为。

讲：九四居否已过中之时，是乱极，有将治之机，而太平之兆显有其命。天命虽转而济否，全由人事。当元气初回之日，必不极其纲，务使举动有万全之术而无咎。这样，就不是一个人的福了。多士汇征而君子道长，君子俦类皆附丽以迎泰宁之福祉。

九四有命必无咎，天运将转，全赖人事，转否为泰之志可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讲：阳刚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时之否，大人占此卦则吉，然又当戒惧。

九五刚中正，德位，能拨乱反正，以休息天下之否。泰初回，不可不谨，常虑泰不可保，而艰贞克尽，泰治不接，若苞桑根源，可见开泰困难，得泰不易。

秉德乘权方能休否，九五谓之大人吉。以其阳刚中正处位正当，正则有济世之德，当则有济汇之权，唯德与位兼隆，所以说大人休否之吉也。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讲：以阳刚居否，极而倾，先否后喜。上九以阳刚居否极，否极则有开泰之机，能举天下之否而尽倾之，否倾可喜，念及否之未去，常不忘先忧之攘，思泰运之初回，可谓安宁之日以否为先，以喜为后，然后否去而泰可保。

否泰之机，相为循环，否至于终，其势必倾。怎么能不倾呢？还能使之长存？

☲ 离(火)下
☰ 乾(天)上

天火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讲：一阴丽于五阳，其德为丽，为文明，其象为火，为日，为电，以离遇乾火，上同于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应九五，为同人于野，谓旷远而无私。健而行，能涉川，内文明而外刚健，君子之道。能如是，则亨通合于君子之道乃为利也。

文王系辞认为，君子与人同，必大公无私，行之昭旷之途，如同人于野。尔我无间，形骸不隔，情无不达，亨通大吉。同道可相谋，同心共其济，即以涉大川亦无不利。同于理非同于欲，君子之贞乃大火，固此，亨而利。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讲：卦何以名同人？卦体六二柔居柔位，德之正。以己之柔正应五之刚正，以己之柔中应五之刚中，则是一德相与初元，卦有大同之义，同人之名由此而生。

此卦上体本乾，我之同人本乾而行，是主之以无私之天德，自

能克其我之私，而不分远近，无间亲疏，所以谓之同人于野而亨利。君子之正道，为能通天下之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得其正，是得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讲：天在上，而火炎上，其发生性相同，有同人之象。君子以不审异则混乱，反不得其同。于是，以族原有类因分辨贵贱名份，使之各居其方，各昭其则。以异而同，非苟同，正君子之贞通志之道。

旨：族以尊卑贵贱言，物以事骑服饰言，类者各自为类，不相混淆；辨者各自有辨，以致同正通志之道。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讲：同人之初，以刚在下，上无系应，是其初与人同，同人于门外，不会有什么灾难。出门与人相聚，也不会有什么灾难。

旨：于门气象似与于野有区别，同于门以内，则心有所系，同于门以外，心无所系也。

加一出字，见其洞开门户。人惟各立门户，便有许多藩篱之隔，人犯错误完全为了一个私字，若出门同人，则天地四方，谁又会认为有灾难来呢。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讲：六二中正，亲同于己者，疏异于己者，为同人于宗之象。宗者，所亲厚的人，所以，只在同族人中交往，是狭隘的。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注：伏戎于莽：草从中埋伏军队。

升其高陵：登高以望。

讲：九三刚而不中，则强暴而妄，同上无正应又寡援而急，欲同于二而惧五攻之。于是内怀不测之险，外起窥伺之图，设伏兵于草丛，登高远望，欲敌五攘二，理势俱屈，计将安施，只有三年不进攻了。设伏兵于草丛，敌人太强大了，三年不攻打敌人，是虑及完全的原因。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讲：登上城墙，然而以刚居柔，有自反攻而不克之象，所以还是吉祥的。

九四即攻上城墙，而又攻其不胜，是自己的力量不足，出师又无名，所以还算吉利，是因为能够返回到符合天的法则上来。

旨：进攻要讲道义，出师无名就不是正义之师，看一“义”字，是圣人提醒人处，是人心归向，不可不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讲：人们相会了，因为中间有“九三”、“九四”两阳爻的阻隔，先号哭又大笑。大军进攻取得胜利，才能相遇。与人相会有哭有叫，言其中直无私，大军相会合，互相报告着打胜仗的信息。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注：同人于郊：结伴同隐以避世。

无悔：仅无苟同之悔。

讲：上九居事外而无应，孤介独行，无心于天下而甘于寂寞之士，与人结伴隐居避世，洁身以自完而无苟同之悔。论同人之志，必通尽天下，而后结伴于郊野避世，是为一时之激愤，志向并没得到满足。

旨：同人于野是广大无私之意。同人于郊是逃避世事，以至无悔。

☰ 乾(天)下
☲ 离(火)上

火天大有

大有，元亨。

注：大有者：所有之大也，谓君临天下，万物无不为其所有。

讲：大有是六十四卦的第十四卦。

下卦为乾，上卦为离。卦象：火在天上，无所不照，是说人君照临万国，每尺土地都归它所有。卦体：六五一阴居尊，五阳应之，是说天下归心，万民莫非其臣。文王系辞以为，人君必须以德治有，使礼乐刑政极其精当，推之四海无不可通，而后方可常保治有之道。

旨：大有只有一阴爻，其它都是阳爻。六五这一阴爻在上卦之中，五个阳爻都来宗它，诸阳至大，都归它所有，所以叫大有。这里的元亨与他卦不同，是说治有之政必须至善而可通，即使万事无可争议，只有一事稍未精粹，就不能称元亨。元亨，是亨之至善，亨之至大者。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注：柔指六五：六五是阴爻，故称柔。

大中：博大而中正。

上下：指上下各阳爻。

讲：大有卦的现象，是阴柔的厚德，得居高尊的位置。博大而中正，所以上下五阳都来与它相应，所以叫作大有。凡一柔五刚，柔在上的，曰“上下应之”，柔在下的，曰“应乎乾”。这是大有与同人两卦的区别。这里，内卦刚健，外卦文明，“刚健而文明”，兼言上下两体而赞其德，“应乎天”是说外卦之六五应乎内卦之九二。应乎天而时行，则是健不过刚，明不伤察，天下之大，无所不通，所以元亨。

旨：刚健二句，本其德两字而来。刚健则运行不息，文明则普照无私。然而健防过动，明防过察，其妙处全在应天时行。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注：火在天上，是说所照者广，为大有之象。

遏：止绝。

休：美善，吉庆。

讲：卦之下体是乾，乾为天；上体是离，离为火。象辞说，丽日当空，如火光在天上，无所不照，是大有的卦象。君子以为时当大有，民物众多而善恶容易混淆，如果赏罚不明，则乱机难免肇于其间。所以君子要效法它的光明普照天下，制止恶的一面，发扬善的一面。善恶是人间事，天命是自然规律。统治者要明察善恶，不违天命，善的要扬，恶的要抑，才能顺承天道美善的德性，完成吉庆的生命。

旨：恶者明正其罪，遏而绝之，善者褒荣其行，扬而显之，使人能盈满自持，不流于淫逸邪侈。遏恶扬善，便是顺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注：无交是未涉之意。

匪咎：谓无可咎也。

艰：是说其难其慎，要慎终如初，必艰以处之。

讲：大有卦的第一爻（初九）。以阳居大有之初，处在卑下的地位，上面没有系应，没有交感对象，必无骄盈之失，所以无交害，无交害谓无交则无害。匪咎，大有本无咎，但如果以为匪咎而掉以轻心，改变初衷，那就可能有咎，所以必须艰以持之，慎终如始，不生骄侈之心，则可保身命两全，这就无咎了。象辞说：以九居初，初必未变，能够持守，无交所以无害，若过此而有交，则就有害了。

旨：好处全在“初”字。因为初无交感，所以无交。然而，初虽无交，交却从初起。无交故无害，有交必有害。人的欲望易发难止，圣人说出一个艰字，是特地把止欲之门指点给人们。人人能得力于艰，思艰兢畏，就没有隐患了。象辞言初言九，着重提出一初字，正虑其所终，处处含有艰难之意，是意在言外。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注：攸往：是挟所任以往。

积中：犹云满载之意。

不败：是说能胜任。

讲：大有卦的第二爻（九二）。大车是古代载重的车。九二在大有之时与六五相应，为六五所信任和倚重，九二自身是阳爻，有

刚健之才；居柔位，有谦顺之德；又处在下卦之中。九二具备这些条件，足可胜大有之任。象征用大车来装载，任重行远，必然无咎。象辞说，要象大车载重物那样，不怕震撼击撞，喻人才谦而能容，道积于其内；任重道远，无往不利。

旨：軫轮轴辐之材，不厚不良者就不能制成大车；文韬武略之用，不运不转者就成不了人才。惟大车能载重远行，大才亦然，所以任重不危，致远不泥，可以攸往而无咎。象辞以为：九二有大才大德，所以能担当大任而无虞。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注：亨：春秋传作享，谓朝献也。古代，亨通之享，献享之享，烹饪之烹，皆作亨字。

小人：无德有。害作欺君误国讲。

讲：大有卦的第三爻（九三）。九三以阳刚居下卦之上，是公侯之象。天子指六五。九三作为天子的公侯大臣，处于富有盛大之时，能将其所有朝献于天子，是正当的，可取的。如果是小人，谋猷不足以上陈，徒为容悦而已，当然不宜享献于天子。九三既为公侯，所以不能辞其责。象辞说：公用亨于天子，是君子自愿，以求无负于国。若是小人奉承，就有害了，须以此为鉴。

旨：要着重看一个公字，既为国之大臣，不得辞其责。这里说小人弗克，非罪小人也，正因为专其责于公侯罢了。爻辞只说弗克，象辞点出一害字，是因为小人容易借此以行私。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

注：彭：盛多之貌。

皙：明貌，形容其明辨之深。

讲：大有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已过中，在大有之时有功德过盛之象，就会有僭逼之嫌。幸而它处于柔位，常小心抑畏，不以宠利居功，能以谦损戒惧警惕自己，不处其太盛，这样，不矜功而功不招忌，不居德而德不取毁，就没有凌逼之嫌了。象辞说：人在方盛之时，能够看到盛极必得咎的前景，因而自我损抑，不使过盛得咎，是“明辨皙”的。明辨乎君臣之分不容一毫僭越。明辨而至于皙，是非常非常明智的表现。

旨：匪其彭，不仅仅为了事柔顺之君，也不仅为免除疑惧，是因为作为臣子，谦退原是本份。以伊尹、周公为例，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忌，这就是匪其彭。

六五，厥孚交加，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加，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注：孚：信也。

威如：指君王的威仪，带几分刚断意。

易：容易。

讲：大有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是君位，孚是信。与谁相孚？是与各爻都孚。“厥孚交如”，互相都是信赖的。但六五作为人君，光是互相信赖还不够，还要有威仪，臣民既有所怀，也有所畏，这就是威与信相济之道。能够兼尽，就可常治而无虞，所以吉。象辞说：君臣上下孚信交如，乃发于心志，并非勉强。至于“威如之吉，易而无备”，并不是防范戒备臣下，恰恰是对臣下坦诚无私，推行简易，无所戒备。

旨：六五作为人君，与臣民孚信交如，上下一致，这当然很好，但圣人恐他过柔，故又以威仪戒之。两言“如”者，一是真诚所结，似交非交，交不以迹交；二是德威所及，似威非威，威不以形威，这是以真诚结人心，以威仪肃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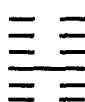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注：祐者：助也。

讲：大有卦的第六爻（上九）。大有之上九的爻辞是说全卦的。天助顺，人助信，履信思顺，又尚贤也。满而不溢，人君之盛德也。虽无心于天祐，而因德感动天，天眷恋德，所以天必祐之。如此，万民都受到福祉，共享清平，故吉无不利。象辞说：大有卦的上九，已到极盛之时，盛极则衰，本来凶应该降临了，但因为六五尚上九之贤，得到天助，所以吉无不利，是为上吉。

旨：大有至上九，盛德足以格天，而天祐之。有大不盈，满而不溢，是圣人处在盈满时的持守。履信思顺而尚贤，实是持盈守满之要道。


 艮(山)下
 坤(地)上

地山谦

谦：亨。君子有终。

注：谦：卦名，具有恭敬合礼，屈己下人，退让而不自满等意义。

君子：是有德之人。

有终：自始至终皆善也。

讲：谦卦是六十四卦的第十五卦。

下卦为艮，上卦为坤。此卦以艮遇坤，内止外顺，无矜心也无傲行，是谦之意。山至高而地至卑，以至高而下至卑，是谦之象。文王系辞以为谦为美德，人所同好，人而能谦，则畅行无阻，故亨。只有君子能做到谦 其实，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显，此所谓君子有终也。小人则有欲必竞，有德必伐，虽有时勉强于谦，也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终也。

旨：吾人托身于宇宙，虽有盖世功勋，返之本体，也只是身外浮云。心如太虚，不见所有，所以有而不居。这种恬淡的境界，只有厚德的君子才能达到。曰亨曰有终，是形容其谦之妙用。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

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注：天道：指阳气。

地道：指阴气。

逾：超越也。

讲：彖辞说：所谓谦卦是亨通的道理，因为它象征天道的德行，光明普照下方，毫无私欲而周济万物。同时又象地道一样卑厚容物，随时以生机上升，长养万物而运行不息。从天道看，月中则昃，月满则亏，损有余补不足，是谦受益。从地道看，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高处倾陷，将多余的部分流注到低处。鬼与神也往往盈满者得祸，谦虚者得福。人类本身的心理也是讨厌满盈的，爱好谦让的。可见谦的德性，尊贵而有光辉，但虽然卑退，却不可超越规矩。这就是君子学问、德业、修养善始善终的结果。

旨：天地鬼神四者实非有心如此，而是自然而然。为了说明谦之必亨，圣人借天地鬼神作个比方而已。所谓“谦尊而光”，是说谦的好处。人宜以谦虚自好，已隐然言外。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注：裒：减少的意思，也有说取的意思

称：是量度。

讲：象辞说：地中有山，地是卑下的，山是高大的。卑下的地蕴含着高大的山，是谦的象征。君子效法这种精神，减少多余的，增益缺寡的，如秤秤物。物有轻重，要做到平施即轻重持平，均衡地施予。

旨：要发扬谦卦的精神，就应该裒多益寡，损有余而补不足，使轻重小大各当其分。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注：谦谦：谓谦而又谦。

牧：养也。

讲：谦卦第一爻（初六）。君子小心翼翼，谦而又谦，用这种操行，即使跋涉巨大的川流，也是吉利的。象辞说：谦而又谦的君子，能以卑逊的德行约束自己，修养自己的身心。

旨：谦卑是君子之道，谦而又谦，可见其心纯于谦而毫无杂质。用涉与利涉不同，用涉是强调君子有谦谦之德，居后而不与人争先，特借涉川以形容其妙。象辞中的牧字说得更妙，一片精神浸灌于谦卑之内，随时随地，行住坐卧浑不相离，可说透澈之至了。

六二，鸣谦，贞吉。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注：鸣谦：谦而有声，叫做鸣谦。

讲：谦卦第二爻（六二）。君子既有谦的品质，又有谦的自我修养，至于誉彰而声闻于外，是因为谦逊之德，得到同声相应而共鸣的现象，不是过情之誉。能够贞正自守，便是吉的。象辞说：鸣谦而贞吉者，是说德愈高而心愈卑下，德盛而引起共鸣，是君子发自内心的谦，是自然的流露，不是勉强的，更不是假饰于声音笑貌者所能达到的。

旨：鸣谦不是自鸣其谦，而是积于中而发于外，不期鸣而鸣，才是谦而有声。象辞说得自中心，是说明并非外饰。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注：劳谦：是有功劳而能谦。

服：心悦而诚服之意。

讲：谦卦的第三爻（九三）。此卦只有一阳居于下卦之上。九三有刚正之德，为上下所归，有功劳而能自谦，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君子能做到，结果终归是吉的。象辞说：有功劳而又能自谦的君子，万民无不心悦诚服。

旨：辛勤劳苦而建功立业并不太难，有功而能谦者才不容易。所以劳谦君子，不但天子嘉奖，群臣信任，而且万民都心悦而诚服。可见人道爱好谦虚的公心。

六四，无不利撝谦。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注：撝：发挥也，撝谦，发挥其谦德。

讲：谦卦第四爻（六四）。前面说“谦尊而光”，为人道之所好，天地鬼神之所福，无往而不利。六四是大臣，位在劳臣之上，更应当发挥谦德，以恭畏奉有德之君，以卑逊让劳谦之群臣，这样，才能位高而主不疑，得宠而众不忌。象辞说：无不利而又发挥谦德，看似太过，其实天理之则合当如此，并不违背原则。

旨：六四处于多疑多惧的是非场中，犹能无往而不利，可见谦德之无所不宜。象辞特提出不违以表之，是说君子处世，只论自己心里安不安，既不是怕人疑忌，也不为保己之位，而是理当如此。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注：富者：骄淫之象，不富就是谦的意思。

邻：亲近之人，引申为臣下、群众。

讲：谦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以柔而居尊位，有天下之富而不骄淫，所以能得到臣下、百姓的拥护和信赖。为人君而能谦顺，天下所归心也。但六五是阴爻，属坤道，坤道柔弱，很可能有不服从他的，如有不服的，可以征伐。这是说，君道不能专尚谦柔，必须威武相济，才能服天下。所以，利用征战讨伐，威德并著，尽人君之道，也没有什么不利的。象辞说：六五是谦主，何以利用侵伐？是因为有不服者。谦德不能破坏，所以不得不征伐。

旨：利用侵伐二语，是极言谦道之得人心。威武为文德之助，征伐也是谦世所常有的。象辞提出“不服也”三字，是恐人曲解其旨而妄开兵端，所以用征不服释之。征不服以谦止争，固无损于其谦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讲：谦卦的第六爻（上六）。上六谦极，以至于谦德发于外而有声，但自身的处境并不佳。其质柔，非戡乱之才，又无位无天讨之名，无奈，利用行师，意即利在以刚武自治。邑国，自己管辖的地域，征邑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为才位所限，于谦德固无损也。象辞说：上六谦极而鸣，德虽盛而才位不足，不能大有所为，所以志未得也，虽可行师用武，也只限于征讨自己

所属的邑国。这也是谦的表现。

旨：谦爻两言行师，是恐怕谦柔的君侯专尚柔顺，可能因谦而酿乱，所以要以威武补柔顺之不足。行师而征邑国者，德虽盛而才力不足故也。象辞说“志未得也”，是惜辞而非贬辞。

三三 坤(地)下
三三 震(雷)上

雷地豫

豫：利建侯行师。

注：豫，卦名。豫字的本义，安和悦乐。

建侯：建立侯王，立君统众也。

行师：即兴兵。

讲：豫卦是六十四卦的第十六卦。有大而能谦，必豫。豫取安和悦乐之义。从卦体看，人心协应，有和乐之象；从卦德看，外卦震，内卦坤，震，动也，坤，顺也，因顺而动，有和乐的根由，所以叫做豫。文王系辞以为，既叫做豫，万民和乐，已得天下人的心。既得天下心，就可以行天下事：建立侯王，万众归心，兴兵行师，三军踊跃。何不利之有。建侯行师且利，其无不利可知。所以，王道以得人心为本。

旨：豫就是所谓人和。行天下事，首先就要求人和。人和既得，就无求不应，无论做什么事都能成功。这里举建侯、行师为例，建侯所以统众，行师所以动众，这两件大事都利，何况其他，可见人和之为贵了。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何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

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注：忒：变差。

讲：彖辞说：豫起于人心之和，实际上是由于德之盛。此卦只有九四是阳刚，为一卦之主，上下五阴爻都来应他、顺他、他一人肩负着天下人的期望，而朝野悦服，这是因为上合天理，下协人心，所以众志成城，他的志向得以实行。内卦顺，外卦动，上动而下顺，所以为豫。顺以动，以顺为重，如果上动而下不顺，那就谈不到和谐悦乐了，所以，动必以顺为前提。天运地转也是顺着动的，自然界尚且如此，何况人世间的建侯行师。天地以顺动，所以日月各循其度，四时知循其序，没有偏差错失。圣人以顺动，刑罚清简而民心悦服。不过不忒，天地和谐，刑清民服，世道太平，都不外于顺动，这是豫之所以为豫，豫时的意义就重大了。

旨：“顺以动”，顺字实，动字虚，全彖重此一句。“以顺动”的道理，不独可感人心，连天地都可感通。天地圣人皆以顺动，三才同此一理。然而，感人心犹易，通天地为难，难者可通，何况易者，所以不另说封侯行师，只就天地如之而决断其必利了。主豫之君，不可不以顺而动。豫者时也，以顺而成豫者义也，所以说豫的时义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注：奋：震动奋迅。

殷：丰盛、盛大。

荐：进献。

考：古礼称父死的曰考。

讲：象辞说：雷以地中出，地中阳气潜伏已久，一旦奋迅而出，阴阳相击而成雷。雷能鼓天地的和气，发万物的生机。所以，坤下震上的这一卦名叫做豫。先王取雷声鼓动生机之意制作音乐，不但陶冶性情，也借此发扬光大自己的功德，这时，在圜丘举行盛大的祭典，把这音乐奏给上帝听，并配以祖考。使德的天机动荡鼓舞，以疏导两间的和气。

旨：冬令方谢，春令未融，这时雷声震响，寒洎涣释，万物无不悦乐。崇德者涵养其德，如伏羲氏作琴瑟以修身养性。冬至为气之始，所以在圜丘祭祀天地，配以祖考。雷出地奋是天地自然之乐，先王仿此而作乐，是为体豫之象。

初六，鸣豫，凶。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讲：豫卦的第一爻（初六）。初六阴柔居初，与豫之主九四相应。如阴柔小人处在悦乐之时，上有强臣宠爱，志满意得，忘乎所以，不胜其乐，以至于发声在外，一副轻薄相，结果必凶无疑。象辞说：初六有九四强臣之应，求无不得，欲无不遂，喜慰不胜，又耽于逸乐，于是逞志夸耀。志穷者，志满也。凡处得意之时，志不可满，满则招损。初六鸣豫，志意盈满到极点了。满极则倾，盈极则废，必不免于凶矣。

旨：鸣豫即凶，不俟异日。因为小人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知安分守己，祸由自取。凡是得意而张扬者，也是失意而颓废者，所以志穷者自取其凶。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注：介，坚也。

讲：豫卦的第二爻（初二）。人处在欢愉的环境中，往往耽恋而不能割舍。时间久了，就溺于逸乐，不能自拔。所以豫卦诸爻多不得正，只有初二能以中正自守，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坚如石，凡事能见几而作，迅速行动，不俟终日，动静之间，都不失其正。有独立的操守，无沉溺的过失，所以贞吉。象辞说：初二以阴居阴位，居中得正，遇事能见几而作，立刻行动。几者，动之微也，见微而知彰，所以辨别事理有不终日之识也。

旨：介于石，有安静不染，坚确不移之意。历尽繁华震荡之地，奔走喜怒哀乐之途，而能够不染不移，是能定、能静、能安、能虑之学，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注：盱，张目上视。

悔：前一个悔，懊悔之悔，后一个悔，悔吝之悔。

讲：豫卦的第三爻（六三）。六三张目上视，视九四的眼色行事也。九四，豫卦之主。六三向上看九四，是小人附势，仰面看人，没有自立的节操。但六三虽柔，其位则阳，犹有能悔之意，然必须乘此悔悟之一念，迅速改图，不要求人，要自守名节，这还来得及，如果迟了，又必有悔。象辞说：六三上视有悔，有人以为与九四近有关，其实近又何妨，主要是没有介石的节操，不知道义之可守，而只见权势之可趋。由此可见，不是豫能溺人，是人自溺。

旨：小人附势，仰面看人，故曰盱，然其良未泯，还有不自安之处，圣人不言凶而言悔，提一悔字以动其心，下一迟字，以促其速改之心，迟了就来不及了。两爻对比着看，盱豫与介石相反，迟与不终日相反，由于位不当，中正与不中正之区别也。

六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注：盍，合也。

簪：聚也，又速也。

讲：豫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大臣之位，以阳刚之德辅君，开天下之和平，君民同乐，共庆升平，皆由九四而成，所以说由豫。这不是“大有得”吗？然而，造成这种局面也是众贤齐心合力之效。恐到功成业就之时，易生疑心，以致英贤解体，所以，必须开诚布公，加倍信任，勿外亲而内疑，勿始信而终疑，我不疑人，人亦不疑我，同类之朋，必乐于聚在我的周围，同心合作，如头发之聚于簪，因此，豫可常保。象辞说：大臣以和乐安天下为志向，由豫而至大有得，则大遂其志，志也就大行了。

旨：致天下之豫，必非大臣独任之功，实与众贤戮力分不开的。当未成功之时，就应该任贤与能，集思广益，不要因一念之疑，破坏了团结合作。合天下之豫以为豫，通体之精神亦觉一畅。

六五，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讲：豫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以柔居尊位，是柔弱之君。柔弱之君处在逸豫之时，必骄侈恣欲，神气久弛，国脉危殆，而

且还有痼疾，本应死于安乐，而天命未绝，且能维持较长时间不亡，是因为其位居中，遗风善政犹存，所以位号常悬。象辞说：六五所谓贞疾者，是因为柔主而乘四刚，权归于下，势弱于上。所以能长久不死者，是因为所处得中，遗泽与虚名犹存。然而也是几乎亡而侥幸未亡，实在很危险了。

旨：六五之疾，虽说是乘刚而大权旁落，其实主要还是由于自己一味沉溺于安乐，以致国势日倾。这里谈恒不死，是要六五因病而及早警觉，是提醒他，不是庆幸他。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注：冥：昏昧幽晦。

渝：是能改变意。

讲：豫卦的第六爻（上六）。上六以阴柔居豫之上，不中不正，又在豫之终极，耽于逸乐，昏迷而不知返，凶象已成，似不可改变了，但却能毅然补过，改其纵欲败度之失，洗心涤虑，不蹈故辙，反而向好的方向转化，所以无咎。象辞说：清心寡欲，为豫终所宜，如果昏迷不醒，灾害随之而来，成而有渝，尚可无咎。何可长也，是说应当速改。

旨：乐极生悲，再无不败之理，宜速醒，不可长此昏昧。圣人危言以戒之，正冀其速改也。

䷐ 震(雷)下
䷑ 兑(泽)上

泽雷随

随：元亨，利贞，无咎。

注：随，卦名。随的本意，从也。

讲：随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七卦。随是从的意思。已能随物，物也能随已，彼此相从，就可以沟通，所以其占为元亨，但必须利于贞，才得无咎。文王系辞以为，王者有德，治化洋溢，无愧于臣民之随，就可以获致大亨的结果。但随是有条件、有原则的，该随的随，不该随的就不能随，必须以利贞为前提。所随不贞，就难免有咎。

旨：这里说的是王道，是治国平天下的事，如果泛指人情，那意义就小了。有人为取得主子的欢心而随，往往出于私心，这就是所随不贞，不可能无咎，必利于贞乃得无咎，这是王者致随的根本。

彖曰：随，刚来而不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注：说：古文与悦相通用。

讲：彖辞说，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这句话是解释

卦名的。从卦体看，刚指下卦震，震是阳卦，所以称刚；柔指上卦兑，兑是阴卦，所以称柔。今以阳卦震屈居阴卦兑之下，即所谓刚来而下柔，这就是随。再从卦德看，兑之德是悦，震之德是动。此动而彼悦，动是随，悦也是随。君有震动之才，天下之民皆从之。所以卦名为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这是说随固然可以大亨，但必须贞才能无咎。因为只有贞才可以通天下之志，得万民之心，随之所以亨也。义是利贞之义，在天下随时上见其大。

旨：臣民之随君，是因为君之柔与动有以致之。文字中反复说明贞字，是赞扬贞的意义重大。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注：向，面对叫向。

晦：昏暗，又，入夜叫晦。

宴：安息。

讲：象辞说：雷藏在泽中，随时休息，这是随的象征。君子观看此象受到启发，白天辛勤工作，到了晚上就该入内休息。心非静何以养其动，宁神于定，养气于虚，葆其精力，天明时才能继续工作，就好象雷藏于泽中以为奋发之地。

旨：这正是养气之学。入夜休息，安闲自在，万缘俱空，一念不起，何思何虑，在止息中养精蓄锐，正有一段生机在。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注：渝：变也。

讲：随卦的第一爻（初九）。阳为阴主，主谓之官。阳为主而

阴随之者，正也，今以刚而下柔，是其变，故曰官有渝。当随而随，随也是人所不免的事，人要是不失其正，所随为道义之变，非势利之合，所以吉。出门广交天下之士，公而不私，广而不隘，贤友多而利泽宏，所以有功。象辞说：主变而随人，所以得正才能得吉。出门而交，非索于私匿，其交必正，有功。不失者，不失其正的意思。

旨：当随而随，随亦何伤，但随而不正，君子以为党，交而不广，君子以为狭。圣人提出利贞之说，是为有渝者急下一箴。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注：系：迷恋的意思。

讲：随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迷恋小子而失去丈夫。小子是指初九，丈夫为九五。六二阴柔而无节操，因迷恋小子（初九）而失去有道之主（九五），岂不太可惜了。象辞说：邪正不能并立，既迷恋小子，必失去丈夫，安能兼得。

旨：弗兼与是为贪小失大者戒。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讲：随卦的第三爻（六三）。六三恋丈夫而失小子，丈夫是九四，小子是初九。卦义以随上为贵，随阳为德。所亲者是当朝的宰辅，所舍者是庶位之散员。这是恋丈夫、拒小子之象。四阳位极人臣，六三随他，可依赖他的权势，凡有求必有所得，只要重道义，矜名节，居守其贞，并无谄媚的嫌疑，所以为利。象辞说：

人之取舍决于志，六三之志是亲上而舍下，态度很明朗，不象六二关系暧昧，妄求两者兼得。

旨：六三的素质比六二稍高一筹，何从何违，态度很明确，所以不谬。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注：有获：是说权大，天下之心随于己。

讲：随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以阳刚居大臣之位，辅佐九五有道之君，君臣同德，天下归心，权力集中于一身，所以有获。但这就可能使自己的威望超过人君九五，形成凌逼之势，行为虽正，也不免于疑忌。这样的处境实在太危险，乃取凶之道。但九四自有完善的措置，即以明哲处之，所作所为所思能够尽其忠诚孚信，没有逼上之嫌，没有专权之过，这就合于道，自然无咎了。象辞说：随有获，有凶之兆而未必凶，只要孚信合道，就能逢凶化吉，皆明哲之功也。

旨：当权势极盛之时，要内尽其心，外守其节，凡福国利民这事，知无不为。为无不尽，胸襟磊落，学问洞达，这才是有大识见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注：孚，诚信。嘉，善也。

讲：随卦的第五爻（九五）。九五居尊得正，对六二，九四不嫌不疑，唯善是从，以一片至诚感天下人，天下人也以一片至诚

来随己，所以吉。象辞说：九五所以能择善而从之，是因为它既得正又居中。居正，使所随皆善，得中，使随善而不过分。

旨：嘉者，善也，美也，这里指贤臣。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必须同心同德，否则总是貌合神离，或始信而终疑。嘉者，信任建立在德的基础上，知之深而信之笃。君臣肝胆相照，没有毫发之疑，所以万民归心，国肖邦隆。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彖曰：拘系之，上穷也。

注：拘：拘束。

系：羈也。

亨：古文通享，这里指祭享。

西山：西山之神。西山，周之岐山。

讲：随卦之第六爻（上六）。上六居随卦之极位，好象一个人表现出高亢绝世。往而不返的意向。然上六与九五有相随之义，九五是有德的君王，求贤若渴，视上六为贤人，给予完全的信任，不但拘系之，还要维系之而且让他主祭西山之神，这种一诚所系的团结精神可以天神共鉴了。象辞说：穷者，随之极也。上六一意随主，忠贞不二，彻底不变，一片忠君爱国之心，隐然言外了。

旨：上六处大臣之极位，犹然恋主，而且坚持不变，一片忠忱可见。穷者极也，这里是指随之极，不是诚之极，诚之极只在随之极上见。

䷥ 巽(风)下
䷳ 艮(山)上

山风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注：蛊：卦名。蛊是毒虫，引申为惑乱多事。

甲：十天干首位的名称。十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讲：这是六二四卦中的第十八卦。蛊的原意是器久不用而虫生之。这里是说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终于闹事的意思。既然如此，为什么说元亨呢？这是因为物极必反，积渐不通到了极点，必然会导致大亨大通。就国家社会来说，乱是治的根源。文王系辞以为，天运循环。坏之极正是治之端，论理当得元亨。但是，虽然天运可享，干旋全在人事。乱不会自动变为治，须经过人的主观努力。社会发生动乱，要上下一致，经过治理整顿，渡过艰难险阻，方得大治，如涉大川。治蛊不是容易的事，须认真对待，做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方可。甲是事之始，三日是多的意思。这是说，在治蛊之先要分析研究致蛊的根源，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方针方法。在治蛊之后，也要分析研究当前的形势，鉴前失而预防之，作适当的善后处理，以巩固治蛊的成果。此所谓利涉而可得元亨。

旨：圣人举涉大川为例，是要人们打起精神来做事，不可畏

难苟安。先言元亨，以鼓其锐，又言先甲后甲，是说事先要善其谋，事后要巩固成果。除宿弊而维新，是圣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后世之道也。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讲：这里用卦体和卦变两个角度来理解“刚上而柔下”、艮刚居上，巽柔居下，上骄亢而不与下交，下卑猥而不与上通，上下隔绝，君臣都苟且偷安，没有同心共济的志愿和行动，这是致蛊之由。下面说“巽而止”也是解释卦名的。巽，软弱柔顺，遇事进退不决，无奋进之志，有因循之习，又有艮止的阻碍，什么事也解决不了，积久而至于蛊是必然的。“蛊元亨而天下治也”，此句以下解释卦辞。天下的蛊而至于乱，乱之终便是治之始，坏事变成好事，故曰元亨。“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是说处在蛊坏的乱世，有如大河泛滥，这时应当勇于涉险，断然前往。往必有艰险，要知难而进，有所行动，方可济汹涌大川。“终则有始，天行也”是说旧的告终，就是新的开始。这种终则有始的规律，犹如斗转星移，四时交替，冬尽春来，这也是天体运行的法则。

旨：这全是勉人励精图治的良言。先甲后甲，本是人事，乃曰天行，是圣人恐人退缩不前，特借天运以鼓动之，以见机会之不可失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讲：山下有风，草拂之而色变，木摧之而叶落，这是蛊坏之象。君子以为世道之蛊由于民风不正，民风不正由于道德败坏，于是决心移风易俗，用以振作民心，培育德业。

旨：于民用振者，是鼓舞之意，起其卑逊之疾，用育者，是涵养之意，化其苟且之病。于是，天下之蛊可治矣。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注：考：亡父曰考。

讲：蛊卦的第一爻（初六）。初六这一爻在蛊卦之初，处于乱世，是因为前代因循苟且而造成蛊的。后一代的儿子能够奋起治父辈的蛊，把乱世给治好。有了好儿子，父亲就无咎了。厉，危险，但最终还是吉。初六以阴居下，所应又柔，才能不足以治乱，好在这是乱之初，事犹易济，所以其父终于无咎。但谓之蛊，总有危险，不可以疏忽，提示占者知其危而警惕，则终吉。象辞说：儿子治理父辈留下的乱摊子，消除父辈的过错，实际上也是顺承父志。

旨：此爻只在初字上发议论，不必另议君臣。不得已而治父之蛊，象辞说承考也，这只是心意承，其事则不可承。不承其事而以自己的心意行事，这才是最好的继承父志。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讲：蛊卦的第二爻（九二）。九二阳刚，为六五所应，是以阳刚之才，辅柔弱之君，故取子干母蛊之义。刚阳的儿子治理母之蛊，母优柔寡断，就不能操之过急，所以爻辞有“不可贞”之戒。意思是说，不要固执己见，自以为贞，经情治蛊，而要以至诚之心，委曲周旋，从容图之。象辞说：九二巽体而处中，以刚系柔，

是得刚柔之中，干母之蛊就比较适宜，此所谓“得中道也。”

旨：中道是中庸之道，虽然也振刷治乱，内寓委曲之意，即心不可贞，而要有点稀泥。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讲：蛊卦的第三爻（九三）。九三以大臣的资格，奋然而起，治群父之蛊，一时过刚不中，振刷太过，有伤群父的尊严，反之于心，也小有懊悔之处，但毕竟做了应当做的事。一旦维新，正是大好事。所有的作为只是为克尽臣职，有什么大咎呢？象辞说：九三千父之蛊，虽小有悔矣，但作为人臣，为国除弊，是为久远计，一旦去其积锢而鼎新之，则终于无咎，又何惜一时之悔呢。

旨：无咎之上加一终字，可知悔不过是暂时，终于无咎，只是暂时有悔，又何足惜。这是圣人要人去治乱，虽因太露太锐而有一时之悔，悔又何妨，但不可有所推托，不去治理。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注：裕：宽裕，放松之意。

讲：蛊卦的第四爻（六四）。裕父之蛊与干父之蛊，意义正相反。前者奋力抓紧，有如拯溺救火，时不我待地去解决问题，后者优游度日，置蛊于不理。六四阴爻居阴位，爻与位俱柔，又居艮止之体，柔者懦，止者怠，懦而又怠，只能益增其蛊。持此以往，蛊将日深，故曰“往见吝”。象辞说，用这种宽容优裕的态度去治理蛊乱，去也是白去，不可能有所得。

旨：裕父之蛊者，必托言急遽不如舒徐，今日不治，明日可治，我不治，后人可治，殊不知放松治理，蛊已日深，而将不可治。圣人直说“往未得也”一句来破其偷安、逃避之心。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讲：蛊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为继体之君，当前人蛊坏之后，以阴柔之质居尊得中位，下应九二，是能任刚阳之臣也。而九二承之以德，君臣契合，励精剔弊，治理前人造成的蛊乱，赫然成为中兴的圣主，美誉播于天下。象辞说：六五治先人之蛊并以此赢得美誉，是因为倚任九二的辅佐，所谓“承以德”是九二承以刚中之德，终于完成治蛊的事业。

旨：六五本是阴柔之主，能得贤臣辅助，清除积弊，所以得誉也。承以德虽属九二，但君臣同心，相互信任，必有一段精神契合之处。臣虽有德，如果君不用，也就难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誉不归臣而归君，是善于用臣得到的美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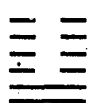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讲：蛊卦的第六爻（上九）。上九在蛊卦之终，下无系应，处于蛊之外。虽有刚阳之德，但不担当治蛊之任，独立风尘之表，不以王侯的事为事，而以“高尚”为事，即以独善其身作为事。这是以不用戒其用者。象辞说：上九不事王侯，表面看来好像是超脱现实的人置天下蛊坏于不闻不问，实际上这与道家的遁世思想根本不同，他的独善其身的清风峻节正是治人心之蛊，所以他的志

可以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

旨：事王侯者以事勤天下，不事王侯者以志济天下。昔人说：“桐江一丝，系汉九鼎。”值得玩味。


 兑(泽)下
 坤(地)上

地泽临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注：临，卦名，有迫近的意义，又有以上临下，以尊莅卑之意。

讲：临卦是六十四卦的第十九卦。临卦是二阳渐长，正气日盛，小人不敢接近，有进而凌逼之义，所以叫做临。文王系辞以为：阳刚渐盛，是君子得机会做事的时候，其势无所阻碍，当然大亨。然而势不可恃，所临者必本于道义之正，使小人无隙可乘，必须利于贞然后元亨可得。“至于八月有凶”，实际上是至于遁有凶，因为遁卦与临卦正相反。临是二阳生，但天运循环，阴阳消长，到了遁的时候，二阳生变成二阴生，阳长阴消变成阴长阳消。由临至遁不过八个月，这时小人又将得志，而君子有凶了。

旨：此卦二阳方盛，君子进而小人自退，为君子之幸。但阴阳消长，今日虽元亨利贞，一交八月就有凶了。目下虽盛，却不可不贞，八个月后有凶，是告戒人们，不久便衰，更见其不可不贞。

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注：浸：是渐的意思。

说：悦也。

讲：彖辞说：卦名临者，从卦体看，二阳渐盛，是君子道长，正大之气浩浩然有莫之能御之势，此长彼消，虽无心逼之，而实已渐渐逼近，所以叫临。兑悦 坤顺，悦而顺。从兑看，是阳向前进，从容不迫，从顺谈，是阴向后退，应合顺遂而不违，正是以大临小之象。九二以刚居中，阳德正盛，与六二正应，上下相交，阴阳合德，有足够的力量临其所临。大亨以正，非独为君子临小人之道，也正是天之道。当造化发育之时，阳气渐盛而阴气渐消，这就是天之道。天道惟正，方能主持造化；君子惟正，方能主持世道。至于八月有凶，是因阴阳消长是自然界的规律，今日阳长，其消只在数月之间，所以说消不久也。

旨：圣人才说个长字，便说个消字，可见消长之机倏忽变化，告诫人们处得意之时勿忘远忧。人之道犹如天之道，虽不可违抗，却可以预防，尽可能避免灾害。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讲：彖辞说：泽上有地，即地临于泽，这是临卦之象。地是土，泽是水。宽厚的土地，使水有一个受包容、受滋润的泽。君子受到自然界的启示，以为临民不可无教，诲人不倦，所以教思无穷，尤不可无养，而保民之泽荡荡无垠，要象土地、泽水那样宽厚优容的德性，保护万民而至于无疆无休。

旨：教人要由浅入深，由粗至精，不可敷衍了事，这是效法泽水之深。容而日保，是既容纳之又保护之，四方万民，无一不得其所，这是效法土地的宽广。二句极言其仁天下之心。

初九，咸临，贞吉。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注：咸：是广大无私意，又通感。

讲：临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咸临是说初九以博大无私的胸怀临民临事，这是临的正道，举止光明正大，小人既不能说我隘，也不能指我自私。小人既退伏，吾道大行，不就贞而吉吗？另有一说：咸字是古感字，初九与六四应，他以德感六四，不以势逼六四。初九以阳爻得阳位，六四以阴爻居阴位，各得其正，互相感应，所以贞吉。象辞说：初九咸临贞吉，是因为志行正道，举措不违乎天道，所以能贞而吉。

旨：志行正道，大公无私，只是为天下，不是为防小人，只知有理，不知有势，故不以势压人。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讲：临卦的第二爻（九二）。初九是以刚居刚得正，九二是以刚中而应得吉。九二正当阳德方盛之时，也以至正无私之德，遍临小人，又与居君位的六五相应，群奸自退，可以无虞，所以吉。吾道大行，功业可以展布，所以无不利。象辞说：小人未顺君子之命，不可以势压服，要以博大公正之理服人，便未顺者无不顺，所以吉无不利。

旨：九二与初九同一咸临，而九二刚而得中，他秉正疾邪，但不激化矛盾，德之所及，为群邪为敬服。德足以服人，力足以制人，为初九所不及，所以不但吉，而且无不利。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注：甘：媚悦也。

攸：所也。

讲：临卦的第三爻（六三）。六三以阴居阳，不中不正，又处下卦之上，有临人之位，无临人之德，时当阳刚日盛，自觉不能见容，所以用媚态取悦于下，是为甘临。甘临，是无德之临。君子主持正义，自然不会因媚悦而动心，所以六三无利可图。如果六三从此能见到正气日长的形势，知危而忧，改过自新，那么，君子也会不咎既往而宽谅他。象辞说：六三所以甘临，是由于居二阳之上，处位不当，又想用媚悦的姿态求君子的欢心，咎自不免。但只要知道有咎而忧之改之，变甘为诚，持谦守正，咎就不会长久。

旨：既忧二句是圣人开导小人。小人以甘为临，不见容于君子，所以无所利。但只要知忧而改，可以变有咎为无咎，以广小人自新之路。圣人不免咎而只说咎不长者，是促使小人深思而忧之，以便速改。

六四，至临，无咎。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注：至：恳切也。

讲：临卦的第四爻（六四）。六四以柔正之臣，下应初九刚正之贤士。礼贤下士，是正义的缔交，情恳意切，有诚信的美德，何咎之有。象辞说：六四至临而无咎者，是因为六四以柔居柔，有柔正之德，又处在临卦的上下之间，是临的最佳位置，与初九刚

正之贤孚信相待，同心同德。

旨：一般人相交是由于臭味相投，或浮慕虚荣，或始信终疑，而至临者以德缔交，愚之至也笃之至，为任何谗、间、嫌、疑所不能隔。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讲：临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知临，知是明智之智。六五以柔居中，下应九二刚中之贤，任之以临下，是善用天下之能，善任天下之贤，正是人君所宜有的明智。不自用而任贤与能，是以智而临，何吉如之。象辞说：大君不自用而任贤，是以众智为己智，善用臣下的智慧来治理国家，这就是所谓行中。行中是说行事得中，不宽纵废事，不以苛察为明。

旨：大君以自用为愚，任贤为智，这是大君之所宜，宜者，道之当然也。例如，让司徒负责教民，让司空担任容保，分工合作，无穷无疆之治必然成功。

上六，敦临，吉，无咎。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讲：临卦的第六爻（上六）。初六居卦之上，处临之终。这时王道已成，他以敦厚之德临民，不为一时的可喜之功，而有深仁厚泽的涵养，教思则无穷，容保民则无疆，这就是所谓敦厚于临者也。当然吉无咎。象辞说：志是上六之志，内指天下国家。上六敦临之吉，是由于志在天下国家，与万民同游于德化之盛，无一时一念肯置之度外，所以敦临而得吉也。

旨：敦厚者，始终不渝，这是圣王雍熙之化，不可以一日而成，不可以一身而竟。古人有此一段心肠，泽民之事怎肯丢开手，故敦。

䷁ 坤(地)下
䷋ 巽(风)上

风地观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注：观：以上示下。观示之观，读去声。

盥：祭前洗手，将祭而洁手也。

荐：献也，奉酒食以祭的意思。

孚：信。颙，敬也，仰望的意思。

讲：观是六十四卦的第二十卦。从卦体看，四阴在下，仰望二阳，尤其是仰望九五有德之君。从卦德看，顺而巽，有观之德。人主庄严恭肃，以中正示人，而为臣民所敬仰。臣民在观仰中受到感化。文王系辞以为，人君果能精诚专一，无为守正，不显其有为之迹，实际上他的德行足以默示于天下，使臣民受到感化。卦辞以“盥而不荐”做比喻，盥是祭祀时先洗手，端庄严肃之至，荐是供献祭品，荐时心已散漫。所以要象洗手而尚未进献祭品时那样精诚专一，给臣民做出榜样，使他们观仰而受教育。当人君象盥而未荐时那样庄严恭敬，则在下的臣民没有不尽其孚诚，颙然观仰的了。

旨：卦辞八字只是观字的注脚。将祭而盥，盥而尚未荐，此时胸中凜然肃然，一丝妄念杂意都没有。这种气愈敛而愈纯，心愈收而愈洁的神态，自有一种笃恭不显之妙，耀人于心目之间了。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下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讲：彖辞说：九五居尊位，为天下臣民所观仰，所以称大观。此卦下坤而上巽，顺而巽。中正指九五而言，以阳居阳，居中而正，以为天下之观。观之道中正而已，非其位则道不尊，非其德则道不立。卦有在上、顺巽、中正之德，可为天上之观。人君在上诚信肃敬，象盥而未荐时那样，无声无响，臣民在观仰中受到感化和教育。圣人体会了天之神道，理解了天不言不语而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无有差错的奥妙，乃模仿天之神道施行德教，不言而信，不动而敬，使万民心悦诚服，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旨：观之为观，在于中正。顺者，宽容温柔。巽者，不露不浮。以巽顺之德在大观之位，所以能以中正为观。天之神道，即四时不忒，寒暑不失其度，而四时之行，无声无息，圣人以神道设教，是要在潜移默化中感化臣民。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讲：彖辞说：风行地上，有无所不周之象。先王受此启发，乃巡省天下四方，观察民俗世风，设为教典，使同归于中正之道。

旨：古时，天子每五年巡狩巡行，省祭四方民情民俗，是所谓省方观民也。风气奢侈的，都之以节俭，风气不正的，教之以礼义，作礼播乐，使俗移而不知，此所谓设教也。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讲：观卦的第一爻（初六）。初六以阴柔居下，又处在离九五最远之处，才浅识小，自然看不清楚，犹如儿童，蒙昧无知，视力稚弱，看不清事物，所以叫童观。小人指庶民即一般老百姓，小人所见浅薄，不识天子诸侯的为观之道，是正常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危害。若有德位的君子，才识和普通百姓一样，那可就鄙吝了。象辞说：小人卑下而无远见，象儿童一样没有观察力，是所谓小人之道。

旨：观者：仰观九五也。以相距之远近，为所见之大小。初六无所见者因离九五最远。处盛世而不能沐浴道德之光，故深鄙之。提一道字是说小人份当如此，这里不是以小人之道解小人之无咎，而是深鄙君子之为小人耳。

六二，窥观，利女贞。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注：窥：从门隙或洞孔中看。

讲：观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阴柔居内，从门之缝隙往外看，自然看不太清楚，但作为女人，能安分顺从，不失其正，所以说利。象辞说：作为女子，窥观尚不失其贞，如果是男子汉大丈夫，与妇女一般见识，可就丑了。

旨：童观局于才，茫无所见；窥观短于识，所见者少。前者以小人激励君子，后者以女子激励丈夫，全是激励之言。

六三，观我生，进退。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注：我生：我之所行也。

讲：观卦的第三爻（六三）。六三处下卦之上，上卦之下 是可进可退之地，也正是君子可以自审之时。如果我之所行，能有所发挥，就进，否则就退。象辞说：六三处上下体之间，能够度量自己的德才，境遇而决定进退，进可以行道，退可以修道，由我自审自主，何至于失其道哉。

旨：自我审察自己的处境和才能，只要守中持正，进退都是可以的。进非徒进，将以达道，退非徒退，将以求道，都有理可据，所以说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讲：观卦的第四爻（六四）。六四最靠近九五，所观最清楚，国之光指文章礼乐之盛，国即是君王。六四亲眼快睹其盛，可谓得其时。然而，岂仅观光而已，还应该作王家的嘉宾，即仕进于王朝，做官效力。古代有德有才的贤人，则人君宾礼之。象辞说：六五遇九五这样的明君，观看到国家的盛德光辉，受知遇之恩，必然要出来做官，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尚实谓王者宾兴之典，古代有宾礼以亲邦国，有宾兴以待贤能。

旨：大观之世，王者以尊显嘉宾为光，而宾也以效忠明君为荣。“利用宾于王”是六四自庆弹冠之遇，大展所学，不负明君之尚宾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讲：观卦的第五爻（九五）。此卦其余四爻都仰观九五，唯六三与九五自观，所以说观我生，观我自己之所行也。九五阳刚中正，居君位，是观之主，四海之内，都受我的教化；因此，若要观自己，必先观民。如果民风淳正，有君子之风，那就反映九五作为阳刚中正之君，施行的确是君子之道，以德感化天下，当然无咎。象辞说：我一生的精神，也就是臣民万姓的精神。不观察民生的淳漓，怎么知道我施政的善败，是说观民德之善否以检验自己德行的得失。所以，观我不在于观我，而在于观民也。

旨：人主修德以为天下观，必执中于正，无愧君子之德，方可免咎。非中正为观，何以使臣民万姓感化。王者，通天下为一身，观民就是观我，不是既观我又观民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讲：观卦的第六爻（上九）。上九观其生，是承接九五观我生这一话题来的。九五居君位，是一卦之主，所以说观我，上九不居君位，只是以君道论之，所以说观其。爻辞与九五无异，正可见圣人省身察己始终如一之心。象辞说：上九虽不居君位，但与九五同德同心，志未平即志未安，有忧国忧民的意思。因为国家治乱未定，盛衰难卜，中心忧虑，志意未宁，有不忘戒惧之意。

旨：上九阳刚居尊位之上，虽不任事，但他的德行也是被万民所观仰的。以我示人，则曰观我，因人反己，则曰观其，意义是一样的。平作安宁字解。上六虽无位，但他垂世立教之意不能自己，所以不以无位而安，常存戒惧之心而反省自己。

䷲ 震(雷)下
䷲ 离(火)上

火雷噬嗑

噬嗑：亨，利用狱。

注：噬嗑，卦名。噬嗑的本义是咬合，噬，啮食也，嗑，合拢之意。

用狱：治狱，裁决囚犯。

讲：噬嗑是六十四卦的第二十一卦。噬的意思是咬，嗑的意思是合，嘴里有一个硬物，需要咬嚼，物才能消，口才能合，所以叫噬嗑。咬掉口中之物，使嘴巴能合，当然就亨通了。社会上也有顽固之徒，从中作梗，治安的办法就是用刑法把这些梗阻咬掉，社会才能安定。文王系辞以为：由噬而合，是去掉梗阻才能畅行。为了使人心折服，非得把案情搞清楚不可，卦有威明得中之义，所以用此作为治狱之道。案情搞准了，处以适当的刑罚，天下就无不慑服。用狱是圣人深已而为之，因为处理不法之徒，使社会安定，不得不用此法治之。

旨：咬合是为了消除口中梗阻之物。小事用刑，大事用兵，这里不说兵刑而说用狱者，是察其情而治之，然后能服天下。治狱非圣人之所深已，只是用来济德、礼之不足。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

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注：颐：就是口。

讲：彖辞说：颐中有物曰噬嗑，是用卦体解释卦名，颐就是口。如果只张嘴，嘴里没有东西，那就是山雷颐的颐卦。而噬嗑这一卦，上下两个阳爻，中间三个阴爻，九四这个阳爻，很象口中梗塞着一个东西。必须咬而去之，口才能合。卦辞说，噬嗑亨，彖辞多一个“而”字，使卦辞的含義更加明确。这一卦三阴三阳，阴阳各半，阳刚有强毅之才，阴柔有仁厚之德，分是均分相等的意意思，所以说“刚柔分”。又此卦离为火，故明，震为雷，故动，是下动而上明，动者威足以断事，明者智足以侦察。卦象“雷电合而章”，是威和明交相济而各显其能，威严使强梗折服，明察则情伪莫欺。“柔得中而上行”，指六五而言。六五以阴居上卦之中，所以说上行。以阴爻居阳位，为位不当，不能以盛德教化万民，但用此治狱，明辨是非，处理得当，则奸邪盗贼无不慑服，正是噬所当噬，天下就太平了。

旨：口中之物，不容不咬。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不容不治。如果轻易从宽，未免养奸而纵恶，必须以刑法治之，这是合理的。“刚柔分”四句是说要威明得中，着重“得中”二字，刚有执法无私之义，柔有明辨体恤之义，必须如此，方可以治狱。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注：敕有端正严肃之义。

讲：雷电应作电雷。电是火，火明可以照物，雷有威，威可以震物。彖辞说：观察电雷噬嗑之象，可效法其明与威，以明罚敕法。这里不言君子而言先王以明罚敕法，是因为这是国家立法

的大事。明罚敕法是事先把犯什么罪应定什么刑罚的律例定下来，譬如罪小者定轻刑，罪大者定重刑，并把这种法规条例公布于众，严行告诫，使民众有畏惧，尽可能不犯法受刑。把注意力放在事先的防范上，而不是放在事后的惩罚上，这是先王善于治狱而不待噬而后合也。

旨：治狱是人命攸关的大事，与其用狱惩民，不如先立法公告，使民自不犯法为贵。先王体电之照以明罚，体雷之威以敕法，预先设防，防患于未然。明罚正所以敕法，是一件事。这是先王仁慈体恤，刑期无刑之心。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注：履：鞋也，这里作动词用。

校：施于脚的木制刑具，即脚镣。

趾：脚趾。

讲：噬嗑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在卦之始，处无位之地，是普通百姓。当他犯有轻微的过错时，及时给予适当的惩罚，使他改恶从善，不致于犯更大的罪。止恶于初，小惩大诫，实际上是挽救他。履校是把本制的脚镣套在犯人的脚上。灭，是遮没的意思，不解释作创伤，只是刑具遮没了脚趾，这种刑罚是很轻的，罪小则量刑轻，戒其妄行于初，使他不致于犯大罪，所以无咎。象辞说：履校不趾，只是暂时不能行走而已，也含有警戒犯人再不要在罪恶的道路上走下去之意。

旨：初九罪薄过小，以轻刑制之，乃止恶初之象。人之恶如果不加以惩罚则不知改。灭趾不行的含意是说他不复为恶了。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注：肤：肉也，是身腹以下的肉。

灭鼻：即剿刑也。

讲：噬嗑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与六五有应的关系，六五是治狱之主，六二是用刑之人。六二以柔顺中正之德用刑，刑必当罪，不致于轻重失据。他心无偏私，所以判断合理。噬肤灭鼻是严刑，受刑者必是犯有重罪，不用严刑重罚以治之，不足以平民愤。依法判罪，即使用严刑也是适宜的，不会有咎。象辞说：六二柔顺中正，而用噬肤灭鼻的严刑，是因为乘刚的缘故。刚指初九，因初九的性格原就强悍，非柔德所能感化也。

旨：既曰噬肤又云灭鼻，用刑确是够严的了，必是罪大恶极，不用严刑重罚不足以慑服顽梗之心，否则，宽厚反致养奸了。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注：腊肉：风干的坚硬的肉。

讲：噬嗑卦的第三爻（六三）。六三也是用刑之人，他以六居三，不中不正，刑人而人不服，反而遭到受刑人的怨恨，好象吃一块坚硬的腊肉，咬不动还中了毒。毒，治人而人不服之象。作为刑官而不能服人，未免小有吝，但犯人既有罪，刑所当刑，何咎之有。象辞说：六三遇到麻烦是因为他阴柔不中正而处位不当，柔弱就缺乏明察果断之才，不中正难免偏私，所以不足以服人，这里以遇毒喻之。

旨：六三之遇毒无吝，是因为位不当，又才德不足，作为刑

官而不能治人，并非人之难治。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注：干肺：干肉之带骨者，不好咬。

金矢：金取刚，矢取直，象征刚直。

讲：噬嗑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是位司寇大臣，执掌司法的大权，他以刚居柔位，有明断之才又不伤于苛刻，虽遇强梗难治如啃干肉之带骨头者，他照样咬得动，这是比喻他最有能力治狱，最善于办难案，制服最难制服的犯人。他凭借什么？“得金矢”，金矢是刚直的意思，“得金矢”即具有刚直不阿的品格。办案时宜轻则轻，宜重则重，不偏听偏信，不受个人喜怒的影响；艰贞如是，则刑当其罪，而天下称平，所以吉。象辞说：必以艰贞而后吉者，因治狱用刑，人命攸关，恐判断有误，以“未光”戒之，光者，光明正大也。

旨：噬干肺者喻治狱之难，难如啃干肉骨头。金喻坚，矢喻直，得金矢者，谓无坚不破，无直不伸。利艰贞吉者，艰字重似贞字，惟艰，所以要自贞。否则，稍有失误，判断便不尽合理，所以又说未光，戒之以艰贞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讲：噬嗑卦的第五爻（六五）。此卦六二噬肤，六三噬腊肉，六四噬干肺，到了六五噬干肉，难于噬肤而易于噬干肺，是治狱不难不易之象。为什么呢？六五柔中居尊，是一个慈祥之主，又

不伤于姑息，以此听狱，能使臣民与囚犯心服，有噬干肉，得黄金的象征。黄是中色，金是坚实之物，以此比喻得人心中的实情。贞是判决得当，厉是唯恐不得当，贞合之以厉，就能做到无冤案或少冤案，所以无咎。天下因此刑清民服，无愧于大君造民之仁矣。象辞说：贞厉无咎，得当也。得当是用刑允当的意思。天下人命系于王者之狱，稍有错失，就会造成冤案，今日贞厉无咎，则罪罚轻重宽严，无所不当矣。

旨：九五处君位，以好生为德。稍有轻忽，民死无辜者多矣。所以出入轻重，要持之以贞。罪当与法相应，心里常象有未悉之隐，栗栗自惧，贞而合之以厉，乃得恤刑之道。得当者，刑应加于有罪，罚不及于无辜。

上九，何校灭耳，凶。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注：何：负担，负荷的意思。

校：木制的刑具，这里指枷。

讲：噬嗑卦的第六爻（上九）。上九以过极之阳，在卦之上，是个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人。肩上荷着木枷，枷很重很大，连耳朵都遮没了（或说灭耳是则刑，割掉耳朵）。“何校灭耳”是重刑，所以凶。以六爻之位看，六五是君位，为治狱之主；九四是大臣位，为治狱之卿；六三、六二又其下，为治狱之吏。这中间四爻为用刑者，初九、上九为受刑者。全卦讲治狱的问题。象辞说：上九受到“何校灭耳”的重罚，是由“聪不明”，是说他长了耳朵却听不见人家的劝告。岂圣世不能容小人哉，王者早已明罚敕法，告示天下趋避之途，条例详尽而明白，上九却一味玩法，听若罔闻，目无法纪，终于犯了重罪，若能听信灭趾的案例，何至

于有今日。

旨：古人制法，罪之大者，荷之以枷，凡当诛者，必荷重枷也。传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不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罚大而不可解。”上九屡教不改，罪由自取也。

离(火)下
艮(山)上

山火贲

贲：亨，小利有攸往。

注：贲：音毕，卦名。本义是文饰，修饰。

讲：贲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二十二卦。贲卦紧接噬嗑卦而来。天下事物都有其一定的秩序，要维持这个秩序，恶要罚，善要饰。噬嗑卦是讲法制的，贲卦论述了文饰以及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从卦体看，刚柔交错，从卦德看，文明以止，有文饰之义，所以叫做贲。文王系辞以为：贲虽尚文，然必以质为本。质是事物的本质，文是外在的装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文饰可增加质的光彩，所以说贲亨。但两者的关系是以质为主而以文调济之，此所谓文质彬彬。如果反过来以文为主，以质为辅，则文胜质灭，只可装点一时的门面美观，久之便令人腻烦了，所以，只能小利于有所往，小者谓文饰，不可太过以灭其质也。

旨：卦辞的主旨是着重本质。以人情而论，自质而趋文容易，自文而返质就难。文王一说到贲，就忧虑其滥觞，所以在“亨”字之下又说“小利有攸往”，仅只小利而已。这是因为文王之时，历唐虞而夏商，宇宙间人文宣泄将尽，要想纠正“文”之弊，故设此戒。

彖曰：賁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讲：彖辞说：刚是质，柔是文，刚为主而柔辅之。“柔来而文刚”，是说正当质胜的时间，恰好有文来调济它，质文相当，所以说亨。“分刚上而文柔”，是说柔有了刚，文有了质，文才成其为文，不然，没有质的文便不是文了。文太盛，就须有质去调节，文不可太过。当质极文生之初，并无致饰之意，则真情自然流露，郁郁之文而礼无不通行，然而，多一分华彩便减一分真诚。如果文胜质灭，则“亨”也易尽，所以仅“小利有攸往”。

据先儒说，“天文也”之上应有“刚柔交错”四字。这四字总结上文的意义：柔之文刚，刚之文柔，见刚柔交错之象。刚柔交错相杂而成賁，也就象天文之日月星辰为章于云汉者。“文明以止，人文也”，是从卦德的角度解释卦辞。卦的下体是离，离为火为明，有文明之德；上体是艮，艮为山为止。止的含意为有节制，有限度，就是说，文明要有节制，有限度，不可太过，这是由人来把握的，所以叫人文。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里观天文既是观天象也是观卦象。时变即指质极必文，文极必质。刚柔交错，质文相当，这是常。有时难免出现过刚过柔、过质过文之变，这就应该随时观察而加以救正。“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人文即观“文明以止”。文明是重要的，但必有“止”。止不是止文明，而是止文明之过度、文明之弊病。观察“文明以止”，以教化天下，何天下之不化成也。賁道之妙如此。

旨：观天文，观人文两句重在二“以”字。刚柔交错是文质适中的标准。时或有过文、过质之变，然以交错的标准观察，自

可得补救之术。质极而示之以文，即是文明；文极而救之以质，即是“以止”，使天下在不知不觉中化而成俗。由此可见贲道之大。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讲：象辞说：山下有火，是贲之象。贲卦讲文饰，与折狱的要求正相反。治狱是人命攸关的大事，办案，判决要十分仔细谨慎，务必去文饰而求情实，一切舞文弄法都在反对之列。君子法贲之文，以明庶政；用以铺张治具，润色皇猷，文明之治可成。至于刑狱，则民命生死相关，如有一毫文饰之心，必有罹于无辜者，所以不敢折狱。

旨：折狱专重情实。贲讲文饰，就没有情实或缺少情实，所以不敢用。圣人恐人谓贲可以化天下，便一概用文，所以特地点明。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讲：贲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只是修饰了一下脚趾，不坐车而步行。初九处在贲的初始阶段，抱刚明之德而居下位，他不贪富贵而安于贫贱，能舍弃非道之车而安于徒步。这是一位以仁义为贲，不以爵禄为华的君子。其舍车而徒的行动，可见性命之内自有真文，固不以贫贱为不荣也。象辞说：初九之舍车而徒，并不是恶富贵而逃避，而是因为处下位不该乘车而乘车，非义也。

旨：君子所贲，世俗之羞；世俗所贲，君子所羞。洁身自好，淡泊守正，自有一段光华。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与上兴也。

讲：賁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阴柔而中正，九三阳刚而得正，德同而心必相孚，虽无应而势自相倚，彼此相附，得刚助柔。六二纯柔，柔为文；九三纯刚，刚为质，两者的关系是文与质的关系。六二随九三之动而动，随九三之止而止。正是以刚柔相须而成。所以说賁其須。旧说須为胡须之須，谓其附颐（口）而动，殊非。象辞说：“賁其須，与上兴也。”是因为九三才德居六二之上，六二附之而兴起，正是相须之义，当然不是苟合。

旨：須即相须之义，须同需。六二依附九三而动，凡有文可观，都是刚柔相须而成。象辞谓“与上兴”正是賁其須之义。

九三，賁如濡如，永贞吉。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注：如：语助词

濡：沾湿、润泽的意思。

陵：侮、凌辱。

讲：賁卦的第三爻（九三）。九三以阳居二阴之间，是阳得阴助，上下交賁，自成光彩润泽的賁如之象。文风之盛可以想见，但文盛之弊，更值得忧虑。文过刚质丧，质丧则文弊，要永久以刚正之德自守则吉，所以戒之永贞吉。象辞说：“永贞之吉”是质不为文所灭，刚不为柔所溺，要能永远持之以正，賁道终不至于被凌辱。否则，盛于始者未必不衰于终。

旨：阳得阴助，文采华丽鲜艳，润泽充盈，所以说“賁如濡如”。但是文过盛便可能灭质，故以永贞戒之。“终莫之陵”正是

解释“吉”字之意。文方值其盛，圣人即忧其终，所以对九三说“终莫之陵”，对六四说“终无尤”，对六五说“终吉”。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注：皤：白色，一般指头发白。

翰如：如飞鸟一样快的样子。

讲：贲卦的第四爻（六四）。白发，白马都是白色，白色是素色，也就是“质”。六四处在上体艮止的开始，正是文采太盛该当返素之心，是志同道合者，但被九三所隔，不得相亲，失其所贲，急得头发都白了。由于求贤心切，还是象白马飞鸟那样迅疾的快速赶去了。其实九三刚正，不是盗寇，而是向六四求婚，六四守正不同意，也无所害。象辞说：六四所居之位近九三而远初九，所以怀疑九三有意间阻媾，其实九三不是盗寇而是求婚，无碍于求贤，又何尤之有。

旨：九四求贤心切，所以“贲如皤如，白马翰如”，这正是九四的好处。但恐为九三所动，不能坚于求初九，又提示“匪寇婚媾”，以坚定他的求贤之志。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注：丘园：山丘林园，是朴实之地。

束帛：礼物，微薄之物。

戔戔：浅小之意。

讲：贲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为贲之主，是在文物繁盛之时，而以柔中处之，为能敦本尚实。虽居高高的庙堂之上，却常常怀恋山丘林园的俭朴之风。他治理国家，以节省开支为原则，是为束帛戔戔之象征。不贲于朝市而贲于丘园，敦本也。束帛戔戔，尚实也。他以天下之富，而仍守简陋之规，未免伤于吝啬。但救奢以俭，可以返朴还醇，对于世道民风，实在是莫大的好事，所以终吉。象辞说：六五之所以得吉，是由于人君以俭德先天下，将使天下归于素朴。上以还雅道，下以阜民风，丘园之贲不是可喜的事吗？

旨：丘园专尚质素，非华美之处，六五不贲于朝市，不贲于丘园与束帛戔戔不是两个意义，但束帛句是就用途而言，连祭神礼贤也一概戔戔，就未免太菲薄了。上句是俭，下句是俭之过，丰与俭要适当，如果一概从俭，就是吝啬。但处在文太盛的时期，能渐渐返于质，终可获吉。世道日趋奢华，九五能返朴归真，岂不可喜。喜非九五自喜，为世道所喜也。

上九，白贲，无咎。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讲：贲卦的第六爻（上九）。上九处贲卦之极，也就是艮止之终。正当人心思质之时，所谓“文明以止”，到此已达最后阶段。世道崇尚淡雅，厌弃浮华，将奢侈靡丽之习一扫而空。独全朴素，复归于无色，这就是“白贲”。贲到了极点，有饰变为无饰了，其实也并非无饰，是以无色为饰，以质素为贲。饰极而返于朴，挽浇漓于质实，以救世道，所以无咎。象辞说：君子当世风浮华之日，谁没有返本之心，今曰“白贲无咎”，世道人心从此返朴还醇，上九之志不是有得吗？

旨：白贲并非全无色，而是元色。文饰之极必为伪饰，于是世风日下，上九变通于其间，一反而归之本实，回人心以维世教，故曰无咎。周公预料到世道必极于文胜，故曰“丘园”“白贲”者，垂救世之论也；孔子追想盛世的光景，故曰“喜”曰“得志”者，快返朴之人心也。

䷁ 坤(地)下
䷌ 艮(山)上

山地剥

剥：不利有攸往。

注：剥：卦名，有剥落的意思。

讲：剥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二十三卦。从卦体看，五阴在下面方生，一阳在上而将尽。阴盛长而阳消落，所以叫做剥，是代表九月的卦。文王系辞以为：阴盛阳衰时，固当止。从卦德看，坤顺艮止，这正是顺时而止之象。阳是君子，阴是群小，阴剥阳而阴盛阳消，就是小人壮而君子弱，已是大势所趋，君子回天无术，只能谨慎隐忍，藏器待时，静观其变，不利轻有所往，以免小人之害。

旨：卦以阴盛之时，提醒君子有危险，并以顺时而止的道理为君子出主意。剥字当指阳而言，谓阳气将剥落无余，但推其剥落的原因，是由于阴长，不可作以阴剥阳解释。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讲：彖辞说，剥卦是剥落的意思。阴渐长而阳剥落。从卦体看，柔进于刚，变刚为柔。“柔变刚”是阳被柔所变，被柔所取代。

小人乘君子之孤，企图把君子排挤出去，纯粹变成一个小人的世界。当五阴方生，小人盛长的时候，君子自然不利于有所往，只好屈身避害，待时而动，别无选择。“顺而止之”，是从“观象”中得到启示，象是卦象，内坤顺而外艮止。坤顺艮止有顺时而止的含意。“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尚有尊而不违之意，息与盈指阴长言，消与虚指阳衰言，天行指天运之数。这是说，君子之出与隐，必观时运之盛与衰。在阳息而盈的时候，则尚之而出，在阳消而虚的时候，则尚之而退。这也是天运之数，不得不如此。现在正是阳处在消与虚之际，怎能不顺时而止呢？

旨：小人要排除君子，言不顺而理不直，必采取慢慢销烁君子的手段达到除尽的目的，所以说“柔变刚”，即渐渐变刚为柔的意思。小人长可见邪党之势盛，君子如孤凤，难鸣于众鸟之林，所以不利于行动，应该顺时而止。从小人长说到观象，从观象说到天行，是圣人恐君子气不甘、心不平，不肯退避而受剥肤之祸，所以，反复叮宁如此。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讲：象辞说：山本来是高于地的，由于圯剥而颓，附着于地，这是圯剥之象。然而地厚而山更加牢固。君上观剥之象，体会到地厚始可载山，下剥则上危，下厚始可以安上。于是施行仁政，省刑薄敛，百姓富裕，有得所之乐，上才能有磐石之固，宅安犹如山附于地，永不会崩塌。

旨：凡《象辞》总另发高论：山附于地取山附益于地之意。山托于地，君托于民，地唯厚可以载山，民惟厚可以载君，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正是此意。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注：足：脚也

蔑：蔑视也，无也。

讲：剥卦的第一爻（初六）。“剥床以足”即剥床之脚。阴剥阳，小人剥君子，是从下往上剥。初六为居下的阴柔小人，有剥床脚之象，床是人藉以休息之具，比喻君子赖以安身立命之所。初六为剥阳之始，虽还没有夺君子之位，实已侵犯君子之权。然而，君子之贞，实是小人之庇护，现在无视于君子之贞，也就是自失其庇护，能不凶吗？小人何利而为此也。象辞说：剥床以足是说阴灭阳从下而起，开始虽然不厉害，其势必渐盛，君子切不可认为事小而疏忽。

旨：剥之卦一阳在上，五阴在下，有床之象。人以床为安，床以足为安，剥始于下，故曰剥足。蔑贞凶是戒小人勿害君子。灭与蔑不同，蔑，蔑视也，藐然若无之意。灭，灭没也，灭没以至于尽，这是警惕君子。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注：辨：床干也，床身与床脚分界处。

讲：剥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剥床之辨比初九剥床之足又进了一步。辨，床之干也。这时，邪恶之势愈壮，害正之谋愈炽，或削君子之权，或摧君子之势，这是剥床以辨之象。然而善人者，天地之脊梁。自古小人害君子而蔑视正义，其身未有能独存者，所谓自作孽，不可活，凶所不免。六二亦何利哉！象辞说：六二剥

床之干，虽甚于足，然二阴初进，党羽未丰。“未有与”谓党羽尚未太盛。君子至此还可以退隐，过此就来不及了。

旨：床有干，国亦有干，大臣者，国之干也。二柔进而二刚变，是小人进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君子去位，国事日非，其实小人本身亦难独存，所以“蔑贞凶”。象曰：未有与者，是恐人在危险中，存侥幸之想，示君子及早退避也。

六三，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讲：剥卦的第三爻（六三）。六三剥之，“之”字作众阴言。当众阴剥阳之时，六三独与上九为应，这是舍其党之非而有人从善之心，不肯随众去害君子，能自立于无过之地，当然无咎。象辞说：小人群起而害君子，六三却能无咎，是因为六三违失上下（六五、六四、六二、初六）之情，不与同党剥阳。是六三之失，也是六三之得。

旨：六三非能驱除小人，只是不随众剥阳。古今这样的人太少，有则虽君子之庆，实亦小人之福，无咎云者，是赞许六三也。爻曰剥之，未说所剥为谁。象辞指出上下字，上下原不该同，失得甚好，故曰剥之无咎。

六四，剥床以肤，凶。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讲：剥卦的第四爻（六四）。初六剥床之足，六二剥床之辨，小人一步步向上剥君子，到六四，已经“剥床以肤”，剥到床上人的肌肤了。国有君子，社稷苍生之祸福，今君子既剥，小人也不

能自全，凶即在此。象辞说：六四剥床以肤，言剥阳之祸，已切近君子之身，君子欲退也没有退路了。

旨：对初六、六二犹言蔑贞凶，表示剥足剥辨，贞犹无咎，可反正也。至六四，即使小人也已无自救之策，所以直白地说凶。灾有近而不切者，有切而不近者，而今灾已切身而近，君子进不可，退无路，只为不早离去，至此分明有咎君子之意。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注：贯鱼：即鱼贯，鱼为阴物，喻众阴。

讲：剥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以阴居阳，处在上卦之中，志意纯良，又切近于上九。这时，群小作乱，毁坏已到极点，似已无可挽救。六五作为众阴之首，竟统率众阴鱼贯而来，以入宫邀宠的办法，促使众阴降伏，听命于阳刚（上九）。于是，君子之道复行于天下，群小本身也蒙受庇护，何不利之有？象辞说：党邪害正，人人得而尤之。今六五“以宫人宠”，就没有“蔑贞”之非，反有从善之美，君子不究既往，也终于无尤了。

旨：剥至于六五，君子毁灭殆尽，圣人不忍，又开小人迁善之门。小人常恐君子追论往事而尤之，不料改恶从善后，君子却不咎既往，这就是君子的雅量。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注：舆：车子。

庐：房子。

讲：剥卦的第六爻（上九）。诸阳已被剥尽，仅存上九一阳，象一只硕大的果子没有被吃掉。既有果子，就有种子，春天一来，它还能复生。阴道极盛之时，其乱可知，乱极自然思治，所以众心拥戴君子，于是君子得到车子，有了安身立命之所。至于小人，当天下剥极之时，却自食其恶果了，它剥君子，最后等于剥了自己居住的房子。象辞说：一阳在上，其势之孤可以想见。但君子之德庇天下，为万民所仰望，当剥极愈孤之时，民之承载愈殷，所以君子得舆，为民所载。小人在剥极之时，也等于自剥其庐，终不可用以自存了。由此可见，小人剥阳，最后覆巢之下无完卵，何利于自己。

旨：硕果仅存，不食之象，谓天留之以复生也。得舆句，说君子所系之重。剥庐句，说小人剥阳于自己不利。安危治乱，希望寄托于一君子，民安得不载之。终不可用，言无利于剥。总而言之，阴阳消长是规律，阳不可尽剥。


 震(雷)下
 坤(地)上

地雷复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注：复：卦名，有返回，恢复的意思。

讲：复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二十四卦。阴阳消长，是自然的规律。阴要剥阳，但不能剥尽。阳被剥极于上，就要复生于下，所以剥卦之后次以复卦。阳被剥尽则为十月纯阴之卦（坤），这时实际上阳气已生于地下，积之踰月，到十一月冬至，一阳之体便形成而返回大地，所以复卦是代表十一月的卦。阳气既然往而复返，所以亨通。出入（谓生长）不会受到殃害，朋类相聚，也没有灾祸。“反复其道”，是说阴阳消长之道，反复交替变化。阴自姤卦始生，然后变为遁、否、观、剥、坤，乃至变为复卦，其间经过七次变化，这就是所谓“七日来复”。阳既回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所以“利有攸往”。

文王系辞以为：阳道既复，正气舒发，君子可以有所作为而亨通无阻了。过去，小人当权，群奸任事，善者被欺，君子不能安其位。而今弹冠结绶，来登仕进之途，扬眉吐气，出入庙堂之上，当然无复忌疾。有朋友，正好同心共济，何往不利。

旨：复者，复其固有也。世道不可无阳，剥尽则复生。所以

亨通者，全本顺动二字，出入无疾，以其顺而动也；朋来无咎，亦以我之顺而动也。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讲：彖辞说：阳刚消到极点则必来反，反则刚渐长。但必须审时度势，顺时而行。据卦德：震动，坤顺。动必须以顺行，不急躁而失之骤，不凌厉而伤于激。阴阳反复之道七日来复，其实乃是天运的自然规律。天地之心只是一个比喻。天地本无心，但万物生生不已，阴阳变化，无有间断，其实这是自然界的规律。邵雍有诗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包羲。”这首诗把“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解释得很明白。冬至一阳初动，意味着要大动；万生未生，意味着要大生，仿佛酒方在味淡时，音方在声稀时。

旨：三阳之时，万物茂盛，这时只见物之蕃衍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见，惟此一阳来复之初，静中起动，天地生物无间可息之心，更看得亲切。此心历四时俱有，但在“复”时更见得分明。世道之复实亦天地之复。既知天地之心，便可顺时而承天。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注：至日：指冬至之日。

后：是国君的意思。

讲：象辞说，雷在地中，静极复动，是复卦之象。先王以为阳是天地的生气，而微阳不养就不能巩固。所以到冬至这一天，采取安静持养的措施，禁闭关卡，商旅不得行于途，国君也不省视四方，便上下安静。因为冬至是一年之中的一阳初生之时，阳气还微弱，需要以静养动，不便初阳受到损害。

旨：微阳之气，天地之根，万物之母也。如果扰动而发泄之，一脉微阳恐禁不住，所以先王于冬至之日，立闭关之法，商旅不能通行，国君也不能巡视四方，举国安然，以保固此微阳。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注：祇：抵也，至也。

讲：复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阳刚，处卦之初，是复的最先到来者，是不远而复者。原来有的东西，失掉了又得到，叫做复。原来没有的东西，后来得到了，不能叫复。复有远近早晚，近复早复当然比远复晚复要好。初九处卦之初，是最近最早的复。这就是不远复。譬如一个人有了过错就能认识到，认识到就改，甚至在过错还没有表现出来就改掉了，这就不至于有悔，当然大善而吉了。象辞说：不远而复是君子用以修身之道，即知过而速改，知不善而速从善。

旨：修身无工夫，复处即是修。远而方复，已是身累，要不远而复，才不至于悔。

六二，休复，吉。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注：休：美也。

讲：复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是复的最美者。六二处中得正，近于初九，因为柔顺，所以能从人，从初九阳刚之志，因为中正，所以能择善以得到切磋琢磨之助。日进于善而不自知，故言吉。象辞说：六二能得休美之复，是因为对初九能亲而下之。仁，人也。

旨：休是美好之辞，美其不劳心力而成其德，这就是吉。象辞以“下”为重，能下便是六二的功力。只此便收敛许多浮气，消磨许多胜心，而仁已在其中矣，复所以休。

六三，频复，厉无咎。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注：频：屡也。

厉：危也。

讲：复卦的第三爻（六三）。六三以阴居阳，不中不正，又处震之极，有躁动之象。因为复而不固，所以屡失屡复。譬如一个人犯错误，能及早改正，是好的，但改了又犯，犯了又改，屡犯屡改，这就是频复的意思。屡复屡失，自然有危，但能够屡失屡复，毕竟比不复好，所以无咎。象辞说：屡复屡失虽然危厉，但又能复善，从义理上说，总还是无咎的。

旨：圣人最喜人复，先说危厉以警戒，又说无咎以劝导。爻辞说无咎，象辞又说义无咎，是以事理衡量，既能复，不暇咎其复之为频。

六四，中行独复。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讲：复卦的第四爻（六四）。六四处群阴之中，不与众同流，而独能从善，这是因为六四以阴爻居阴位，得正，又与初九阳刚正应，其志可谓善矣。但因为这时阳气还很微小，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不说吉，也不说无咎。象辞说：六四能够中行独复，是由于从道，从初九阳刚之善道、正道。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初九是有道的君子，六四倾心屈节以从之，所以能独复也。

旨：卦之所以称复，全在初九一个阳爻。六二、六三、六五、上六四阴爻都不与初九相应，只有六四在众阴中独与初九相应，所以说中行独复。道指初九，而从在六四，六四在众阴中独复于善，所以不为流俗所染。

六五，敦复，无悔。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注：自考：自成的意思。

讲：复卦的第五爻（六五）。敦，厚也。敦复，是复得牢固的意思。无悔，是说纯粹无疵，没有什么可悔的意思。复有失而又复者，也有因人而复者，只有六五以中顺居尊位，涵养最深，善念自存，始终如一，这是敦复之象，无悔之道。象辞说：“中以自考”也，是说六五以阴居中，能以中德自成。六二比于初九而复，六四应于初九而复，而六五与初九不发生系应关系，是以中德自成其复。

旨：复本来是有失才有复，六五本来无失，这里也说复，是就复卦而言。敦者敦厚牢固，至善之理绵绵若存。六五已达到至诚至善的境界，所以不说“无祇悔”而直说“无悔”。无悔是全无

悔，无祇悔是将有悔而还不成为悔。“不远复”是弃恶复善，“敦复”是自我完善而成复，不敦不可说自成。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注：迷：昏迷，迷失方向。

眚：灾祸，这里指人祸。

讲：复卦的第六爻（上六）。上六居复卦之终，有迷而不复之象。迷复，是说迷失方向而不知复。如象一个人陷入迷途而不知返，或者说犯了错误而错到底，其凶是必然的。灾是天灾，眚是人祸。在这种情况下行师打仗，必以大败告终，其国与君并受其凶。虽至十年之久，也不能恢复国势，不能征服他人。象辞说：上六迷途不返而得凶，是因为他违背君道，与君道相反。

旨：人有迷、悟两种境界，复则不迷，迷则不复。上六迷而不知返，必有天灾人祸。圣人最恶自暴自弃之人，所以垂戒若此。

䷲ 震(雷)下
䷀ 乾(天)上

天雷无妄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注：无妄，卦名。没有虚妄也就是实的意思。

讲：无妄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二十五卦。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阴是虚，阳是实，复卦正是阳长阴消，复以后便是实，所以接着复卦便是无妄。无妄的构成是震下乾上。震，动也，遵循天之正道而动，即无妄；如果非正道而动，就不是无妄而是妄了。从卦变看，刚自外来，主震于内。卦的上体是乾，乾本是天道，下体是震，震本是动。动要顺天道而动，不因人为而动。文王系辞以为：诚能动物，无妄则行无不可，往无不通，所以大亨。然而，所谓无妄者，是纯乎天理之正，而没有一毫人为之杂，必须固守其正，从表到内，纯是天理用事，而无丝毫私意夹杂其中，这样才利其所往。否则，即任人的私意而动，就不是正道，不正就有灾祸，就不利于所往了。无妄固然是美德，而正与不正，尤不可不讲。

旨：无妄即是诚，圣人不讲诚而说无妄，是要人在念虑上认天命之本体。无妄而一有计功谋利的私心夹杂其中，便是无妄中之妄，不能算是正了，所以点出个“贞”字示人，贞正所以成其无妄也。“匪正”以下不仅是一正一反，乃深明不可不贞意。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贞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讲：彖辞说，“刚自外来”，初九阳爻是刚，外即外卦乾，表明初九这一阳爻是来自外卦乾。初九这一爻在震，震以初爻为主，所以说“为主于内”。下卦震是动，上卦乾是健，可见卦象是“动而健”。九五阳爻得中，是刚中，六二阴爻得中，与九五正应，所以说“刚中而应”。动而健，是说动作之间奋发有为，不挠于物欲，不因动而移其志。刚中而应，是说诚心实意，同德而相交，不隔于形骸，不以相应而私，凡此种种都是无妄之道，所以大亨。然必以正者，是天命之本然也。守正而顺天命，才能得到天的祐助，如果不正，就有灾祸，所往不利。自以为无妄而欲往，实际上就是妄，还能到哪里去？违背天命的往，天不祐之，你还怎么前往呢？这里，圣人特示以利贞，而戒以匪正也。

旨：“刚从外来”三句，当以首句为纲。“内外”二字不重，只重“为主”二字，惟因有主，所以“动而健”，所以“刚中而应”。指出天命示人，实亦只在人身上说。人心稍有不正，则与天违，天命不祐，如何行得？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注：茂：诚意郁勃之意。

对：仰对，仰答天心。

讲：彖辞说：天下雷行，震动发生，万物随着雷的发生而发生，各赋以性命，是天的化育之功，于万物而与之无妄，使各得其宜。先王体会到无妄的精义，仰对上帝之心，郁勃不能自己。自

然界万物发育生长，都顺着四时的规律，治理国家人民乃至草木昆虫，也要按照规律，使各得其宜，这就是“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另有一说：茂是勉励之意，对是针对，顺应之意，这就是说，勉励人们顺应时令，化育天下万物。

旨：茂是诚退勃发之心，对是仰答天心。此所以先王奉天时行而赞扬化育之功也。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讲：无妄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是无妄之主，所谓“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者。阳刚初动，动与天合，以此而往，必无不吉。象辞说：初九无妄之往，天真而已，何尝有意于行。但诚必感物，虽无所期望，不以私欲妄行，就是顺自然而行，这样，不论何往必无所窒碍，所以能得志。

旨：卦之所以为无妄者，震也，所以为震者，初九也。此爻可当无妄一卦，以无妄二字归之，是说初九毫无杂念，纯是天德用事，这是无妄之至者。无妄而往，处处可行，何志不遂，故曰得志。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注：菑是刚开垦一年的新田。

畲：是已开垦好三年的熟田。

富：利也。

讲：无妄卦的第二爻（六二）。无妄，天道也。六二柔顺中正，顺其自然，无计较、妄想之私。不是无所作为，是顺理自然而为，

犹如无为。不是无所得，而是得亦无心于得。不耕获，是不在刚耕的时候就盼望收获。不菑畲，是不把刚垦荒一年的新田盼望成为已垦三年的熟田。纯乎无妄者也，何往不利。

象辞说：凡有所为而为，都出于功利的目的。六二所谓“不耕获”，纯乎正义明道之本然，不暇计及功利，绝非计其利而为之也。

旨：不耕获，不是不去耕；不菑畲，不是不去菑。他只是尽日常当做的工夫，前念不生，后念不起，无获与畲的念头，就象连耕与菑都不曾有过一样。所以说，不耕也不获，不菑也不畲，就无妄上说，是形容其无为而为，纯心入圣之学。人多为利字所误。不计功利则心体洁净。没有功利的念头，就不害无妄之体。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讲：无妄卦的第三爻（六三）。无妄卦六爻都是无妄者。六三以阴柔居三，不中不正，所以有灾，是无妄之灾，即无故而灾。自己没有过失，灾从无缘无故来。比如邑里有人把一头牛拴在那里，行人顺手牵去，邑里的人却倒了霉，受到诘问拘捕。这对于邑人来说，使是无妄之灾。象辞说：行人把牛牵走，邑人无故受诬，这是邑人之灾，也是邑人无妄之灾。

旨：六三不是有妄者，只是所遇不偶，被嫌疑而难以自白。天下往往有这样的事。碰到这样的事无法可躲避，圣人恐人受无妄之灾而生怨尤，故发此爻以尽其义，欲人顺而受之以纯其无妄之心。此象意在言外。

九四，可贞，无咎。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讲：无妄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以阳刚居乾体，天德为其固有，又无物交之诱，是实理实心常存常运，可以守之不变者。可贞，可字作许之之辞，贞字作守字看。可贞之意是固守不动，不往不行，唯本心是守，就无咎。象辞说：可贞无咎，是由于九四自身固有的内在原因所定。

旨：亦主存诚之学。许其可贞，正是勉之以常守意。凡物非我所有，便不可守。无妄本吾心自有之理，唯不守则不为我所有。九四能有其所有，岂可不守，诚之所以贵于存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讲：无妄卦的第五爻（九五）。九五与六二中正相应，象征君臣道合，内治完美，怎么还会有疾病呢？天下往往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从，化之而不革，以妄扰正，而成为无妄之疾。例如国家忽有意外之变，这时应当静以镇之，不动兵威，勿用攻击，对方将感化自定，犹如有病而不服药。不药而愈，岂不有喜。凡当无妄之疾，自当治之以不治也。象辞说：疾既无妄，而仍用药，这就反而为妄而生病了，大而言之，则是生事以扰天下，伤国家元气，岂可轻易尝试吗？

旨：九五居尊位，就政治上说，无妄之疾如顽民闹事，外寇入侵之类，与无妄之灾不同，不是真病有害心肝肺腑者，故以勿药戒之。勿药而有喜，谓不假攻治之烦，自收镇定之福也。爻辞说不必药，象辞说不可药，都是戒妄动之言。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讲：无妄卦的第六爻（上九）。上九不是有妄者，但处在全卦之终，失位而居乾体之极，时已过去，宜静不宜动，宜止不宜行。如果还要前行，无妄便要变成有妄。眚且不免，何所利哉。象辞说：上九居卦之上，处时之极，正当乾之穷，他执滞胶固，不通事变，不达时宜，所以有灾，是以穷极取灾。

旨：自以为无妄，不可行而行，便是有妄了。说“行有眚”，则不行或可免眚，固执要行，便是不知变通之道，所以有眚。爻辞说“有眚”，眚是自致之过，时穷不当行而行，祸出于己，故曰有眚。象辞说“灾”，灾是外来之祸，这是就时运而言，由于处时之穷而得祸，祸生于外，所以叫灾。

䷀ 乾(天)下
䷁ 艮(山)上

山天大畜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注：畜：卦名，有蕴畜、畜止的意思。

不家食：不食于家也。

讲：大畜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二十六卦。此卦下体是乾，上体是艮，天畜于山中，有所畜至大之象。乾刚健，艮笃实，有日新其德之义，是君子蕴畜之大者也，所以叫大畜。文王系辞以为：畜贵大，又贵正，必以圣贤为宗，不杂以曲学，才能成为最大的畜聚。然而，只是自己进修学问道德，不效力于王家，不能算大畜。要不食于家而食于朝廷，舒展自己的抱负才吉。既食禄于朝廷，则必立大功，建大业，以道济天下，如涉大川，不畏大艰大险，才有利于家国。

旨：畜有蕴畜、止畜二意。卦辞就蕴畜而言，工夫全在利贞上，所谓不家食、涉大川，都是本着畜之贞来。君子没有无根的学术，也没有无据的功勋。有体有用方成所畜之大。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讲：彖辞说：大畜内乾外艮。刚健是乾之德，笃实是艮之德。刚健而无私欲，笃实而不虚浮。两者交互渗透，辉光映照，德业必然日新又日新。上九以阳刚居上，叫刚上，阳刚居上又能乘六五尊位之柔，有尚贤之义。尚贤也就是畜贤。艮在乾之上，能止健。止健的止也有畜的意义，健指贤者的德才。能止健与尚贤同义。为国家畜养贤能之人才，乃是大正，即意义最大的正事。“不家食吉，养贤也”，是说不要离群而自食于家，要效力王家，食天子朝廷之禄。国家畜养人才，必将使用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从人才自身看，也应该有大智大勇，济天下的艰险，如涉大川。只要应乎天而行，就没有什么艰险不能渡过。

旨：刚上要紧贞守道，尚贤要屏欲去谗，止健要锄强去暴，所以，非大正不能做到。这三项要分别讲清楚，利贞补在言外。卦辞说“不家食”只就君子身上说。彖辞又提出尚贤养贤之义，国有养贤之典，则饱学之士都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这时如果有人安于贫，食于家，则也治无可行之道，不是很可耻吗？所以大畜之士，以不家食为吉。天者时而已，应天者，一切措施随着天时运转而移动。与天俱畜之大，自能如此。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讲：天至无比，却在山的蕴含中，没有比这更大的大畜了。天在山中未必实有其事，但以它作为象征。君子受到此卦的启发，便大畜其学问道德，这就要从古人的言行中去学。古人以盛德出为言行，言皆德之花，行皆德之果实。浏览涉猎，必体会其所以言，所以行，吸收借鉴，藉以修养身性以畜德业。无论礼乐文艺，无一不全，积聚于胸中，如此，则所畜之德就大了。

旨：前言往行散见于宇宙间何限，一一取而识之，则天地鬼

神之奥秘，道德文章之精华，人物世事之纷繁，尽蕴含在我的胸中，所畜之大，与山之畜天何异。日新之德培其根本，多识之德茂其枝叶。然曰德曰畜，总是德性之学，非耳目见闻之迹也。

初九，有厉，利已。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注：厉：危厉、危险之意。

讲：大畜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阳刚乾体，志欲上进，但为六四所阻止，也就是为当权者所压抑。如果凭阳刚方锐之势，冒昧以进，必有危厉。只有见机而退，方可全身远害而利。已也是止的意思。初九不可不知止也。象辞说，初九上进之心为六四所阻，如果急躁而冒进，必有危厉，即犯被摧抑之灾。有灾以不犯为贵。如能自己制止自己，不往不进，就不会犯灾了。

旨：象辞是解释“利已”之由。已，止也，止则不犯灾，不止则犯灾。周公危之以厉，孔子又戒之以有灾，无非是提醒初九，要顺时而止。

九二，舆说辐。

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注：说：脱也。

辐：车下的横木，车轩也。

讲：大畜卦的第二爻（九二）。九二与初九一样，都是阳刚之才，但地位不同。初九刚正而不中，受到畜止是有所畏而不得止。九二刚中而不正，也受到六五的畜止，是无所畏而能审时度势，不是被迫不走，是自动止之。譬如一辆大车，脱下横木，车

轴不能转动，车就停止不前。九二可说是知机之吉。象辞说：九二停车不进，是因为他处中而有中德，能斟酌进退之宜，顺时而止，所以免去妄进之尤。

旨：舆之有輶，行则缚之，止则脱之，舆而脱輶，是暂时止而可旋起之义。九二的好处全在能自止。尤当作罪尤，有解释为怨尤者，非。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注：日：当为日月之日。

闲：练习

卫：防卫，自卫。

讲：大畜卦的第三爻（九三）。九三以刚居刚，是纯乾，所以喻以良马。逐，奔驰前进。他又经常练习车的使用，还学了一身防卫的功夫。九三与上九都是阳刚，不相应，所以不相止。而且合志而进，可以象良马奔逐一样。然而也必须小心谨慎，艰难其事。爻辞告诫他知难而不失正，应“日闲舆卫”，方可“利有攸往”。象辞说：九三之“利有攸往”者，是因为上九也是阳刚，抱负相同，所期待也相同，志同道合，没有猜疑，所以更相吸引，当然往无不利了。

旨：马不忧其不良，忧其轻车便道容易翻车。所以周公有艰贞之戒，艰以心言，贞以事言，心不轻进而进必以正也。日闲者，日日练习之意。舆象征载，是才力足以重任。卫，干戈之属，用于防卫，是能足以应变。“日闲舆卫”正是所谓“艰贞”之处。志是上九行道之志，九三也以行道为志，所以上九不猜疑而亟相接引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注：牯：童牛是未角之牛，牯者施横木于牛角处，以防止它触人。

讲：大畜卦的第四爻的第四爻（六四）。六四处在上卦，上卦艮，取止之意。六四是畜止初九的，初九居全卦之下，其恶未形，如童牛还没有长角，先就采取措施在牛角前面加一根横木（牯），防止它顶人撞物。六四就好比那个牯，很及时也很容易把初九给畜止了。这样，上不劳于禁制，下不伤于刑罚，可说迁善而不自知，大善而吉之道也。象辞说，六四畜止上九，及时而见成效，是不事刑戮而获胜的好事，当然可喜。

旨：大臣佐君以畜止天下之恶，不外是刑禁于已发之后，礼防于未发之先。童牛之牯象征止恶于未发，是以礼防民者也。有喜就在元吉上，见默销天下之恶而不烦刑诛，岂不大快人心，故曰有喜。

六五，豮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注：豮：给猪去势，

豕：猪也。

讲：大畜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居尊位又得中，能以柔道畜止九二。但已不象六四畜止九二那么简便了。九二刚暴之性已经长成，不那么容易制服了。然而只要把握机会，还是有办法的，修之以政，维之以教，使人人乐世业，知廉耻，不必严刑严法，而

民自服。如患猪牙之锐利，可以不制其牙而去其势，刚暴自然就止住了。所以称吉。象辞说：六五止恶有道，所以有庆。

旨：天下之健不可以力畜，要根据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如猪去其势则猪牙不利。顺遂具情则健不争。衣食足则民不偷，这是正本清源之治。论用力，六五不如六四之易，故六四曰元吉，六五曰吉，时不同也。论成功，六四不如六五之广，故六五曰有庆，六四只言有喜，位不同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注：何：赞辞。

衢：四达的路。

讲：大畜卦的第六爻（上九）。上九居大畜之终，畜止已至极点。畜极而通，于是赞美道：何天衢之四通八达啊！象辞说：上九之时，民无阻碍如天衢之无阻，则人心无处不服，王道之行天下也无处不达了，真是大道为公之世。

旨：太虚之中云行鸟飞，一任自然，谓之天衢。何者，惊喜赞美之辞。天衢即是亨，谓治化四达。此爻与六四、六五一例作畜止看，不必主蕴畜言。于吾心谓之德显，于政治谓之道大行。都是本着大畜而来。畜者大而后行者大也，这也就是应乎天。

䷲ 震(雷)下
䷳ 艮(山)上

山雷颐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注：颐：卦名，本意为口旁，引申为养的意思。

口实：口中有物的意思。

讲：颐卦为六十四卦的第二十七卦。卦体外实内虚，有口旁之象；卦德上止下动，象人在吃饭。吃饭为了养人之身，养即是颐字引申之义，所以卦名叫颐。天地养育万物，君主养贤、养万民以及人的养身养德，都在颐的意义含盖之内。文王系辞以为，人之所养，不可不择，必须以理防欲。所养皆出于正而不纵欲为吉。观颐，即观其所养之道。自求口实即是自养，自养也要观其养身养德之道。无论养人或是自养，都要看他正与不正。正则吉，不正则不吉。

旨：全节重一正字，正即不杂于私。养德养身都必须明确正字的含意。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讲：彖辞说：养的问题关键是正与不正。唯养以正而身心有主，物欲不染，则吉。所谓观颐，是观其所养者，要集义以养气，寡欲以养心，纯乎性命之正者才能得吉。所谓自求口实，是观其所自养者，必穷不屈、达不贪，皆出于义理之正才能得吉。天地养育万物，施与阳光雨露，四时交替，各得其宜。圣人体会到天地养物之心以养万民，但是要养万民，势不能普及，当务之急，养贤而已。贤人得所养，则仁义恩泽普及于黎民百姓。养者，颐之时也。天地养万物，滋润两间之和气，圣人养贤，造福一世的百姓。民物不可一时无养，所以，颐之时所关最大。

旨：养正则吉，“则”字最活，谓养而正便吉，不正便不吉。观其所养，重一“所”字，所养得正，则有以成其德而吉；观其自养，重一“自”字，自养得正，则有以全其身而吉。这两句正是解释养得正，则有以全其身而吉。这两句是解释养正的含义。天地养万物，如果失其正，则阴阳错位而物不能遂生；圣人养贤，如果失其正，则贤人不安其仁，万民得不到恩泽。这就是颐之时所以为大，而养之不可以不正也。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讲：彖辞说：山下有雷，震动而生万物，物需要养育，这是颐之象。君子体会到，养德从语文开始，语文要谨慎，去浮华以归恬默；养生从饮食开始，饮食要有节制，去醇浓以归淡泊。

旨：慎字节字最重，言语以彰德，饮食以资身，君子惟慎节，德润于含章，神凝于寡欲，这才是善颐者。又一说：口为出入之关，慎言语止其动而妄出，节饮食止其动而妄入。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能不慎不节吗？犹如山下之雷，平阳潜止而不动。对照卦象看，也很有道理。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注：灵龟：明智的龟，古人以龟为灵物，龟可不食而长寿。

朵颐：饮食之状，口颊蠕动欲食而垂涎的样子。

讲：颐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与六四相应，初九是阳刚之才，论才智可象灵龟那样自养而不求养于外，但他因贪欲之心动而求养于六四。爻辞假六四的口气说：“舍尔灵龟，观我朵颐。”意即初九本来可以自养，而且条件很好，犹如灵龟一样，但因迷于利而动于欲，舍弃仁义道德，艳羨非义的爵禄，总至于垂涎。于是，失所守之正而丧名败节，凶是必然的。象辞说：初九有阳刚之德才，本来是可贵的，现在贪心不足，仰求非义，可贵就变成不可贵了。

旨：灵龟以气自养，仁义可饱而不求膏粱。“舍尔”“观我”假六四的口气说。寻常朵颐之人并不足惜，舍灵龟而朵颐，实在太可惜了，言外有激励之意。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注：颠：颠倒也。

拂经：拂，违反；经，常理。

丘：谓高的山丘，这里指上九。

征凶：进而见拒意。

讲：颐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阴柔，是无力自养而待养于阳刚者。以上养下，是养之常理，而六二先是颠颐，求养于初九，

这是违反常理的。未达到的目的，又求丘颐，丘是高丘，指上九。六二与上九无应，也是进而见拒。象辞说：六二下求初九，固然不可，往求于上九，仍被拒绝，是因为初九、上九皆非正应，所以两有所求，一无所利而得凶，原因是失类。失类指失掉六五，六二与六五都是阴爻，为同类。

旨：初九、上九虽能养人，但都不是六二的正应。人不求我，我都求人，平时又没有交往，故求上求下均不可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注：悖：逆也。

讲：颐卦的第三爻（六三）。上九与六三正应，六三求养于上九本来是正当的，但六三以阴居阳，不中不贞，又居动之极，他求养无非是为满足私利，纵欲败度，违反养之正道。自养养人，人所不能缺，贞也，但拂道颠倒，能无凶吗？十年不用即终身不用。身名俱丧，何所利。象辞说：养之道，静止则可用，六三见欲不见道，大悖“自求口实”之理，如何望得他觉悟改正，所以十年勿用。

旨：六二是处贫穷而不知守，六三是处富贵而不知节。养正宜静。拂养正之义视拂经尤甚，故曰“贞凶”。饮食男女亦人道之当然，一不慎便成为伐命之斧，拂颐之祸不可不畏也。道大悖是旁人的观点，六二拂颐正自以为快活，淫纵无度，哪里知道还有了“道”，所以终身不能改。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注：逐逐：继之象。

讲：颐卦的第四爻（六四）。六四以阴柔居大臣之位，既得正又与初九正应。是求贤以养民者。虽然以上求下之颐为颠颐，但六四不为自养而养天下，则民之受益宏矣，所以吉。贤人抱道自养，非倾慕之诚就不乐为我所用，必下之而专，求之而继，勿始勤而终怠，要象虎视眈眈那么专注，继而又继，继继不歇，这是六四通过求贤以养民的正道，无负养人之咎。

旨：精神注于目曰“视”，聚于所好曰“欲”。周公恐大臣养贤及民，要虚名而鲜实，所以借“眈眈”“逐逐”四字描摹出求贤若渴的诚意，两意要合起来看。人臣不能称上，上指六五善于用贤，臣之施即君之施，故曰“上施光”。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讲：颐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以柔居中，处于君位。君本应养人养天下的，但六四阴柔，无力养人，所以求养于上九。在下而求养于上，是违反常理的，然而，养贤及民，君之正道，只要居守贞固，又笃于任贤，则天下自蒙其泽，故吉。但守正不动可以，涉大川则不行。象辞说：六五拂经居贞之所以能够得吉，是因为能以柔顺之德从上九之贤，毫无勉强也。

旨：人君养贤以及于民，拂经正是贞处。但虑其有自用之心而不居，居之则吉，不可涉大川，正是居贞之意。爻辞说：居贞未言，所以贞，象辞说：此心乐从无强方是居正。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讲：颐卦的第六爻（上九）。六五依赖上九养民，是天下由之而得到生养，所以叫“由颐”。以人臣担当养天下的重任，必须心存惕厉，惟恐一人失养，所以说“厉吉”。君主的信任既诚，天下的仰望备至，故必大展宏图，以济一世。如涉大川，然后于由颐之事克尽无亏，不仅是上九之利，也是天下人之利。象辞说：民由上九以养，又能以厉而得吉，观其所养，可说尽善尽美，天下都受到恩泽，诚然是大有喜庆的事。

旨：天下之养由上九一人，负担之重，可以想见，如有一夫失养，就是我的过失，故必厉而后吉。利涉正是由颐的经济大事，任重道远，不是小小恩惠可以塞责，故必如涉大川，历尽大艰大险而后方可。实与厉吉是一个意思。大有庆是指万民之被泽而言，其实根底还在于厉之一念，大经纶必从兢业中出，稍有疏忽，天下必有受其弊者。

䷛ 巽(风)下
䷺ 兑(泽)上

泽风大过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注：大过：卦名。阳过于阴，故称大过。

栋桡：栋，栋梁；桡，弯曲，曲木。

讲：大过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二十八卦。四阳居中过盛，如处于非常之时而有非常之事，所以叫大过。文王系辞以为：时当大过，非有大才力者不能有济世。卦之上下二阴，柔弱如栋梁两端之弯曲者，难以支撑重量，可能导致失败，只有象九二、九五那样，刚而得中，内顺而外悦，足以担当重任，能建立掀天揭地之功业，所以，利有所往而得亨。

旨：时事之过于寻常者，如尧舜之揖让，汤武之征伐，周公破斧之诛，都是历史上罕见的大事。当此非常之时，非有大过人之才不能济世。上下二阴不是小人，只是才弱不能有所作为，犹如弯曲之木。但有二、五得中，巽而悦行之美，以此济时之过，有什么不亨。亨、桡是一正一反，既危之又勉之，总是要人善于处大过之非常时期。

彖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讲：彖辞说，大者阳也，卦体四阳居中，过大过盛，时当地否泰之交，事值帝王升降之会。大者，过于寻常的意思。所谓“栋桡”，即卦体初、上二阴，初六为本，上六为末，栋之两端太弱，不能振作于始，又不能奋发于后，柔弱无才，不能胜任，怎么能不弯曲呢？“刚过”是才力过人，“而中”是不恃刚而善用其才力，过而不过之意。卦德“巽而说行”，巽是思虑精审，说是行事和顺。内沉静而理事，外和顺而协人，这都是所谓过而不过。静无不察之变，动无不投之机，调停得宜，挽过何善，所以往无不利而得亨。由此可见，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才，然后可建非常之功，否则，必为常情所制、常理所拘而不能干旋其中了，所以，大过之时，关系甚大，也就不难处置了。

旨：事属非常而以才弱之人任之，必致桡败，这不是罪初、上之不胜其任，而是说大任之不可轻投也。“刚过”二句以“中”字为主，只有中刚才适于大过之时。巽是调于气，说是投于机，方见过而不过之道。否泰丰俭，皆由人为，盈虚消息，岂尽天行。思其难处而不失道，只有善任大事的人才能懂得。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不闷。

注：泽灭木；兑为泽，巽为木，兑在巽上，故说泽灭木。

讲：彖辞说，泽水本来是润物润木的，而今把木浸没，这就是大过之象。君子体会到，无过人的作为，不足以处大过之时。于是，挺然于世风披靡之中，虽遭天下人之非议，而不顾不惧，超然于名誉得失之外，即使遁世而穷居终身，也无所怨悔，则何闷之有。人能如此，又何难于处非常之时。

旨：“独立”、“遁世”不重，惟“不惧”乃能独立，“无闷”乃

能遁世。这不是靠气魄所能撑持得住的，直是见理真切、精通大过之道者方能在利害迭变、是非交错之际，不惟一毫所动，而生平学力识力更可借此愈加磨炼，何惧何闷，如此才是大过人之行。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注：藉：古席字，用作动词，铺垫也。

白茅：一种较柔软的茅草。

讲：大过卦的第一爻（初六）。初六处大过之始，阴居巽下，无犯于刚，做事谨慎之至，犹不能自安。本来，东西放在地上，已经可以了，而又垫上白茅，就万无一失了。这是安而益求其安之意。象辞说：“藉用白茅”是柔在下之萌。初六以柔弱之质而所居又在巽卦之下，质柔则无轻率豪举之气，在巽下则有深入精细之思，所以能敬慎而不败也。

旨：此爻泛指处事，说非常之时，凡事不可过，惟过慎乃其宜。天有不测风云，必虑于无可虑，防于未及防，才是万无一失之策，藉柔是慎而又慎之象。才不贵柔而心则贵柔，才柔不能任重，心柔则能谨微。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注：稊：根之旁出者。

讲：大过卦的第二爻（九二）。九二处在刚过之始，得中而居柔，无应于九五，而切比于初六。初六质柔，柔以克刚，事无不济。譬之物，如杨虽枯却能生稊，出现生机；譬之人，夫虽老，竟

得女妻，还能生育。所以无不利。象辞说：“过以相与”。“过”指阳过，即九二，“相与”谓得阴助，阴即初六。刚得柔济，过而不过，有济世之望。

旨：杨曰枯，夫曰老，喻阳之过也。曰生稀曰女妻，喻比于阴也。刚明柔顺，通变不穷，有以济天下之过，故曰无不利。刚过是过，济之以柔，就不过了，故曰过以相与。

九三，栋桡凶。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讲：大过卦的第三爻（九三）。九三居大臣之位，重任在肩，如房屋的栋梁。但九三以刚居刚，恃才妄动，与“巽而悦行”相反。太刚就容易折断，象栋梁已弯曲了。如此，上危社稷，下误苍生，怎么能不凶。象辞说，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撑，九三刚愎自用，不善于用人而人也不愿相辅，就难免栋桡之凶了。

旨：卦之栋桡，太柔则废；此爻之栋桡，太刚则折。处非常之时，太柔则优柔寡断，太刚则忧举动，两者不胜其任。“不可”二字值得玩味，非人不能辅九三，是九三自用不可辅也。象辞只说九三之不可辅，未暇责上六之不来辅。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讲：大过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以刚居柔，自能刚柔相济，可担当大过的重任，比做栋梁，非但不桡，反而隆起向上，所以得吉。然而九四又与初六正应，牵系于阴柔，是谓“有它吝”。这是因为九四本身就刚柔相济，若惑于刚不可过之说，复取初六之

柔自益，就过于柔了，反不能成栋隆之功。所以说：“有它吝”。象辞说：刚过宜济以柔，刚柔适中，如果还求济于初六之柔，就成为拖累，反被柔所桡了。栋隆之吉者，宜坚定主张，不惑于异议而为下所桡也。

旨：刚柔合德已可建功立业，又成以“有它”者，是恐九四主张不定，惑于“刚不可过”之议，特此提明以戒之。桡者，惑乱之意，不桡乎下，乃称无它，所以得栋隆之吉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讲：大过卦的第五爻（九五）。九五以过极之阳而比上六过极之阴。这是刚愎之君遇懦弱之臣，不能相济有为，是必然的。犹如枯杨生华无益于枯，老妇士夫终不能生育，虽无僨事之咎，然而在大过之时，如此君臣，又有何誉。象辞说：枯杨生华，岂有久生之理，老妇士夫，自然不能生育，喻君亢臣卑，一无能为，岂不可丑可羞。

旨：此爻与九二对看：九二大过之始，又得初六之阴，故能济；九五大过之极，又比上六，故不济。无咎无誉，重无誉。象辞四句，意在言外。无发荣之机，故不可久；无生育之功，故亦可丑。都是鄙之之辞。

上六，过涉天顶，凶，无咎。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讲：大过卦的第六爻（上六）。上六处过极之地，委身以殉，是当事势急迫之秋，不才弱推诿，死而后已。犹如勇于涉河，虽

至灭顶而不顾。徒死固然凶，然而对于济过之志，实已尽心尽职，又何咎哉。象辞说，上六以过涉而得凶，虽于国事无补，但忠臣义士之心，为天地所不可少，岂可以成败论英雄，当然不可咎。

旨：徒死而无益，为圣人所不取，但死于国家，则一死足以明节，所以既说凶又说无咎。周公系此一爻，深以匡过之责望天下也。见危援命而功不建，也许有争议。圣人曰无咎，又曰不可咎，是哀其志而许其忠，正是破世之以成败论人者。

☵☵ 坎(水)下
☵☵ 坎(水)上

水为坎

习坎：孚，维心亨，行有尚。

注：习坎：卦名。

习：重也；

坎：陷也，险也。坎上加坎，即险上加险，故称习坎。

讲：习坎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二十九卦。阳陷阴中为坎，此卦上下皆坎，是说陷之深而险之重，所以叫习坎。文王系辞以为，患难的遭遇，君子也不能避免，所可自主的惟此一心而已。卦体中实，有孚、亨之意。孚，信也。处在险境中如能实心实意，安于义命，不以困厄而渝有常之守，不以危难而萌侥幸之图，这就是有信心。有这样的信念，就能不辞艰险，不计较利害得失，心就踏实而亨通了。往而济险，也必能静观时势，熟察事机，可以易危为安而成出险之功。那么，此行不是值得嘉奖吗？尚，嘉也。“有尚”是说往以济险，有可嘉之功。由此可见，处险之道，最重要的是有信心。

旨：诸重卦的卦名都没有增字，此卦独增“习”字，是强调危险之重。处险之道，无过于真心宁耐，须以有孚为主。有孚所以心亨，心亨所以行有尚。这一连串话是说君子不患险而患自己陷入险境。我不入险，险奈我何。有孚而心亨，是指遇险而不陷

入者。险不能陷入而行才有尚。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讲：彖辞说：卦名习坎者，阳陷阴中，上下皆坎，正是艰难之际。身当其冲，进退维谷，险而又险，故名习坎。卦辞说有孚者，是以卦象观水之体流而不盈。水就下而前行，永不止息，在险艰中也是不舍昼夜地流。它流而不止，所以不会盈满。这就是水之信。水永远不失其信，无论行之地中，出之山下，越岩壑，行险境，总是流而不盈，万古都是这样。人若处险境，也要象水那样镇定自如，始终不改其信。九二、九五，阳刚而居中，一心安于义命，遇到利害变化，毫不动摇，身陷而心不陷，自然就亨通坦适。“行有尚”者惟刚中而心亨，能静观时变，把握转移之机。如此前往，必能拯溺救危，而获脱险之功。观险于天，天空高不可升，是无形之险；观险于地，地有山川丘陵，是有形之险。王公效法天险，设网纪法度，使人不致违法；效法地险，设城池兵甲，使人不敢侵犯。因此，内安外宁，国可常保。天地非险，无以成造化；王公不设险，无以守其国。当险之时，有险之用。王公所以保国而不亡，能与天地相并，这就是险之用。知如何行险，又知如何用险，险就不足畏惧了，由此可知，险之时用险的意义就重大了。

旨：“流而不盈”二句，是以水来解释“有孚”，意义见于言外。水满一坎，便即流出，从古至今，都流而不盈，谓之不失信。君子行于险难之途，而道义愈明，名节愈厉，可从“水流”中想见。所以说，这是以卦象释“有孚”之意。刚，实也；中，心也。

实心安于义命而不以险难动其中，所以心亨。人入险最怕自险，如不自险，心定而安，就可动而出，所以往有功。天险三句，重王公句。末句专就王公而言，因为济用乃是王公的大事，设戒预防，不可不严，所以说时用大矣。合全象看，能行险自能用险，知用险不难行险。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注：洊，至也，再也。

讲：象辞说，上下皆坎，上坎至下坎又至，前水至后水又至，习坎之象也。君子观此象，体会到德行和教事都要象流水一样，接连不断。“常德行”是说德行有常而不改，“习教事”是说教事时习而不辍。德行不常则不熟于身心，有时难免疏忽；教事不习则不熟于见闻，有时难免遗忘。要象水之洊至，从不间断。

旨：重“常”“习”二字，常者，体验之功无间断，习者，海人之意无厌倦。

初六，习坎，入于坎宫，凶。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注：宫，坎中之陷，或谓坎之深者。

讲：坎卦的第一爻（初六）。初六以阴柔居习坎之下，无济险之才而处重险，其象为已在习坎之中又落入坎中的陷阱，值难济之势，又没有应援，陷之日深，终无出险之望，凶何如之。象辞说：初六阴柔懦弱，振作不起，是因为有失处险之道，即“有孚心亨”之道，无力出险，故凶。

旨：彖中习坎独系于初六，以其在重坎之下，坎底也，坎中

更有坎。☵是坎穴之旁出者，是其陷日深之象。见一“入”字，可知是自取之祸。象辞以凶归于失道，是专咎人事之意。险非能陷人，人自陷耳。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讲：坎卦的第二爻（九二）。九二处在重险之间，是人臣在国难当头遇险之象。幸其刚而得中，刚则才足自卫，中则动不失宜。虽不能宏济时艰，尽出于险，但可以维持国势，暂求小得，再图出险之计，不至于到困穷抑郁的绝境。象辞说：九二有刚中之德，本来应该无求不遂，止于求小得者，是因为尚未出重险之中，为时势所制，功不能违时势而独立。若出险，则大有得了。

旨：求小得是为暂时停待之计，可为出险大有得作准备。很象诸葛亮当三国鼎沸之秋，鞠躬尽瘁，却未能恢复中原，而拥蜀自安，以延汉祚于不绝。未出险中，自然还有险，只可求小得，非九二才德不足也。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讲：坎卦的第三爻（六三）。来，自上往下来；之，自下往上去。六三介于重险之中，来以自守，来也是坎；往以有为，往也是坎。前遇险，前有所阻；后枕险，后有所困。前后皆险。六三阴柔，不中不正，无济险之才德，难免要陷入坎中之窞，没有出险之日，所以勿用。象辞说：来往都是坎，以六三之柔弱，非但一时难以出险，即终身也不可能出险之功。

旨：“来之”三句一气说来，无非是说险之至也。他才德既劣，时势更难，所以，往来前后皆险而不能出。势不能挽回，只好静以听命，如果强去出头，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加速其死亡，故又以勿用止之。象辞说“终无功”，是断定之辞。身履这样的重险，即使命世之才也难克济，而况庸流。求不速亡，已经幸甚，安可望其有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注：簋：盛食品的竹器。

贰：副也。

缶：瓦器。

纳约：纳是进纳，约是约结、结交。

牖：窗子。

讲：坎卦的第四爻（六四）。六四切近九五尊位，在险之时，群臣相际，其志易投，其机易合。六四仅用薄礼，即一樽之酒，佐以一簋之肴，用的是粗造的瓦器，进献于君，有拘于仪节排场。“纳约自牖”者，牖为窗子，窗子通明，喻因明以通其蔽，也就是说臣结交君，进言要从明处开导。六四居大臣之位，处多疑之地，又当坎险之时，宜于质朴少文，只要笃其悃诚，君心不疑，忠言容易入耳。所以，始于险而卒于济，终无咎。象辞说，共安乐易生疑忌，共患难庇倚情切。六四上交九五，所谓刚柔相际，同心同德，宜于樽酒簋贰而不烦仪文也。

旨：六四不用文饰，一意“因明通蔽”，不但居险难的朝臣应当如此，凡大臣欲格君心，也只是此法。精神相洽，形迹可忘，若此时尚存忌讳，便不免负君倚庇之心。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讲：坎卦的第五爻（九五）。九五在坎之中，以阳刚中正居尊位，虽未脱离险境，然刚中有才，居尊有势，有可济之机。其夷险为平，似可立俟。犹如坎陷之中，虽未全盈而出，然已至于平而将盈，出险之时就不远了。无咎宜矣。象辞说，九五有中德，何以坎不盈，因为尚未大展其所为也。

旨：不盈二句总是一意，坎不盈为未出险之象，祇既平为将出险之象。九五阳刚，虽在险中，毕竟陷他不得。

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注：系，拘系。

徽纆，用以拘系犯人的绳索。三股曰徽，两股曰纆。

讲：坎卦的第六爻（上六）。上六以阴柔承险之极，以委靡不振之才而当危急存亡之时，其陷愈深，终于败亡。犹如被绳索拘系，又置于丛棘之中，虽三年之久，终不能解脱。

三岁，多年之意，非实数。实际上是说永没有出险之期，凶何如之。象辞说，上六失其出险之道，凶至三岁，则与死为邻了。

旨：言系之，又置之，正是重险之象。道即“有孚”“心亨”之道，唯阳刚能得而阴柔必失。此与初爻同样以失道责之，圣人言人不言天也。

☲ 离(火)下
☲ 离(火)上

火为离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注：离，卦名，有附丽、光明的意思。

讲：离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三十卦。离，丽也，有附丽之义。一阴附丽于上下二阳，所以叫做离。文王系辞以为，人臣附丽于君，必以行道而尽忠。所以贵正，要陈善闭邪，不以阿谀奉承取宠。这样，道可行，功可建，就能亨通。所谓贞者，又必养成其至顺之德，卑以自牧，如畜牝牛。牛是温顺的，母牛更加温顺，要象畜养母牛那样，磨炼、修养成谦卑温顺的品格。能以恭顺事君，则疑忌不生，恩宠日隆。吉臣丽君之道就是这样。

旨：利贞二句相承，说丽君莫先于正，而顺固所以成其正也。畜字值得玩味。畜，养也，人臣若无涵养，未免以正恃，逞意气，露锋芒，有伤和气。所以又须以顺自养，养得厚，自然顺。

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讲：彖辞说：离的含义是附丽。宇宙间没有无附丽而能成功的。日月附丽于天而动而明；百谷草木附丽于地而生长。接着又

以卦的两体解释卦名：离卦上下二体都是离，离为火，有光明的含意，上下二离所以谓之重明。重明喻君德，君德必须附丽于正，即所行循于正道正理。这样，才能治百官、察万民，使天下都轨于正而化成俗。卦辞“畜牝牛吉”的根据是卦有“柔丽乎中正”之象。柔指六五与六二两个阴爻，六五以柔居五，是柔丽乎中，六二以柔居中得正，就是彖辞中说的“柔丽乎中正”。中正就是人臣附丽于君的懿恭之德。裁之以中而不为偏党，行之以正而不为诡诈，则得臣道之贞而志无不行，故亨，还要养成恭顺之德，如驯养母牛，方能得吉。

旨：前节“重明以丽乎正”，是专指君道而言，不兼臣。明者易流于察，流于察非正也，必须所丽皆正，而后道化可成。后节指臣言，上有重明之君，臣若不贞不顺，则何以佐君而化成天下。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讲：象辞说，离者明也，离卦上下二体皆离，所以说“明两作”。指日月交替，昼夜循环，照明天下。君子体之，以自明其明德，日就月将，相继不已，照临四方，化成之治就普遍了，也象日月之照临天下。

旨：“明两作”当作日月交替看。大人本体常明，则四方民情必自入其明照而无遁。犹如日月有明，普照四方，不是物物都去照察。继明即汤之日新又新；照即尧之光被上下格于四表。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注：履，行也。

错然：交错，杂乱。

讲：离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以刚居刚，在离卦下体之始，有如日之初出。志欲上进，所动未免躁急而失当，有“履错”之象，但初九以刚处明体，有明智聪察的一面，如能敬慎以处之，详审以虔其始，兢业以善其终，终可以无咎。否则，咎不能免。象辞说，履错之时，必以敬者，因为稍有妄动之念，咎就随之而来，只要能敬慎小心，就可以避其咎。履错所以贵敬。

旨：凡事都要明智，不顾时势而轻举妄动，难免履错。敬是欲其详审，事无论大小，不要锐意躁进，则可免咎。应该知道，敬在履先，一有错便已是咎，所以必先有敬慎之念。敬则不错，故可避咎。

六二，黄离，元吉。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注：黄：为东西南北中五种色中的中色。

离：明也。

讲：离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以阴居阴得正，又在离卦正体之中，是离卦的主爻。所谓“柔丽乎中正”指的就是六二。他以至善至美的中德附丽于君，浑厚而济以精明，这是黄离之象。作为人臣，上可辅继明之主，下可襄化成之治。所以爻辞许以元吉。象辞说，六二事君所以能称“黄离”而得“元吉”者，是因为他不激不随，全得乎道之中。六五居中又得正，中是最重要的。

旨：秉中德以事君，便是人臣的正道。须知中道就是黄离。“得”字耐人寻味，丽君原有中道，但人不能得，而六二得到了。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注：日昃：日斜的意思。

耄：八十岁叫耄。

讲：离卦的第三爻（九三）。世道之兴衰，犹如人生的生死，自有定数。九三处于下离的终点，前明将尽，正是盛极而衰之时。日昃，日已西斜，天将向晚，喻人垂暮之年。九三不能以豪放旷达的态度，取缶鼓而唱歌，只空自嗟叹老之将至，竟有何益。凶，言其必亡。象辞说，日昃之离，垂老之人，怎么能长久。

旨：不鼓缶而歌，不只是不安于常，还有许多逆争意在，这只能速其败亡。恐九三欲逆天道，存侥幸之心，故作此深戒。圣人言人不言天，曰是“何可久”，正是缘天以示人，使知早自回天意。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讲：离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居离卦上体之初，继前明昌炽之后，当后明方始之时。不中不正，过明过刚，其刚暴之势有如火之骤起，突如其来，必焰而焚，焚而死，死而弃。刚愎之祸一至于此，岂可不戒。象辞说，人唯从容不迫，才能处物无伤。九四之突如其来，一味刚烈，是自置身于无所容之地，人谁能容他。自焚自弃，祸由自取。

旨：突如其来形容其刚暴，以下皆言其祸。无所容即指焚、死、弃。焚而未必死，死而未必弃，犹有一线容身之处。焚而至死，死而且弃，祸恶之极，莫此为甚，岂不是无所容于天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注：沱若：滂沱的样子。

讲：离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以阴居阳处中，但不得正。迫于上下之阳，为权臣所制，君权几乎下移，所以有危象。然而六五毕竟以柔居中，忧深虑远，能够居危而知危，忧盛而危明，其忧虑之深，至于涕泗滂沱，其畏惧之深，至于戚嗟有声。因此，主德日修而权奸可化，救已落之权而位可常保，所以吉。象辞说，六五之所以得吉，是因为他附丽于王公之位，又能明察事理，知忧知惧。

旨：出涕二句，形容其忧惧之至，微于色而形于声。当然不是空空忧惧，必有一番振刷，所以能格奸而得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注：匪：彼也。

丑：同类。

讲：离卦的第六爻（上九）。上九以阳居上，在离卦之终，刚明之极者也。明则能照，刚则能断。能照足以察邪恶，能断足以行威刑。所以王者派他出征不义，嘉以出师之功。在出征中，他斩决道乱之人而威自振，抓获其胁从者而刑不滥。既不惠奸养乱，又不嗜杀无辜。这样做，当然无咎。象辞说：王者之师出征，是为了正邦。征者正也。寇盗乱我邦国，故出兵以正之。上九善承王意，只诛首恶而不伤胁从。

旨：能敌王所恃者，非王也，乃王用之耳。折首二句正是功

之嘉处。斩决元凶，所以有嘉，不滥杀胁从，所以无咎。正邦二字可见兵非圣王之所乐用，实圣王之不得已也。上九善体王意，所以特嘉以功。

周易下经

天地者，万物之本，故上经首。乾坤，夫妇者，人伦之始，故下经首。由咸至未济计三十二卦，为下经。

艮(山)下
兑(泽)上

泽山咸

咸亨利贞，取女吉。

注：咸，卦名。音义同感。

取：娶的古字。

讲：咸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三十一卦。周易下经从此卦开始。咸，交感的意思。兑柔在上，艮刚在下，交相感应。又，艮止为感之端，兑悦则应之至。又，艮以少男上于兑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所以卦名叫咸。亨通而利贞，娶女则吉。因为感有必通之理，但如果不以贞，则失其亨而所为皆凶。文王系辞以为：人情两相感应，则情往神来，彼此交通，没有阻塞隔阂，自然就亨。但相互感应先起于情，情容易流于邪，故必以正维之。去情欲之妄，循礼义之矩，真诚笃实，如男女相爱，结为夫妇。所以说，感应之道，无所不通，也就大吉了。

旨：咸以交感为义，然有心为感，便非无我之道，故感去心字而为咸。感以无心，才是自然流露，才能两情契合。圣人持虑人以不正为感，所以又指出贞字来。所感者稍着一毫私爱，便非本体。男女相感，必出于真挚而不为情役。全节以贞字最重。感

通莫大于娶女，所以举此为例，说明贞之为利。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讲：彖辞说，咸就是感的意思。咸卦兑在上，艮在下，兑阴柔，为少女，艮阳刚，为少男，所以说柔上而刚下。二气就是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感相应而和合，叫相与。止是艮止，说是兑说，止是感的专一，说即悦，是应的顺从。艮少男在下，兑少女在上，所以说止而说，男下女。山泽以二气相感而通，男女以礼交感，初婚之所以为礼也。所感既正，感无不通，所以说，亨而利贞犹如娶女则吉也。以上是从卦体、卦德、卦象三方面来解释卦辞。以下极言感通之理：天地以阴阳之气感万物，万物或以气化，或以形莫不化生。圣人以不显之德感人心，人间各洽其情，各安其分而天下就和平了。观察这些自然之理，天地万物交感之情便昭然可见了。

旨：刚柔感应皆以气言，是指自然界造化。止而说在两情上见，重止字，惟止而后不妄。这些都是说感应之正，不正不成感，所以感必贵正。天地感万物，圣人感人心，无不见大心之妙。天地之自为感，万物之交相应，无不妙于无心。可见感必出于无心，然后得所感之正。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讲：彖辞说：山上有泽，泽气上蒸于山而山受之，这是咸之象。君子体之，以山惟虚，才能受泽之润，心亦唯虚，才能受人

之感，于是，寂然不动，廓然无我，虚其心以受人之感。

旨：以虚受人，是要静养此心，使胸中常如明镜止水，自然有触即通。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注：拇：足之大指。

讲：咸卦的第一爻（初六）。初六居咸卦的最下，是咸之始，阴柔性躁。事物未等接触而意见先萌，不能虚其心，却很敏感，遇事便跃跃欲试，足未行而拇先动。象辞说：咸其拇是未曾有感而志先驰于外，欲其能定能静，难矣。

旨：感未至而将迎，如拇虽动而足未移。喻有所感而未应也。此不言吉凶者，也是因为他意虽少动而还不是很急躁，尚未伤于静。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注：腓，小腿肚。

讲：咸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以阴柔居躁动之地，其处境相当于人体的腿肚，足未动，腓先动，有急于求应之象。如果一意妄行，必凶。幸而六二毕竟柔顺有中正之德，本体未泯，若能反躁而居静，虚以应物，则可化凶为吉。象辞说，六二虽凶而居则吉者，若反躁为静，则得顺应之体，静固然好，动亦何妨，只要顺理而动，也就无害。

旨：居字可玩味。能居自不得感。圣人恐他妄动，故以居字

点醒他，不是叫他绝感。又恐错认居字，未免恶动求静，所以提出一顺字。天下感应之理，本有自然之妙，惟顺其自然，则静固静，动亦静矣，否则，不流于枯叶者几希。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注：股：大腿。

讲：咸卦的第三爻（九三）。九三处下卦之上，相当于人体的腿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主，随下而动，足动它也动。喻九三以阳刚处止体之极，本来宜静不宜动，但他心无定见，不能自守，执其随，见初六，六二两爻都动，他也随之而动。执，固执也。如此随人而往，徒以身为天下役，感必不通，吝。象辞说：初二、六二两阴爻不处，还情有可原。不处，动也，九三以阳刚居止之极，也不处，也随着动。以阳刚之才，犹不能自主，志在随人，还如此固执，不是很卑下吗。

旨：咸股是假象，执随才得真意。一味随人以妄动，而漫无主见。如不固执，犹能知变，而九三执而不变，还志在随人，实品格之最卑者，往吝是深鄙之的评语。

九四，贞吉悔吝，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象曰：贞吉悔吝，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注：憧憧，心神不定或往来不绝的样子。

讲：咸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居股之上，晦之下，又在三阳之中，为心之象，即相当于人体的心脏，是咸卦之主。心之感物，要正而固，才得其理。今九四以阳居阴，感或不正，故因占

设戒：若能静虚无我，顺应自然，不失其贞，则吉而无悔；若计较私利，上下往来，以求回报，则累于私感而失其正。以思穷物者，必以物穷思，虽有朋类相从，也只是小圈子，岂能感通天下。象辞说：贞吉无悔者未有私感之害。不正而感，感就有害了。憧憧往来者，计较之私梗于胸中，此心便不免暗昧狭小，所感岂能光大。

旨：贞非是不感应，只是感应付之无心。一切事物之来，以自然之理处之，略无私念杂其间，这便是贞吉悔亡。憧憧则与贞反。天地间自有人情往来，但着不得憧憧的念头，因为憧憧是有私心的往来。圣人未尝不教人思，只是要人去憧憧这念头。朋从尔思，便见不从者更多。未感害是未有私感之害，心静虚便见光大，未光大是因为憧憧往来而失其正。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注：脢，后背上的肉，与心相背而不见。

讲：咸卦的第五爻（九五）。脢与心相背，不能感物。喻九五孤高自赏，有意绝物而一无所感，虽不系累之悔，但作为九五之尊的君子，岂不失感天下人的正道。象辞说：静深其所而通天下，心之本也。咸脢者一并而空之。末为本末之末，志末谓失其心之本也。

旨：九五槁其心而绝物，却无私累，故曰无悔，非嘉之也。枯槁之心安得有志，但九五耽玄寂而守若寂，意在逃避，所以也谓之志，只是所志在末。

上六，咸其辅、颊、舌。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注：辅：牙床。

颊：腮也。

滕：与腾通，是驾空之意。

讲：咸卦的第六爻（上六）。上六以阴居兑之终，处咸卦之极。工于媚悦，不能推诚以应世，只会摇唇鼓舌以动众。所以用咸其辅、颊、舌之象作比喻，谓其能言善辩，又言而无实。象辞说：感人以心不以言，上六光会用口舌惑众，腾口说空话。咸道到此就衰落了。

旨：舌动则辅应，而颊随之。圣人恶佞独深，故叠取三象以丑之。象辞用一滕字，足以画出辅、颊、舌齐动之状。

䷟ 巽(风)下
䷲ 震(雷)上

雷风恒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注：恒，卦名，有恒久之义。

讲：恒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三十二卦。恒，常久的意思。此卦刚上柔下，常分也；雷风相与，常运也；顺动相资，常行也；阴阳相应，常情也，所以名恒。文王系辞以为，学而能恒，真积乃久，有贯通之机，无辍止之厉。固然就亨而无咎了。但天下虽无不恒之正，却有不正之恒。所恒者必合乎中正之道，则事业上才无往不利。所以学贵恒，而恒又贵正。

旨：恒有二义，有不易之恒，常而恒也；有不已之恒，久而恒也。必常而久，恒之义才完全。恒字内已含贞意，又提出利贞者，是说必贞才叫做恒，然后可得亨而无咎利往。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能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讲：彖辞说，恒是常久的意思。卦体：震刚在上，巽柔在下，刚上而柔下，是说造化有常。卦象：雷震则风发，二者交相助势，故云相与，是说天运之常。卦德：巽顺而震动，内不违事理，外不失时宜，是说人事之常。上下二体六爻，刚柔相应，阳得阴相助，阴得阳相辅，两心相合，是说人情之常。

恒固能亨且无咎，然又必须利于贞。因为贞外无道，道外无恒，久于其道才能称做恒，不正不可以言道。天地之道，亘古及今，无有已时。天地尚且久于其道，而况人呢。此恒所以必利贞也。久于其道者，学问于此诣极，经纶于此造端，有终必有始，循环不已，不断提高自己的涵养，往之所以无不利。

日月得自然之运，往来盈缩，久照不息，是日月之恒；四时变化，寒暑相禅，久成以岁，是四时之恒；圣人以道治天下，经久不止，渐染于民，化其心，成其俗，而天下化成，这是圣人之恒。综观恒久之道，常理不衍，常性不移，天地万物之情，不是昭然可见了吗？

旨：刚上二句指造化之久，巽而动二句指人事之常。中间一段说学问事业，终则有始是说才结果便又起头，体用无穷。末段极言恒久之道。恒者，天地万物不已之情，正者，天地万物不已之恒。恒之所以为恒，全本于正，正可以久，不正便不能久。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讲：彖辞说，雷迅风骤，可说变化无常，但雷风相与，雷起风发，却是亘古不变的，变而有不变存者，为恒之象。君子体之，知道变化中有不变的道理。所以做事便要立不易方。常久不易之道就是所谓方。要见得真，守得住，要在千变万化中有所树立，始终不改其常理常道。

旨：立不易方含有变通趋时之意，这是君妙于恒之处。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注：浚，深也。

讲：恒卦的第一爻（初六）。初六与九四为正应，以义相求，理之常也。但九四震体而阳，又为九二、九三所隔，势处其变。初六以阴居刚，体巽而性躁，不能度势，而深以常理求之，勉强九四听从，为浚恒之象。浚，深也，恒也。深以常理求之，为浚恒。因不是理外之求，不可说不贞。然而，于事求望太深，又强人所难，嫌隙易生，小则疏，大则辱，势所必至。求亲反疏，而又固执到底，必凶，必无所利。象辞说：浚恒之所以凶，由于交浅求深。凡交深者，可以求深，而初六与九四为相应之始，其交尚浅，而遽求之太深，强以不欲，结果必凶。

旨：世间常有理上过得去而势上做不去之事，这就应该审势自止。初六与九四分隔情疏，势处其变，初六不自量力而强求，正犯责望太深之戒。既言凶又言无攸利，是强调浚之不可也。也有解释为：始学而躐，好高骛远，终于无成。可备此一说。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讲：恒卦的第二爻（九二）。九二以阳居阴，不得正。所为或乖于常道，未免不得于而悔，幸其居下之中，是存心有常而本体不亏者，所以能矫偏以归正。失于始而善于终，可以不疚，所以悔亡。悔亡，无悔也。象辞说：九二悔亡者，是因为恒久于中，中

即中德。易经最重视中，恒卦尤其贵中。

旨：中是中德，还要持之以恒。久中者，恒守中德也。九二能改其不正以归于正，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故曰久中。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讲：恒卦的第三爻（九三）。九三位虽得正，但才刚不中，志从于上，不能久安于其所，故有不恒其德之象。不恒其德，是操守无常，而大节一堕，终身莫赎，难免蒙受羞辱。正而不恒，故鄙吝之。象辞说，凶害犹可躲避，而以不恒取羞，内愧已，外愧人，天地间无所容其身。

旨：九三原来有德，只病在不恒。是动于名位利欲而丧失名节者。不言凶害而言羞吝，是深鄙之又动其心也。然而，无所容于天地间，纵凶害不及，也当愧死了。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注：田，田猎；禽，统称禽兽。

讲：恒卦的第四爻（九四）。田无禽，是说打猎而捕不到禽兽。九四以阳居阴，既不得正，又不居中，不中不正。久于异端曲学之私，而非圣贤中正之道，内无补于身心，外无益于事业。犹如田猎于无禽之地，终无可获，纵然恒久，又有何益。象辞说，久处不当之位，则流于邪僻。比如田猎，纵然能守恒，亦将无所获。

旨：九三是当恒而不恒，九四是不当恒而恒。君子学以致其道，如田猎得禽，九四溺于曲学小术，故终其身而不获。安得二

字是提醒他，以有用之心而用之于无用之地，终于无益。爻辞惜其久而不得，象辞示其所以无得。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讲：恒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以柔中应九二之刚中。君以任臣为德，顺从臣下，守之不易，是恒其顺从之德，可以言贞。可是，以君任臣固是正道，而固执不变，难免偏听生奸，威权旁落。在妇人犹可获吉，在丈夫必至于凶。臣之事君，如妇之事夫则可，君之使臣，如夫之从妇则不可。象辞说，六五恒其德贞，是妇人之贞，吉也是妇人之吉，因为妇人从一而终，正是妇人之德。这是就臣道、妇道而言。若是君道、夫道，当坚持大义，操纵予夺之权，若是从妇人之道，则纪纲日弛，岂能免凶。

旨：君出令，夫道也，臣从令，妇道也。君虚己下臣，暂用之则可，岂可恒其德以为贞而固守之。说妇人吉正是戒夫子之凶。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讲：恒卦的第六爻（上六）。振者，动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极，震之终，恒极就要转，变为恒，震终则动而不能止。上六又以阴居阴，躁动而不能守静。作为大臣，不与天下相安，误国害民，凶自不免。象辞说，振恒已是无功，而况居上位的大臣，骚动足以误国，岂止无功，必大无功。

旨：以振动为恒，喻人臣乱政，所关非细，曰大无功，实深罪之也。

䷋ 艮(山)下
䷀ 乾(天)上

天地遁

遁：亨，小利贞。

注：遁，卦名。退避也。

讲：遁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三十二卦。遁是退避的意思。卦体二阴渐长，是阴将长而阳渐消的时候，小人渐得势，君子应当退而避之，所以卦名叫遁。遁卦在十二辟卦中为六月之卦。文王系辞以为，小人渐长势，不可与之争，只能韬光养晦，避小人之祸。君子知几而退藏其用，尚可享。这是君子自处之道。至于小人，应该知道，世道全靠二三善人之力维持，不要因为自己势渐长而凌辱君子，这才有利。不然，善人去国，也不是小人之福。小利贞是戒小人不可害正。

旨：亨不是欣幸之辞，当遁之时，遁就好，不遁就不好。这是提醒君子，还是退避为好。小人以不害君子为正，所以又以小，利贞戒之。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

讲：彖辞说：卦名遁而卦辞曰亨，是指能遁则亨，不遁决不

能亨。卦体九五阳刚当位，居中得正，下与六二以中正相应，君子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这正是识微君子趁此时机还可以致其力，扶持其道，随时听消息而准备退避，做到不降不辱，所以能亨通。与时行就是与时偕行的意思。君子既能随时而行，复以利贞许小人，是因为二阴渐长于下，其势日盛，如果以势凌逼君子，实在也不是小人本身之福，所以用利贞动其心，既是开导又是警戒。遁之时以遁为义。不先时而遁，不后时而不遁，看准时机消息而妙用之，非有见机之智、克己之德者不能。可见遁之时义实在很大。

旨：彖辞遁下加一而字，是说能遁而后才能亨。圣人恐君子恃当位而犹豫轻忽，特地说破以提醒之。遁既言时又言义，是强调遁之时以遁为义，能遁则亨，不能遁则疾，还必须掌握遁之妙用，所以叹其大。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讲：彖辞说：天体无穷，山高有限，天远于山，是遁之象。君子观遁之象，受到启发，知道如何远避小人。远小人之道，为不恶而严。恶是憎恶，严是庄严。君子对待小人，近了亲昵而遭侮，远了忿疾而见伤，所以，不必大声厉色以绝他的迹，只要庄严自守以消他邪，这就可以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那么，无意于远小人而小人自远，也同天之远于山差不多了。

旨：此遁字与卦名不同，只是相远之意不是退避。恶是有形的峻厉，严是无迹的刚方。严就在不恶中可以看出。天之高不是有意远山，而山自不能近天；君子之严不是有意远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君子。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注：尾：后的意思。

讲：遁卦的第一爻（初六）。遁贵先而不遗后。初六居卦之下，不能与时偕行，众人都已退避，而初六独自落后为尾，是不懂遁之义者。失了时机就已经招祸，危且不免，而况不遁而往。厉谓已邻于祸，勿用是提醒他可在晦处静俟。象辞说：遁尾之厉，以其往则有灾，若能知遁而不轻往，则何灾之有。

旨：厉是危其退避不早，勿用是戒其不可妄为。说不往何灾，可见灾是在于往。圣人提出一灾字，是唤醒不遁者必不能免于灾。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注：黄牛之革：黄，中色；牛，温顺之象，革，坚韧之物。
说：脱也。

讲：遁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处遁之时，有中顺之德，中则知时之该遁，顺则不违时而不遁，意志坚韧，能与时偕行，善藏其用，执守遁之道而不变。犹如缚之于黄牛之革，没有人能解得脱，喻志之坚固也。象辞说：遁之行与不行，全决定于志向。六二执用黄牛之革，是坚其必遁之志，所以能守能用而不变。此志既定，谁还能勉强。

旨：六二之善于处遁，固在于执，尤在于用。执守中有妙用，才是因时制宜。人的意志坚韧必出于内心，能固守其志，确实不可拔，则坚乎内而顺乎外，所以比喻黄牛之革。

九二：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注：系：维系，系恋。

讲：遁卦的第三爻（九三）。系遁是依恋小人而不能遁。九三阳刚，下比二阴，因亲昵小人之奉承媚悦，依依不忍自远。当遁之时，有所系恋而不能离去者，不但名节有损，而且惹祸成灾，疾厉在所不免。但如果只是私下依恋，无关国事，那么，就算畜养臣妾，则可吉。象辞说：系遁之厉，非小人能危君子，是君子自溺于私情。名节既亏，正气不振，有疾而惫，是落了小人的圈套。惫者疾之深者。畜臣妾吉，只可以施之于私情系恋者，这也是德之疵，如果是遁之时的大事，有关大节，岂能以处臣妾处之。

旨：系是为小人索绊，不能决然离去，这便是疾，唯其有疾，所以被小人利用而谓疾厉。畜臣妾吉，并非说明有一节可取，乃极言系遁之无所利也。惫是形容其疾之深。系之一字只可用之畜臣妾，如果是出处大事，就必须斩钉截铁，如何系得。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讲：遁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是刚健君子，下应初六，能不系私情而决然与之断绝。好遁是有所好而能绝之以遁。这只有能自我克制的以理制欲的君子能做到，有道亨之吉。小人则不能。象辞说：君子重名节，故好遁唯君子能之，若昵于私情，如象九三，也只能算是君子中的小人。小人岂能舍弃私利而行遁，所以曰否。

旨：原无所系恋，遁亦不难，只有能决然绝其所好而遁，才是第一等刚决的品质，第一等光明的心地。九四，真君子也。这

里，小人不尽指二阴，如九三，号为君子，实亦小人。好遁不可期望于小人，是嘉与君子之遁，亦砥砺其必遁也。

九五，嘉遁贞吉。

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讲：遁卦的第五爻（九五）。九五阳刚居中得正，下应六二，六二柔顺也居中得正。上有可为之德，下有承顺之心，似乎不必忙于退避，然而，九五见机独早，不待势之显露，及时退避，不先不后，恰当其宜，是遁之最嘉美者。如此则得处遁之正道而身名两全，当然贞吉。象辞说：尾者志之溺也，系者志之私也，皆不正，惟九五不事于外而能正，是平日修养而得，光明正大不为富贵所眩。其志之正，故能嘉遁得贞而吉也。

旨：九五正刚当位，与时偕行，遁得恰好，不露形迹，正可在静处韬晦，故嘉以贞吉，是赞而许之也。正志当重看，把爵禄荣名之念一概抛弃，乃是哲人知几之妙。

上九，肥遁，无不利。

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注：肥：是有多裕的意思。

讲：遁卦的第六爻（上九）。上九以阳刚之德居外卦之极，内无系应，与小人绝不相干。德既能遁，又有可遁之机。上九无系无卦，无所疑虑，刚决而退，变乱不闻，荣辱不惊，心志宽广，独往独来，无拘无系，悠然与造化共适。这就是所谓肥遁。肥，绰然有多裕之意。如此从容处裕之遁，何不利之有。象辞说：上九之肥遁无不利者，因他胸次洒脱，毫无系累，不但不扰于功名富

贵，也不动心于毁誉得失，坦荡而无有疑虑。故肥遁无不利。

旨：肥者，从容暇裕之意。处不逃名，遁而不遁；出不营禄，不遁而遁。进退之间，绰有余裕，故曰无不利。上九身在外，襟怀磊落，更有何疑。

☰☰ 乾(天)下
☳☳ 震(雷)上

雷天大壮

大壮：利贞。

注：大壮：卦名。大而壮也。

讲：大壮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三十四卦。大谓阳也。此卦四阳盛长，君子之道大而且壮，故名大壮。在十二辟卦中为二月之卦。文王系辞以为：君子之所以壮者，不徒有势而昌盛，实赖有理以维也。君子如果恃其势而举事，或有不当之处，小人便会乘机闹事甚至夺位。所以，凡我君子，必以正自恃，立身立朝务以礼义、正直为本，无一毫自恃其壮之意，则壮可常保，才为利。

旨：壮有方盛之意，故以四阳为壮。若五阳六阳，则盛时已过，盛极必衰，不得谓之壮。当方盛之时，未免有所恃而所行不正。古往今来，当世运昌盛之际，坏于一念之不慎者甚多。圣人虑及，特以利贞戒君子，勿轻举妄动，乃可以保其壮盛。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讲：彖辞说：大壮者，阳长过中，阳明之气运方隆，君子之势大而壮，故名。卦德乾刚震动，乾刚是天德，君子必以天德之

刚行动。大壮是大者壮，大壮利贞就是大者正，不正不可以言大。如果大而不正，则凶必不免，暴君权奸可算得大了，然而不正，贻人祸害无穷。所以必壮是大者壮，大壮利贞就是大者正，不正不可以言大。如果大而不正，则凶必不免，暴君权奸可算得大了，然而不正，贻人祸害无穷。所以必须强调正。无地无私而无不覆载。可见天地之情至正至大。

旨：刚以动，是说不以势而以理动，即所谓正。大者正也，固然是说大自无不正，但更要看到：所谓大者，实以其能正，不正不足以言大。天地之情，惟正故大，君子亦必以正成其大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注：弗履：即不行之意。

讲：象辞说：雷奋迅于天上，声势煊赫，是大壮之象。君子体会到，壮莫大于克己，一切非礼之私，要防之于未萌，遏止于未动。绝了私心杂念，内心就纯净了，浩然之气就养成了。非礼弗履即非礼勿行、非礼勿动的意思。

旨：非礼弗履，主要的是克己，是反身修己，须从念头起处就斩绝得尽，制服得严，销熔得净，也就是自己战胜自己。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注：征：行也，往也。

有孚：言其必然。

讲：大壮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阳刚，虽有才，但处下位，无权无势，一介小臣而已，本来不当干预国家大事，但正当大壮

之时，初九倚仗自己的才力，不安于下位，要参与大政，这是壮于趾之象。趾，是指也，壮于趾，用壮于初的意思。如此而往，是躁进，是僭超，凶是必然的。征凶，谓往必有凶。有孚，言其必然。象辞说，初九之壮于趾，是居下始壮，遽而冒失行动，其穷不在事后，即此始壮之时已必困穷，安得不凶。

旨：初九之率意妄动，是倚仗壮盛之时。不知身当事始，该守而不守，冒然锐进，故自取其凶。

九二，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讲：大壮卦的第二爻（九二）。九二以阳居阴，不得其正，然所处得中，心本无私。一觉得有失，能及时反正，知其机而不骤，明其势而不激。遇事深浅有度，善于自裁其过，济其不及，如此则壮可常保，吉。象辞说：九二之所以贞吉，完全在于处中。贞以事言，中以心言，心无偏私，其行必正。

旨：天下事皆从心造，心者，事之主也。心有中德，则无乖戾，不以血气用事，所以贞而吉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注：罔：无也。

羝羊：羝羊即公羊。

藩：藩篱。

羸：瘦弱病弱之意。

讲：大壮卦的第三爻（九三）。九三过刚而不中，是君子之恃壮而轻忽者。小人用无礼之壮以伺君子，君子却恃壮用罔，蔑视小人为无能为者，这就疏忽大意了。虽然宽怀大度，有似于贞，而谋虑不周，上了小人的当而受害。小人暗藏机械，树藩篱以自固，君子轻以刚壮抵御，不但不能制服小人，反而自己受困，犹如公羊触藩篱，结果自败其角。象辞说：小人血气未消，用壮不足为怪；君子本来以义理自胜，今也恃壮而无视小人的机诈，其败与小人以壮败是一样的。

旨：小人之用壮，分明是为君子之用罔。这里有深惜君子之意。象辞去一用字而增一也字，使爻义更为明白。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注：决：开也。

輹：车之轴。

讲：大壮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以阳居阴，不免有躁进之悔，幸其不是过刚，能反而守正，从容详审，不恃壮用罔而贞，则进无不遂，心无不慊，吉而无悔了。贞则群小屈服，无人阻挠，犹如羊之藩篱已开，无伤其角，于是直前而行，任所驰驱，无不如意，壮如大车之轴。象辞说：藩篱已开，不伤其角，壮于进，利于行，可以勇往直前了。

旨：九四本动主，当乾后而动，得动之正，故曰贞吉。用罔则触之而羸，得贞则藩决而不羸。壮舆为积中不败之具。内不挫于气，外不阻于事。大壮之利贞于九四一身兼得了。尚往全在能贞上来，九四之尚往，为乾健震动相辅而行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讲：大壮卦的第五爻（九五）。六五以柔居中，自觉无刚决之才，便销其猛志，悄然引退，为丧羊于易之象。易同容易之易，言豪举之气忽然不觉其亡失了；易作疆场之场亦通。大不恃壮，用罔亦可，无羸角之悔，但其如不能尚往何。象辞说，柔中虽善，但用以处大壮之位却是不适当，无刚动之才，羊所以不觉其丧也。

旨：刚以动，故壮。刚虽不可过，而君子之旋转天地，维持国运全赖此刚，一旦丧失则委靡不振，安能有所作为。仅许其免悔，非取之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讲：大壮卦的第六卦（上六）。上六处壮之终，动之极，卦之穷。志壮，质柔，才弱，但不自量力，仍急躁前行。终于才不足济，莫知所措，进退两失其据。犹如羝羊触藩，既不能退而不进，又不能进而遂其志。其进劳而无功，又有何利。幸其不刚，不再恃壮，能内审乎事理，外度乎时宜，艰难慎重以处之，而不再轻举妄动，终于得吉。象辞说：上六进退两难，是由于壮终、动极，不能详审于时势。惟艰则深思熟虑，详审则得遂其进，而不遂之咎就不会长久。

旨：不能退是心不肯退，不能遂是才不能进。皆本壮终、动极与质柔而来。圣人为喜触藩篱者皆因轻率行事，故以艰字醒之。不详审时势是壮之时的病痛，艰是处壮对症之药。艰则必详，详则不能遂者就能遂了。

䷢ 坤(地)下
䷢ 离(火)上

火地晋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注：晋：卦名，进也。

侯：诸侯。康侯，安国之侯。

锡：同赐。

蕃庶：盛多的意思。

讲：晋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三十五卦。晋，进也，有以德乘时遇主而上进之义，故卦名晋。文王系辞以为，有是三者而上进也，当为安国之侯，而功在王室，泽被生民。康侯就是安国之侯。作为大臣，受到王子的恩宠，赐予众多马匹，一日之中三次接见他，赐之厚，礼之隆，宠之深，情之殷，达到了最高程度。这是人有德有功受恩宠之晋，君子当此，诚千古之遇哉。

旨：康侯不是开国之侯，而是安民之侯。康侯以和顺得众之事迹，上通于天子，天子又以柔中之德比而亲之，自然宠赐盛而礼接隆。此所以为大明之世也。当晋之时，自不乏邀功之臣，而所宠遇者惟以安民之侯居上，因王朝不欲以多事忧天下也。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讲：彖辞说，晋是上进的意义。卦象：晋卦下体坤，上体离，离为火，坤为地，有明出地上象，所以又有明盛之意。卦德：坤之德顺，离之德明与丽。坤附丽于离，以坤之柔顺附丽于离之大明，犹如顺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卦变：柔进而上行，指卦中六五以柔顺明丽之德居君位而言。康侯作为安国之侯，柔顺而明，能康一国之民，并顺附天子之明德，受到天子的宠信，既得马匹的重赐，又有昼日三接的殊荣，并不是偶然的。

旨：明出地上三句，乃卦之所以名晋。康侯之所以获宠，明也，顺也，柔也。明者赏罚昭明之世也；顺者劳谦佐命之臣也；柔者徽柔懿恭之主也。三者并际具盛，此康侯所以获殊宠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讲：彖辞说，明出地上，进而愈明，晋之象也。君子观晋之象悟到明德是本着明之德昭示出来的，也有日新又新的含义，是由己不由人的。于是，内养于潜，密省于独，不使纤尘之翳累吾本体之虚灵，这样，就象太阳之愈升愈明而略无障蔽，君子之德所以日进而无疆也。

旨：日入于地则晦，出地则明。明德蔽于欲则晦，去欲则明。至健莫如天，君子法之而自强；至明莫如日，君子法之而自昭。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注：摧如：受阻抑的样子。

罔孚：未信之意。

讲：晋卦的第一爻（初六）。初六阴柔居卦之初，晋之始，先曾不安于下，欲上进。上应窃位的九四，不但不为荐拔，且有阻抑之意。这是欲进见摧之象。然出处升沉，大节所关，若因受摧而枉道于进，则名节丧尽，万事瓦解。必守道义之正，终必见信于上，得遂其志而吉。如果守正自重仍不见信，也当以宽裕处之，不怨不尤，从容于义命之安，这才是善于处穷之道。雍容自裕如此，当然无咎。象辞说：初六之晋何以见摧？因其以道自重，不随波逐流，独行正道的缘故。因正所以见摧，又怎么可以因摧而失其正，即使见信于人，亦当以宽裕自处。初六尚未受命做官，以贞自守而不急于求进，恰当其宜。

旨：贞是修德励节以俟时，裕是人不见信而无尤，都是告诫之辞。识得这一裕字，省却多少躁妄之心，增了多少道义之气，裕之所以成其贞也。独行正是原来见摧的原因，因为枉道易合，直道难容。言外之意是，不可因摧而不行正。如果受命则不可裕，裕就旷废官事了。所以只说未受官守之命，才宜于以裕自守，得正而无咎。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慈介福，以中正也。

注：兹：此也。

介：大也。

王母：祖母也，指六五。

讲：晋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以柔居中得正，有中正柔顺之德，本可以进，但上无应援，没有引荐之人，欲进未能而忧治危明之心不能自己，愁自不免，故有晋如愁如之象。然不可因此而自贬，必须守正等候时机，到德足以孚人望时，终必遂其所愿

而进。尤幸上有六五柔中之君，即王母，颇垂青于六二，使六二有机会晋升，知遇和信任，使六二受此大福。象辞说，六二有中正之德，才知遇于明君，受此大福。

旨：愁如与摧如不同，摧自人阻，愁自我生。愁与怨尤不同，是忧道之不得行。六二以贞受知于君则为福，福者，谓行道而举世皆蒙其福，故云介福。贤臣际遇明君，自不是无缘之合，推其原，六二必以中正为受福之由。

六三，众允，悔亡。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注：允：信也。

讲：晋卦的第三爻（六三）。六三不中不正，无应于六五，本来不能遂其上进之志而有悔。幸居坤顺之极，与下二阴皆欲和衷上进以事主，心同道合，获众之信任，自然也得到主的任用，终于遂其上进的志愿而无悔了。象辞说：六三当明盛之时，有上进顺丽之志，才能获得初六和六二的信赖和支持。

旨：见谅于众曰允。六三虽不中正，但与初六、六二同有坤顺之德，声气相召，二阴谅而信之。大明之朝，惟顺始可以丽主，志欲上行，便念念不忘顺丽，所以见信于同群。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注：鼫鼠：就是硕鼠。

讲：晋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以阳居阴，无中正之德而窃居高位，对下面势必上进的三阴存畏惧之心，犹如硕鼠食田中之

粟而畏人知被逐。虽位出自公朝，似乎也算得正，但德不称位，终不免危厉。象辞说，大时之世，用必称德。九四无德而窃居高位，如硕鼠贪食而畏人，是由于处位不当。

旨：鼫鼠，五技鼠也。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过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故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穷。晋之时，硕鼠贪而畏人，患得患失，虽贞亦厉。夫子揭出位不当三字，令小人无可掩饰，虽有位也不能一朝共处。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注：恤：忧也。

讲：晋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为大明之君，以阴居阳，治道尚未光大，天下犹有不尽服者，未免有悔。人君患德不修，只要明君慎德，天下自将宾服，何悔之不亡。所以，但计吾道之尽与未尽，而不计人心之服与不服，自任其明，不忧得失，则往吉而无不利。象辞说，天下之治，每以无心得之。六五之失得勿恤，乃纯王之心，本此心而往、福泽遍及寰区，所以有庆。

旨：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是患其用明之过而至于察，则功利之计在所不免，此即是悔，戒之以勿恤，使不要自任其明，而纯其出治之心，这就与悔沾不着边了。失得勿恤，明道也，所以往有庆。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注：角，兽类之角，刚猛之象。

讲：晋卦的第六爻（上九）。上九以刚居晋之极，纯以躁急刚猛用事而无宽和之意，为晋其角之象。别无它用，只能用以伐不服之私邑。虽兵为危事，也可收战胜之功。用刚以治小邑，虽出师有名而威不及远，也令人可羞，故贞吝。象辞说：居晋之上，应该明德以照四方。征伐已非其道，况用以伐邑，以道言之，不能算光大了。如果道足以照天下，四海已无不服，还有什么必要伐邑。

旨：大明之时，明照天下方是吉道。而维用伐邑，可见此外皆无所用，极言晋角之无所利也。对照自昭明德来看，则伐邑无道，而况止可见及邑而不可及天下，自然是道未光大了。

☲ 离(火)下
☷ 坤(地)上

地火明夷

明夷：利艰贞。

注：夷，伤也。

讲：明夷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三十六卦。此卦下离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见伤之象。就世道说，主德昏暗，阳明君子见伤于柔邪，故为明夷。文王系辞以为，君子遭遇明时，则危言危行利于直遂之贞。明夷何时也，而可以直遂行之乎。顺之则危国，逆之则身。不贞不行，贞也不行。只利于自晦其明，隐忍行志，委曲尽忠，宜艰难以行之，固守贞正之德。这就是处明夷的正道。

旨：这是贵戚之卿遇暗主而不可去者。贞含在艰内，以正道自靖自献，善用善藏、是艰难以行之贞，非艰难以行其贞。潜维国运，养正需时，以存其主，俱在艰贞二字内，故曰利。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讲：彖辞说：卦象离明入坤地之中，明无亏损，只是为地所遮蔽，不得不晦。犹如阳君子处柔暗之下，明为昏掩，不无伤害。以明见夷，故名明夷。

卦德内离外坤，离为明，坤为顺。这是说内文明洞达，外柔顺小心，昔日文王就是这样，文王在纣王暴虐时被囚禁，由于内文明而外柔顺，能在蒙受大难中免于祸患。

所谓利艰贞者，是说明夷之时，明不可直露，要晦藏其明，处艰难而不失其贞。昔人箕子处在殷纣之时，能佯狂披发以晦其明，但迹可晦而明不可息，故能自守其志，为囚奴而不改其正。箕子与纣王是近亲，所以称内难。艰贞之义可从文王蒙受大难之事中得到启示，而宗臣近亲在明夷之时应以箕子为法。

旨：臣之事君，惟内难最难处。因为当其时，去之不可，事之也不可，持正道绝对行不通。所以不能外正其行，只可内正其志，正其志不露其明，又不息其明。这正是能晦其明之处。综上所述可知，处明夷之道，贵于善藏其用，善藏其用则明不露亦不息，而对于艰贞之义也十分清楚了。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讲：象辞说，君子观明入地中之象，认识到君子临民治众，应该用晦而明，因为晦不苛察，明能烛奸。寓精明于浑厚而事无烦苛，就能得莅众之道。

旨：此不是以晦为明，也不是用晦又要明，晦而明者是君子照物常明，但不是用苛察以为明，惟用韬晦、潜藏，敛聪明于不露而真明，能彻物而不蔽。是为善用其明者。所以，昭明而明大，晦明而明全。晦字重，明字轻，不能用晦则不善用明。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讲：明夷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以阳处明夷之初，暗主尚远，祸虽未及，道已难行，遂戢身避祸，有飞鸟垂翼之象，谓其迅速而隐蔽。君子处此，唯有一去而已，见机而行，不暇顾虑，虽至穷困，三日不食也可。伤未及而先避，世俗或有异议，去此适彼，难免主人有言，然决心避祸，也顾不得了。象辞说：君子决心离去，于飞、于行、不食，都是义所当然。

旨：君子见机明决，当去则去，宁可不吃，也不可不行，宁可有言，也不可不去，总是要他决去之义。夫子恐人看三日不食，是否大急，特提出义字，要君子以义自审，不食也不暇疑虑。明决者自当如此。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讲：明夷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以阴居阴，居中得正，是善于顺时自处的君子。左股受伤，不算太重，当迅速离去，如用马壮之疾行以拯救之，可以全身免祸而吉。象辞说：六二之吉是由于柔顺而不失中正之则。

旨：拯救之法只有一条，去得早免于祸便是吉。行不违时，顺也，能去则去，能速则速，合乎当然之理，顺便是则。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象曰：南狩之志，乃得大也。

注：狩：猎也。

大首：魁首，这里指暗方的魁首。

讲：明夷卦的第三爻（九三）。九三居明体之上，而屈于至暗之下。至暗指上六，九三与上六相敌应，为至明克至暗之象。当明夷之时，九三身负天下之望，南狩以除害。南，明方，狩，狩猎，引申为用兵征伐，是以明伐暗之象。大首，元恶也。得，获也，是独夫授首之象。但君臣大伦，放伐大事，必须在敌首恶贯满盈，天下不能安处时不得已而行之，若犹可等待则宁可等其自悔，关心不能以除害为贞而亟亟行之也，这也是处暴君之道。象辞说：九三志在除暴救民，非富天下也，有此志乃可行伐暴之事，而大安乎天下，是谓得大。

旨：南狩句是论理之辞，意侧重在不可句。先曰南狩，示人君不道之成，继曰不可疾，则又严人臣不规之防。志字乃字紧相叫应，是慎之之辞非决之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讲：明夷卦的第四爻（六四）。离体为至明德，坤体为至暗之地。下三爻明在暗外，所以随其远近高下而处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坤体之下，陷入暗地尚浅，犹如人体的左腹部分，是幽隐之处，有可去之机，有能去之智，故能飘然得意于远去。明夷之心即明夷之理，也就是君子处明夷之时何去何从的道理。六四深知此理，纣王覆亡在即，乃毅然出门庭而行遁，是不幸中之一幸。象辞说，六四近暗君之地，其心意颇有不可对人吐露之处，唯不得已才悄然出走，遂了他欲去的心意。

旨：六四居坤体之下，谓入于左腹隐僻之处。此时徒死无益，计惟全其身存宗社，以自靖自献于先王也。入与出相对，既入复出，明夷之心乃可得。明夷之心是全其身而有待，忠臣用意之极

微妙处。六四有许多不可告人之意，意不可遂则唯有出走，此是悲六四之遭遇。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讲：明夷卦的第五爻（六五）。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六五以贵戚的身份，遇宗国之难，谏既不可，去也不可，有若箕子所处的明夷。箕子当年晦其明不彰，正其志而不乱，深得宗臣之正道。六五处箕子之时，故必从容隐忍以图挽回，又知箕子之艰难守正而贞乃为利。身居贵戚之卿，自不能与他人一样。象辞说，箕子之贞，外虽不露其明，而精忠炯炯之明实未当少息。六五所利之贞当如箕子之贞，遇内难之时，姑晦其明于外，而保持本体之明犹如日月之明，不可息灭。

旨：箕子句泛指处内难而言。只言贞而不言艰者，是箕子的艰难处境不言而喻。六五为卦之主，以卦辞利艰贞之道发挥之。宗臣之明德，宗社所赖以维持，一日不可息灭。如果明一息灭，便不成个宇宙了，故曰不可息。不可息的内涵，有默默维持宗社，隐隐感悟君心的深意。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讲：明夷卦的第六爻（上六）。上六以阴居坤之极，纵情溺欲，误国殃民，是昏暗之甚者。不明晦者，不明而晦也。上六始为天子，荒淫无道，杀戮贤臣，终于自伤其身，求为匹夫亦不可得。所以说，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不明之祸，一至于此。象辞说：上

六初登于天，也曾居尊位而照临四国，后来终入于地，伤人自伤。君者自有君之则，所谓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而上六既失其君道当然之则，入于地岂是偶然。

旨：人未有生而便暗的，不明其德全由纵欲灭理而来，然而，始而伤人，终亦自伤，有令人深戒之意。象辞失则二字最要紧，明者，君之法则也；不明则失其则也。

☲ 离(火)下
☴ 巽(风)上

风火家人

家人：利女贞。

注：家人：卦名，指一家之人。

讲：家人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三十七卦。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内外各得其正，举家无不正之人，于是，家道就成，故卦名家人。文王系辞以为，家之不正常起于妇人，而人之不正亦莫甚于妇人。故正家者，必使家庭之内，蔼然有贞静之风，无湊乱之失。推之以治国平天下，皆以此为端，利何如之。

旨：一家之中，须是内外各正，方成家道。利女贞，非女自贞，是齐家之君子正之也。论正家之道，责任在男；论正家之化，必先观女。门内恩胜之地，倘妇顺不彰，就成为阳教之累，所以正家莫要于利女贞。诗经周南，首关雎，葛覃、樛木、桃夭诸章，于女贞独详。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讲：彖辞说：一家之人，女主内，男主外。卦体：六二以阴

居阴，又居中得正，属于内卦，尽职于内而不问外事；九五以阳居阳也居中得正，属于外卦，尽职于外而不牵涉内私。男女各正其位，无一毫苟且于其间。男主外，阳教也，是天之经；女主内，阴教也，是地之纪。刚柔分明，得夫唱妇随之道，也就是天尊地卑、阴阳不可移易的大义。

内外一正，大义森然，何等整肃。不独国有严君，家人亦有严君。家庭的严君就是父母。正位乎外的就是父，指九五；正位乎内的就是母，指六二。父子、兄弟、夫妇之伦既定，家庭就正了。家正则天下都是一家人，人人都尽其父子、兄弟、夫妇之伦，则天下之为父子、兄弟、夫妇者也就定了。

旨：家庭之中，恩常掩义，故贵以严君以统之。母亦称严者，古人云：母不严，家之蛮也。父母俱严，然后家道可正。有此严君，则父母兄弟夫妇各得其所而家道正，家道推而广之，天下也就定了。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讲：象辞说，火炽则风生，风出于火，犹如化出于家。是为家人之象。君子观此象，知风化之本身自家出，家之本自身出，修身是根本。一身之言行唯家人视之听之为最密，所以言必有物，有物者，无空话假话而有事实；行必有恒，恒者常也，无情性而有常度。始终以此正身以正家，而天下之定也源于此。

旨：五行之气热极为风，是以火炽则风生。人知火以风炽，而不知风实从火出。言行不只在慈孝恭顺上看，言而能行为有物，行而不辍为有恒。彖言是推而极之，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也；象曰言行是返本之谓，即修身为本之意。

初九，闲有家，悔亡。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注：闲：防也，有整治约束之意。

讲：家人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以阳刚处有家之始，此时，家应该整治而有所约束，凭初九的才德也是能够做到的。乘此伦未渎恩未离而肃之以义、联之以情，则伦理正、恩义笃，而相渎相夷之悔可亡。这是治家正始之道。象辞说，所谓家有闲者，是有家之始，人心未变，越礼之念未萌，渎伦之意未起，及时防治还容易，所以须抓紧。志是家人之志，志未变应及时预防之。

旨：正家之法，莫重于始，始而能闲，方成个家道。不曰正而曰闲者，志正才有所约束。明长幼之序，慎男女之别，定尊卑之分，皆是闲中事也。志未变本有家人始而说，有及时预防之意。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注：遂：自古自作主张之意。

馈：饷也，中馈谓主持一家人饮食。

讲：家人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柔顺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整个家庭之事由丈夫决定，决不自作主张，只在家内料理一家人的饮食，职责是在中馈，其他一无所事。这正是女子的正道。唯其如此，便能成内助之功与宜家之化，何吉如之。象辞说，六二以阴居阴，居中得正，所得之吉，是妇人之吉，皆由顺从而卑巽得来。

旨：既说无攸遂，又说在中馈者，是说妇人以无成为正道，不应自专而应代劳。可见妇人之所以为能者，不在无所不能，而在

能其所能。爻辞言妇道，象辞推本于妇德。

九三，家人口舌，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象曰：家人口舌，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注：家卦的第三爻（九三）。九三以刚居刚，而不免过于刚。他治家威而伤于猛，严而失之苛，使一家人口舌嗃然畏惮而不宁。既伤恩又拂家人之意，悔而厉是难免的，但家道整肃，最终还是吉的。若因悔厉之故，一旦姑息，致使妇子嘻嘻笑乐，则纵欲败礼，终必貽家声之玷而致羞吝。由此可知，治家之道，宁可过严，不可过宽。象辞说，治家贵于有节，口舌虽过于严，而纪纲肃，伦理明，对于正家之道，不算是失。嘻嘻则和而悦，宽而纵，有失正家之节。所以，严可过而宽不可过。

旨：口舌嘻嘻，皆治家者使之，然悔厉吉，重在吉字。夫为妇纲，父为子纲，曰妇子嘻嘻，见纲维之不立也。吝而曰终，见一时和乐而久后毕竟败坏。嘻嘻对口舌而言，嘻嘻之吝正可见口舌之吉也。立于始为闲，调于中为节，其实是一个意思。至六三言节，以六三在内外之界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讲：家人卦的第四爻（六四）。六四以阴居阴，又在上位，是以柔顺之德而握主家之柄，能制节谨度，克勤克俭以致富，不骄不侈以保富。家富而知礼义仁让，所以大吉。象辞说，六四富家大吉，是因为顺德在位，顺德，能协调内外之情，在位，能操持一家生计。顺而在位，故能富家又得大吉。

旨：六四在上位，是主家政者。父主教化，母主货财。另一说：富不指货财，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为家道肥，肥即是富。可备作参考。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注：假：与古格字通，有感格之义。

恤：忧也。

讲：家人卦的第五爻（九五）。九五阳刚中正，为修身齐家之主。他以家长自身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感格一家人，使家庭雍雍肃肃，父子兄弟夫妇各安其分，和谐敦睦。家既齐则风教自树，无须忧恤而吉可必。象辞说，王者修身以齐家，能感格一家之人，蔼然仁让，不相怨尤，不相凌渎而交相爱也。肃雍到此方成个家，实由王者之感格来，故曰有家。

旨：假，感格也。王者身端心诚，感化于家而内外各正，礼教不忒，所谓雍容在宫也。能假始为有家，不假则有家亦若无家。六二与九五同德，内外各正，故能感格一家而无有不爱者，此肃雍之风，王者端化之源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讲：家人卦的第六爻（上九）。上九以阳居上，处卦之终、主家道已久。治家者以身教方可取得一家人之信，取得一家人之信，才为一家人所敬畏。所以说，有孚威如。威实是从孚来。言终吉，知其始未必吉，然而久后必吉。象辞说，使人敬畏不是靠声色严

厉得来的，而得之于反身修己。反身修己则家人畏服，是不怒而威也。

旨：孚而济以威，虽传之永久，家人亦必振肃，这才是治家可久之道。才言孚便说威者，毕竟以严胜慈。威如并不是作威，威生于反身，是严以自治，人不敢犯，正是不威之威。严君身正而家自肃，这才是家道之成。

兑(泽)下
离(火)上

火泽睽

睽：小事吉。

注：睽：卦名，有睽违乖异之义。

讲：睽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三十八卦。此卦上火下泽，性相违异，物之睽也；中女少女，志不同归，人之睽也。故名睽。文王系辞以为，天下之事成于众力之协，败于众志之乖。当睽之时，群情乖离，似乎无一事可做，但也不尽然，卦德有济睽之德，卦变有济睽之势，卦体有济睽之助。人能备此三者之善，虽不能大有作为，然用以补偏救弊，也可以收拾维持，以等待人心的渐渐稳定，所以小事吉。小事吉而大事也可渐图。

旨：济大事以人心为本，人心乖离自然济不得大事。但言小事吉者，非以小事限人。渐渐收拾维持则人心可以徐定，人心既定，大事也不是不可做。这是圣人要人善合天下之睽处。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事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讲：彖辞说：睽就是各相违异。从卦象看，离为火，兑为泽，火向上而泽向下，不相济而相违；这是物之睽；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二女虽同居而各有所适，则志不同行，这是人情之睽。天下的人心违异、众志乖离就是这样形成的。

天下事惟有德者才能成。从卦德看，兑说而附丽离明，说即悦，是心气和平，明是说能灼见事机。内能心气和平，外能灼见事机，便有利于睽而合。从卦变看，柔进而上行，柔进指君，上行有其位，柔德而居高位，这是合睽之势。卦体六五得中而应乎九二之刚，这是得英贤之助。备此三善，虽不能有所为，也可以暂时维持以待济。所以小事吉。

人只知睽之为睽，而不知睽之必合。试以睽之理阐述：位上位下是天地之睽，而化育万物之事是相同的；位内位外是男女之睽，而倡随相合，居室之志是相通的；分门别类是万物之睽，而彼此感应，相求相应的事是类似的。可见睽者从静态上看是千差万别，从动态上看，阴阳交感，生育蕃衍，又都是相通相合的。睽而能合，睽之时用岂不很大吗？睽之用大，则世道终于可济。

旨：火泽之睽于动处见，是先天之性；二女之睽于志行上见，是后天之情。要知本同而后异，才是所谓睽。曰事同曰志通曰事类，两者之合而为用也，然两者之合原是从两者之睽来，所以不说合之时用而说睽之时用。不睽则无以为合。因此，圣人明白物之睽而能和合万类。赞睽之用大正是要人善用睽。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讲：彖辞说，上火下泽，火泽合体而性不同，这是同中有异。君子体之，要以其同者异之而不能苟同。平易之中有特立的节操，求同理而不求同俗，求合义而不求合情，这就是同中之异，也就

是所谓和而不流、群而不党。

旨：彖言异中之同，是责君子济睽之功，象曰同中之异，是明君子不苟同的品性。世上最睽者莫甚于水炭之形，又莫甚调停之渐，惟君子以同而异，则门户不分而黑白不混。这才是处睽之妙用。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注：丧马：失马也。

辟：同避。

讲：睽卦的第一爻（初九）。睽必有合，而后可济。初九以阳刚居卦之初，因无正应，济睽无助，本应有悔，但当睽之时，人人有济睽之心，初九终可以亡其悔，即无悔，但需要静以俟时。犹如马跑了，越追，马越跑；索性不追，马反倒自己跑回来。初九虽无正应，但九四阳刚，与初九同德，德同则心相孚，自将协力以共济，所以初九不必象追马那样急急相求，而九自来相援，故无悔。但当睽之时，同德相合常为异己者所忌，若分别太严，则隔阂更深。所以，即使有恶人来，也当从容相见，释其猜疑，以免中伤之咎。这也是委曲济睽的一个方面。象辞说，初九见恶人是出于不得已。同德之合，异己者之忌，见恶人而不拒绝，是释其猜疑，以避中伤之咎，并可能转睽为合。

旨：丧马是悔之象，勿逐自复是悔亡之象。见恶人只是遇而不绝，非必欲见也，宽容以待其复，款诚以折其凶，总是济睽之妙用。见恶人以避咎，见并非出于本心。免于恶人之咎，正可巩固同德之合。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讲：睽卦的第二爻（九二）。巷是借用比喻，谓委曲以求通于君之意。九二与六五阴阳正应，是君臣关系，当睽之时，君与臣睽违不合，臣若固执相求，不免愈求而隔，只能委曲相通，随其所向而为之，期待君臣相合而后已。就象遇主于巷，如此，则曲尽臣子之苦心，可得致主之妙术，睽将不睽，而不负于臣责，又有何咎。象辞说，九二之遇主于巷，并不是枉道以求合，因为九二与六五正应，不允许睽而不合，必须委曲相从，正是份内之事，义不容辞，当然不算失道的行为。

旨：巷者委曲之途，至诚以感动之，尽力以匡扶之。遇非不期而会，内有多方投合处在，如此才尽睽时上应之责。巷非遇主之地，其迹可疑，故象辞持特以未失道来说明。提出一道字，可见这不是徇私的捷径，使后世求主之徒不得借圆通之名以失道德，不独为九二作解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注：曳：引也，也就拖着的意思。

掣：挽也。

天、劓：都是古代的刑罚。

天：髡首；劓：割鼻。

讲：睽卦的第三爻（六三）。六三与上九正应，是君臣关系，不幸居二阳之间，形迹可疑，使上九忌恨。九三求合不得，产生种种猜疑，仿佛见到自己的车子被九二在后面拖着，自己的牛被

九四在前面牵住，使自己不能前行。又仿佛见到上九饮恨要加害，施以髡首割鼻之刑。猜疑到这种程度，是谓无初。后来知道，所有这些猜疑都是虚妄的，这些似曾见到的事其实不是真的。久后与上九相遇，前嫌尽释，睽极自合，所以有终。象辞说，见舆曳者，因六三居二阳之间，处位不当，一时与上九难合，以致产生种种猜疑。无初有终者，因所遇的上九是刚直的人，其愤易生，其疑亦易解，心迹一明，自与相合。如果不是上九之刚，六三也不能有终。

旨：六三本无舆曳、牛掣、天且劓之事，但因不得合而疑之，好象真见到如此，所以无初，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有终。刚直的人疑得易也解得易，幸而六三所遇的是刚，所以可决其有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注：元夫：大夫，这里指初九。

讲：睽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虽为大臣，但下无应援，又居二阴之间，当睽之时不免孤独。幸遇初九元善之士，与之同德，推诚相交而互相信任，睽已不孤。但当睽之时，间之者多，必危以处之，杜绝嫌疑，防止谗言，要诚信之至，方能保交孚之美，而无睽孤之咎。象辞说，大臣之志就是济睽。今九四以交孚而得无咎，则得人协力而志而行矣。

旨：遇字与孤字相对，遇元夫是要九四去遇他，不遇则孤，遇则不孤。说交孚又说厉，圣人何等深虑，因为处睽时，谗间易乘，所以如此叮嘱之深。复人则睽不孤而志可行，然未本于交孚。可见大臣欲济睽，全要以至诚结贤。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注：厥：其。

厥宗：指九二。

讲：睽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以阴居阳，济睽之才不足，本当有悔。但九二为六五的宗臣，即所谓厥宗。六五以虚中应之，臣方笃于遇主，君更切于下交，情投意合，有如肌肤柔脆易咬。君臣同德而合，天下之睽便不难合了，故无咎，自然也无悔了。象辞说，六五有其宗臣而合，如噬肤之易，则君臣同心，天下之睽可济，虽一人之幸，亦天下之福，所以往而有庆。

旨：九二依六五为主，六五亲九二为宗，同心相倚，犹如噬肤，一噬即合，噬字有深意。又，一往字，见君必求贤，而后贤从之，故君不可不先往。爻辞只言何咎，象辞许以有庆，可见君臣相得可以济天下之睽，实有庆而不止无咎而已。

上九，睽孤，见豕负塗，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注：豕：即猪。

负塗：背上涂着泥巴。

张之弧：拉开其弓。

说：同脱。

讲：睽卦的第六爻（上九）。上九本有六三与他正应，并不孤，是自以孤。上九居卦之终，是睽之极，阳刚居上，是刚之极，在

离之上，是明之极。睽极则乖戾，刚极则暴躁，明极则生疑。集乖戾、暴躁、多疑于一身，使他对自已的亲党妄生疑端。他看六三仿佛是一头猪，背上涂着泥巴，既脏又蠢。既而又看见六三载了一车鬼，先拉开弓要想射击，鬼本无有，后来才放下弓。看仔细了，原来不是负涂之猪，不是载鬼一车，六三也不是盗寇，而是结亲的。于是，疑虑都消释了，便往而求合，如阴阳和合而降雨，则睽合而不孤。所以说遇雨吉。象辞说，睽极生疑，以致疑神疑鬼，动静行止无不可疑，今遇雨而得吉，群疑尽释，当然可以往而相合了。

旨：大凡君臣之间最易生疑，疑便难合。周公于此爻特摹其形状以为疑人者之戒。夫子不举见豕、载鬼之事只说群疑二字，可见决非真事。说群疑亡是六三本来就无可猜疑。

艮(山)下
坎(水)上

水山蹇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注：蹇：卦名，险难的意思。

讲：蹇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三十九卦。此卦有见险而止之义，是世难方殷，不可轻进，故名蹇。文王系辞以为，当蹇时而思济，必有其地，有其辅，又有其道，乃克有成。如往西南，是平易之地，守要害，据形势，无论进战退守都无不利；若往东北，居险阻之地，则英雄无用武之地，自不利。在下有大人，德高望重，谋猷老成，见之可资以成功而利。又必秉至公以举事，仗大义以服人，则施为正大而吉可必。济蹇者有此三善，又何虑蹇之不济哉。

旨：西南、东北不必泥定方向，凡其形势要害可为凭籍者，即是西南，地势险隘无可依据者，即是东北。大人谓伊吕之徒，不必泥九五作君看。贞是仁义之师，如汤武之征伐是也。据得其地，资得其人，行得其道，则蹇无不济。所谓三资备而王随之是也。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讲：彖辞说：蹇，世道艰险，弘济不易，这是难的含义。卦德：坎险艮止。谓国步多限，面临危机，而审时度势，不冒进以陷于险，此所以为蹇。见险而能停止不进，是居静观动，可衡量缓急之宜，筹划弛张之策，非有大识见者不能。

蹇何以利西南？由于往得中。九五阳刚居中得正，是往而得处平易之地，所据得中，可作为进取的据点，不利东北者，东北是艮方，艮体止而险，所栖失势，非用武之地，蹇将日甚，济蹇之道岂不陷入绝境。利见大人者，九五刚健中正，有大人之象，往而见之，副天下之人望，图天下之大业，必有济蹇之功。其曰贞吉者，自六二以上，各当其位，各得其正，正则无不吉。扶大义，秉大公，以削平外乱，整顿纲纪，而邦国也就正肃了。此贞之所以吉也。当蹇之时，所用以济蹇者，必得地，必得人，必得正，而后蹇方可济，蹇之时用岂不大矣哉。

旨：难也，只训其义，险在前二句方是本。身当世难，险在前是近之意，重能止二字，以能止为智者，唯止而后能有济也。止不是安坐以观其难，而是镇定不冒进也。时用与时义有别。时义是这时应有的道理，时用是这时应有的方法。蹇时非有得地，得人、得正三种作用，不能图济，故赞其用大。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讲：彖辞说：水在山上，曲折艰回而难行，蹇之象也。君子体之，乃反身修德，内省于念虑，外检于躬行，兢兢业业，使原有的天赋之德愈加纯粹完善，则吾心坦然，世路也不崎岖了。此君子之善体蹇也。

旨：此以济蹇之道，推本于自身。世路艰险总因自身的缺陷而来，行有不得者，皆反求之己，毋使此身固有之德毫不修，则

一身无险，举世皆平。这正是济蹇之关键。

初六，往蹇来誉。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讲：蹇卦的第一爻（初六）。蹇乃大难方殷之日，初六居艮之始，正是宜止之时。如果往而有为，将陷入险境，必蹇。只有不往而平，见险能止，则知几之誉可集于一身。初六自当谨慎。象辞说：初六往蹇来誉，岂终于不往哉。君子不能违时，时既不可有为，自宜止于静处，以待天下之清也。

旨：上进则为往，不进则为平。初六不往便是平，有见机识时之智。以上各爻皆以止为智，而誉独归于初六，是因为初六见险之始，当止即止，止以待时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讲：蹇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柔顺中正，上应九五。见君在大蹇之中，遂鞠躬尽瘁，不避艰险，蹇而又蹇，以求必济。六二身为王臣，自当尽全力济群于千艰万险之中，置其身于成败之外，不是为了自己。象辞说：王臣报国，济与不济虽未可知，然蹇蹇而心力既竭，即使不济，一念自靖之忠，亦可无愧于天下万世，自无可尤。

旨：王臣如此尽心竭力济君之难，未尝念及自身，故曰匪躬之故。匪躬谓不为自身也。圣人恐人以成败论英雄，故以“终无尤”三字慰之。

九三，往蹇来反。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注：反：近也。

讲：蹇卦的第三爻（九三）。国难方殷，非一人所能拯救。九三当国家大难之时，如果翹然独往，有蹇而已。惟俯念二阴，足以同心共济，于是，近而就之，不致终蹇矣。象辞说：往蹇来反，非强与二阴相合，内卦二阴，初六止以待时，六二蹇以求济，都盼着豪杰来助，与上六为应，然上六柔而无位，无济于事，曰往蹇来反者，既往复近之辞。当蹇之时，智谋勇略之地往往自相倾轧，圣人恐九三疑虑而不近，故以内喜提醒也。谓二阴之喜，正劝促九三速返也。

六四，往蹇来连。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讲：蹇卦的第四爻（六四）。六四大臣，当国家多难之际，阴柔才弱，往以济蹇，陷入坎险更深，计惟来连，即在下连合九三，资其才略，以纾国难。九三阳刚，与六四相亲相比，合力济蹇，自然比独往有利。象辞说：往蹇来连者，仗九三乃当位的阳刚，内抱匡济的实心，外有经纶的实用，才足以有为，故宜连之以共济也。

旨：独往曰往，与人同往曰连。来反与来连不同，反是退而徐图之，连则连之以进也。连字有倾心相依之意。当位不重，重实字，实是有济蹇的真手段，与逞浮华之才者不同，故宜来连。

九五，大蹇朋来。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讲：蹇卦的第五爻（九五）。大蹇，非常之蹇，天下之蹇皆其蹇也。九五当蹇之时，是蹇之主，为宗社存亡所系，国家治乱所关，蹇之最大者也。当此大艰险之际，非得贤人不济。九五尊位，有阳刚中正之德，不但威望足以动众，信义也足以格贤。故凡怀德者，负才者皆翕然来归，云合响应，如朋来会集。大蹇之济可待了。象曰：大蹇之时，智巧之士避之犹恐不及，九五何以致朋来归？是因为九五履中得正，不改其节，在大险难中信义愈显，能吸引众豪杰倾心相从。

旨：一身一家之蹇，小蹇也。九五为蹇主，故曰大蹇。诸爻之犹豫不进者，因未遇到真主。九五既出世，群贤必翕然来附，以共建大业。曰朋来者言其来之众也。蹇之得济不言可知。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注：硕：大也。

讲：蹇卦的第六爻（上六）。上六处全卦之终，是蹇极之地，本身阴柔才弱，如果往求济，则陷入险境愈深，便毅然来从九五济蹇之主，则能得硕大之功。九五为德位兼隆的大人，见之则拨乱反正，其硕而吉不待言说。象辞说，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内指九五，志在内，归之诚也。利见大人，因九五有德位兼隆之贵，见之始可成功，故毅然相从。

旨：上六之往犹如初六之来。初六本无求，特以不往为来；上六本未往，是以不来便是往。凡往皆险，凡来皆良，所以当蹇之时，不贵往而贵来。志在内，内以九五之位言。从贵，贵以九五之德言。九五有大人之德，居大人之位，此其可贵也。

☵ 坎(水)下
☳ 震(雷)上

雷水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注：解：卦名，散也，解除蹇难之意。

讲：解卦是六十四卦的第四十卦。解，难之散也，即解除蹇难的意思。卦德：居险能动，才能出险，所以名解。文王系辞以为，大难方解，理宜平静。故必涤烦去苛，宽大简易，与民休息，如西南之平易，乃为有利。若无所往，当偃武修文，来复其所而安居乐业，则国家相安无事，吉。若遗孽犹存，往而征伐，宜早往早复，宜速不宜迟，则国家不苦于多事而吉。

旨：大难方解，乃元气初复之时，正宜休养生息，故利西南，取平易也。无所往、有攸往，正是利西南处。无所往即如其安静平易而吉；有所往而夙，也依旧平易安静而吉。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注：甲坼：萌芽之意。

讲：彖辞说，坎为险，震为动。险在内，动在外，所以叫险

以动。险以时言，动以才言，当险难之时，干练之才能戡定于祸乱之外，为处险以动，不动则不能出险，动则自能易险为夷，亦即动而出于险外，这才是解。险艰既解脱了，民命方苏，正是不可烦扰之时，故辞曰利西南。西南为坤方，卦变九四入坤体，坤为平易之地。为政者以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所以往得众。又，九二得中。解时以安静为中，而九二能与时休息，安静无为，乃得处解之中。故来复吉。有攸往者，也指九二以得中而往治乱，这不算穷兵黩武。一举而收平乱之功，故为夙吉。

解之道，即天地之道。隆冬之时，天地闭塞，然静极而动，二气相交，倏而解冻，其时气化流行，奋为雷，和为雨，交作于两间，滋润百果草木，莫不随气而解，萌芽发露。天地之化育万物不外于乘时而解，解之时，岂不大矣哉。王者法天以行解，自不容于妄动。

旨：在难而思解，处安而恶扰者，物之性也。其在难，我往则得众；及其无难，我往则害物。若有攸往，非夙不可。中是恰当事理，适合事宜。唯得中，往而不扰，便是有功。是安民之功，非克敌之功。天地之生万物与万物之受育于天地，皆藉于解，故赞其时大。言外之意，王者不可不因时而安静，以与天地合其德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讲：象辞说：雷雨交作，万物苏解。君子由此体会到，天下大乱时，民生易罹于罪过，今大乱既平，应当体之以情，施之以仁。对于过失，可以赦免不问；对于罪恶，也当宽宥轻罚。这是以天地生育万物之心，而解斯民于法网之密也。

旨：民当蹇难之中，罹于罪过者，往往不自知，或迫于不得

已，与平时不同，故当赦宥。赦之宥之，全是开一条自新之路，也正是解民难的一个方面。

初六，无咎。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讲：解卦的第一爻（初六）。刚从大乱中解脱出来，作为人臣，不可多事以生变，也不可因循以养乱。初六以柔居解卦之初，本性安静，上应六四阳刚，又有济世之才，所以初六既不烦扰，也不废弛，是处解而最得其宜者。无咎。象辞说：初六处解而得无咎，非幸也。因初六与九四正应，刚柔相济，合乎张弛的妙用，以义揆之，当得无咎。

旨：解利西南，可见解之时是以柔道致治，但难之方解，虽贵安静，而解后人心涣散，也容易导致废弛。初六镇静而济以明，既不多事，又不养奸，故得无咎。圣人恐人误解，只要柔便可无咎，故以刚柔之际加以阐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注：田：田猎。

黄矢：矢是箭，箭是直的；黄在五色之中，是中色。得黄矢喻得中而直之道。

讲：解卦的第二爻（九二）。九二刚而得中，是有德的君子，嫉恶如仇，能将邪媚小人除去，团结善类贤人，堪称中直之士，喻以田获三狐得黄矢之象。黄，中色；矢，直物，中而直也。如此大臣，主持正道，则朝廷清明而天下治，故贞吉。象辞说：九二

之贞吉，是因为心存道，能去邪崇正。

旨：邪正不两立，邪媚既去，中直自来。大臣事君，举直错枉，最是要事，故以贞吉与之。去吾心之邪，方能去小人之邪；存吾心之中直，方能用君子之中直。九二以中自乘，故能取舍得正。得中道在获三狐得黄矢之前。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讲：解卦的第三爻（六三）。六三以阴居阳，不中不正，但居下卦之上，是小人窃据高位，虽得必失。如宜负者而乘车，处非其据，必致寇夺。意思是：小人应该背负着东西徒步走，君子可以乘车，今小人背负着东西，立在君子乘的车上，盗寇见君子之器竟被小人占据了，就要下手抢夺，是谓“负且车，致寇至”。这是喻六三以小人而居君子之位。纵然位出于君子而贞，亦有不称之羞。象辞说：六三负且乘，处非其据，即使不被夺，亦已可丑，况必致寇，寇至则戎起，其夺必矣。咎由自取，又能怨谁。

旨：无德窃据高位，人谁容之，贞吝所以愧其心而使之知避。亦可丑言其辱甚于见夺，又谁咎深明无德之不可久据，皆深鄙之辞。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注：拇：足大指叫拇，喻小人。

讲：解卦的第四爻（九四）。在解之时，非刚明之朋，不足以同德相济。九四应初六阴柔，实非其朋类。同德之俦所以疑忌而

不至。故为九四考虑，必须解而拇。而即尔，就是你。拇，足大指，据人体之下，这里指小人。群小伪朋既去，君子真朋始来，才能互相信任倚托。象辞说：九四以阳居阴，不中不正，又应于初六，比于六三，所处之位不当，容易被小人所附丽。故必遣散小人，而后君子方来。

旨：而，汝也。谓初六为九四颐指之私人，朋之至不至、孚不孚，就要看你能解小人与否。能解则私情割舍，道同者来。如果溺而不解，何以取信于君子。一说未当位是解拇之由，专指初六，亦可备参考。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讲：解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以阴柔居尊位，与三阴同类，是小人密集于君侧，祸将不可估计。君子于此时，惟有解而去之，不为所惑，则君德清明，民社均受其福，吉。然而，小人难退而易匿，如果外迫于公议，内牵于姑息，就不是真解。必以小人之远退为验。孚，验也。倘君侧无小人，则为有解；君侧有小人，则犹为未解。以此验证，方可不受小人之惑。象辞说，小人并不难解，特患君子无必解之心。如能解之，则小人即退。

旨：曰维者，谓只此一事为要。有孚句是虑其解之不力，特叮咛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注：隼：鸷鸟，凶悍的鸟。

墉：城墙。

讲：解卦的第六爻（上六）。上六身当公孤之任，位尊德重，处解卦之极。这时尚有六三以小人窃居高位，犹如隼鸟之在高墙之上，迄未除去。今上六一举解除巨恶，如射隼于高墙之上而擒获之。至此，首恶已除，世难尽解，苍生皆受其福，何不利之有。象辞说：所谓公用射隼者，因小人祸要殃民，悖道甚矣，罪恶昭彰，不容不解，公解之，非出于私恶也。

旨：系辞谓上六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以出而有获。小人乱邦谓之悖，以字要重看，有与众共弃之意。

䷨ 兑(泽)下
艮(山)上

山泽损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注：损：卦名，减省之意。

讲：损卦是六十四卦的第四十一卦。卦体：损下卦画之阳，益上卦画之阴。卦象：损兑泽之深，益艮山之高。都有损下益上、损内益外、损民奉君之象。民贫则君不能独富，上下都损了，故名损。文王系辞以为：人君何乐于损下，顾军国大变，不得已而加赋额外，必平日节爱之心，素孚于民，万分无可奈何，然后议损，而民亦谅。这是有孚。损所当损，民将乐输，国事可济，这就是元吉。符合民心，故无咎。其所损只是一时权变，为了救时，当然可贞。用之四海而天下咸宜，故利有攸往。那么，用财之法当如何？不得已损之，必以不得已用之。例如享祀，这是国之大典，本应从厚，祭品以八簋为盛，四簋为中，今因时绌，减少为二簋，也可以享用。享祀都可以俭，而况其他。省一分财物便可减一分赋税，多一分爱民之心。以有孚为损，其制用就当如此。

旨：损以上下皆损得名，卦辞就阐明这个道理。有孚者，国家有大变故、大兴革，不得已而增加常赋，损所当损也。元吉而无咎者，民乐于输而不以为厉也。可贞而利有攸往者，其法不独

可行于一时，还可作为万世权宜之术，不独可设于一方，还可作为天下通行的标准。元吉以下皆从有孚的含义而言。说到用财之法，以用享为训，虽国之大事在祀，只要保持诚敬，一切繁文缛节都可损掉。享祀都如此从简，其他无侈用可知。由此可见，其损下者真有不得已之心，这正是有孚处。

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讲：彖辞说：道，损之道，损之道自下向上行。损巷闾之财，充府库之用，损下而益上者也。君之富，藏于民，下民既穷于所损，则君上亦不得独富。下损，上也损，损之道上行的结果是上下俱损。所以卦名叫损。

据前面的卦辞：人主损民，只要诚而有孚，则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这里不必赘述。至于二簋可用享者，也不是常用之法。礼以时为大，损之时如此，为时之不得不然。试看卦画：下卦乾也，损上画之阳为兑；上卦坤也，益上画之阴为阳。刚尊而反减，时当损也；柔卑而反增，时当益也。所以卦画也表明凡事要趋时。这也就是说，刚虽尊但不可终亢，故盈者必损；柔虽卑但不可终穷，故虚者必益。这都是理势之自然，非为力所能改变。盈极必虚，虚极必盈，损益虚盈，都要依时而行。可见用享也不可违时。这就是损之用。

旨：道者，损之道。贵以贱为本，尊以卑为基，故损下则上下俱损，非人情所欲，必本于有孚，而后其善可尽。二簋可用享，也包含着有孚之义。然二簋只在损之时可用，圣人恐习以为常，特以应有时点明。以下皆阐述时字之深意，一连用了三个时字，总

见损益有时，损之不可轻用。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讲：象辞说，山下有泽，损深而益高，这是损之象。君子观损之象，便落实到自己的修身养德上。惩者，治之而根绝，窒者，制约而遏止。忿、忿怒；欲，欲望。人心原自和平，安得有忿，应于未忿之时，化躁为恬静，预拔其忿之根，而不为气性所驱使。人心原自纯净，安得有欲，应神游于广漠，预杜其欲之隙，而不为情欲所诱惑。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则吾心木然之天性保全了。

旨：此是君子治心之学。惩忿如止火，要遏其势；窒欲如止水，要清其源。制之于未发则忿惩，绝之于未萌则欲窒。这就是损之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注：已：止也。

遄：速。

讲：损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在损之时，上应六四。六四阴居上位，初九阳刚居下，损下益上，初九应当损自己去益六四，六四也依赖初九去益。这时，初九应辍止所为之事而急速前往救六四之疾。公而忘私，原来的事耽搁了，也可无咎。然而居下而益上，亦当斟酌其亲疏深浅，而损所当损。象辞说，六四求益之志合于初九遄往之志。尚与上通，上指六四。

旨：酌损正是教以益之之道，非不可则止之谓。爻酌损之说，圣人虑观望者有所借口而不往，故以合志而激励之。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讲：损卦的第二爻（九二）。九中阳刚居中，志在自守，不肯妄进，即所谓贞也。能守此贞，则名节不辱而利。如果轻率而往，则降志辱身，不能免凶。征，行也，往也。这是说节义之不可损也。常守此贞而弗损，其清风亮节足以廉顽起懦，正有益于上之风教。弗损也可以益上，又何必轻往而取凶。象辞说，九二利贞者，是以刚中之德为自守之志，故能贞而不轻进也。

旨：弗损而益之，正见贞之为利而往之为凶也。征与贞相反，弗损即守贞，即所以益上。志者断不可移。中以为志，就能不染于欲，不嚣于气。立得志立所以修德行洁。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象曰：三人行，三则疑也。

讲：损卦的第三爻（六三）。下卦本是乾，损上爻以益坤，为三人行而损一人之象。一阳上而一阴下，为一人行而得其友之象。同类中有异类相杂，就是三人同行。这时就要损去一人，不使异己者杂于其间。异己之人既损去，则同心同德之人合在一起，相互信任，就是得了朋友。一人行谓异己之一人既行。此可以观致一之道矣。象辞说，三人行，必损去一人而使之行，不是因为气量窄。人情以两为专，三则道术异而议论乖，必至疑忌。所以必损去一人以致一。

旨：此爻论致一之道。凡异类便是三，同类便是两，不必拘泥于三和两。道义交孚虽千百其朋不失为两，伦类非偶虽比肩相

与不失为三。一人行则得其友，是从损一人而幸之之辞，正是阐明致一之道。三则疑，正是解释一人行之故，疑是疑忌。去其疑则无二，无二之谓致一。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讲：损卦的第四爻（六四）。气质之偏皆谓之疾。六四阴柔有疾，赖初九阳刚之助，有以愆忿窒欲而祛其柔懦之失。这是损其疾之象。一个人克己最难，必奋然振起，猛力求进，使初九见我求助的诚意，急速前来匡救我的过失，使我改过自新，所以有喜。变柔为强，不终于疾，何咎。象辞说：人而无疾，固然可喜，而能求助于人之损，治我之疾，亦可喜也。

旨：初九谓遄往，六四谓使遄，可见初九之遄实，六四有意使之。疾能损，便是喜，也没有终迷之咎。但要勇于改过以致初九之速来。夫子见讳疾忌医者多，故言亦可喜以勉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注：十朋之龟：古时用龟甲作钱币，两龟为朋，十朋之龟为天下之大宝。

讲：损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柔顺居尊而虚心好善，天下贤豪闻风而景从，贤者献德，能者献才。不期益而益，谓之或益。十朋之龟是天下之大宝，是多贤求益之象。弗克违，是虽欲推却而不能之意，就是说，不是真的要推辞。这样，合天下耳目为聪明，合天下才识为睿智，君德自纯，治化自溥，其元吉可知。象

辞说：六五之元吉，是因为虚中尚贤，能致天下之贤人相辅，就是得天之助。上祐谓得天眷也。

旨：曰十朋曰弗克违，总是美其能得多贤相助之意。唯德动天，故曰元吉；唯天眷德，故曰自上祐，总由得贤士来，可见人心即是天心。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讲：损卦的第六爻（上九）。当损下益上之时，上九阳刚居卦之上，受益之极而欲自损以益人，然而，如果分人以财，则财穷而惠亦穷。所以王者益民有惠而不费的说法。能够以民之利而利之，就无负于民而恩泽远施了。所以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弗损而益，利及万民；惠而不费，惠及四海。如此，天下臣民归服，不可以家计也。象辞说：人君以益下为志，弗损益之，则益道大行，无一物不得其所，其益下之志不是大有得吗？

旨：弗损益之，便是说因民之利而利。惠主令人喜，贞主令人忘；惠主计一时的小惠，贞主培万年的根基。弗损而益，全是王道，故以贞申明之。大得志的大字从弗损来，损而益者，其益犹小；弗损而益，其益普遍。

䷳ 震(雷)下
䷫ 巽(风)上

风雷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注：益：卦名，增益，增加的意思。

讲：益卦是六十四卦的第四十二卦。卦体：损上卦初画之阳，益下卦初画之阴。是损上以益下的意思。然而，民富则君不致于独贫，所以实际上下益而上也益，是君臣皆益，故名益。文王系辞以为，卦体二五有中正之德，匡救之才，君臣以德才益民。施仁政恩泽四方而民皆赖以安宁，固无所不利了。利有所往是益于平时，利涉大川是益于处变。益之利民如此。

旨：益者，增足之名。下已有而上更益之，圣人利物之无穷已也。开其所无，疏所壅，皆所谓益也。利往利涉，益卦独兼言之，益以兴利也。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而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注：说：即悦。

木道乃行：巽为木，震为足。

震为动：巽震合成益卦，是谓动而巽。

讲：彖辞说：卦名益，卦体损上益下，是君能减常赋，行补助，自损而益民，民受其益，而欣悦无穷。惠泽自朝廷之上，直下民间，遍及四方，虽穷乡僻壤乃至边远绝域，也无一不到。其益下之道，直如天道之下济，广大光明，此亦民悦之所以无疆也。

益下之道固然光大，然非无才德者可以担当，正是九五、六二居中得正，都有中正之德，君臣同心合力，以之益天下，天下必受福庆。益卦上体巽，巽为木，可以济川，木道乃行，即利涉意。

此卦下为震，上为巽，震动巽顺。震动奋迅有为，巽顺，深入有渐，所以德业和功业日日上进。无疆者，不可限量也。卦体阳下阴上，是天地一施一生，天施是天道下济，地生是地道上行，一施一生而化育万物，生生化化之益无有方所矣，这是说造化之益。凡此益之道都因时而变化，如人事之穷通得失，物理之虚盈消长，莫不出于时之自然。因此，益下之道也必须与时偕行。

旨：损上益下除制产外，还有蠲租弛禁等等，不然说不得损上。恩出望外，所以民悦无疆。恩泽真正遍及四方，虽最下之处亦无不到，所以称大称光。效天地造化之益以益民，其道自日进于无可限量。时之所在即道之所在，时所当益，其道自不容于不益。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讲：彖辞说：风烈则雷迅，雷迅则风烈，交相助益，益之象也。君子体之，见善则迁，无少犹豫，有过则改，无少停滞，雷厉风行，也不过如此。迁善以存理，改过以遏欲，为益之大者。理存则欲自遏，欲遏而理益存，则亦交相助益之意也。这是君子日

益之学。

旨：要识得交相助益之意，二则字最要紧。片善不遗，纤过不留，象风之入微，迁无滞念；雷之迅发，改无停机。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讲：益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居下而受上益，是初登仕途而君恩已渥者。人臣虽不为利禄效忠，但宠任既专，理当报答。凡事关宗社，利在生民的事，都毅然担当起来。大作即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乃为利。但即进而图非常之功者，一有未善之处，则疑忌交集，故必谋出万全，事图经久，大善而吉，然后可无妄作之咎。象辞说：初九必元吉才无咎者，因身居下位，一介微臣，本不当任公卿辅弼之厚事，故必元吉方可免咎也。

旨：初九居下卦之下，故受益之极。既有非常之遇，当作非常之报，故用为大作。大作者，是毅然独任，慨然自酬也。象辞着一下字，便见初九位卑而任重，要明于自裁而勉于图报。

六二，或益之，十月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处来也。

讲：益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虚中处下，作为人臣，他竭诚致敬以事其上，能得臣道之贞。精诚上通于君，宠赐优渥不期至，为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之象。当永守此贞而不变，则恩宠益隆而吉矣。王者用此贞道祭祀上帝，犹当得吉，而况人臣守此以事君，吉自无疑的了。可见贞必受益，而人臣不可不贞也。象辞说：益出于君，何以曰或？以六二之心，原不为利禄而效忠，其

宠赐之来出乎意外，故曰或。

旨：损六五，益六二，皆曰十朋之龟者，人君以得贤为宝，人臣以得君为宝也。效贞者原不邀宠，六二精诚自献，覬覦希冀俱忘，宠赐不期而至，所以谓之或益，此是夫子表纯臣之心。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注：凶事：或甲兵之事，或凶年求灾。

圭：古代以圭为信物，或作本人身份的标志。

讲：益卦的第三爻（六三）。六三阴柔不中不正，非纯臣也。但当益之时，人臣概当受君。六三以阴居阳，又处在震动之极，有刚决的一面，能用凶事，如荒年赈济百姓，这也是益下的事，当然无咎，但必须有诚信，合于中行之道，事先还须向上请示报告，即所谓告公用圭。象辞说：诚信与中道为本人所自有，但不激则不发，故益用凶事，是促其修省，能固守其本有之中德，非以凶事弃之也。

旨：天心仁爱人君，则时出灾异以儆之，人君仁爱人臣，则或用凶事以益之。凶事非益，用以振厉乃益也。六二是以履顺为益，六三是以应变为益。孚与中，人所本有，但不固则失，象辞提出固有二字，正见圣人一片玉成之心。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讲：益卦的第四爻（六四）。六三、六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为戒。人臣以益下为中行，能以中行之道益下，其规划举措皆

合时宜，顺人心而副天下之望，则所行也正是君所欲致之于民者，入告于君，君必同意，岂独小事见从，象迁都这样劳民动众的大事，因为去危就安，君亦能谅我益下之心而依从。利何如之。象辞说：告公何以从？六四念念以益民为惠，君未有不谅其志而用其言的。

旨：益下之事，非止一端，合于天理才是中。国者社稷宗庙之所在，主张迁移者，必以利民为前提。为依，是君依六四。提一志字，即见其中行决不出于虚伪。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讲：益卦的第五爻（九五）。九五以阳刚中正居尊位，又有六二中正与之相应，以如此之德、才、位，又心存至诚，为天下人所信。今以惠民之心，益天下之民，天下之民无不受其恩惠，元吉自不待言。后一个有孚是下民信任九五，上下皆有孚，上感而下应，民则惠九五以德。象辞说：人主惠不真心惠民。惠既出于心，其益无方，元吉之应就不必问了，民有孚而惠我德，其道大光。如此其益下之地岂不大得。

旨：此爻有孚字重。上下有孚，一诚相通，天下归心，确是王者气象。大得志非以民之惠我而得志，是我之惠足以致民之惠我为得志。真心惠民之主，只为益民不求民之誉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讲：益卦的第六爻（上九）。上九阳刚居益卦之极，贪得无厌，

只知自益，不知益民，求益不已，是剥民不知止者。结果当然不能受益，还遭到人的抗击。原因在于立心不恒。益下者，君道之恒，一念反常，即为祸胎，而凶即随之就来，岂待击之而后知凶哉。象辞：求益不已，为害甚大，说莫益之，姑就自私自利这一面而言，未究其害也。若究其害，击必不免，所谓或，是人之击上九，出乎上九意外，不期而至，所以，又说自外来。

旨：此周公为货殖亡国者戒。当益之时，以益下为道，一不益下，便是勿恒。六二不求益，谓或益之自外来也；上九求益，谓或击之自外来也。两或字、两自外来，值得深思。

䷀ 乾(天)下
䷁ 兑(泽)上

泽天夬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注：夬：卦名。决也。

讲：夬卦是六十四卦的第四十三卦。夬，决也，阳决阴的意思。在十二辟卦中是三月之卦。卦体下五阳而上一阴。以五阳去一阴，是以众君子去一小人，去之无难，决之而已，故名夬。文王系辞以为，君子之决小人虽易，而决之道必扬于王庭，以声明其窃据之罪。王庭即朝廷，扬者，公开暴扬的意思。但仅仅扬于王庭还不够，不可掉以轻心，要以孚诚之心，号召众人心存危厉，时时提防。要从邑开始，由近及远，告戒人们提高警惕。但不可以从戎尚武，尚武是不利的。决之必尽其道，如此而往，振风采于朝廷，伸正气于宇宙，小人尽去而君子之道大行，所以，利有所往。

旨：夬训决，不但有去的意思，还有必的意思。扬是暴扬其罪，使小人无可逃遁。号者合众之辞，使君子之党集在一起，防小人反噬。重自治，不尚武，这是尽决小人之道，不可轻慢。在剥卦，见剥一阳之易；在夬卦，见夬一阴之难。因君子艰进易退，小人易艰退。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讲：彖辞说：卦名夬者，决去之意也。卦体以五刚决一柔，即众君子去一小人。决去是必然的。但决小人之道，太柔不行，太刚也不行，要健而能悦，决而能和。卦德：下体乾，乾是健；上体兑，兑是说。有健而和的美德。要决小人，不能缓图以失其机，也不能轻举而激其变。事合时宜，动而不躁，决而能和，这是决道之最善者。

一小人窃居众君子之上，谓之柔乘五刚。必须将他蔽贤误国之罪暴扬于朝廷，使他无地自容。但恐小人居心叵测，还必须号召君子心存危厉，时时警惕，则决小人之道方可光大。在方法上，应采取自治的和缓手段，不宜从戎尚武。如果以尚武取胜，便是决而不和，若小人与我为敌，必致困阻，岂不自穷。利有攸往者，是说五阳在下，决去一阴，则为纯乾，于是，刚长的全部过程就告终。从此，自公孤以至百官，莫非中直之选，君子之道大行。

旨：健指德之刚毅，说指德之和顺。健而说，则决而和矣。孚号六句要深味三乃字，谓必要如此，方能决之。说到乃终，终字重，意即除恶务尽，自必满朝君子而决道乃终。

彖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讲：彖辞说：泽气上升于天，必决注成雨，雨施而滋润万物，这是夬之象。君子体之，应当施布其泽，普及天下，不要居德。这里，禄是恩泽，施是施布，及下是下及于万民。德即禄，居是吝而不施。施禄与居德，意义相反。居德的意思是不施恩泽。惠积

而不流，必犯贪主之大戒，所以忌之。王者应该如天之降雨，泽及万物。

旨：天有雨露，王者岂无恩泽，故君子必施禄及下。禄即是德，施则不居矣。两句一正一反。要注重施禄及下，居德只是反衬，以见禄之不可施也。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讲：夬卦的第一爻（初九）。初九以阳刚处乾体，在夬卦之始而居下。以少年新进之豪，嫉恶如仇，急于与小人一决为快，有壮于前趾之象。前作前进讲。他自以为小人当决，无可咎者，但谋浅虑疏，往必不胜，徒自损威，所以为咎。象辞说：君子决小人，虑深而往，犹恐不胜，初九冒然而往，自处于不胜，难免中伤之咎。

旨：告以往不胜为咎，要他待时。爻言往不胜，象言不胜而往咎也，皆释为咎意。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注：莫：暮也。

讲：夬卦的第二爻（九二）。当决之时，九二以刚居柔得中，是有智有谋者。所以他决小人，不以力制而心怀警惕，戒备严密，不以独制而呼号以集其众。如此，小人虽阴谋不测而有意外之变，或乘暮夜举兵来袭，也不足忧虑。象辞说：九二有戎勿恤者，是九二居下体之中而得中道，有健而悦之德，非轻动滋变，缓治失

机的浅薄之流，故能惕号而有戒勿恤也。

旨：九二处中，内怀兢惕，外严戒备，故有戒而亦勿恤。自身之防既密，外来之侮不惊，小人不得伺隙而入矣。 之时，以惕号为中。疏而不备，便不是中道。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 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注：頄：面部

讲：夬卦的第三爻（九三）。九三当夬之时，以刚而过乎中，居乾体之上，刚亢外露，欲决去小人的愿望，表现在脸上，即所谓壮于頄。勇而无谋，能免被小人中伤，故凶。君子决其所当决，九三之志还是很坚定的。他与上六这个小人正应，有独行遇雨若濡之象。雨指上六，上六是兑卦的主爻，泽上于天，故称雨。遇是偶遇，濡也不是真濡，故称若。这种暧昧关系一时为众君子所怀疑甚至愠怒。但九三内实刚实，终于决去小人，故无咎。象辞说：君子之决小人，特患心不决。果毅然以决去，则虽若濡，亦能取信于君子，何咎之有。

旨：壮頄是九三病根。頄以下是教以善决之策。独行则不必偕众而违其正应，遇雨则不必避嫌而生事端，若濡则不发生污迹，有愠则不避众议。时时警惕小心，有出于寻常孚号之外，未尝少露其机，正与壮頄之象相反。所谓决而和者，此足以当之矣。象辞加一终字，前面许多曲折都一齐消释了。信乎决小人，以心不以迹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注：次且：即趑趄，行而不进貌。

讲：夬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当决之时，以阳居阴，不中不正，既缺刚决之才，又无持重之德。居则不安，行则不进。臀无肤，臀部没有肉，便坐不下，是居则不安之象。次且好趑趄，是行则不进之象。教以牵羊之术，可以悔亡，又恐其闻言不信。所谓牵羊之术是让诸阳前进，自牵其羊随后，众扬庭而和之，众孚号而应之。九四当信斯言，其悔可亡，但恐其志在兢进，虽闻良言而不肯信。象辞说：当夬之时，何以趑趄不进，是因为九四以阳居阴，处位不当而才力不足。那么，应该听从牵言之术，而又不能信，是因为志昏于锐进，将本来之聪障隔而不明也。

旨：爻辞上二句是危之，下二句是教而激之。居不安，行不进与牵言悔对照，是周公代为之计，须要后退一步，闻言不信是恐其不信而激之使信。聪属耳，明属目，不曰听不聪而曰聪不明，是说闻言之顷未尝不聪，入耳之后旋生狐疑，心之不明，虽聪何用。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注：苋陆：马齿苋。

讲：夬卦的第五爻（九五）。九五为夬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阴，有系恋之情而不自觉，如苋陆感阴气之多。苋陆好马齿苋，感阴气多而柔脆易折。然而九五毕竟阳刚中正居尊位，当夬之时为夬之主，有夬之志亦有夬之才，终于夬其所当夬，把上六夬掉，无咎。象辞说：九五心有所比，以义之不可而决之，虽行于外不失中正之义，可以无咎，但于中道未可称为光大。

旨：夬有果决、决去二义，上一个夬字是果决之决，下一个字是决去之夬。果决决去，是谓夬夬。爻于中行，必曰夬夬。去小人不难，难于去君子心中的小人。象辞说，中未光也，中是中心，不必作中道说。

上六，无号，终有凶。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讲：夬卦的第六爻（上六）。上六阴居夬之极，此时阳已长至极点，阴已消到极点，众君子得时，小人党尽势孤，上六虽应九三，比九五、而皆夬夬，无可呼号，终必夬去。象辞说：小人互相援引，自以为可以长久，然大势已去，结果难免无号之凶，终必见决于君子，欲长保其位，终不可得。

旨：上六恃九三为应，九五为比，呼另求援，势所必有。圣人断之以无号，虽以绝上六，亦以戒九三、九五也。小人自以为百年之固，孰知其终不可长，有醒之义。

䷶ 巽(风)下
䷀ 乾(天)上

天风 姤

姤：女壮，勿用取女。

注：姤卦是六十四卦的第四十四卦。姤，遇也。决尽则为纯乾四月之卦，然后到姤，一阴可见，而为五月之卦。决尽为乾，方喜君子满朝，不意此卦一阴忽生，是一小人忽尔进用，不期而卒然遇之，故为姤。文王系辞以为：阴之不敢犯阳，阴之分也。以一阴与五阳遇，是小人而敢犯众君子，原来蓄谋已久，逞其志且有剥床之势。君子于此，当制其恶于未萌，杜其机于将动，不要疏忽而与之共事，犹如刚壮凶悍之女不可以娶以为妻。君子应当慎之又慎。

旨：阳始生为复，复者往而复返，还其故物，幸君子也。阴始生为姤，姤者邂逅相遇，出于不期，骇君子也。今以一阴当五阳，便见女壮，非始壮也。曰女壮，可见小人必害君子。曰勿用，戒君子当防小人。君子与小人岂能使之不遇，但勿用就是了。勿用二字义正辞严。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讲：彖辞说，卦名为姤者，不期而遇之意。卦以一柔遇五刚，是君子无心于遇小人，而一小人敢于遇众君子，猝然而值，出于君子意料之外。大凡小人始进用事，都是君子无意中促成的，或悦其谀词，或怜其媚态，不觉与之渐渐亲近。但是不可忽视，一阴既然已生，其势必逐渐长大。阴盛则阳必衰，最后会把阳消尽。所以，对这个阴，不可与之长久相处，犹如一个体格、气质过于强壮的女人，男子不可聚她为妻。

然而，从造化的角度看，阴阳相须的机遇不可无。犹如五月亢阳之时，忽遇微阴，燥烈之气有所滋润，使万物章明畅茂。这是天地相遇，阴阳交感的结果。造化都不能无遇，而况世道。卦体以九五阳刚居中得正，处人君之位，有英毅果断之德，德因位显，于是，治化大行于天下。但是，品物咸章未免有剥落之渐，治化大行往往成祸乱之阶。可见一阴遇阳，其端甚微，其势必盛。此时此义，至微而难识，至巨而难挽，众人容易忽略，而圣主则不得不防乎其防。所谓几微之际，圣人所谨。姤之时义岂不大矣哉。

旨：卦本以刚遇柔得名，而彖辞曰柔遇刚，是说刚无心遇柔而柔竟敢于闯入，这就有女壮之意。姤本是不好的，而圣人却寻出个好处来，天地相遇，阴阳交感而万物蕃衍，故曰咸章。古来德位常不相值，今以刚德而居中正之位，正是会逢其适，其间也有遇的含意，大行即在遇中看出。大矣哉，非赞美遇之大，是申言一阴虽微而可虑者实大，全是警惕君子不可疏忽之意。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讲：彖辞说：天下有风，风行天下，普遍接触万物，与万物相遇，这就是姤之象。后就是王。王者体察了姤之象，便把施政的命令布告四方。人君尊居九重，虽请问咨访，何能家喻户晓，只

能把兴利除害之事，以命令布告天下，使万民了然，自相鼓舞于其下，与风之鼓动万物一样。

旨：风者天之号令，所以鼓舞万物；命者君之号令，所以鼓舞万民。风无物不遇，命也无民不遇也。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注：金柅：金属做的刹车。

羸豕：瘦弱的猪。

蹢躅：跳跟也，跳跃蠢动之意。

讲：始卦的第一爻（初六）。初六一阴始生，势犹可止，故周公戒之说，初六如果能自止不进，不萌害君子之心，那么就应该象绳子捆住刹车一样，停止不前，这样就能守住小人之正，可得贞吉。这是戒小人的。后一段话戒君子。君子如果不系住刹车，听任初六一阴前进，即有所往，则必见凶。犹如见到一只瘦弱的猪，尽管现在很瘦很弱，将未必肥壮，它已经跳跃不止，蠢蠢欲动了。这是告诫君子要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象辞说：初六之道，柔道也。今虽一阴始生，势必牵引群邪跳跟而进。周公恐其害正，故以系金柅的比喻止之，使其早知自戒也。

旨：一阴始生，其势渐长。圣人设为一吉一凶之辞，使之自择，止则吉，往则凶。又儆君子要防微杜渐。提出柔道二字，便见其柔媚而善附，若不止其前进，则牵引群奸跳跟，后果不可想象。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讲：始卦的第二爻（九二）。鱼，阴物也，包有鱼的寓意，是控制阴类。九二以得时用事的君子而与初六相遇，是小人在他的管辖之中，如包有鱼有可制之机，乘此谕以道义，惕以祸福，使不得肆其害，则可无咎。如果失此不制，任其渐渐得势得权，与众阳接触，则为害就大，故曰不利宾。象辞说：包有鱼者，小人在君子的驾驭之中，非独计其及宾之害，制止小人的活动实在出之于主。我有制小人之权，则当尽制小人的责。如果不加制止，任其同众人接触，则义之不允許也。

旨：包者制阴也。包之以防其微而早熄其焰。不利宾正言所以包之故。爻辞只言可制宜制，象辞则专其责于九二，使之不及宾乃义之当然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讲：姤卦的第三爻（九三）。九三过刚不中，性躁欲进，然上下无应，不得所遇，既不能安于不进，又无引荐之人，如臀部无肉坐不能坐，行又趑趄不进。如此则有不安不进之危，似乎不免于咎。但毕竟未与阴相遇，也未受到阴的伤害，所以无甚大咎。象辞说：九三其行次且者，由于上下无遇，虽欲行而无牵引偕进的人。

旨：此泛指一般士人不得相遇或怀才不遇之意。

九四，包无鱼，起凶。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讲：姤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与初六为正应。鱼亦指初六，因初六已被九二所制，不在九四的管辖之中，所以包无鱼。有暴烈之性，使小人无所容跳踉而去，疾之已甚，小人之祸由此而起，故曰起凶。象辞说：九四之无鱼而起凶，是由于九四置民于度外，漫不在意，所以不包小人而使之跳梁也。

旨：小人害君子，民亦并受其殃，不制小人便是远民。无鱼之凶，贻害不浅。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注：杞：杞树。

讲：姤卦的第五爻（九五）。瓜，阴物之在下者。九五阳刚中正，德位兼隆，主持世道，能制服小人。以杞包瓜就是九五制小人的办法。以高大泽实的杞树，包住地下的瓜。但这只是防而止之，并不能决去小人。因为，姤卦一阴既生，阴将盛而阳将衰，阴阳迭胜，时运之常。现在只能含华韬美，深密其谋，潜制小人于声色不动之中，所以说含章。如此则人事已尽。天运可回，而阳之消者倏然来复，依旧阳明世界，若从天降，姤转为复，非含章不能也。象辞说：九五能含章不露，是因为有中正之德，涵养深厚，能静以制阴。九五以挽回天命为志，不敢逆命而含以俟之；不敢委命而含以图之，所以能回天也。

旨：此爻九五不作人君看，乃众君子之领袖也。阴阳消长之机自有天数，时方在阴，安得与天为竞。只能含忍包容，以待其时。含章云者，不露才华声色而静以制之也，亦即包瓜之说，如此可以默回造化，故曰有陨自天。志不舍命者，幽独中默挽天心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讲：，姤卦的第六爻（上九）。上九刚而居最上，象头上长一只角，也是姤卦之角。他骄傲自大，孤介忤立，象隐居世外的人。以角为姤，岂能遇人，吝所不免。但既无所遇，也就无功无过，故无咎。象辞说：姤其角，君子处姤卦之极，绝物离群，一无所遇，自取穷困，故吝，可羞也。

旨：姤角从居位上取名。九五含章，浑然不露，上九姤角，锋芒毕露，前者容物，后者不遇。在姤之时，离群寡和，虽可免咎，然非遇物之道。穷字从上字生来，姤之世贵谦，上九一意上于人，故穷于遇而得吝。

䷁ 坤(地)下
䷃ 兑(泽)上

泽地萃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注：萃：卦名，聚也。

假：至也。

讲：萃卦是六十四卦的第四十五卦。卦德见君民之萃，卦体见君臣之萃，泽上于地，又为万物所类萃。故名萃。萃，聚也。文王系辞以为，当萃之时，世道昌隆，物力殷盛，正孝子所以事亲，忠臣所以事君之时也。所以王者要到宗庙祭祀，宗庙也是君臣萃聚的场所。大人指君，利见以臣言。见大人而后可以亨，又必利于正，不正则不能亨。萃之时民富物丰，祭祀要隆重，祭品要丰厚，用大牲不用小牲。如此，祭必受福而吉。君子萃聚，则学备而用宏，必有所往，施展平生抱负，以建功立业而利。如此，则亲亲尊尊之道尽而得萃时之所宜矣。

旨：用大牲属王假有庙中事，有攸往属见大人以后事。亲亲尊尊乃保萃之要务也。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亨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

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讲：彖辞说：卦名萃者，聚之义也。此卦坤下兑上，坤之德顺，兑之德悦，故曰顺以说。是民顺以从君，群悦以先民，君与民聚矣。卦体刚中而应，是君诚于下交，臣切于上应，君与臣聚矣。如此则元后黎庶一心，元首股肱一德。王假有庙，是说王者竭一心之孝思躬致于祖考。利见大人，是说君子以道而聚君，正则自淳。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都是顺乎天命。天命有是时则人应有是事。物以萃而丰，故用大牲，时隆而隆也。学以萃而裕，故利往者，时行而行也，所以吉而利也。

萃在形迹上有，所以萃聚者。主要是情，情之会合，不相睽离，方成天地万物。观其所萃，其情可见。阳健阴和，乾施坤承，天地之情萃聚也。形交气感，声应气求，万物之情聚也。天地万物都以情相聚，上下不能离情，所以不能无聚。能顺天命而尽亲亲尊尊之义，则上下流通于一气了。

旨：顺以说，见萃道达于邦国；刚中而应，见萃道达于廊庙，故聚也。顺必本于悦，应必本于刚。君先悦民，君先推诚，然后得臣民之聚也。顺天命是顺从天理之当然，当聚之时，用大牲者，天实援之以丰祀之资，当丰祀而丰祀。说天地万物之情，是极言萃道之大，由此可见，当萃之时，宜聚不宜散也。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注：除：整治、修缮的意思。

戒不虞：预防意外之变。

讲：彖辞说，泽上于地，津润上行，万行畅茂，萃之象也。君子体之，以为物聚则争，人聚则乱。萃虽在盛世，而不无意外之

变，所以当偃武修文之时，不能忘了武备之修治。兵器修整后，藏入武库中，以备不时之需。有备无患，则萃可常保了。

旨：要保持萃，必须讲不虞之事。生于盛平之世，武器不除，一旦有急，何以支持。除是修理去其敝坏也。除戎器正是戒不虞。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讲：萃卦的第一爻（初六）。初六与九四正应，本来应该与九四萃聚，也是有诚信的，因中间隔了二阴，未免有所牵连，为二阴所惑，失信于九四，故有孚不终。于是就乱而妄聚。如果初六呼号求萃于九四，九四会与之相聚的，虽然免不了众小人讥笑，也不必害怕，赶紧离开小人之伪朋，去从君子之真朋，则正应可合而无咎。象辞说：士君子以相孚为志，初六乃乱乃萃者，以其惑溺于二阴，其志先就自乱了。

旨：有孚对正应九四说，因混处二阴之中而急于求萃，故有孚不终而萃其不该萃。下四句是周公教其改图以免咎之道。援结忠良，往往不谐于流俗，号而见笑，是常事。只有不畏人言，一意往前去从九四，则有孚克终，而聚非妄聚了。象辞重一志字，说志乱就可见：二阴本不能惑初六，是初六自己没主张。若紧其孚而往，则志正而萃其所萃了。这是圣人警戒之语。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注：禴：简薄的祭祀。

讲：萃卦的第二爻（六二）。六二以阴居阴，履中得正，与九五正应。九五是中正之君，六二是中正之臣。六二又杂于阴之间，故必牵引二阴一同聚于九五的周围，有集恩广益之吉，而无背公植党之咎。人臣有这样的孚诚之心，不必尚仪文而可格君，犹如祭祀，只要中心诚敬，用简薄的祭礼就可以通神明。象辞说：由于六二爱君许国之诚，出于中心，不为私交所夺，至终未变其初衷，所以孚于君而得吉。

旨：六二有其孚，乃可不用仪饰。夏祭名禴，不用备物，只以声乐交于神明，是祭祀中的简薄者。这是以至诚格主之象。中就是孚引之本，未变则不溺于朋比，不夺于私交，所以能引荐二阴而萃于君前。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讲：萃卦的第三爻（六三）。六三阴柔，不中不正，又无应。因才德不足，没有人愿意与之相聚。欲求之于近傍的权贵，因无交而不得，徒然嗟叹，总无所利。如果六三能舍近求远，往从上六，则必得其遇而可无孤立之咎，但毕竟出于不得已，所以有小吝。象辞说：六三往而求萃，上六能巽而受之，故无咎。上六虽无英明之才足以益人，但委婉之性与傲物绝人者不同。六三若往而求之，上六亦必巽而受之。

旨：人必有可萃之德又有素萃之交，而后才能得萃。六三无德无交，所以求萃不得，而徒然嗟叹。曰往无咎，是六三终于决心往从上六。又曰小吝，是惜其从上六之晚，然意重无咎。上六居兑巽之极，所以不病其往之迟而可以相得。圣人虑六三有疑惧之心，故言上六之谦巽，以坚其必往之志。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讲：萃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上比九五，是与君相聚，下比众阴，是与民相聚。如此，九四是聚其所聚，可得大吉。但九四以阳居阴，恐其比上比下，有不正之嫌。所以特别提出：必以道事君，不枉道以从；必以道治民，不违道以聚，能如此，则心地光明，无负于君臣之间，乃可无咎。象辞说：九四何以大吉而后无咎，因九四以阳居阴，所处之位不得其正，与君民聚合，难免有所不正，所以必须尽善而后方可无咎。

旨：贞以亲上，义以使民，方是大吉，然后才可无咎。位不当有聚不以正之义。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讲：萃卦的第五爻（九五）。当萃之时，九五以阳刚中正居尊位，是有元永贞之德以称其位，民皆信从而聚于君的周围，故无咎。元是远善之德，永是长守此德，贞是不杂。如果天下有不信从者，那么，就应该反身修己，做到永贞吉而匪孚之悔可亡。匪，非也，匪孚指天下有不信从者言。象辞说：九五固然在萃之时而居尊位，然而，王者以天下为一家，如果有一人未孚，也就是化育之功有遗漏之处，其志不畅，就称不上光大了。

旨：有位就应该保其位，无咎以下都是修德聚人之法，直到永贞而为万民所孚，方能长保萃之位。未光即尧舜犹病之心，伊尹纳沟之耻，惟有未光之心，便可履帝位而不疚。

上六，賁咨涕洟，无咎。

象曰：賁咨涕洟，未安上也。

注：賁咨：嗟叹也。

涕洟：流泪的样子。

讲：萃卦的第六爻（上六）。上六嗟叹哭泣，是因为上六处在萃卦之极，是聚极将散的时候，欲聚而不得聚，有孤立之忧虑。但如果嗟叹哭泣，修身养德，仍可以信友得君，不会终于无遇，故无咎。象辞说：上六在萃卦之上，得遇才安，现求遇不得，未敢坦然自安于上，故忧惧不宁。

旨：萃极将散而不得所萃，乃不得于君亲者。賁咨是愁叹之声，涕洟是悲泣之状，四字极言其怨艾求萃之情。但上六并不空空忧惧而改志图新，所以，终于得萃而无咎。未安以内心言，即是危惧之意，上六不敢自安，正是危惧所致。

䷭ 巽(风)下
䷁ 坤(地)上

地风升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注：升：卦名，进而上也。

讲：升卦是六十四卦的第四十六卦。升，进而上也，是贤者得时，晋升而上的意思，故名升。文王系辞以为，此卦顺巽，有可进之德，应六五有与进之君，如此之升，则身以时显，道与时通，可得元亨。元亨，是道大行之意。当其方升，以自己的才智、道德去见大人，大人指君，君必信而任用之。良朋会合，不忧相遇之难。如此之后，前进有为，为明主驰驱而道大行。南即前，南征即前进，前进而建功立业，故必吉。

旨：升以所遇之时言，以下二段方见元亨之实。见大人属方升之时说，南征指升以后说。总的来说就是能得君而行道。

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讲：彖辞说：柔是柔嘉之德，时而当升之时。柔嘉之德当昌明之世，因时而进，故为升。升何以元亨？卦德巽而顺，内既沉潜以观理，外又从容以俟时，这就有能升之德。卦体：九二刚中

与六五正应，是以刚中而应。九二抱强毅有为之才，而遇虚心尚贤之君，又逢可升之时机，当然无不利，所以大亨。

亨莫大于得君行道。今得见大人，君臣契合，升是肯定无疑的，勿庸忧虑。不但个人欣幸，对天下人来说，也是好事，所以有庆。南征即向前行进，向前行进就能实现为君国泽民之志，于是道大行。凡此都是因时而升之亨，非柔德君子不能达到。

旨：升必因时，时字固重，然柔时更重。天下惟柔嘉之人能和而不忤，徐而善藏，有雅量而进不失其时，这是元亨之本。天下人未有德与机会不相凑合而能升者，惟有巽而顺之德，刚中而应之际会，才能大亨。庆莫大于得君，志莫切于行道。鱼水之欢，何庆如之。幼学而壮行，可以不负生平之志。庆正是解释勿恤，志行即是解释吉字，总起来就是元亨的含意。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讲：象辞说：升卦巽下坤上，下边是木，上边是地。地中生木，渐积以至于高大，这是升之象。君子体之，以德本高大，原是在细微处发端。君子之德要从细微处开始谨慎而积之以致高大。顺德之顺即慎。要时时谨慎，日积而至高大。

旨：要着重积小，慎德工夫全在积小上。积小而高大，正是慎的作用。慎即慎独之慎。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讲：升卦的第一爻（初六）。允，信也，允升者，见信于二阳也。初六以柔顺居下，为巽卦之主，犹如木之根，将渐渐生长而

成大树。当升之时，初六以慎顺之德，谦抑之衷，见信于二阳刚德之贤。众允之而引荐，志可行而功可建，所以大吉。象辞说：初六以允升而大吉者，是因为上面的二阳志在南征，初六有同样的志向，彼此合志而同升也。

旨：允升是信于友并因此而升于朝。象辞说，上合志，可见君子之相互接引全要精神气质相通。允在升先，志又在升先。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讲：升卦的第二爻（九二）。九二刚中应六五之君。当升之时，九五以诚信上感于君。既是输诚献纳，自可不拘形迹而不用文饰，犹如禴祭，以诚不以物，精神自可默格于神明。如此就能得到明主的鉴知，身安而道可行，何咎？象辞说：君臣之遇是很难的，九二以至诚求升于上，得到君的信任，这是处升之时最好的为臣之道，不但无咎，而且道可行，所以有喜。

旨：惟孚，乃可以不事文饰；若匪孚，即繁文缛节何益。有喜，乃为吾道幸，非为吾身幸也。

九三，升虚邑。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讲：升卦的第三爻（九三）。九三阳刚，有谋断之才。当升之时，际雍熙之会，又进临于坤。阳实阴虚，坤有国邑之象。九三如此而升，毫无滞碍，如入无人之邑，南征所往，无不如意。行于无阴之途，游于大通之宇，行动无所阻碍，为升虚邑之象。象辞说：九三有德而又遇时，如升虚邑，往无阻碍，如行天衢，当

然无所疑了。

旨：虚邑只是状其无碍。礼义之国，人皆推贤让能，无嫉妒倾陷之徒，有人只若无人，故曰虚邑。九三于德无疑虑，于时无滞留，故曰无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讲：升卦的第四爻（六四）。亨，这里作享，即享祭之享。六四以阴居阴，顺之至者。当升之时，六四以诚敬而事上，犹如王者以诚敬而事神，为王用享于岐山之象。如此，则可以格君而志行，无负于臣责，故吉而无咎。象辞说：六四中君如王用享于岐山者，谓六四以忠顺事其上，有用享之吉而无咎。

旨：此正是所谓柔以时升者，吉无咎，俱本真诚事君来。臣之事主，忠则顺，不忠则逆，所以，顺事便是忠诚。

六五，贞吉，升阶。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讲：升卦的第五爻（六五）。六五以阴居阳，当升之时，处于尊位，下有九二刚中之应。如能以纯正之心施以仁政，则治化之成犹如升阶一样容易。但必须居心一秉于贞，无偏党之私，方可以得吉而升阶。象辞说，王者以致治为志，今惟贞则吉而升阶，可坐观德化之成，顺治之志就大有得。贞之所以不可不勉也。

旨：有纯王之心，乃有纯王之治。六五以阴居阳，未免见小欲速，故示以贞，因其不足而勉之也。阶即台阶，有次第而升之意，所谓积小而高大也，有循序渐进之天德，方可升阶。说升阶

为致治之易，不对。象辞亦归重贞。大得志从吉而升阶可见，其实都是本着贞来。王道所以贵贞。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注：冥升：谓昏迷于升之意。

讲：升卦的第六爻（上六）。上六以阴柔居升卦之极。升进到了极点，以至于昏迷，就是贪进不已，实不是好事。但这种进而不知止的精神，如果用在进修学业上，则为不息之学，则进修之功与日俱新，所以利于上六。如果迷于求升，则非所宜矣。象辞说：上六居升之极，犹痴迷于升，则名必丧，身必辱，只见其消，无益于富，所以说消不富。

旨：不息，人心之本体也。所以，宜于不息以求之。利于不息之贞，正可见不利于冥升。另一说：冥升者，孳孳为利也，圣人悯之，使其移此心用于不息之贞。孳孳为利则为狂之徒，孳为善则为圣之徒。这是从他沉溺处拨转他到正路上来。这种说法也很好。象辞消不富也，富对消字看，消则不富。此是梦中一唤，倦后一鞭，使之惊醒。

☵ 坎(水)下
☱ 兑(泽)上

泽水困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注：困：卦名，穷困的意思。

讲：困卦是六十四卦的第四十七卦。困卦坎下兑上，刚为柔掩，正道为邪道所遮蔽，君子受掩于小人，故名困，穷而不能自振也。文王系辞以为，处困者若能守义安命，泰然自得，身困而心则亨。心体不受缚于世变，方得处困之正道而贞矣。然而，这不是素有大涵养、大识见者，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只有大人君子具此大识见、大涵养，乃有亨贞之吉，而无不亨贞之咎。一般人哓哓自鸣为愤世嫉俗之言，世人并不相信。故亨者，处困之律令也。亨，是处之泰然的意思。

旨：穷不足为困，困是困在不能自振上。能亨即贞即吉即无咎。有言不信句是反言以决其当亨，泰然自得、不哓哓自鸣以求人信，方为善于处困。此正见处困者必亨，即泰然处之，然后为贞。这是泛戒处困者，不是戒大人。

彖曰：困，刚揜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注：揜，掩也。

讲：彖辞说，卦名困，卦体刚为柔所掩蔽，而刚直正大的浩气郁而不伸，所以为困。困何以有亨？卦德坎险兑说，处险而能以悦道处之。人在困郁之中，胸中却有一种泰然自得之趣。亨原是吾心之所有，处困境而能泰然，就证明原来所有之亨，不因困而遗失。谁能这样呢？惟有君子能够这样。身囿世故中，心超世故外，才能在困境中超脱出来。曰贞大人吉者，是说九二与九五都刚爻而居中，有天下之大涵养而夷险不二其衷，有天下之大持守而畔援不撓其念，这就是大人君子之美德，贞而吉也。处困之时，所尚者心亨，心亨则困不足以穷我。但有另一种人，不尚心亨，而尚口说，说起来信口雌黄，愤愤不平，其实徒取困穷。刚中的大人断不其然也。

旨：险以说至以刚中也，语意相联。刚中之大人，即处险能悦之君子也。险以说即是困而亨。就卦德言为险以说，就人心言则为困而亨。所亨的所字值得玩味，别人困我不得，我自有所享耳。刚中二字并重，刚则不撓，中则不躁。君子亨于心自不尚口，尚口乃处困第一戒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讲：象辞说：无水则泽枯，水本在泽上，现坎水反在兑泽之下，泽中无水，这是困之象。君子体之，以为处困穷之乱世，系于纲常名节，为志之欲存者，论是非不论利害。当祸变之临，宁将身命置之度外，以遂我所欲成之志。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都是豁出性命，实现夙志。立命如此，则虽困而亨。

旨：致命不是一定要死，只要委之于生命不复顾恤，生亦可，死亦可也。遂志者只要此志不渝，遂固遂，不遂亦遂也。亨莫亨

于志之遂，致命隧志，只是不失其所享，汉之苏子卿得之。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注：株木：木之有刺者。

覿：见的意思。

讲：困卦的第一爻（初六）。初六以阴柔居困之底，是无才而值险阻，伤于忧患，不能自安，为臀困于株木之象。臀部坐在有刺的树木上，自然不能安坐。如果是明白事理的人，还可能自拔，然初九缺乏观变之明，只能终受其困，而无再见天日之期。犹如陷入幽谷，三年不覿。覿，见也。陷而不能拔，坐而不能安，柔暗之不能自振。象辞说：初六陷于困境，如入幽谷者，以居坎体之下，本心幽暗，不能观变察机，于时事一无所明，所以终入而不出也。

旨：按彖辞惟君子之义，惟阳刚在困时，能不失其所享，阴柔如初六故终于困。济困之法，全以识力为主。幽不明所以致困。不明本幽来，惟幽故不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注：朱紱：是蔽膝中高贵的一种。

讲：困卦的第二爻（九二）。九二刚中，当困之时，是大臣，当以英明之才报效君国而受贤劳之责。他却困于酒食，而且朱紱方来。朱紱，这里指高官厚禄。九二方惧其不能胜任，而君主实荷之为重，宠赐隆厚。九二将何以承之，惟以诚信酬知遇之恩，或

祭祀上天以求庇祐。其时世道倾斜，征凶或不免于凶，然鞠躬尽瘁，务期济困，以无负于恩宠，于义是无咎的。象辞说：九二困于酒食，若难胜任，然有刚中之德，必能排难解纷，创伟大的功迹而福庆及于天下。则身困何害。

旨：恩宠愈隆，责任愈重，人臣竭忠报国，凶惧皆所不论。中德能济时之困，故曰有庆。论时事则曰凶、无咎，论德则曰有庆，皆嘉誉之意。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讲：困卦的第三爻（六三）。六三阴柔，不中不正，才德不足以处困，但自不量力，仍欲前行，而九四象一块坚硬的石头阻拦在前，使之不能前进，于是退而求九二，而九二锐不可依，象有刺的蒺藜，使之坐立不安。进不得，退不得，进退维谷，陷于困境。六三与上六是正应，而困于二阳，力不能援助。宫指六三，妻指上六，比喻入宫而不见其妻。出困出不去，处困处不得，名辱身危，死期将至，故凶。象辞说：六三据于蒺藜，是九二之刚而六三乘之，据非所据，自不能安，曰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则孤立寡援，危亡立至，不祥莫甚矣。

旨：此爻非为人所困，乃欲困人而反为所伤者，通节皆是极力形容之辞。曰乘刚，可见是柔。曰不祥，见凶立至。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位，有与也。

讲：困卦的第四爻（九四）。九四应初六，然才不足以援初六

之困，故其来徐徐不速。初六无援，自然也不能前进，原因是中间被九二所隔而困于金车，金车指九二。以初六之受困而九四不能急来相救，羞吝自不能免，然初六与九四是正应，九二总不能间隔到底，九四终必与初六相合而困可亨，所以有终。象辞说：九四虽来得徐徐不速，但其志未尝不欲济初六之困，只因以阳居阴，处位不当，才不足以速拯。然有志者事竟成，终必与初六相合而有与也。

旨：九四的好处在一“来”字，虽徐徐不速而拯初六之志未变，能来故有终。象辞略九四之才而重九四之德。可见人患无其志，只要有志，才虽不足终能成事。

九五，剿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象曰：剿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注：剿刖：割鼻叫剿，断足叫刖。

讲：困卦的第五爻（九五）。九五当困之时，上为阴掩，下则乘刚，近侍蔽于内，强臣迫于外，有割鼻断足之象。鼻在上，足在下，比喻受到上下的伤害。赤绂为臣之服饰，困于赤绂，谓困于群臣之中。幸而九五刚中说体，资性聪明，调停尽善，从容徐缓，渐服众心，乃徐有说而不终于困。因九五之真诚，即用以祭祀，亦可格神，况处人事，其为有说是必然的。象辞说：九五志在济困，伤于上下，济困之志受到阴抑而不得伸。乃徐有说者，九五有孚诚之德，以中为用，不纵不激，顺乎理而正。君心既诚，祭祀可以格神，小人自远，终于朝廷清明，国家并受其福也。

旨：此爻是人君处困而能以德治困。乃徐有说，本其刚中之德来，唯有此德，故能从容调停而使众服。利用祭祀是以德感神，

有兑悦之象。中是刚中之德，直是德之作用，中则自直。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注：葛藟：一种引蔓缠绕之草，喻缠束。

臲卼：不安之貌。

讲：困卦的第六爻（上六）。上六阴柔，处困之极，才弱时穷。欲动则缠束不能动，欲静则震撼不得安。动辄有悔，无往不困。但天下无终困之理，人心有悔悟之机。诚能自悔而振作精神，奋发有为，主张在我，岂可坐待其困而不悔，挣脱束缚，征则可以得吉。象辞说：困于葛藟者，以上六阴柔，无解困之才而所为未当也。因动辄有悔而有悔心，则震奋而起，冲出困境，吉自偕行而来，不终于困矣。

旨：此爻重有悔二字。有悔则醒悟，醒悟则奋发，自不致为困所穷。圣人当困时，全要人自作主张，故既动其悔心，复与之以征吉。动与行不同，率意妄作曰动，细心改图曰行。吉行者从其悔之初，即可看出吉之已随行来。此是夫子启发人向吉的警语。

䷯ 巽(风)下
䷜ 坎(水)上

水风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注：井：穴地出水之处。

无丧无得：大经大法无所增损。

汔：水没了。

繙：纆，或绳。

讲：上卦为坎为水，下卦为巽为木。

井卦。村镇改变了或迁走了，井迁不走。无所谓得，也无所谓失，来来往往的人都要在井中打水吃。井下没水了，井绳也没了，打水的瓶罐也碎了，所以有凶险。

文王系辞认为，井体有常而不迁，就象治理国家的道理有一定，不能改变。为治以养人，恪守成法，虽于时势不无变更，而先王之大经大法历万古而不变，一旦成为宪法就不再改动，就好象邑不改井。不改，就是对旧制无所增损，法贵守旧，尤贵慎终。一旦废弃，必是凶险的。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讲：巽木入坎水，上出其水是得水之精，以土之润为木之华，似井水在下，汲之上行。简单地说，汲取于流泉，养在一朝一夕；深言之，汲取于渊泉，养在万世。遵济之恩，人人都能感受，世世饮用，也不会干涸，这就是井养而万世不穷。

改邑不改井，以二五有刚中之德，刚则强，毅有守而持久，中则意见不偏，善守先王良法而不变。如此有功而无凶。如果井水干了，井绳没了，汲水的瓦罐打碎了，这就是泽不及物，哪能有不凶的。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讲：君子应帮助民众互相协作劳动为生。善民，以育不足以补助；善民都要亲躬劳作，而且要知道，我一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还要劝勉大家共同劳作。如此，君子养民才周到，犹如井之润养万物。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讲：井底下有泥，井水就无法饮用，因水中有了泥沙。这样的旧井连鸟儿也不来了，是时间把这样的旧井舍弃了。

初六阴柔居下，是以阴浊之资而安于污秽之下，习无可利用之德而又不为时用，好象井下有泥，人们都不饮用，随之被废弃的旧井一样，这样的旧井连鸟儿都不来。其品德之污下必为时间所抛弃。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讲：井水少了，井中有鲋鱼，打水的瓦罐漏了，无法打上水来。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注：渫：清洁之水。

恻：伤心。

讲：不饮清洁的水，我很伤心。汲水而饮，君王圣明，受他的福祐，找到圣明君王，民众得福祉。

九三居下之上，不为时用，有才能而得不到赏识，令人伤心。这是因为没有遇到明主，如遇明君，引而用之，也是对民众的一种福祐。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注：甃：修砌井的内壁。

讲：井的内壁完好无损，是因为修理过了。

六四本阴柔，不泉而柔，能反身自治，不混一流俗，不汙浊世，犹如井壁之完好，六四虽功及物，而对于清修之道也是无愧的。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讲：井水好象清冽的甘泉，可饮。清冽甘甜的井水之所以好喝，是因为位在中正。

九五尊位，而有阳刚中正之德，水源之地寒冽常清，时而出之，湛思渥泽，人人斟酌，世世含濡，如寒泉之见于食人，洵养尽天下而不穷。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注：幕：盖。

有孚元吉：纯王之心，王道大行。

讲：不要盖上井盖，井水是给大伙用的，这才是诚信大吉，可以使王道大行。位于上位是吉利的，水不断地向上冒。

井水以上出为功，上六居卦之上。这是水源充足的井，不要盖上井盖，这是泽民之利而不穷，听民之取而不禁。没有一个人能离得开水的，所以，井对人来说是重要的。所谓井养不穷，是帝王的大业，至此而大成。

☲ 离(火)下
☱ 兑(泽)上

泽火革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注：革：变革。

己：己革之日。

利贞：变革皆得其当。

讲：卦象水火相息，物理之革；二女之不相得，人情之革。皆有变革之义。文王系词以为，人情还有习惯势力的约束，不太容易革新，一旦谈起革新，人们又难以立刻相信。一定要等到变革已经涉及到自己，这才相信。这就是所谓“己日乃孚”。可见其改革是很难的。革新，是不可随便谈论的。所以，必须如卦德内文所谈论的，要明文烛义，理外和悦而顺事宜，其所规画，可大通于天下，而本于天理人心之正，可元亨贞利，即变革皆得其当。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注：相息：两相熄灭。

同居：共处一室。

文明：灼见义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明。

以说：和顺于时势。

以正：变革适宜。

天地革：寒暑变迁。

讲：卦名革，卦象离火兑泽本相生，然而泽在上而火在下，火燃则水干，水大则火熄，是相生亦相克，所以必然出现变革。二女本同居一室，尊卑不平，同居不相得，情义相乘离，也必然出现变革。

“已日乃孚而信”，是指变革已经来了，人们才以为应当，才会相信。而且能从变革的内容上发现道理，而不是乱改革，改革也是顺应时势的大事，势在必行，而不是把个人意志是强加给客观规律。这样，革者当，可以善治，可以宜民，不失信于民，可见其改革是很容易的。

极而言之，变革乃天地之道。阴极则阳生，以革阴；阳极则阴生，以革阳。寒暑来往，四季而形成。汤武之圣，汤革夏命，建立商朝，革商命而为周。天心厌乱，人情思治。是可见天地之成化，圣人成世，道皆不外物革。时机不成熟，圣人不能强革；时之既至，天地圣人不能不革。变革了，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是“大矣哉”的事。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注：泽中有火。水必灭火，所以有革象。

讲：泽中有火，水必灭火，而火自然会发生变化。君子以天道、人事、四时乃变革其大者。于是治（创造）为历书，以推天象运行之度，立布算之术以察气候旋转之变，于是，人们明白有四季之分，以考盈缩，有晦朔弦望之序，有分至启闭之期，五日

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晦朔不差，寒暑有期。于是，在上者得以敬天而勤，在下者民众得以因时而做事。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注：巩：拘束。

黄牛之革：皮革，坚确固守。

讲：初九居变革的开始，时犹可得，上未委事，权不在我，不可以动，用黄牛皮革牢牢捆住，不可改变。“巩用黄牛”，也就是说不可有作为。圣人之于变革，就是这么谨慎。

用皮革捆牢，是说变革大事，要为之于可为之时。不可为而为之，莫如不为。变革必须谨遵成法，不可革而革，便是不顺，对于改革大事，圣人向来是重视的。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讲：六二中正文明有革之德，上应九五，有革之权，可以进行变革了。然而还得从容慎重，使旧政不可一日无，新政不可一日有，进行变革，得变通之宜，无咎。进行改革。已可看到有嘉美之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注：征凶：率意妄革，是凶险的。

贞厉：虽正亦危。

革言：议革之言。

三就：详审精密，必术其当。

有孚：人心信从。

讲：过刚不中，居离之极，躁动于革。轻率妄动进行改革，还是有凶险的，路子虽正亦危。议论变革的话，。详审精密必求其当而后行，才能使人心信从。经过再三研究议论变革之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旨：天下事不说审，就可能有遗漏，政策也会有疏失，再三研究变革之道，审查认真，实行起来，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又能取信于民。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注：悔亡：积弊尽革，固其能革而许之。

有孚：未革之先其诚信已孚于上下。

改命：改革行不通的政令。

讲：以阳居阴，所以很后悔，然而卦爻已过中，在于水火之际，这是改革的时机，而柔刚不偏，正是改革之道，所以后悔又消失了。然后天下有改革，君子可能怀疑，民众也可能不了解，所以都不大相信改革。改革是为国为民的好事，应广为宣传，使百姓相信，才会成功。改革吉祥，也因此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志向。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讲：大人的改革，如虎皮毛一样壮美，不用占卜，也会有诚信的，老虎皮毛的变化如异彩闪烁。

九五阳刚中正，为主张改革的君王，君王在改革中焕然一新了，如虎皮毛变得雄美，也如文章大放异彩，显示了大人道德的神威，四海闻之风靡来归。太人转移世道，如虎之变得雄伟，礼乐昭明，政教宜朗，文章亦炳盛天下。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注：豹变：君子之威仪。

小人革面：小人一心向主，如换了面目。

征凶：变更法制，必起乱端。

居贞吉：一意安守旧制，可宁静而获吉。

讲：革道之变，已成君子如豹之变，小人也洗心革面，听从改革。如果君子在取得如此成绩的基础上再往前进一步，则纷更滋扰，凶所不免。唯居守成业，君子小人相安无事，守正可以保治，是吉利的。

䷱ 巽(风)下
䷲ 离(火)上

火风鼎

鼎：元吉，亨。

注：鼎是烹饪之器，自包羲氏有神鼎，黄帝作鼎，大禹铸鼎，武王迁商鼎于洛，周朝衰败，有向天子问周鼎之轻重者，均以鼎为传之器。

讲：鼎，卦名。下阴爻为鼎之足，二三四阳为鼎腹，五阴为鼎之耳，上阳为铉，这是鼎的形象。下卦是巽，巽为入，为木，上卦为离，离为火，巽木入离火，有烹饪的功能，这是鼎的卦象。

文王系辞认为，鼎是重器，得到它很难，保护好它也不易。卦象、卦体有德有位，又有辅助鼎者，备此三资，则经纶调正，自可以凝天命系人心，重器永保无虞，自可吉利亨通。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讲：鼎卦，以卦形看，已如上述，也象只鼎。下巽为木，上离为火，如同燃木烹饪食物。圣人烹食是为了祭祀上帝，同时供圣贤食用。巽卦为顺，离卦为明，自是耳聪目明，“六五”阴柔上

行至中位，与“九二”阴阳相应，所以是亨通的。

旨：首句是明卦，有鼎之体，次句也是明卦，有鼎之用。而又及圣人二句，是举二端以明鼎之作用，不可不慎重地保护好它。享帝位，必以鼎治天下，必以鼎养圣贤，所以，鼎之为最大。有德有位有辅是以能保此鼎而亨通吉顺。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注：君子以正位，居天位而守之以至正。

凝命：凝固上天所受之命。

讲：木上有火，可以烹饪，这是鼎原形象。君子受命于天而居正位以守之。承乎天命，备戒神明，以正其内，毫无邪思；整齐严肃，以正其外，而绝无妄动。正既不离于位，位自不离于正，用以保世永宁滋大福大贵，斯为善于保鼎。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注：鼎颠趾：鼎颠倒过来，脚朝上。

利出否：鼎翻转过来，利于将秽物涤除。

讲：上应九四，鼎内旧有否恶之积，转翻过来使之脚朝天，倾其秽物出之。得妾而又得子，妾贱子贵。占此卦而无咎，因败以为功，因贱以至贵。

人臣以尽职为道，鼎颠倒脚朝上是悖道，然而又不是悖道，鼎颠倒之后倾出旧物正是舍旧图新。九四阳刚之贵，则柔靡去而强毅存，改过不吝，所以不为悖理，这里含有除旧布新，加上新烹之物，所以又是从贵的。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讲：从刚居中，鼎腹中有物。以人事而言，纵使有仇人疾恨，也无法加之于我，因为我的行为是谨慎的，就是对我有仇，恨我，最终还是无忧无害，也是吉利的。

九二以刚居中，实德充积鼎中，但关系如果过于密切反而易被鼎中之实所溺，可能成为对我的怨仇，也可能成为灾害。我刚中自守，不恶于人而严于律己，果如此，不会相陷于恶怨。慎无始，方能无怨尤于终。不可不慎，为人处事，莫不如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讲：九三居下卦之上，当鼎之时，有鼎耳断落之象。鼎把没了，搬动起来很不方便，好象没锅烹饪了，吃不到美味佳肴了。幸好有雨，减弱了火势，无所愧悔，终吉。鼎耳，断落了，失去了作鼎的意义。

九三居鼎腹，承文明之丰腴，本雉膏（佳肴）之美，足以满足天下之食用。然而，鼎耳断落，失其搬动之具，行动自然不便，吃不到美味了。这是比喻君臣之向相互依存的关系，君臣之义不可废，高洁之士想逃避这种依存的关系，开始时心必有不安之处，所以用“失义”来提醒，来警惕臣子。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注：餽：米饭，米羹。

渥：污。

覆：倾，翻。

讲：鼎足折断，鼎翻倒，米饭倾出，全污了，哪里还有信用，凶险。这是从字面上讲，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君以鼎养大臣，所以称公餽。足折，鼎倾，是说任非其人，用人不当，必然失败。所谓大臣误陛下，而大臣之误必刑以误国之诛，其形渥也是比喻大臣误国之赧愧。

旨：九四任天下之大事，曾经以荐贤为国自许，会轻于用人，以败公事，是九四不知人善荐，还有什么信用，应自愧无地，罪无所逃。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注：黄耳：五居君位、有中德，称黄耳。

金铉：贯以金铉；铉，鼎上的吊环。

为实：实是指下贤之德出于至诚而非虚。

讲：六五鼎象为耳，有中德，所以称为黄耳。然而，君必赖臣以为辅，好象鼎上的吊环，纯心以任刚果之士，如鼎之黄耳贯以金制的吊环，以柔中之君下任贤臣，不患信之不贞，但患不能持久，又必慎终如始，前后不二而贞固不移，君臣交泰，相助有成，无疑而利。

旨：主德患不中，尤患名为中而实不中。六五之称为鼎黄耳，以其下贤之诚，出于由衷而非矫饰，取中为实，以黄耳加之，象

征其贵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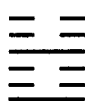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讲：上九居上，以阳居阴，刚而能温，于精明之中存浑厚之体，鼎之玉环纯粹无疵，大善而吉，膏泽施于天下，无不利。

上九以阳居阴下，刚而又节之以柔，忠厚温润，尤如玉环一样。

旨：此爻刚而能温，大臣非刚不能辅，如鼎耳非坚不能举，太阳则易折。今上以阳居阴，则刚而能温，为最美之德，仁贤在位，吉无不利。


 震(雷)下
 震(雷)上

雷为震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注：虩虩：恐惧不宁。

讲：一阳始生于二阴之下，震而动，其象为雷。当震之来时，恐惧惊顾，震惊百里，因为事先有所惕厉，祭祀时不会祭器惊落。

文王系辞以为，震有危动之义，震有亨通之道。比如为长子的人，于无事之时心常恐惧，就好象震来时惊惧一样，时间一久，就会产生一种警觉的心情，不再恐惧而“笑言哑哑”，平时既已宁定，临事心有定主，事有常度，处之泰然，不失其所主之重，好象主祭者不会因震来惊落祭器。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注：震：卦名，生出于忧患，能震必然亨能。

恐致福：是因恐惧而得福。

讲：震卦亨通。震来令人恐惧，然而恐惧也能使人得福。事先有所警惕，震来时不再惊而谈笑自如了。惟其后有则，是以国家虽突然有大变之临，如雷之震于百里，远近惊惶，而主祭器之

长子独能处之泰然，使其任天下之重，将九庙之灵，可以守宗庙社稷，而当为祭主，福莫大焉。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讲：洊，（重，再）雷轰赫天威，震动之象。君子以为天心仁爱 and 恐惧之心体察此象而修省其身。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讲：初九成震之主而居震初。雷霆万钧令人害怕，怕后又使人警惕，所以恐惧反而还能得福，还能谈笑风生，吉祥。

旨：人能从恐惧得到益处，变得忧勤惕厉，这就是治安之福的来由。恐惧之后，思虑精明，处事有定而不乱，自然临变不惊，还会“笑言哑哑”了。

六二：震来历，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来历，乘刚也。

注：震来：被侵凌之患。

厉：危险惕厉。

亿：大，多。

跻于九陵：高蹈远举以避害。

勿逐：自守而强为善。

七日得：屈而必伸之象。

讲：六二阴柔乘刚，当震雷以万钧之势袭来，这是比喻某一

势力强大的人物无端侵袭。六二不能自安又难以敌其锋，于是，想到两点，一为不牵于货利，尽弃所有，就是丧失亿万也在所不惜，升于九陵之远，以避其锋；二为有中正之德足以自守，“七日得”，不过只有七天就达到了目的，由屈而伸。

旨：雷霆袭来，升高远避，是顺而退，非穷而逃，不竟一时之虑，故能得善后之图。可见，当震之来，只有修省自勉一法，断不可逞强侥幸以与一争。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注：苏：复苏。又，缓散自失之状。

无眚：无灾眚。

讲：六三以阴居阳，处震不正、平日不修省自身，当震变之来，便不胜其惊惧而精神苏苏，缓散若其自失，不知自己需要什么。之所以如此，还不知震来时振奋自己。要知道，震之来，恐惧之日，正是吾人修省之时，如能惕然振作，以去其不正，复苏自我，自可无灾眚。

旨：人心正则状，不正则苏苏。苏苏只因平日不知严格修省自身。平日重修省，震之来，自可泰然，更可奋之，无灾。

六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注：遂泥：遂，沉；陷于泥中出不来。

讲：九四以才德不足，陷于二阴重之间，沉于利欲，终于沉溺而无从自拔，更不能光大了。

六五：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讲：六五以阴居阳，才弱处震则多变，欲进图功，才不济又不自奋；欲退而固守，则力不能图存，往来皆震，无处宁静，无时不危。幸其得中，虽无雄才大略，犹存小心，诚能恐惧修省，操危虑深，怨艾改图，则神器不至失守，而挽回天变之事亦有可能。

旨：六五震往来厉，是指以阴柔之才而值国家大变，其所行无往而不危。然其所行虽危，因有中德专心修省，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不仅无丧，而且大无丧。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注：索索：志气消沉。

矍矍：瞻视傍徨。

于其邻：变故才到邻家，我便先受其害。

中未得：中心未得，错乱无主之意。

讲：上六阴柔居震极，是于莫大之变而以薄弱之才处之，志气消索，瞻视傍徨，这样做，难以制止变故，结果必是凶险的。这都是因为没有早做预防，当震还在邻家就先自惊惧。如果能先期惕厉，当危之来，消弭有术，临事不乱，自可不必志气消索，行动傍徨，而无其咎。受到亲戚们的埋怨，更得先期预防了。

震动之来，仓皇失措，是因平时无防变之道。卒然有变，心中错乱，没了主心骨。然而虽处凶险尚无大过，还能震将及邻，我自戒之，畏之，有备无患，可以无大过错。

艮(山)
艮(山)

山为艮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注：艮其背：心常宁静而无欲望。

讲：此卦阳止阴上，有止文。卦词说，艮有止义，止于其背，人看不到自己的后背，也就是看不到自己本身了，走在庭院里，背对他人，自然看不到他人了，这是无过错的。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讲：艮，卦名。有止之意。时当止则敛，时当行则推。这个道理，行起来可顺万事。也就是说，行动就要抓住时机，要不失时机，时机不到，则要静止。动静各得其时，物有去来，而我胸中绝无一尘之障，其道身必光明。

人之一身，惟背为止。止其当止之止。艮卦上下相同不能相应。如果能静到身心不动，有人过庭院而不见，可无灾过。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讲：两山并峙，是艮卦。君子思虑的是怎么不超出他的职位。

初六：艮其止，无咎、利永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注：艮其趾：遏内欲。停止不行。

以阴柔居艮，有停止不行之象。占此卦，如能照此停止不行，自可无咎。

讲：初六居下，有停止不行之象。这是无错咎的。利于守正贞道。象辞上说，止于其趾，停止不行，亦未失去正道。

旨：人生静悟心，本来能守正道。止于未动，则当止之正，不失其正道。特别强调一失字，说明不失其正，是很难的。不管怎么难，终须守住正道，不失永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注：腓，恬静自守。

拯：拯救。

讲：六二居中得正最易动，而能恬静自守，身处波荡之地而不为其所动，然而，君子不能化导开悟，自家本领不济，不能拯救以弥缝其失，自然心头不快。不拯其随，又刚愎自用，不肯虚心受教，后退一步，听从“六二”在意见。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注：艮其限：以腓腓为限。不屈伸，是固执之象。

列其夤：夤，膂也。脊骨气力皆从此出。以此比喻与人不相合。

厉熏心：其心危厉，薰烁不安。

讲：九三当限之处，过刚不中，悍然强制，不知屈伸变通，气势乖离，心与事不相联，如分裂脊骨。九三之心以为尽绝物感，可以息心自养，不知却动求静，心岂能静，哪有对外暴戾而内心安宁的，其危险凌厉必如火之薰烁于心，片刻不得安宁。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讲：六四纯阴得正，时止而止，自止其身，思不乱营，宜不乱役。这样，不生妄念，而所处的环境自可安宁，于是，志常凝绝无牵引之累，而又止诸躬（躬，行），意为不妄动，自可无咎。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注：艮其辅：辅，两颊，转意为口，引申为言，意为不苟言。

悔亡：无失言之悔。

讲：人君对于民众，就是下达指示。六五以阴居阳，似有失言之悔，幸而得中，则能虑之心而宣之口，禁躁妄之失，言必中伦序，有序即德音，是为无失言之悔。

王子说话，关系重大，所以不可乱说。六五能出言有序，以其德之中而得并思虑之深，不使失中乃得正。自可无失言之悔。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讲：上九以阳刚居止之极，是德性坚定，涵养纯粹，其心敦厚，纯固不欲迁，不为外物所摇动，动静各止其所，始终不渝。这样，有恒德之贞，通于天地，成性之极，造于圣贤，自可吉祥。

艮(山)下
巽(风)上

风山渐

渐：女归吉，利贞。

注：渐：缓慢前进，喻君子为官之始。

女归：仕途不可急进，如女子之归。

讲：卦德下止上强，宜静之守，不妄其进。其止有和顺之心，开始为官，渐进为宜，仕途不可急进。如士女之归，是吉祥的，但需守正利贞。

文王系辞说，君子走进仕途，得于舒缓，病于腾急，如女子之守身必待各礼备而后归，这就是说，条件具备了才能出任官职。这是仕途大节攸关，未进要渐，渐进要贞，才是吉利的。

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讲：卦名渐。天下始入仕途的人，都得渐进，如女子之归，可以行道而吉。人臣进而得位，往必有功，进必守正，而有利于邦国。君子英明强毅而刚粹无私，如此之君子才得其中。卦德止而巽，止则恬淡无术，巽则舒徐不苟，以此动而有为，自重人亦重之，无摧无主，可以辅刚中之主，而成正邦之功，前进是没有止境的。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讲：山上有木，逐渐成长，非一朝一夕长成材。君子之德必积累而后成，优游无欲，成仁让之俗，美居贤德善俗，以容涵养心性，以渐而进。

旨：居德者，以善为本。善俗者，以德及人。人虽分高下，而义理同一。终以渐进，始知贤德之重。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注：鸿渐于干：水涯非鸿雁所安，此是君子始进而未得所安之象。

小子：新进小臣。

讲：初六，始进。新进之士名实未孚。恰如鸿雁之于水涯尚无安身之所，一介孤臣未逢知己，能免倾轧之危与谗谤之毁，是很不容易的。小子（新进小臣）当危厉遭讥谗，尚能进之以渐，以义理驳之，又因士之入朝见嫉乃理之常，当得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注：磐：大石；喻其居所之安稳。

衎衎：乐融融，和乐。

讲：六二居中得位。鸿雁栖息磐石，居所已安，地位稳固，做事乃至饮食，均很和乐，吉利。象辞说，饮食很和乐，不是居位

素餐，是有所作为的。

六二柔顺中正有德。德足以称其位，服务于高级官吏，据要津而天下不以为僭越，享年礼列鼎烹（待遇很高）而天下不以为奢靡，因为地位稳固了，道以位而显，不素饱即德足称职，若不称职，心必惶惧，哪里还会其乐融融呢。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用御寇。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注：陆：高地无水；喻不能安于所处之地。

夫征不复：丈夫出征不得生还。

妇孕不育：妇怀孕而生育。喻其过刚。

讲：九三过刚不中，无渐进之德。恃刚腾进，何以安其位。犹如鸿雁栖息于无水的陆地，其行势困，如丈夫出征远行不归，妇人阴阳失和虽孕而不生育，其境甚为凶危。性过刚难以适应环境，若能御敌有功尚可有利。

旨：进必有类，以和与而得之，腾急求进是违众之举。丈夫远征不归，是与敌人遭遇了。妻子怀孕又不生育，失其妇道。有利于抵御敌寇，众人合心合力，顺以相保。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讲：六四以柔乘刚，是大臣进居高位，而又囿于权奸不得所安。幸其巽顺能和，其心平，其气于难处之中有善处之术，则彼虽暴不得逞志于我，犹如鸿雁栖于木或得其桷，困之以少安。如

是，则可以保身而国亦安，自可无咎。

旨：人能顺则和。谦虚又与物无忤，且能巽则深潜善入，计出万全，虽乘刚而可得无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注：陵：高阜，居尊之象。

不孕：喻其隔于谗邪难成治功之象。

终莫之胜：是邪终不能胜正。

吉：君臣相合，治功可成。

讲：九五当渐进之时，身居尊位，若鸿雁栖于高陵。君待臣以弘化，犹如夫待妇以生育。六二为九五正应之臣，为三四奸邪所隔，不得相遇而成治功，就象为妻三年不孕一样。然而，五之刚中，终非弃贤之主，而二之柔中，必有遇主的时机，谗邪终不胜正，君臣会合，自成正邦之功，吉利。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注：陆：有云路之意，高蹈远举之象。

仪：高节，足以仪天下。

讲：上九以阳刚居卦上，是其刚德高出于爵禄之外，如鸿雁高飞远举于云路之表。圣世逸民，高风峻节，可以振激一时，大有功于名教，美丽的羽毛可以用做庆典仪式的饰品，吉祥，但不可乱使用。

旨：渐进于高远的云路，脱于人世荣禄之途，用仪表示风节

可以作世事的典范。当渐进之时，不患功劳少，而患节义少。特予强调，以之讽世。


 兑(泽)下
 震(雷)上

雷泽归妹

归妹：征凶，无攸利。

讲：卦象以少女从长男，没行结婚大礼已情深意笃，未结婚而归于男，称归妹。文王系辞说，未经结婚就到一块，这很不正经。且卦体位多不正，以柔乘刚，妇制夫，长此以往，则溃礼教之防，起淫奢之渐，败名丧检，所以为之凶险。乱纪法于其始，必不能成内助于其终，家道无成，是无利可言的。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讲：卦名归妹。男婚女嫁，虽说是人道感应施受，也是天地之大义。为什么呢？天地不交，则气化塞而物不兴，若男女不交则形化泯而人类灭。归妹，生生相续，前者有终，后者有始，继续不穷，所以为天地大义。卦德为说之至，是男女之合出于情欲之私，不得六礼之至，而妹自归。辞曰征凶，卦体自二至五位，皆不正。归妹以不正于情，为私于礼，哪有私情违理而为理法所容的，此所以凶也。卦辞无攸利，卦体三五皆以柔乘刚，妇驾其夫，

夫制于妇，哪有夫妇易位家室能够安宁的，必然无吉利之可言。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讲：雷动则泽随，犹如女之随男，归妹之象。君子知夫妇之道，正其始方能善其终，而无敝害苟且之行为，然而，其合已逆，当知溃礼教、败伦常，终久必有乖离之敝，怎敢不小心谨慎呢？！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讲：初九阳刚，女之贤正，以其窈窕淑女不得握正内之权，为归妹以娣。娣，地位下贱。在家中地位下贱，再有贤正之德，仅能承助其君，好象跛足行吉一样，占此卦虽说征吉，其实为缘分已尽。

初虽归妹以娣，然有阳刚恒久之德，虽地位下贱但人贤慧，还是个好女子。像跛足一样走路地承助内治，虽非正室，因其温慧淑慎亦得吉利吉祥。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注：眇：弱视。

利幽：幽独守贞。

讲：九二刚中，应为贤女为正室。可惜其为阴柔不正之人，窈窕非君子之配，不能成内助之功，如眇视看不清，还不是看不见。配虽不良而为之人妇，独可改其节操，使其恪守贞静，厉幽闭之

范，以妇道之有如隐居者独幽之贞，斯为吉利矣。如能做到这一点，就到白首之时也不改变其初衷，乃是妇道之常。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讲：六三阴柔不中，无贞静之德而有情欲之私，士人羞以为妻，媒妁不行，不能徒以情私妄意得人而匹配，是以终不得正配。反归为娣，一失其节，终生卑贱。

旨：未当者，急于从人。失女子之正道，虽想赶快嫁人，奈何君子不逮。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注：愆：延迟。延期婚嫁，不肯妄以从人。迟归：即愆期，迟归也有时间，不必急。

待：等待佳偶之良会。

讲：九四阳刚，女之贞淑。居上位，女之尊贵。虽到婚配之龄，然求徐缓而不轻易求配。一再推拖，一再迟延，乃欲待佳偶。如期而嫁，是女人的常事，一再推延，是想等待佳偶之会，不肯随便俯就。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注：帝乙归妹：贵女下嫁。

其君：小君。

袂：衣袖。

月几望：极言女德之盛。

讲：六五居尊，是妹之最高位。帝女下嫁于田间。贵女下嫁，衣着华美，佳肴美味，君子无力支付。然帝女谦让从礼，尚德不尚饰肴，尽管其衣食还不如地位低贱的娣，仍无所求，女德至此，几如满月，盛极一时，可正内而宜家，是吉利的。

旨：德之可贵，以中为贵，凡能把外面的侈大轻看，须是内面的有个贵重华美的可与之相比，这主要是由其位在上体之中，守幽闭贞静之德，德行愈高愈尊贵而又愈谦卑，才能不崇尚吃穿，注重品德高洁的养成和行为的礼仪谦恭，地位虽同娣一样低贱，也无所求了，自然是吉祥的。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讲：上六阴柔居终。位于全卦的最上方，与“六三”无法相应。嫁女时筐里无嫁妆，请人杀羊设宴，羊无血，是不利的。上六无嫁，手中拿的是一只空筐。

旨：古代嫁娶必于庙中举行大礼乃成夫妻，筐内无实，杀羊无血，其实庙中夫妇之礼未成。承虚筐，则妇职废而不修，归妹何能白首到终，无吉利可言。

☲ 离(火)下
☳ 震(雷)上

雷火丰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注：丰：世道之隆盛。

讲：世道隆盛，自是亨通。君王一统天下，使黎民百姓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犹如阳光普照大地一样，使百姓享受着君王的恩泽。

文王系辞说：当世道隆盛，天下一统之时，君王执威命以令天下，丰有亨道。统治到这种程度，是可喜的。盛极衰伏，不可不忧。不必日担其忧，其道宜持盈成满毫不敢过，如日之中天，忧勤而来，亨可以长保。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注：明以动：明有照临天下之智，动有振作天下之才。

尚大：崇尚骄侈，见所以有忧。

宜照天下：照天下是常。常照，察无隐，惟恐自侈。

昃：日已中天而将斜之时。

消息：消，意为剥落；息，有生长之意。

讲：丰，有大的涵意。离为明，震为动，既有照临天下之智，又有振作天下之才，治功盛大，天下丰盈。丰，必亨通。统治到这种隆盛的程度，也就是说，处丰大之势，不可有好大之心。君王面对这种大好形势，心志欲渐，奢侈之念易生，好大喜功，尚大之图弛笃太过。宜应惕以勿忧，此心常在天下，斯民休戚利病无不毕照，不敢自有其盛而置天下于度外，如日之常照天下。日以中为限，为盛。日过中天则昃（斜）。月以盈为盛，月有圆缺。天地气机之有盈虚，与植物因时生长剥落有关。因其时生长而盈，当其生意收敛，天地则虚。因其时之消而虚，是天地之气不能常盈。况且人不能离开天地，哪能永远处兴盛时期，其为治之终必为乱之始。况且鬼神常活动在天地之中，也不能永处兴旺盛期，其来而伸，必往而屈。治乱相因，这是规律。处丰隆盛世，犹如日已中天，不可尚大。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讲：雷电皆至，威照并行，丰之象。君子以民不可冤，断狱未成法，电之照以剖析，使是非曲直皆明。既成法，雷之威以致之，刑使轻重大小，惟断乃成。能做如此程度，民不再有冤情，可保长年永丰。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讲：初九上应九四，两阳才德相匹，是遇其配主。两相配，则两相助。初之明借四之动，以担当事体；四之主借初之明，以洞烛事机。同必同九，不嫌不疑，而无相忌之咎。由是而往各采所

长，可以佐日中（隆盛之极）之治，而辅基隆之运，自有可尚之功。

但是有一点尚须注意，虽然十天中无灾，但过了十天还会有灾。彼此无过旬之心，可能不会有灾。然而思出其上是为过旬，则相忌相仇，还会有灾的。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注：蔀：障蔽。

日中见斗：北斗七星昏夜才见，而白天可以见到，喻其昏暗之甚。

讲：六二为离主，至明之臣，上应六五。当丰隆之时，有障蔽遮住日光，以致在白昼可见北斗七星，喻其所治之黑暗。好大喜功之暗主，未可往以谏主，若尽言极谏，往开其蔽，则其未必相信，反而猜疑疾恶，惟积其诚意以感发，诚可开君之障蔽，是吉利的。所谓“有孚发若”，是指君心虽昏，而其志本明，积吾精忠之忧感发上人之心志，没有不被打动心扉而以诚信待之的，所以是吉利的。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注：丰其沛：障蔽愈甚。

日中见沬，白日暗得连小沬那么小的星都可见到。

大事：保丰之治。

讲：九三以至明之德，应上六至暗之君，其君好大喜功之极，

障蔽愈甚，国计民生一无所见，其国之暗如“丰其沛”，白日可见如水沫般的小星星。九三虽有刚明之德，足以为王室股肱，而其弃之不用如折其右肱。如此昏主蔽贤之失，九三无咎，其咎在上。

象辞说，不可大事，九三遇到的是“丰沛”“见沫”之主，安可共图济丰大事。九三虽至明可为股肱之臣，到底挫折而终不可用，可惜。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讲：九四阳明，本有匡之德，而近六五之柔暗，是为君者好大喜功，既使有明德之臣，亦且受蔽而无以目见，其蔽的程度也如白天可见星光。大臣不宜以君蔽自诿，遇到夷主，借同德之益以启沃君心，同德以共保丰亨之治，吉祥。

在昏暗之朝，日可见星斗，九四本明德而蔽于幽暗之主，则不能耀于光明，遇夷主则明动相资，可往以佐君保丰，吉行。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讲：六五柔暗不能得来。如遇夷主，其章美之贤可以匡扶盛治。诚能虚心屈己，足以享丰亨之福，致主圣之欲，有庆，有誉，吉。否则，自用多暗，何能烛照天下。六五来章有庆，誉而吉。是六五之吉，然虽誉在一身而庆已流于天下。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讲：上六以阴柔居丰之极，处动之终。自以为极天下之至明，而不知实极天下之至暗。其自蔽之甚如“丰其屈”，而蔽其家。当时的人情物理尽无所见，又好象窥视其门户而寂静无人，以至终身昏愤莫笑知返，直到三年之久还看不到，其邦国沦之，以至于斯，凶。

所谓“丰其属”，是说上六矜高自恣之心如屋之高大，飞翔天际。窥视其门户，却寂静无人迹，不是人们躲开他，而是他把自己与众人隔绝，自恃而自蔽。天下极聪明的人做天下极昏愚的事，这正是六五所为。

䷆ 艮(山)下
䷄ 离(火)上

火山旅

旅：小亨，旅贞吉。

讲：旅，小有亨通。羁旅于外，宜贞德守正，才有吉祥。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讲：卦名旅，辞曰小亨。旅，乃羁旅之途。卦体六五柔得中。外有不亢不屈之德，而顺乎刚。内则心安于止，无妄求，丽于明，审时度势，不失事机之微。以此处于逆旅尚可小亨。随寓安静可达权变之宜，在旅守正即可以贞吉。君子周游历览，志在四方，于旅之道，时义是很大的呀。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讲：山上有火，这是旅卦之象。君子洞明敬慎以用其刑，迅速予以审处而不滞留狱案。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彖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讲：初六以阴柔居下，乃志气卑陋之人，猥鄙琐琐，计较财利小到锱铢，计较多寡细微到毫厘，如此卑贱志穷为人所恶。在旅势必遭侮取辱，其灾自取。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彖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讲：六二当阴阳之正位，处内卦之中。旅次，即是在旅途中，处之能安。怀藏资费甚丰裕，得贞信无欺的童仆任用差遣。终可无忧患。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彖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讲：九三过刚不中，居下之上。此卦丧其童仆，这是因为待人不逊，御下寡恩，无回旋余地，有叛离之患，为焚次（旅舍被烧）丧仆（丧失忠贞童仆）之象。虽心无私邪而正，但失依寡助，是很危厉的。象辞说，在旅途旅舍被烧，是很令人悲伤的。对童仆太苛薄，不仅没有道理，也会遭丧失之灾的。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彖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讲：九四以阳居阴，处上之下，用柔以爱下，于事无所苛求，于人无不爱敬，而旅于所栖止之处，不失所安，得其资财之助，旅

途中自可小安。然而，非其正位，上无阳刚之与，下惟阴柔之应，所处非入安全之地，所依靠的又非可以长久仰仗之人，其心是不会快乐的。

象辞以为，君子之志要在得位以行志，六四旅于途则非所安之位，位既未得，志必不能伸，虽得到一些资财的帮助，其心也是不会快乐的。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象曰：终从誉命，上逮也。

注：六五柔顺文明，又得中道为离之主，占此爻为射雉鸟之象，虽有一矢之费，而所丧不多，终有誉命。

讲：六五为文明之主，羁旅远臣八国而观文明之君，以行其志，如射雉。在旅寡亲，无人相助，射雉失矢，然终于由此声闻昭著，以获爵命，上命达于君子，虽一矢之亡，也不是惜。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注：上九过刚，处旅之上，离之极骄而不顺，凶之道。

讲：上九过刚，居旅之上，处离之极，性骄而亢，人在羁旅中，非所安之地，其象为鸟焚其巢。姿睢自得，不胜意气，终于忧戚于心，神情沮丧，为先笑后哭。这主要是因为丧失顺柔仁德之心，如在交易中丧失了一头牛，如此，人与心两失，而灾患随之，凶甚。

象辞说，旅途中唯谦顺方可图安。如果自高自大，定遭焚毁之灾。丧失牛的凶危，最终也可能不会有人闻知。

䷸ 巽(风)下
䷸ 巽(风)上

风为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讲：巽入也。一阴伏于二阳之下，其象为风，阴为主。其占为小亨。以阴从阳，又利有所往，必知所从乃得其正，又说是利见大人。

文王系辞以为，天下事以刚决任之，则有余；以柔弱任之，则不足。巽以阴为主，虽和顺之资于事，不无所济，而力量有限，终不能大有所为，仅可小亨而已。然而，巽以阴从阳，于人无所拂，于已有所资，事可立，功可成，利有攸往。阳之中未必皆贤，必得大人见之而利，所以叫做利见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讲：上下卦均为巽，三令五申地下命令，说明巽以阳刚位居中正柔顺自能推行其志，所以，小有亨通之道。利有所往，利见大人，是说有此刚中之大人，臣顺柔莫不服其刚正，而终归于中顺。虽仅可小亨而攸往以见此大人，亦可图大而无不利。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命。

讲：风行相继，物不入巽之象。君子以风不继而无法深入于万物，命不继不能深入于万民，凡事关国家纪纲民社利病的大事，实行之前必先反复宣传使万民晓然，知上意之所向，然后实行所宣传过的事，才能深入人心，做起来也就便当了。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注：进退：是进而复退，进而不果断。

疑：柔懦不定。

志：刚而决。

讲：天下事惟刚能断，惟断乃成。初六以阴居下为巽，其主过于卑弱，持两可之心，乏独断之勇，凡事方进又退。进退不果断，何以成天下之大事。为初六计，唯用武人之贞，以振其懦，当进而进，事无不济。

凡事皆起于志。初六方进而退，不果决，其志有所疑而未定。若济以武人之贞，决定进而决不后退，其志已治，治无不乱。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注：巽在床下：人臣尽恭之象。

史巫：卜吉凶的巫师。

纷若：纷繁，烦悉。

讲：九二以阳居阴，巽顺卑谦，说巽在床下，是人臣之恭敬

然又过于卑弱，如果象善于占卜的巫师那样勤敏烦琐地表示自己的忠诚，就不会有过失，而是吉祥的。而九二之所以是吉祥的，是在中位的缘故。

旨：巽床，臣节之恭，用史巫，臣心之诚，是一时之事，当患其烦琐而又过于卑下，无口舌之争也难免谄媚之嫌。

九三：频巽吝。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讲：九三过刚不中，居下之上。频，一再。是说这个卦位，一再格外谦逊，近于卑吝了。之所以如此，是没了志气。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注：田获三品：祭品之多，喻得群贤之助而成功之多。

功：得多贤之助，故有功。

讲：六四阴柔才弱，不胜其任。然而，谦恭下士，士多化而归之，群策群力，皆为我用，悔恨也就消失了。如田猎之多，获足祀品，可为之用。如此，则丰功之奏。

旨：能用贤，则天下之功，皆我之功，所以相臣贵虚心下士，以收天下英杰。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注：贞吉：守正，然而变化得尽善尽美。

悔亡：在前之弊无不革，悔恨消亡。

无不利：维所之治，无不宜。

先庚三日和后庚三日：是说天干地支纪日中，天干有丁戊己辛壬癸的日子都是。

讲：九五刚健中正而居巽体，善于革弊以归于正，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弊无不革，悔恨也就跟着消失了。维新的变化，无不利，则无不利，是无初而实有终。积废已极，人情安于故常，为了深入变化，只好先庚三日之丁反复告诫，以示率作兴事之意，使人情骇于视听，疑而不安，再用后庚三日，拨度是化，施以善治之图，如此，皆可谓之吉也。

象辞说，九五变更而得吉，以居位正中而有其德，变而不失其正，权不离手中，所以能贞而吉。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讲：上九以阳处阴，巽顺至极，极者生变，过于谦逊，如巽之在床下。君子立身行己，谦恭中自应有刚健，然而资财已丧，就是缺乏刚勇的儒者了，自然是贞凶的，也就是见恶于人无以立身济事之德刚。

象辞说，巽在床下，是那么卑微，穷者极之谓，也就是说巽顺至极了，遂蓄缩不敢前，以至丧失其资财，自然是凶险的。

兑(泽)
兑(泽)

泽为兑

兑：亨，利贞。

注：兑：悦，人君悦民之道。

亨：人心乐从人君悦民之道。

利贞：不违道，行王道。

讲：兑以一阴进于二阳之上，喜见乎外悦之意，而上下皆悦。

文王系辞以为：兑者，说也。人君有悦安天下之道，则欢欣交通无所间隔，太和之气交畅宇宙间，这就是亨通的。而兑之亨通必由悦之正来。悦者，皆出于大公平正之道，而不为小惠之私，所以，利而贞可得也。

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注：兑说也：说，同悦，情意欣畅。

刚中：居中而诚。

柔外：外有接物之和。

顺乎天：不违天道。

应乎人：人皆乐与交往。

说以先民：悦道之正，以驱使其民。

民忘其劳：民乐趋事，不以其劳为苦。

说以犯难：悦道之正，使民自觉赴难。

讲：兑，卦名。兑，同悦。上下卦皆兑，是此感被应，欣合交畅。卦体刚中，柔外。刚中为其实之心，柔外为平和之治，安不违道。利贞上顺天理，下应人心，以此悦道，民皆乐事勤功，忘我劳动。以此悦道赴难，民皆奋武厉诚，不怕死。悦出于正道，顺天应人，其道光大，民以至忘我忘劳而不怕死，交相劝勉，这都是因为道正，也是悦之所以贵利贞的缘故。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注：丽泽：两泽相互附丽，互相滋益。

讲：兑象为泽，上下皆兑。两泽相丽，互相滋益。不讲则不明，不习则不精，不得人以共讲习，则无以交往而互益。以朋友之交为切磋之助，从容辩论以讲习之。相悦以道，而义理融洽，其为悦者大矣！

初九：和兑，吉。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讲：初九得阴阳之正，居悦之始，和悦是大吉的，行之无疑虑。

旨：行之不疑，正是解释和悦之意。稍有疑虑便是不和，和就是不疑。

九二：孚兑吉，悔亡。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讲：九二以阳居阴，是处危疑之地，不能取信于君，心亦不安而有悔。然以刚中是其悦君，本于中心之诚，以诚取信，可以获上信赖下而治民，无悔于人臣之心，所以是吉利的，悔恨也就消失了。

象辞说，九二取信于君而得吉祥，其信任不是在外表而是本于内心之诚，先自信其志，而后君信之，所以获得吉祥，而悔恨消亡。

六三：来兑，凶。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讲：六三以阴居阳位，而下比于九二，以此来取悦于人，所以有凶险。取悦于人而有凶险，是由于其位不当。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讲：九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难以决定而反复商讨，仍无以决定。质本阳刚，能耿介守正，而疾恶邪柔，如此有喜庆。

旨：绝去柔邪，九四之喜。此非九四之喜，而是明良会，庶事康，是普天下的福庆。

九五：孚于剥，有厉。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讲：上六阴柔，小人善匿其情，以为悦是最能阴剥人主的，九五虽刚正而密近，然被其表面的和悦真诚所迷惑，误信不疑。其伪装的诚信被剥落之后，才发现这是壅蔽天下造成国家危厉的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于小人窃其位，不可不戒。


上六：引兑。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注：引兑：巧言令色以诱人。

未光：以小人之心术处事，结果必暗昧。

讲：上六阴居悦极，性质邪媚而专以巧言令色悦人为之。而其包藏祸心，踪迹诡秘，能使人入于其手腕之中不自知，至隐晦未光，心术可畏之甚，防之宜早。


 坎(水)下
 巽(风)上

风水涣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讲：卦象风行水上，离披解散世道之涣散，卦名为涣。

文王系辞以为，时事虽涣，而卦有三善，有可聚之理。卦变有形，胜可据有才能足运，又有为之助者，故涣散可济而照样亨通。济涣之道，先收人心，次谈经济，比时神州变乱，九庙震惊，王者当借祖庙以聚祖考之精神，使人不要忘掉宗祖，不要抛弃传统。人心既收，何涣不可聚。又有济涣之才，利于奋冯河之勇，以干济，使天下出危险之境，步入生全之域，不可畏难而苟安。然不可急于求功，或出于一时掇取之术，这样做，非大公至之举，定不可为。务使大义昭大信，使天下识帝王之有真而输诚归附，然后涣可合，涉川奋勇救民，不可畏难苟安，乃致亨利贞之道。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注：刚来：喻英武之才，奋身济涣，得用武之地。

乘木：木，喻济险之才。奋身往济，而后功成。

讲：涣卦，亨通。九来居二而得中，英雄得用武之地，据守

进取皆自如而不至困穷。六往居三得九之位，才兼文武，济涣有其才。且上同于四，得豪杰与之戮力济涣，有其助。所以，涣是可以变为聚的，因而是亨通的。王借庙堂祭祖，是凝聚自己的精神，亲躬庙中，而奏已之诚信，可以动人之思，聚人之情，以为我用。涣时之民陷溺甚深，乘巽木于次水之上，是王者济涣之宏才，必奋身往济才能成出险之治而有功，凡此皆济涣之要务，而涣之止，得亨通之道。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讲：风行水上，涣散之象。先王因人心之涣，世事之散，祭祀于南郊，以致明礼荐享之诚，精神与上帝相接。王者虽与祖先名分相当，精神相通，但有幽明之隔，故涣而为二，于是立宗庙于朝左，以为春秋时享之地，幽明之隔已除，精神与祖先相通，以示天下之有本始，而合其涣。

初六：用拯马壮，吉。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注：拯：涣之未深，急救之意。

马壮：喻九二之刚，能顺从九二并得九二之助。

吉：涣可济。

讲：初六，当涣之始，急于拯救。九二刚来不穷，可仗以拯涣，如马之强壮。然初能柔顺，借阳刚之才以成匡济之功，是以急救之策而使马之强壮。拯救涣散于初始，还是较为容易的，又得阳之助，可以拨乱反正，涣无不济，吉祥。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讲：九而居二，有悔恨之憾。当涣之时来，如抓住时机以祭祀之诚奔往而救之，还有可救之望，悔恨也就随之消失了。象词说，涣至，把握时机奔往而拯救，使心愿能得到满足。

六三：涣其躬，无悔。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注：躬：亲自躬行。只知有天下，不笑有自身。

讲：凡人为国之心，轻则为躬之念；重则志在济时为国而忘家，大而忘私，以天下之涣为己忧，以君父之事为己任。凡事惮诚竭力，为济涣可沥心沥血，其躬尽矣。如是，则成败利钝，或难逆料，然吾类既尽，吾心自可无愧，何悔之有。

象词也说，所谓涣其躬者，以其志在天下之外，而不为内顾之私。内与外不相谋，公与私不两用，唯躬之涣，能济国之涣，这就是君子志在外，在公在国。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注：涣其群：解散一己私党。

涣有丘：聚天下人才于王廷。

匪夷所思：非常之思虑可及。

光大：光明，大公。

讲：天下之涣起于人各为群，四以大臣当济涣之任，而柔正

无应，肯于正己率物以解散朋比之和，小群既散，大群自集天下，自合为一，心以归附王室，如丘陵之聚。这是第一等心志，第一等事业，不是寻常之人所能想到的。四能涣散小群而得元吉。天下事皆从心起，起心惟广大光是，度量恢宏，其事甚难，而其功甚巨。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注：大号：发布政令以聚民心。

涣王居：散仓禀以生民困。

讲：当涣之时以收拾人心为主，九五阳刚中正，能以亿兆人之心为心，于是，发德音，下明诏，布其子惠元元之意，以周知于中外，从而大施舍赈之绝尽，出其仓禀帑藏之积，以普济民众。如此，人心可聚，无负于济涣之化，无咎。

旨：象词之所谓正位，是以德居位，见仁政本于人心。位不正，则借位以营私，有私之人不能散财放粟以收民心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注：血去：血，杀伤。血去，无伤害。

逖出：逖同惕；出，无忧惧。

讲：涣之时，天下纷争，民生膏血，人心忧惧。上九以阳刚居涣极，能济生民之害，使斯皆脱离忧惕的困扰，没有伤害，没有忧惧，而离开民害远远的。深明济涣至此，方是治定功成而无复涣之可济。

兑(泽)下
坎(水)上

水泽节

节：亨，苦节不可贞。

讲：节，有限而止。水流无穷，泽流有限，故为节。文王系辞认为，人能节制，一切事可得中，自可通行无碍。自是亨通。节，要适度，不能不适度到苦的程度。节失其中正而不协，天理人情都不认可了，那就是苦了。节而至于苦，其事难行，其行难继，又不可贞，不可以为常道。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讲：卦体刚柔各半，二五之刚又得其中。刚则制节，以防其淫，不失之滥；中则品节，适合其宜，不失之过。此所以为节，无偏胜之弊。节道，惟中为贵，过中则矫，拂情穷极而不可行，故不可以为贞之道。节道苦则穷而不通。卦德悦以行俭，本天理人情之安，以立防范之则，是道之甘而不苦。卦体九五阳刚当位，其节大中至正，不偏不倚，立典礼而定会通之极，可以行之天下，万世而不穷，可见节原不穷于道。中正以通节之道，天地之气运，唯

其有节而阳不至亢阴，寒暑往来各循其序，而四时成天地，以节成岁。圣人制定二十四节气，以立制度。节九赋取而征敛，有艺九式以用而费出，有经则财无告匱而不伤民，无横征暴敛而不害民。天时物力，不可无节。如此中正，所以为通。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讲：泽上有水，其容有限，节之象也。君子体之以节，天下谓其用，不节则侈。因数之多寡定而为度，裁而制之，各有限制而无逾矩。民行不节则淫，由德之在心发于外，民行民用咸归于节，此君子所以纲纪人道善节天下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讲：士君子处世，非必一出，其隐遁有时、藏修有待。初九居下，当节之初，时未可行，而以刚正自守，敛其身而不出，为不出户庭之象。如是，则知止不殆，不会有失，所以无咎。

旨：知通，更要知塞。知通，可通方通，不通则止。知塞，而不出户庭，则通达之理，不可不明。

九二：不出门庭，凶。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讲：九二当可行之时而失刚不正，不知进退之宜，忘其君臣之义，徒知节而不知通，以隐为高，为不出门庭之象。如是，则果于忘世洁身乱伦，凶。

九二不出门庭，是时可出而不出，其自失时机极甚矣！顺时而抓住机遇为节，坐失良机，安得称节。

旨：当出不出，以隐为高，绝人迹，逃世往而不返。著一极字，以甚其失。这是知识分子中那些老夫子的固疾。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讲：六三阴柔不中，正非能节者。其用靡而不俭，其行荡而无节，财恣而匮，德纵而败。这是充盈之时不知节，悦极则悲，凄嗟慨叹。这能怪谁？只能深责自己，亦应深省。

六四：安节亨。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讲：合于自然的适度的节制，必然心安理得，也是亨通的。然而，六四的亨通，是承上道，同靠近上面的九五不无关联。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注：甘：人情之甘，悦而可从

讲：九五位居其尊，制定节制的法令以行天下。九五有中正之德，不强世制，不矫俗以过正，皆酌乎天理之安。协乎人情之当，乃节之甘而不苦。其颁行的法令适度居中，适人之同，可以永久传之后世，往有尚通，吉祥。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讲：适度节制，可范一身亦可范天下。不适度的过分的节制，不可以绳天下，仅可以绳一身。齐天下，必顾其情之所安，度其势之可行。一以苦节行之，则裁之太过太甚，人必难以忍受而势将废。上九居节之极，不顾情之所安，一味苦节矫拂，因其太甚，虽正亦凶，而其道不可通。从这过分的节制中接受必要的教训，认识到只要节制适度才行得通的道理，那悔恨就自可消失了。


 兑(泽)下
 巽(风)上

风泽中孚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讲：卦体中虚。中实为一心之孚。卦德下兑上巽，为两情之孚，故名中孚。文王系辞以为，中孚就是真实而无妄，就是诚信。人能至信至诚，无物不通，虽人之冥顽如豚鱼之愚昧，亦可感之而吉。况且人是有知有信有诚的，事虽艰危，如大川之涉，亦可济之而利。总归之利贞，贞即花守正诚信之中，而非在其后。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讲：卦名中孚。卦体三四柔，在内，中虚。二五刚得中，为中实。卦德下兑上巽。是臣以媚兹而上孚，君以顺巽而下孚，君臣交孚，如此则感万邦亦化之，感万民亦通之。人之冥顽如豚鱼之无知，仍可以诚信感之。事之艰危如大川之至险亦可涉之，木在水上有乘舟之象，舟虚（空）可乘人以游于水，以此喻其游于世，自可应变不穷而可利涉。以中孚之理之体，乃应乎天，这是合于规律的，是可以通达万事万物的。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讲：泽上有风，风感水受，是中孚之卦。君子以此审理案件，至诚侧怛之意于审狱之可疑者，审之又审，在可判死刑囚犯中备求其缓。如此，中孚之意溢刑判之中矣。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注：虞：思忖，忖度。

不燕：不得所安。

有他：恐初信不终，而有他志。

未变：志不为私意而变。

讲：人之相孚，贵度之于始，而要其所终。初九当中孚之初，应六四孚之正。能度其可信而信之。永坚一心，依归而不变，依仗得人德业，也是吉利的。若信之不终，复他志，失所依凭，不得所安。初九之所以吉祥，是因为诚信之志始终不变的缘故。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注：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鹤，阳鸟，在阴，谓居二鸣象。君臣以至诚相感应。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有恋而不舍，君臣一德交孚的意思。

讲：九二有中孚之实，而九五亦以中孚应之。君命臣受，彼此和葛，犹如鹤鸣而子和。“吾与尔靡”，是我有好酒，不能私自

享用，与君同饮，以喻君臣一心一德。这样做，完全出于心中之愿，是以声相应，气相求，不期和而自和。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注：敌：指上九；谓其不相资。

或鼓或罢：动正无常。

或泣或歌：哀乐靡定。

罢：无中孚之德，人而无恒。

讲：六三不中，位不正，居悦极是无信而不恒。遇到敌人，或击鼓进攻或鸣锣退却，或为败去而哭，或为进击而歌唱。或击鼓进攻或鸣金收兵，行止无常，盖由其位不中不正引起的。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注：月几望：月，阴象，指六四；

几望：差不多圆了，是权盛而逼君。

马匹之二马匹，意为私门之交；亡，绝私交，专志以事上。

讲：六四位近君王，德足以称之，权不张而自大，势不招而自重。这正是众附党集之时，不知人臣得祸往往自此始。幸而六四柔顺，不植私交，一切攀附之明类绝而去之，一心事君，如马匹之亡。能如是，权大而无逼上之嫌，势重而无树私之失，可以无咎。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注：有孚：君臣一心一德交孚。

挛如：谓其固结而不可解。

位正：有中正之德，以当尊位。

讲：九五为孚主，而以刚健中正之德下应九二之贤和，推诚委任，虽谗邪不能问，是有孚信之心而固结莫解，如两相挛固者，因其有中正之德，以当尊位。如是则明，良有喜起之风而收孚信成邦之效，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注：翰音：雉鸟鸣先振其羽，音随羽出，故曰翰音。

登于天：不能登天而必欲登天，喻信其非所信。

讲：上九居信之极，知信而不知变。不度时之可否，势之顺逆，如翰音非登天之物，而自信羽族之能登天而强欲登之，以此为贞守之。处在极端而不知变化，则拂时忤势反以致败，凶险。

旨：小信为大信之贱，不能久长。信在通其变，若固而不知变，则滞而不可通，非可继之道。岂能长久。?!

三三 艮(山)下
三三 震(雷)上

雷山小过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注：小过：阴过于阳，指人性。

亨：阴既过阳，率其才，力以行，可得亨。

讲：卦体阴多于阳。文王系辞以为，小者既过，则随其才力，亦能行无阻滞，可以得亨。卦体有可小不可大之义，又有宜下不宜上之象。处小过，当思用柔，可小事而为所当为，不可大事而为所不可为。即所为虽小，亦须收敛退抑不居亢而居下，如飞鸟遗音下而不上。方能守贞行事而无不善，可保其亨通，此大吉之道。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讲：卦体阴多于阳，有柔顺收敛之意，较阳刚激昂之意居多。小过，因其过而善用，也可以有为，事无阻抑而亨通。小过之时，实有不可过之理，但过必利于守正，乃时所当然，与之而偕行，其

小事者吉，因为二五以柔居中，柔本非任事之才，而得中则柔而非弱，尚可随时而为所当为，故可小事吉也。三四刚失位，而不中。刚似有图大之才而位不中，过刚则不能大有为也。卦体内实外虚，有飞鸟遗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因为上逆而下顺。如鸟之飞翔，朔风而上则为逆，随风而下则为顺。小过之当为顺而不可强为逆。

彖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讲：山上有雷其声隐隐，小过之象。君子观象，而以小过之事体，无论事关国家天下，不敢过于自任、过于恹张，而应以事论事。君子在观象之后的行动，应当谦恭，奔丧应该表现出诚信的悲哀，生活用度也应该俭朴。

初六：飞鸟以凶。

彖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注：飞鸟：志气骄傲，上而不下。

以凶：灾必及身，其灾出于自致。

讲：初六阴柔，挟腾妄之性。上应九四，结权势之交，当过之时，宜下而上倨傲高亢，略无退让，如飞鸟之翩翩而不下。如是则满招损，以此致凶。

初六之凶乃轻傲所致，自作之孽，这是无可奈何的。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彖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注：过其祖：不骄亢。

遇其妣：谦恭。

不及其君：无过君之嫌。

遇其臣：得为臣名分。

讲：六二柔顺中正，为纯德之臣。其进而事君，过三四而遇六五，是克骄亢之心，秉恭顺之节，有过其视、遇其妣（不骄亢而谦恭）之象。如此，不凌迫其君而适得为臣的名分。臣道至此，不疑，不忌，何咎。

旨：爻辞就六二之安分而言，叫做不及其君。臣过君，莫大之罪。不可过君，为臣之要义，谨守，切记！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注：弗过防之：避祸之谋不密。

从或戕之：为阴邪所伤。

讲：九三有刚正之德，众阴所欲害，乃自恃其刚，视小人为不足畏，而不加提防，小人乘间而入，玩祸逐丧，伤害立至。凶险。防小人不可不周。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注：弗过遇之：不过乎刚，适合小过之宜。

往厉必戒：更以刚往，失之暴戾，是所当戒。

讲：九四当小过之时，以刚处柔，得宜下之道，当得无咎。九

四不过于刚，却过于柔，其谦恭合于小过之宜。而更以刚往，失之暴戾，是所当戒。因戒往厉，而永守此柔。守贞，有时在柔，有时在刚，不可固执，宜刚柔兼济。

象辞说，九四以阳居阴本不当位，然当小过之时，适合其宜。过于刚，必以刚取祸，所以往厉当戒，不可过用其刚。否则，是不能长久的。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讲：六五以阴柔无才之君，不能有为于天下，如密云不雨，自我两郊。自己缺乏治理国家之才，几乎能得到一个阳明之人以为辅治之臣，终于没有得到。得到的却是六二阴柔无能之臣辅不振之君，天下事可知矣。

旨：六五之密云不雨，虽以才弱，实由屈尊挟势过高而不能下贤以求辅也，密云终于不雨。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讲：上六以阴居动，处阴过之极。凡事越自高不合时宜，其亢世绝物，如鸟之高飞于天际，其过极矣。天人交忌，灾眚并至，都因阳之过极，怎么能免于凶险呢？

象辞说，没有任何阻拦，真是高到了顶点。变化就是从极开始的，君子不可不察。君子遭无妄之灾，当慎戒之。

☲ 离(火)下
☵ 坎(水)上

水火既济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讲：此卦水火相交，是主臣协力，爻各当位，是施为当可，太平盛世，此所以济也。所以卦名为既济。

文王系辞以为，济而曰既，盛极将衰，虽亨通但只小有利而守贞正。因此，必思患预防，致谨于天命人心之际，周详于久安长治之图，可固守其贞正。既济之初，尚可获吉。既济之终乱，君子观治理乱，万不可忽视。

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讲：既济而曰小亨，当国家极盛时总有些好处，要解决的都是些补弊救偏的寻常小事，所以称小的亨通。

利贞者，卦之六爻以刚居刚，是刚得其正，为其位。以柔居柔是柔得其正而当柔之位。刚正而当其位，则厉精图治，不好大生事，柔正而当则持重以守成，不好逸以滋弊，因此利贞而保其亨通。

以二居济，初柔而得中，有持重谨畏之心，无委靡因循之失，

所以经事尽善，能保其济而得吉祥。

既济之后，苟安懒惰之心未止，而乱必由是起。处多事，而戒心生，治亦必由是而起，可见治乱者无也，以制治乱者人也，保济必尽人事以回天。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讲：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是既济之象。天下之患常伏于泰宁，其发而后图，则晚矣。于是，战兢思惧，以思其患而谨微杜渐，预为之防，有备无患，济可常保。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注：曳其轮：轮，前行；曳，行之不前。

濡其尾：狐涉水，扬起尾巴，恐其尾濡水。谨守而不轻进。

义：决定得当，无咎。

讲：初九当济之初，宜安静，不宜轻动，思患预防谨慎小心，凡纪纲法度不敢轻率妄为，如车轮之不前，狐涉水不濡其尾，都是虑患之周详，如是则敬慎，可以不败不止，无妄动之失，自不至终乱之危，以义言之，当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注：妇丧其茀：妇人失去头上的装饰，喻为士失君而无以行

其志。

勿逐七日得：不必求君，而君必见用。

讲：九二以阳刚中正之德，应九五阳刚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奈五居既济之极，终止之心生而贤之意怠，一时不能得君以行其志，如妇丧裼。然中正之道，为保济所必需，九二不必急于求用，久之自当见用，犹如丢了头饰不必寻找，七日后必然得到。因为保世安民，必取之中道。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注：高宗：殷朝之君。

鬼方：割剧的小国。

小人：无才德而强战之人。

惫：疲惫。

讲：既济之时，宜休养以绥太平，不宜喜功而勤于远略（征伐）。九三以刚居刚，欲挟雄心以思挾伐，不知衅不可启，武不可黷，以高宗贤圣，席全盛之势，扬武戈之威，伐尔鬼方，历三年而后克。用兵若斯之难。不可用事邀功之小人，非甚不得已，断断不可使也。象词也说，打了三年仗，总是疲惫的。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注：繻有衣袽：繻，漏；袽，破。破漏之衣。喻，事未到，先预防。

终日戒：整日戒备。无一日敢忘戒惧之心。

疑：疑惧不安。

讲：六四以柔居柔，小心敬畏之大臣。承平日久，隐祸当伏，对于致治保邦之事，无不备具忧乱思危之心，六四不敢一日懈怠，如衣濡枷，小心在意，事未到，先预防，终日提防戒惧，常怀疑不安之心，可谓深于保济矣。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注：杀牛：祭祀，盛祭居尊。

禴祭：夏朝祭祀之名，只用声音祭祀，一种薄祭，地位较低的一种祭祀。

福：受祭祀之福，得天时之象。

讲：天下事，最重要的就是时机、时运，失其时，万事空。九五虽君位，其时已过，而天命人心皆莫之与，如东邻杀牛其祭虽盛，反不如西邻之薄祭，实是受天时之福。

象词说，东邻杀牛盛祭反不如西邻之薄祭，是天时决定的，实受其福，吉之大来，正以得其时。而时难得而易失，不可不思患，预防以保其时。

上六：濡其首，厉。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注：濡其首：濡，湿；喻其不敬慎而因循以溺于乱。

厉：危亡之祸。

讲：既济之极，正终乱之时。虽以阳刚极其戒备，犹恐不保，乃以阴柔处之。因循怠缓，不知思患预防之道，是以乱日极，而

患日深，犹狐之涉水淹了头，十分危险，大事已去，危之立见。

旨：象辞说何可久，就是现在没有多少光景了，想挽回危亡的局面已不可能了。可见，思之不可不早，防之不可不预。

☵ 坎(水)下
☲ 离(火)上

火水未济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注：未济：事在未成之时，亦晚治道。

小狐：少年轻忽之人，不知疑畏。

汔济：将济而犹未济之时。

濡其尾：尾，狐尾；濡，湿；比喻人事不能敬畏以图其成。

讲：此卦水火不交，六爻失位，是人心不协，人谋未行，事无所济，为未济。文王系辞以为，未济者有待而济也，未济有将济之理，何不可亨。济者，须老成持重，敬慎图谋，方可以济。若使纪纲稍振，法度粗举，以轻锐怠忽继之如小狐而濡湿其尾巴，不懂得敬慎以图事之成，使治归于废弛，终于不济，不会有什么吉利的。

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讲：六五柔而得中，是小心慎密而又处置得宜，故能济天下事，有可亨之道。事情刚开始做，还没脱离险难之境，此时正须

倾全力以图其成功，然而功败于垂成之时，如小狐湿其尾巴，没有利，不能继续以求济。卦之六爻虽不当位，而刚柔各为相应，则同心甚多，协力有人，相与共济，可续其终，此柔得中，可以亨通。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讲：火在水上，不相为用。当未济之时，物多而易倒错，不为之辨，孰肯各安其所。观象于水火而慎辨之，因器之有别而命名，缘事之异而定制，务使亲疏贵贱尊卑上下安于所宜之处，守其名分而不越。则物与名相适，居与用相宜，于物交济而不争。此君子所以经世宰物而成宏济之功。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讲：初六阴柔无才居下，无势，当未济之初，又值难济之日，初以新进喜事乃不度德不量力，急于求济反而不能济，如小狐要过河却先打湿了尾巴，则不能济。人皆协力图济，而独无功，真可卑吝。

象辞说，小狐过河还要打湿尾巴，这是比喻能力不济，当事之未济，不度己才力之不足而轻率地去做，必取败，天下事不可以不敬慎，做事不可以不量力而行，否则，是难以成功的。

九二：曳其轮，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注：曳其轮：喻不敢恃才以逼其君。

贞：得臣之正。

吉：成相君之功。

讲：未济之时，国吉多艰，所赖恃才之臣。而才臣之贞静，九二居柔得中，能以臣分自安，不敢恃才而自用自专，以凌逼于君，如曳（拉住）其轮不得进。如此，无愧臣道之正而济世之功可成，能贞而吉，是得臣之道，成辅佐君王之功。象词说，九二所以贞吉，也是行臣道，居中位而行正道。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讲：六三阴柔不中，正是无济世之才。当未济之时，而独往以图功，才力弱而难以承担，征伐必然凶险。以柔乘刚，得所倚仗之人，而时将出险，亦有可济之机，苟能求三之贤以为助，资其才力以济时艰，则险难可出，而未济者可转为济矣，不也是利涉大川吗，也就是历险境而获利。

象词说，未济之所以为凶，因其位不当，才不济，而征无不败，所以征伐必凶险。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讲：九四为大臣，任济世之责，而以刚居柔，志欲有为，未免于沮丧，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必勉而贞，不失有为之正道，斯得济时之吉，而可使不济之悔消失，但不可苟且从事，而功成于时日，必奋发恢宏，积久不计旦夕之功，如高宗奋动威力征伐鬼

方，三年才成功，此谓贞吉而悔亡。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讲：六五以柔处中，而居尊位。六五文明有善悟之资，得英贤之助，能借贤士之启，洗心浴德，自反于正贞。贞则成粹美亡德而吉，而悔恨消失。若论其治，则礼乐文章，焕之以君子之光。如此则万邦作孚，天下文明，吉。

象辞说，君子之光已无不吉，已非一己之光，而光天地，凡其晖发越，无不吉。

旨：君子之光，乃尧舜之钦明，晖耀四表。光而言晖，昭其盛而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注：有孚于饮酒：信其时之可为，从容以待天命之至。

无咎：有济世之功，无失时之咎。

节：制度。

讲：未济之极，时当济。君子到这种程度还能做什么？只有真心实意与天下共乐。其乐休养无为，其有孚于饮酒（信其时亡可为，待天命之至）自无不济之咎。这不是漫不济事而入急荒，正谓人事已尽，以待天时。若耽误不返，一任其在天，人事全不在意，必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不能敬慎于事，因循以溺于乱，失信于人，失信于民，天下事如何能济？此不可不深戒之！

旨：节乃自然之定限，知道它，就是神明也不会自昧；不知节，则天时人事，皆无所依凭。

周易系辞上传

第一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兮，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能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注：天尊：天以纯阳而确然上浮。

地卑：地以纯阴而喟然下凝。

定矣：安定不移。

卑：地与万物之在下者。

高：天与万物之在上者。

贵：卦爻上而乘之。

贱：卦爻下而承之。

位矣：序列不乱。

刚：阳卦阳爻。

柔：阴卦阴爻。

断矣：判断。

方：人心所向。

以类聚：众善众恶，以所向之善恶集聚。

物：指人。

以群分：善与善为群，而分于恶；恶与恶为群，而分于

善。

在天成象：指日月星辰。

在地成形：指山川动（物）植（物）。

变：卦爻之阴变阳。

化：卦爻之阳化阴。

是故刚柔相摩：刚柔指奇数、偶数。相摩，如两手之搓。

比喻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荡：无定，推荡。

鼓：发生，发动。

润：滋润。

日月运行：有循行已之意。

一寒一暑：有迭相往复之意。

乾道成男：乾，阳；道，刚健；成男人形。

坤道成女：坤，阴；道，柔顺；成女人形。

乾知大始：乾，天，也指胚胎。为天地万物的开始。

坤作成物：坤，地。坤承之气，而造作成物。

易知：人可其知。

简：约以处事为简。

有亲：与人亲善，不孤有邻。

有功：非必人来助我，人之成事，即我之功。

可久：四海同心，则心之正，我可以永持而不变。

可大：事业之成就为众人所建树。

天下之理：乾坤易简之理。

成位其中：与天地并立其中，谓天地之中。

讲：系辞传首先说明《易经》是以宇宙的构造形象为依据。宇宙有阴阳，阴阳创造万物，宇宙生成的自然规律也就成了万事万物的行为规范。

《易经》从天地乾坤阴阳相变开始，因而有贵贱之位，刚柔之称，吉凶占卜，其变化是无止境的。天从阳浮上，地以阴凝下，是其一尊一卑，具有健顺之理。《易经》中的纯阳至健之乾，纯阴至顺之坤，是早就定好了的，不能改变的。地与万物之卑，布列于天下；天与万物之高，布列于上。这是天地中阴阳规定好了的。天在上尊贵，地在下卑贱，乾卦为天，坤卦为地。天为阳，主动而发舒；地为阴，主静而收敛。这是天地中阴阳的常性。卦中阳爻为刚，阴爻为静为柔。人心一念向善，而众善咸集一念；向善，而众恶皆归以类聚。人之善，与善交，而不入恶党；恶与恶交，而不与善谋。这是人以群分。聚分而善则必吉，聚分而恶则必凶。卦爻顺理则吉，逆理而凶。试观，在天如日月星辰，是天之象；在地如山川动植，是地之形。天地变化无穷。或阴穷变阳，或阳穷化阴，变化莫测，这是自然规律，不是人的意志可以左右的。

因此，阴阳相交，刚柔碰撞，而生太阳、少阴，以柔摩于刚，而生太阴、少阳，两相摩而生四象。太阳与少阴相摩而生乾兑离震；太阴与少阳相摩，而生巽坎艮坤；四相合变化而生八卦。八

卦既成，由是以乾兑离震为主，各以八卦推荡，其上则为自乾至复三十二阳卦；以巽坎艮坤为主，各以八卦推荡，其下则为自垢至坤三十二阴卦。共得六十四卦。至此，易经的道理才完备，乾坤定，凡贵贱刚柔吉凶变化皆在其中。

圣人既本着刚柔以作《易经》，是把天地造化的道理都囊括进来了，其易理之广阔浩大如雷霆之鼓动、风两之润泽、日月之推移，寒暑之代谢，反映了自然界的规律，这一规律都总括在一阴一阳一刚一柔之中了。乾为阳为天，象征男性；坤为阴为地，象征女性。乾，包涵父道；坤，包涵母道。父母相交，承其气以成形，承其理以成其性，尽男女之作。养而成就，生命之始。地生万物，亦同此理。乾健而动，即其所知，坤顺而静，不扰不过，何简如之。也就是说，乾为天昭然运行，人们是易于了解的，坤为地化成万物，顺承天施，以简为其功能。

乾坤有易简之妙，吾人之心，原始于乾而成坤，人人均不了然，即是容易而简单。只患人不法天地，以复其本来，有如法乾之易，以存心而克艰险，则明白坦夷，尽人可知之理。法坤之简，以处事，谢绝纷扰，经直要约，尽人可能之理。易知，其实就在我心。人之所以为心，不必人之附己。其得人心之同处，都是我热爱的。所谓有功。不是别人帮我来做事，而是别人做事，都是我的功劳，凡天下之力于为善处，皆吾功也。易知之心，至于有亲，则其契合之理，可以确据而不移。易从之于身，至于有功，则其运行之理可满宇宙。乾坤的道理易于了解，道理简法也易于遵从。易遵从便于实行，才有人亲近，行之有功。也可长久，以而可以创造伟大的事业，有智慧的贤德之人才能成就伟大事业。乾坤之理，是善天下的道理，这也是简单的，易于了解和掌握的道理，领悟了这些道理，就能确定人的地位，永久立于天地之间。

第二章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注：圣人：指文王周公。

设：伏羲画八卦。

明吉凶：明，昭揭；示人以趋吉避祸王法。

刚柔相推：卦爻之奇偶迭相推荡变化。

变化：刚推柔则阴变阳，柔推刚则阳变化为阴，亦即相推。

失得：顺理行可得；逆理行事必失。

悔吝：先有差失后悟而知悔；吝，先有所得，后意傲，失礼而可羞。

忧虞：忧，行事差失而有烦恼，虞，行事纵肆而安娱乐。

三极：天地人。

天祐：君子一动一静皆本于《易》，也与天道吻合，与天道吻合，必得天祐。

讲：圣人文王周公本刚柔以立象，画卦吉凶之理，已默然示之。取所画六十四卦而布列之。纯观一卦之象，则内外贞悔，时有消息。系彖辞以明全体之吉凶。观六爻之象，则乘比应，位有当否，系爻辞以明一节之吉凶。圣人缘爻辞 则明昭示趋吉避祸之机，而利用之功大矣。刚进之极，柔以时推，则阳化为阴；柔退之极，刚从时推，则阴变为阳。其变不穷，其象不一，或当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正起此。圣人观象，吉凶悔吝均设于卦爻之中。辞之吉者，即人事顺理。辞之凶者，即人事逆理。辞有自凶趋吉之悔，有自吉向凶吝，这是不可不忧不可不虑的事。象之变化，生于刚柔相推，流于卦之间。柔变刚，即气机退极而进之象；刚化柔，即气机之进极而退之象。变刚，即阳阴用事，为昼之象；化柔，即阴晦用事，为夜之象。六爻之刚柔迭化，即天地人三极之道。天地人各得之为三极。其动于初二，即地道之刚柔刚交错。其动于三四，即人道之仁义并行。其动于五上，即道之阴阳迭运。这就是六爻之变，而生天之阳，人之仁，地之刚或偶动而为天之阴，人之义，地之柔，此其为道也。

所以说，《易经》的道是须臾不可离的。君子学《易》，如其身之所处以为宅而安适不迁，在于刚柔变化。而至变之中有不变之理，次序不紊。心之契乐，玩味不厌，在乎吉凶悔吝。有言之中寓无言之妙，稽实待虚，如此领悟，心中装的全是《易》经了。君子观消息，当否之象，而因以玩其吉凶悔吝之辞，得其精，非得其粗，而屈安乐，无问于静。君子观老少动静之变而因以玩其吉凶，趋吉避凶，卦占卜于神，而非卜于迹。易经的理即天之理，动静合于《易》，而起居饮食莫不源于天，自是上天保佑，天祐如此，无不吉利。

第三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注：彖：文王在卦中所系之辞。

象：卦中所涵义理之纲要。

爻：周公所写的卦辞。

变：一节内所当趋避之宜。

小疵：卦爻之象变，有自凶趋吉其疵犹存而尚未至吉，也有自吉趋凶未至凶而其疵已伏之象。

介：分别之端，正善恶已动未形之际。

讲：彖谓卦辞，相传文王所作。爻辞周公所作。象，指卦爻的涵义的纲要。

文王观象，画卦而系彖于辞，其象举奇偶纯杂由外消长之形像。物之宜，莫不统言之以示人。周公观变于爻，而系爻辞。其变因其有定理而无定用的原因。爻立而变，条理精密而舒畅，所以叫做变。言变，不外乎吉凶悔吝无咎之辞。象变，乃时之消长，位之当否，有失得，得则吉，失则凶。象变中刚柔杂居，善恶未

定，有向于得而未得，尚有小疵，自艾而悔：向于失而失，已有小疵，则招尤而吝生。象变中或时位之未当，才德之未备，足以致咎，是其过也。幸其间有一节之善，为能图回，变过而能改，不至于有咎。

《易》所以有贵贱，列位而不相混，是爻位、爻辞规定好了的。六爻之中，内贱外贵，乘为贵，承为贱，等列不爽，不能错杂。《易》爻排列使之整齐而不相杂，是以阴阳而分大小。六十四卦之中，或以阴为主，则其道私而小，或以阳为主，则其道公而大。分类以后是不能相混杂的。贵贱小大杂陈而吉凶生。所以辨之，使不迷于趋吉避凶，有得可吉，有失而凶。其占卜可辨如权衡之不爽。爻辞就可以辨吉凶。爻辞有悔吝辨于吉凶之间，是忧悔悔吝，惕人以去其小疵。《易》中阴阳消息即人心理欲之分，以遇恶行善，而不至于悔吝。《易》之震无咎，是使人补过改悔，以舍其旧，图其新，可免于咎。综观吉凶悔吝无咎，皆系辞爻辞规定好了的。卦分阴阳，大小，险易。所之小，其道私则辞不得不险；所之大，其道公则辞不得不易。圣人启发民众认识之情，见乎辞矣。

第四章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士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注：准：相等，齐等。

弥纶：弥，包罗万象，无一遗漏。纶，条分缕析，经纬不乱。

原始反终：推究人之成性成形之始初，以及人之终结。知生死之说：深究死是气散而无，生是气聚而有。

精气为物：精是阴精，气是阳气，为物是合而成运动的体质。

游魂为变：游，散也。魄属质。游魂，魂不附魄，气散而质毁。变，自有而无，不见形迹。

鬼神之情状：鬼是造化之往而屈者，神为造化之来而伸者。情是阴阳造化之情，状是阴阳造化之形。

相似：圣人之德与天地之合。

不违：天地不违圣人。

济天下：恩泽及于万物。

旁行：四通八达，不拘于常格。

乐天知命：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乐天，心与理合。知命，顺受其正。

不忧：见大心泰，胸襟洒然。

安士：随遇而安，不以私意累其心。

范围：约束，包括。

曲成：委曲以成。

神无方而易无体：神以圣心主宰，言无方无定；易以圣心运用，变化无形体。

讲：《易》以天地运行规律为准则，听以能将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无一遗漏地包括在内，并使之条理化、规范化。《易》的理论，抬头可以观察天文，考察日月星辰之成象，低头可以观察地理，察看大地山川动物植物万物，由其昼夜光明黑暗方向高低了解和掌握自然变化的法则。追溯万物万事的始终，探究人类有生之初及其终结的缘由，所以能知道气散为死、气聚为生以及生死循环、生生死死的道理。阴精和阳气契合而生成生物。魂属气，游则气散而形灭，遂知生死病老的变化。由是可知精气之聚乃造化自无而有，神之来而伸，这是阴变阳；魂游之变，乃造化之自有而无，鬼之往而屈，这是阳变阴。于是，鬼神之情状昭然于圣心矣。

《易》与天地运行的法则相似，因而，阴阳吉凶善恶悔吝否咎的判断都不会与天意相违，而天道也不违圣心。圣人尽知天地之道，尽知天下万物万事，其仁智足以匡济天下，使恩泽广及于万物，而行天地之道决不逾越天理，而又不拘于常格，所以通行无阻，四通八达，遍行天下而无流弊。《易》不断变化，却是井然有序，有规律可循的。掌握了《易》的规律，可乐天知命，了解命

运的演变和发展，顺受其正，就不会有忧愁了。进而能胸怀仁爱之心，随遇而安，情爱天下。天地造化也在不断变化，《易》就是把宇宙天地所有的一切无一遗漏地囊括在内而加以规范和约束，运用这些规范自会裁处合宜委屈成全而不过。通晓昼夜、幽明、生死、阴阳、神鬼的变化，窥探其神秘，加以掌握与运用，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

第五章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注：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即动静，两个一字，有迭运不止之意；道，太极之至理。

继：天命接续不绝，太极流行之运。

成之者性：成，凝聚；性，理具于形体。

仁者见之谓之仁：阳气多而好动之人的见解，乃一偏之见。

知者见之谓之知：阴气多而好动之人的见解，也是一偏之见。

百姓：得阴阳驳杂之人。

显诸仁：显，自幽而昭著出来；仁，天地生物之心。

藏诸用：藏，自外而收敛于内；用，天地生物之功。

盛德大业：德是仁之蕴于中；盛，充满，积盈；业，用之发于外者；大，充周不穷。

生生之谓易：生生，阴生阳，阳生阴。

成象之谓乾：象，仿佛，物生之初仅成个象，以具经清未形，所以称为乾。

效法之谓坤：效，一一呈露，物之既生，形体毕具，以其重浊有迹，所以称为坤。

极数知来：极数，四营十八变，究极其七八九六之数，知来，预知未来。

通变之谓事：通变，以所值之变，通之于有为有行，则定天下之业，成天下之务，故谓为之事。

阴阳不测谓之神：不测，说这是阳，阴不一定不在；说这是阴，阳不一定不在，不可测度；神，变幻莫测，道之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

讲：什么叫道？阴阳不可谓之道。太极之静，因一阴；静极而动，又生一阳。一阴一阳互为对立，互为其根，流行交致，动与静不断矛盾变化，体用合一，这才是道。一阴一阳不断运动，不是通不是什么？继续阴阳之道而天地自造化万物就是善的，成就万事万物化育之功是天命之性，也就是道德仁义。人的认识很难全面，常常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具有仁爱之心的人，从《易经》中看天道就是仁；才智聪颖的人，从《易经》中看天道发现的都是智。一般人学习《易经》，虽然也不是没有仁爱之心，更不是没有聪明才智，却发现不了《易》中的仁和智。而高于仁者智者的君子，能把仁智结合起来考察的，又太少太少了。

天道，以天地生物之心仁爱的面貌自内而外地昭著出来，但将天地生物之功自外而收敛于内，不使人知晓。而圣人对万物的教育教化，显仁藏用，乃至无心而成化，就是有所忧虑，虽恩泽天下而不张扬，因此，执行天道的伟大事业已经达到仁德积盈至善至善的程度了。天地拥不所不包的一切，是再富有不过的了，也就是再伟大不过的事业了，而这个事业每天都有变化，日新月异，

因为它具有昌明兴旺的盛德。阴生阳，阳生阴，生生不息，变化无穷，这就是易。天地造化形成的各种现象就是“乾”，也就是天；效法天道使乾形成的现象进一步呈现具象，就是坤；极尽教术的推演，知道将来的变化，预知未来的命运，就是占卜；通达变化之道，有为有行，成天下之务，就是事业。这种运用阴阳无穷变化的道理推演占卜，就是《易经》深奥莫测的神机妙算。

第六章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注：广，其涵盖广泛无遗。

大：其包括之无外。

远：地域远，时间久远。

御：止也。

静而正：不得安排布置各就其位，无偏缺。

天地之间：兼上下四方及万事万物皆在其中。

备：尽也。无不具备，指易理而言。

其动也直：与坤交而动。直，正直。

其静也翕：静，与乾别时才静。翕，合，生意收敛绝不散。

四时：春夏秋冬为四时。易理到极点则变，变则通。寒极则变，通之以暑。暑极则变，通之以寒。故曰变通配四时。

配日月：易卦中凡刚称阳，凡柔称阴。或对待或流行，与日秉阳、精月秉阴而交替不止、代明不息，故曰阴阳之义配日月。

配至德：凡乾画皆有易之善，凡坤画皆有简之善。与人秉天之健而有坦夷，明白之至德秉地之顺而有要约，故曰易简之善配至德。

注：《易》作为一本书，其内涵很广泛，可以广到无边无际，其外延张大，可以大到包容无所遗漏。《易》径影响很远，从时间上说可以远及数千载，从地域上说，可以远及六合之外。《易》的道理广及无限而不会有止境。说到近，则在瞬息几席之间，静到完全不动，正到全无偏缺。《易》的道理在天地之间包罗万物，无不具备。

然而，《易》经之广大，从乾坤得来。乾，天也，六画皆阳，纯阳刚健，当它静而不变之时，则专一而无他。当它动而变化，则直遂而不挠，所天地万物由此而生。坤卦六画均为阴，柔顺敦厚，当它静而不变之时，生意收敛绝不散；当其动而变，生气发舒绝不吝，所以天地万物同样由是而生。《易》理之广大，由天地而生。《易》之理，一天之无不包而大，一地之无不有而广。可与天地配合而无间。变化通达，刚柔造运，寒暑推移，融合四时。阴阳之理，与日秉阳，精月秉阴，代明不息，以配日月。《易》简而至善，处事顺而简，以配最高的至德。

第七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注：易其至：《易》理达到极致而不可复加。

讲：《易》理塞天地，通性情，甚至极而无以复加。圣人以《易》的语言说明德业的崇高和广大。德业的崇高本于知。知是此心之灵可以涵养天德。圣人深入研究《易》理，识见卓越，知识完备而崇高。业之广本于礼。礼是此心之天，所以必须实践。圣人亲自深入探讨《易》理，实践笃实，节文日谨，礼节周到而谦卑。崇高效法天道，谦卑效法地道。圣人知礼，效法天地之道，其德业崇广。天崇地卑，设位于上下，而阴阳变化屈伸之义行于其中。圣人知崇效天，礼卑法地，其性之本然。明礼得体，存之又存，无一丧失，知礼存其性，道义妙其用，德无不崇，业无不广，这就是道义所由产生的门户了。

第八章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注：贲：纷杂：指覆载中万物万事。

拟：审度。

象：肖似。

物宜：物理之所宜。

是故谓之象：这个象是伏羲作卦之象。

观其会通：观，详审；会，大事中群众看法比较集中之处；通，众理中有一理可通行者。

以行其典礼：立为可行的典常法度。

乱：紊其爻之序。

拟：商议其当。

议之而后动：审定其可行与不可行。

其利断金：利，坚利，锋利；谓两心相同，其锋可断宰金属。

其臭如兰：同心来自香气如兰花之香，极言语言之亲切而有深意。

斯术：过慎之法。

劳而不伐：以力任事曰劳；不伐，不夸张吹嘘于人。

有功而不德：有功劳而不居功自傲。

厚之至也：赞其器度之深远。

致恭以存其位：致，尽也；恭，谦也；谓尽量虚恭敬对

上对下可常保其位。

贵而无位：有爵号为贵，有位而不能保其位。

高而无民：人皆离心，不为我有。

贤人：有才德的人，泛指。

臣不密：贤臣为君谋，去权奸而不密其谋。

则失身：不免自杀其身。

则害成：败其将成之事。

慎密而不出：一味谨慎绝不妄发。

上慢：小人居位，上必慢其君。

下暴：小人居位，下必暴其民。

盗思伐之：伐，执辞以讨暴慢之罪。

慢藏海盗：藏物不密，是教人来盗取。

治容海淫：冶，艳丽；谓粉饰形容，启人来淫。

讲：伏羲仰观俯察见物理纷杂至多，但莫不有阴阳之理，以其万事万物的形态，归纳并画出八卦，以象征天下万事万物的形象，所以叫做象。周公系辞，远求近取，真有以见人事之至，纷纷纍不一。于是，观众理之统会，以求一理之可通，制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复合系之以辞，以定吉凶，因此称为爻。爻是效，是效法事物的变化。象描绘的对象是天下一切繁杂的事物，人可能很厌恶这种繁杂，但经过整理抽象出理之本源，以此来认识事物，人们又不厌恶它了。爻表达的内容是天下最剧烈的变化，就现象来看，纷纍万变，可能很乱，但其变化是有规律的，就不会使人感到乱了。象不可恶，爻不可乱，八卦之象，三百八十四爻之辞是商议以后才发表当与不当的见解，经过审定其可行与不可行之后才有所变动，这种经商议模拟审定的象辞、爻辞就会契合外部事物的变化。中孚九二的爻辞说：“鹤在荫凉处鸣叫，小鹤也跟着鸣叫。我杯中有好酒，与你共同享用。”孔子就此引申论说：

“君子住在家里，幽独隐微，说的是好话，实心向善，虽在千里之外其心应而悦之，更何况是他身边或离他很近的人呢？如果说的是坏话，远在千里之外也会引起别人的反驳，更何况是离他很近的人呢！话是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的，而且会对外界和百姓产生影响；行为发生在近处，会在远处发生作用；君子的言行，就像门上的轴、弩箭的板机一样关键而重要，一旦使用犹如推开门或扣动板机，就会主宰自己的荣耀和羞辱。君子之言行足以感动天地，怎么可以不慎呢！”

同人之卦九五曰：“同人，居尊位，但有艰难，先号咷大哭，感人以诚，故又快乐而大笑。”孔子就此引申说：“君子之道，不以迹而以心服众，或出而事君（服务于天下），或处而独善其身，或沉默而藏辩，或语论而张扬。二人同心，精诚团结，犹如锋利足可割断金属。意志一致，同心协力，犹如兰花一样芳香。”

大过初六之辞曰：“借用白茅草铺垫在祭祀用品的下面，没有过错。”孔子引申论说：“祭器放在地上本是可以的，就算放错了也无大问题，现在在下面又铺垫上了白茅草，怎么会有过错呢？君子敬慎之至而无不周到。这真是谨慎到了极点。白茅草不是什么贵重物品，要是把它铺在祭器的下面，那作用可就重大了。对任何事情的处理如果都能如此谨慎，那是不会有过失的。”

谦卦九三的爻辞说：“勤学谦虚的君子，最终会吉祥的。”孔子引申论说：“君子之善，勤劳而不自夸，有功也不自矜，这真是忠厚老实到极点了，这也是说有再大的功劳也不居功自傲而是对人谦虚谨慎。君子的道德要念念不忘而要行之久远，念念不忘谦逊、恭敬，因之可保不失其位。”

乾卦上九“亢龙有悔”已在爻词条目中作过解释，请翻阅。这里不再重复。

节卦初九曰：“不出门庭，不会有过失。”孔子引申说：“所以

发生乱子，多由语言以为阶梯。如君为臣谋，去奸邪，而不密其言，则群奸必害之，而中伤之，是嫁祸于臣。难道不是失去大臣了吗？臣为君谋，去奸邪而不密其言，则群奸必行其间而反扑，是自速其死。关系国家社稷之大事，如果以言语败露出来，是败其将成之事，败于将成之时。所以，君子应该谨慎严守机密而不泄漏机密。”

孔子说：“《易经》的作者，知道强盗、盗贼何以为盗吗？《易经》解卦六三说：‘背着财物而还要乘车，必然招来盗贼。’这道理很简单，背东西是地位低下的小人干的事，车只有地位高尚的君子才能乘坐。如今低贱的人乘坐高贵的人才能乘坐的车，又背着财物怎么会不招盗贼呢？君王傲慢，臣下横暴，强盗当然会乘机入侵了。藏物不密是教人偷盗，女人艳丽妖冶，是教唆淫乱。《易》说‘负且乘，致寇至。’这是说，盗贼是自己招来的。”

第九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卦。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要与祐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注：天数五：指河图中的 13579。

地数五：指河图中的 246810。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位，指五数在河图中之定位。言河图上每二数共居一处。

天数二十有五：指五奇所积之数。

地数三十：指五偶所积之数。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万数纷纭复杂，但离不开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约束，变，渐渐生出来。化、渐渐入于实。鬼，指

数之成而化。神，数之生而变。这是说阴阳奇偶之外无变化。变化生成之外无鬼神。

大衍之数五十：衍，母数起，子数布算为衍。天地之生，数始于五，终于十。河图五与十相守，圣人取五为衍，母十为衍，各衍为十，谓之大衍，著策之数，定于五十。衍，同演，是用五十根草棍（或竹）占卜。

其用四十有九：占卜只用四十九根草棍，留一不用。

分而为二以象两：任意分为二堆，以象两仪。

挂一以象三：从右边取一根挂在右手无名指以象三才。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揲，阅持。将草四根一堆分开，象征春夏秋冬四时运行。

归奇以扚以象闰：扚，占卦时将草挂于手指。将余数挂于无名指与中指，象征家历的三年一闰。

五岁再闰：五年两闰。

再扚而后挂：将挂于左手的草棍取下，非五即九，即成一变，谓之再扚而后挂。

乾之策：乾为阳。策，推算草棍的根数。阳数九。

坤之策：坤为阴，阴数六。

当期之日：与一年的天数相等。

二篇之策：《易经》上下二篇六十四卦。

四营而成易：营，占卜时把草棍按不同数量分成堆为营。把四十九根草棍分成左右两堆为第一营，取出一根挂在小手指上为第二营，四根一数为第三营，余下不足四根或四根的为第四营。重复三次为一爻。这是《易》的占卜之始。

十有八变而成卦：三变成一爻，积六爻即十八变才成一卦。

小成：成内卦而未成外卦。

引而伸之：引取其变，伸而广之。

触类而长之：触其引伸之类而长之。

天下之能事毕矣：能事，避凶趋吉。毕，尽，皆，都，意为都在卦中了。

显道：道，能事中吉凶之道。

讲：占卜中的数字是以天地为依据的。天为阳，奇数；地为阴，偶数。一三五七九象征天，二四六八十象征地。一至十象征天地阴阳自然观象。天地奇偶是和谐的，可以互为组成五个组，这样代表天为五个奇数以五组计，正好天数有二十五；代表地为五个偶数也五组计，正好地数有三十。天地数之合，正是五十五。这些数字反映了宇宙万物纷纭繁杂的变化。这些数的来源在于伏羲时有龙马从河中驮着一张图出，称河图。所有这一切道理，均为河图所示，所以如鬼神一般神秘莫测，可以此推算演化预卜吉凶祸福和人的未来命运。

这里详尽介绍了占卜的方法。这是大演天地之数占卜，用五十根草棍或以竹代替，但要虚其一根，只用四十九根即可。为什么是五十之数，一说是根据自然变化推演出来的，一说是伏羲河图早就规定好了的。其实，二说可以并存。占卜时为什么留下一根不用呢？以那一根草象征太极。将四十根草棍分做两堆，象征天地两仪。再以右面的一堆中取出一根挂在右手的小指上，象征天地人三才。再将两堆的草棍每四根一数，象征四季。再将余下的放在左右夹在中指和食指中间，象征润年，三年一润，或五年两润。然后，再将左手的草棍取出，非五即九，演为一变，称为再扚而后挂。

策为演算时使用草棍的根数及方法。乾为阳，数为九，以四时乘之为三十六，再以六爻乘之，恰好为二百一十六。坤为阴，数为六，乘以四时得数二十四，再乘以六爻，恰好是一百四十四。乾

坤阴阳相加，刚好是三百六十，与一年的天数相当。《易经》上下篇共为六十四卦，阴阳爻各一百九十二，各乘以阳爻三十六、阴爻二十四，合计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相当于万物之数。

占卜是附合自然界的规律的变化规律的，以上都说了《易经》的易变，所以说“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前面已详尽注解，也就是说经过四次营求，才构成《易经》占卜变化之数。三变而成一爻，卦有六爻，十八变才成一卦。再经过九变，得八卦，才得到仅有内卦尚无外卦的小成。再经过引其变，伸其广，触类旁通，得六十四卦，至此，天下万事万物的变化以及趋吉避凶之能事，尽在卦中了。《易经》因此就可以将预测吉凶祸福的道求显示于天下了，使预知未来趋避之德行更加神秘莫测了，可以在人世间左右逢源地应酬了，犹如得到了神的福祐一样。孔子说：“清楚明白了解《易经》占卜道求之人，就好象预先就知道了神要干什么一样。”

第十章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注：受命也如响：受人之命，如声音回应之速。

远近幽深：远近，时间与地域远近兼有；幽深，指隐微之事。

遂知来物：预知未来事物之吉凶。

至精：究天下之理到最为微密的程度。

参伍以变：参伍，互相参考；占卜时以草棍推演出的变化。

错综其数：数，积十二营三变之数。错综，将三变之数

错综交叉。

遂成天地之文：阴阳老少之文，三奇三偶而成老阴老阳之文，一奇二偶、一偶二奇而成少阴少阳之文。

遂定天下之象：象，卦爻动静之象。

至变：指精变之妙于自然而非人之智力使然。

讲：《易经》为圣人所作，集中了圣人的思想精华，但是，有四项是圣人应该注意应用的方法。议论言谈中，应该崇尚《易经》的辞采，而后深浅详略可备得其宜；在行动中处理事情时，应该崇尚《易经》的变化，可进退有据不谬于一；制作器具时，崇尚《易经》的阴阳老少之象；占卜时，崇尚《易经》吉凶得失之占。

因此，君子要有所作为，要有所行动的时候，要以占卜来探询其所为所行之事，而《易经》则会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当中的吉凶之辞及其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来应答。占得吉凶之辞，受《易》道的暗示，随卜随应，如声音回响之速。不论地域的远近还是时间的短长久远，均可探其幽深隐微。靠《易》理之占卜，可预知天下的变化，不是天下最精道为理求，是没有能够达到如此程度的。

参伍，交互参考，使阴爻阳爻的位置互换以引出变化，三才五行阴阳五位均在换位变化之中，推演交错其数字以了解其中的变化，三变成爻，皆成一变，参伍以通其变，遂成天地阴阳之妙算并以极高文彩的语言表达出来神机，极尽数字的变化，由此可定天地阴阳动静的物象，如若不是天下最具神机妙算变化的，任谁也达不到如此程度。

至精至变才是《易经》，那里是什么神之所为。凡物有心即有思，有为。而《易经》本身是无思无为的，寂然隐形无所动作的，但通过占卜求卦可上下感应天地，因而能贯通天下一切道理，处

理天下事物。如果不是天下最精妙的道理，极天下之至神，谁能做到如此完善的程度呢。

《易经》为什么能达到至精至变至理至神的程度呢？这是圣人深刻研究的结果，吉凶隐于无形，未来藏于幽冥，老少浑于未剖，圣人极尽幽深奥妙，研究出这么一门神机莫测的大学问，贯通天下之理，贯通天下人之心志，使天下人不迷于吉凶；因为它具有神机妙算之功能，所以能成就天下一切大事；唯其具有超然的神算之妙，看不见走得快其实走得相当快，似不见其行而已达目的。孔子说：“《易经》中包含了辞、变、象、占这四种圣人应用的方法。”就是指此而言的。

第十一章

子曰：夫《易》，何为者？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賈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者，莫大乎蓍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注：冒：包括。

阖：合也。坤阴也。

辟：开也。乾阳也。

太极：天地未开，浑芒广大，为万物之根。

两仪：天地。天为阳，地为阴。

四象：春夏秋冬四时。太阴少阴太阳少阳为四象。

探赜索隐：探求繁杂幽隐的物象。

亹：勤勉。

讲：孔子说：“为什么写《易经》？《易经》是作什么的？《易经》是开启智慧，成就事业，占卜吉凶，决趋避之机，括天下物理，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圣人以《易》沟通天下人的意志，使之不迷于吉凶，奠定天下的事业，使之不怠于趋避，判断天下的疑问。

所以，用四十根蓍草占筮，老少无定，动静无常，流转不深，西在不测，然而其德性圆通而神奇，六十四卦的德性方正而睿智，每卦之六爻以断吉凶祸福，此《易》之妙。圣人以此道理洗涤心智修炼品格意识，因此，心神知变，《易经》之德智愈净尽愈收敛，并退而藏于深密的天道之中，难窥其心，忧民不能趋避而与普通民众共同为吉凶忧患。《易经》的神机妙算足以预知未来，并以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智慧总结囊括以往所有的智慧和经验。除此之外，谁还能如此？只有古代聪睿神武、大智大勇而又不乱杀无辜的人，还能如此。所以明白天的道理，体察民情，以神物蓍龟进行占筮，在民众行动之前准确神妙地预知未来的发展，以趋吉避凶。圣人在占筮之前，先斋戒其心，这是把《易经》视为神明了，并以此明耀他德业的宏阔和幽远。

《易经》阴阳变化，六爻变易，预卜吉凶，有象器法神八者之

理，其中包括阴、阳、变、通、象、器、法、神。以门户开闭喻之。关门，幽静阴暗，收敛包容，这就是坤，也就是阴。开门，光明畅朗，伸展行动，是为乾，亦为阳。阴阳如门的一关一开，相续不断，即为变。阴阳变化无穷，门户开闭往来出入，即为通。变通之后而又显现于外的物象，是为象。有标准，有尺寸，有形状，表现于器，谓之器。教人按一定规则进行占筮，是为法。民众来往不绝用这些神物器象遵守规则进行占筮而还不知不觉，这就是神。

因此，《易经》原始有太极。太极指阴阳未分，天地未开，混沌一片，宇宙万物由此开始创造。太极变使阴阳分离，互生天地，于是有了两仪。两仪发生变化，产生金木水火或春夏秋冬四象。四象又发生变化，产生天地水火风雷山泽，由此产八卦，包罗宇宙万象，以八卦来推断吉凶，按照《易经》的法则就能趋吉避凶。伟大事业由是而生矣。

所以，使人取法、效法的现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了。变化通达，没有比四时更大的了。悬挂物象于上，光耀天下，没有比日月丽天更明亮更大的了。崇高越居臣民之上，没有比富有天下、贵为天子更大的了。置备器物，以利天下，为人适用，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唯圣人极耳目心思之巧，通民情事故之烦，始能尽制作以利天下后世，无人可比。探求繁杂隐幽的现象，追求深远的道术，使人获得远大的前程，以推断判定天下之吉凶，找到正确目标，使人勤勉地成就伟大事业，没有比使用蓍草和龟甲进行占筮更了不起的了。

《易经》虽为圣人所作，但其本源于天地，也就等于是天生之物。所以，天生的神物蓍草、龟甲，既是圣人建立占筮法则的神物又是用它进行占筮的神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圣人效法其变化，于是就产生了《易经》的道理。天

显现出各种现象预示看自然界和社会集团某种变化的前兆，圣人就依天地变化和《易经》的原理，占卜未来吉凶。有龙马驮着图从河中出来，在洛水有神龟驮着书，这都是吉祥的征兆。伏羲依据“河图”画出八卦，大禹依据“洛书”制作“洪范”，也就是治天下的九种不同的法则。“易经”依据上述原理制作出九六为老阴 二二 老阳 ䷀ 之象，七八为少阴 二二 少阳 ䷁ 之象，是为四象，以此推演出《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并系以爻辞，定出吉凶的征兆，断定问卜者未来命运及吉凶祸福，指示问卜者如何趋吉避凶，赴善就福，远离灾殃。

第十二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也。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讲：《易经》大有上九爻辞说：“从上天那里获得保佑，大吉大利”。上天无私助，助必顺人，所以孔子说：“保佑就是扶助，上天扶助的是顺应天时遵守天道规范的人。人愿意帮助的是诚信之人。那些诚实而讲信义又履行诺言，处处时时遵顺天道规范，而

又能礼遇贤能之人，是会得到上天祐助的，也是吉祥而无不利的。”

圣人忧世觉民之意是无穷尽的，写到书中，这种爱民之情也难以尽述，所以，孔子说：“书是难以把作者想要讲的讲出来的，就是都讲出来也难以尽意，那么，圣人忧世觉民的拳拳之心就不能了解了吗？”孔子又说：“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思想很难尽意也难以流于肤浅，如果用象征之法表达某种思想，就会不同了，就有可能使思想深刻了。圣人创造卦象，创立数象为规范，使人缘其象征悟其心意，深刻了解和把握语言无法表达的意思，于是，设置六十四卦，将天地间人间万事万物繁杂错综的变化，系之以文辞，显示其情态之真伪，变而通之，以尽其利，以天道鼓动激励民众的信念和热情，尽量发挥其神奇奥妙的作用。

圣人所以立象，以象始于乾坤二画，则阴阳变化包含无穷，乾坤就是天地，蕴蓄着《易》的精华，乾以奇成列于左，坤以偶成列于右，《易》阐述的天道自然立于其中了。如果不立乾坤，毁而不成列，那也就没有《易》了。《易》都没了，那乾坤之道也就要息灭了。

在具体形象、形器上加以抽象，无形无体无度无量，一句话，无具体形象，而万事万物又从中抽象出道理并受这个道理约束界定，就是“道”。在形体之下，有具象之物，有形体可见，称为“器”。将形而上，形而下的道理，加以变化裁定，并以致用，就叫做“变”。进一步推演，使其在天下实行并发挥作用，称为“通”。通达了，进一步制定具体措施推行于天下，让普天下的民众受益，就叫“事业”。

《易》所谓象，是圣人看到天下万事万物的错综复杂，经过研究，认识其中深奥的变易现象，把万事万物加以分类模拟其形态，并加以抽象，以准确的象征代表某种物象是适宜的，因此，谓之“象”。圣人观察天下纷纭复杂的变化和各种活动，进行比较研究，

融会贯通，归纳制定出各种经常性的规范，并写出说明性的系辞，借此以判断吉凶祸福，因而称之为“爻”。竭尽全力探究天下繁杂的物象，都收进《易经》的六十四卦中；振作天下一切有益有利的活动，并把它写进《易》的爻词中去；将万事万物的所有变化加以整理并剪裁制定，再归纳到“变化”中，使之更加条理分明，更具有指导作用；再将这些加以认真推演实行，都扩充到“贯通”中去，使其作用更加明显。能否真正理解其中的神妙，就看每个人运用得如何了；在不声不语的默默劳作中就能成就大事业，不张扬不虚夸，普天下都相信，就在于德行修养的根底深厚了。

系辞下传

第一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注：刚柔：阴阳之意。

变：阴阳互变。

命：卜卦之后告以吉凶。命，告，指出。

立本：不可更移之本。

贞：正也。

日月之道：指升沉显晦。

天下之动：动，指人事之吉凶，一念感动，一身之举动。

确：刚健。

隤：柔顺。

简：简约，不造作。

大宝曰位：位，代无理物之位；大宝，至贵而重。

讲：《易》理都在吉凶。吉凶原于象爻。圣人作《易》由两仪而四象，四象而八卦，次第成列：乾 与坤 相对，震 与巽 相对，离 与坎 相对，兑 与艮 相对，八卦排成序列，天地间所有一切理物和现象无不包罗在其中了。八卦虽可包罗宇宙万象，但乃尽述人世间繁杂的吉凶祸福，于是，八卦相重，推演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深奥道理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刚与柔也就是阴与阳、动与静的矛盾运动，使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的变化也就都包含在其中了。圣人为每一卦每一爻写的辞，以及解释卦爻的系辞，指出吉凶出现之前的征兆，于是，人们就可依此判断事物和行为的吉凶，进而决定该做什么不该做出什么，也就都包含在其中了。吉凶悔吝的判断，是占卜时爻之所动产生的结果。刚有刚之位，非柔所能移；柔有柔之位，非刚所能夺。刚柔是推演万事万物的根本。刚柔变化而相通，是趋时而不得不变化，把握住时机，才能趋向于真理。

世上的事是复杂的，做好事而不得好报，也是有的。行善反遭诬，作恶者长寿。但是，从时机方面看虽有吉有凶，当我们处于吉或凶时，都要安常守正，坚持正常的道理，才能胜而不败。这就象天地之道运行有常一样合情合理，就象日月普照一样亘古不

变。虽然天地也可能发生盈虚的不正常现象，但那是偶然现象，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守正守常的本性。天下万象万事的活动，都要遵守天道，守正守常，精诚无欲，吉者顺此理而动，凶者逆此理而动。势无常，而理有定，不犹天地之贞观而日月之贞明乎？此吉凶之所以贞胜也！

乾道取自然，刚健理行，昭示众人，无艰深阻滞，明白易懂，是任何人都可以一学就会的。坤道至顺承天，其道理同乾道一样也是很简单易懂的，也是任何人都可以一学就会的。圣人画卦制爻，也是效法乾坤之道的。简单明了、明快易懂而设立的。所谓“象”，是模仿天地的形象设置的。占筮时，卦爻卦象在内部先有变化，遂依变化了的象爻推演释理，吉凶祸福也就表现于外了。把握时机与际遇并变通而神奇地加以运用，无疑能建功立业。圣人仁爱众之情，忧世觉民之怀，在卦词中显现出来。

圣人为功业，天地有大德，就是使万物生生不息。使万物生生不息，不仅是圣人的有如天地般崇高的大德，也是仁义之举。生则显仁，藏用为义。圣人在位，目的在使万民安乐，生生不息，因此，也可使圣人守位不失。圣人具有崇高的地位，也就成了圣人最大的宝物。用什么来守住崇高的地位呢？靠仁爱之心以固其位。靠什么把众人拢聚在自己的周围呢？靠理财。散财于民，则民聚之，以财聚民，其财不可不理。管理好财务，使民端正言行，禁止民众为非作歹，这就是仁义道德所主张的，也是在这种仁义道德的感召下所应做的。

第二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犧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

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注：包饔，包厨，教民饔食，名包。

王：称王，治理。

仰：仰观，轻清之属，日月星辰。

俯：俯观，重浊之属，山林川泽。

文：羽毛的文彩。

类：比类，归类。

罟：捕鱼工具。

佃：捕捉野兽，即田猎。

离：丽，附着的意思。

斫：砍削。

耜：犁头。

揉：用火烘木，使能由伸。

耒：犁柄。

耨：除草。

益：䷩，增加之意，卦名。

日中：中午。

市：交易。

货：生民日用所资。

交易：以其所有，易其所无。

各得其所：有无兼济，人皆获益。

噬嗑：䷔，噬，食也；嗑，合也。上卦离为日，下卦震为动。日中而动，古代交易的现象。

通其变：变，就民心言。民心厌恶扑陋，而通之以文明。

不倦：民皆乐从不已。

神而化之：化，因时，因势而更新。

垂：垂下，喻无为而治。

剝：铝凿。

剡：斩削。

涣：䷺ 上巽为木，可以作舟楫；下坎为水，可以航行。

服牛：服：驯服。

乘马：乘，驾乘。

引重致远：引，牵引前行；致，前行，到达。

随：䷐ 随从的意思，三变乾为马，四变二三四互坤为牛。

柝：梆子，木制。守夜报时。

豫：䷏ 预备预防之意。三四五爻互坎，坎为盗，须预防。

二三四三爻互艮，艮为门。有重门之意。

杵：舂米的木椎。

臼：舂米的容器。

小过：䷽ 稍有所过之意。上卦震为动，下卦艮为山，二三四三爻互巽为木。初二，坤像丰见，所以说是掘地为臼。

弦：弓弦。

弧：弓。

睽：䷥ 违背之意。上卦离为弧为弓，二三四三爻互离为矢，为干戈。

上古：伏羲神农时代。

穴居：冬掘窑而民居。

野处：夏露天散处。

后世圣人：黄帝尧舜。

易之以宫室：易，变。宫室，房屋。

待：遮避。

大壮：䷡，上卦震为雷，下卦乾为天，为字，三四五三爻兑为泽水，兑反巽为风。

薪：草木之带叶者。

封：堆土为坟。

丧期无数：期，衰麻痛哭之期，期无定数。

棺槨：古代棺有两层，附身之木为棺，棺之外为槨。

大过：䷛，大有超过之意。

结绳：上古无文字时，结绳以纪事。

书契：发明文字以后，书为用文写字；契，合写成的文字为卷。

百官以治：百官以文字卷契治理天下的一种方法。

万民以察：民众可通过书契了解实情。

夬：明决之意。说明文字的演进。

讲：包牺氏治理天下，《易经》产生之前，他的地位就很崇高了。但那时阴阳妙契已具，这是创作《易经》的根本。仰观天象，日月星辰，自然造化以验生命产生之玄机；进则观经纬之象于天；俯观一定之法于地，观山林川泽鸟兽柔毛希革，寻求其产生之由。近的取象于人的一身，远取飞潜动植之宇宙万物，总结出天地间的万物万事归纳于阴阳之义，根据这个道理创作了《易经》八卦，融汇贯通神明的德性，而凡阴阳之理，深入无形，卦爻将阴阳无形之义钩出，贯通而无间，以类比万物的情状。

伏羲作《易经》，德通情类，然而，制作各种器具的道理还没有《易》中悟出。伏羲因为民众还不知道鲜美之食的好处，于是教民缉麻以为绳。结绳为网，做为捕捉鸟鱼的工具，猎兽于山林，捕鱼于川泽。禽鱼味道鲜美之利，斯民备尝，无所疑矣。而捕禽兽之网，取象八卦中之离卦，离䷝中虚为孔目，以绳结其网。

包氏死后，神农氏兴起。他知道黎民百姓不懂得种庄稼对

于繁衍生息安居乐业的益处，于是，就砍削树木使之尖锐而为犁头，揉木使曲以为犁柄。扶柄犁地，便于耕种除草，又发明了许多有利种作的农具，教导民众使用的方法，兴稼穡，利桑麻，民皆得其利，使天下的粮食增加。农业的兴起，是受了益卦的启发。

五谷熟，人民育，货财增加而有节余。你多这种货物，他多那种货物，而又互不通往来，民甚感不便。神农氏教民当日中之时，聚天下之民于各集市，集天下之货物于各集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不足者有所取，有余者有所散，各自都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这是受了八卦的噬嗑卦的启发，才产生的互通有无的集市交易。

物质生产丰裕了，产品也有了积蓄，然而礼义未兴，其文明犹塞。神农氏死后，黄帝尧舜相继兴起，是时风气渐开，人文渐著，固陋之习不容不改，这也是人心思变啊。圣人因其时之当变，而通之以文明之治，民众也甚为欣悦，趋之不倦。物质文明较前几代有大发展，旧的典章制度和约定俗成的习惯，已难以适应社会前进的需要，黄帝尧舜法先古圣明之君，为使百姓安居乐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使典章及习俗也有所变化，变则通达，不使民众产生厌倦的思想。天地间万物消长、盈虚、迭运，当时事穷极行则不通，数尽必更，势重必反，未有不发生变化的。变则随时而转，因势而导，未有不通的。通则一时为宜，万世无弊，而无不久。三位圣人制作《易经》，是天道合乎《易》，自然会受天道的保佑。民从中获其利益就不会产生厌倦情绪，没有不吉利的。上古衣草羽皮，陋亦甚矣。三位圣人制为上衣下裳而垂之，制服色以达天下，将尊卑等成以及升降之节，均由此出，也就是说，三位圣人依据变化了的情势设立典章大制，以立高下不同等级，百官分职，各尽其责，以至垂拱手而治，无为而成，则礼乐兴，天下治。这是受了乾坤两卦的启发而制定的。

百官既定，往来必然增加。但是，川途阻隔，文教不通，取木为舟，凿成舟船，削木为楫，载物行舟，使阻途变通途，互相往来，可以行至很远的地方，使普天下的百姓都感到便利。这是受涣卦的启发，才剡木为舟以利通途的。

民众虽然不阻于水了，仍疲于陆。走长途而荷物，甚感劳累。于是，驯服牛，乘马驾车，以利通途，拖载重物，来往奔驰，沟通有无，可以达到很远的地方，使天下人都感到便利。这是受了随卦的启发，才发明了陆地上的交通工具的。

川途既通，暴客强徒可以非常方便地从彼处到此处，不可不防备了。设内外两层门，以防暴于外；且令击打木梆巡夜，提高警觉，防御盗贼偷入。这是受了豫卦的启发，才加重门防御强暴的。

制犁种了庄稼，有了粮食，而民不知粮之精作，于是断木做木杵，掘地（石地）为舂米的容器。粮脱壳而为米，民享精食之利。这是取象于小过卦而受其启发，才舂米为食的。

外有门柝以待暴客，内有白杵以精粮食；然而，无利器难以威慑不轨，有险也不能守，有粟不得食，于是，弯木为弓，削木为箭，以弓前的锐利，威慑天下之不轨。这是取象于睽卦受其启发，才发明弓箭的。

兵器既制，可使民心安宁。上古之时，各地民众掘地为窖以居，夏天则露天野处，风雨交侵，民无安息。后世圣人易巢穴而制房屋，上有直木为栋，下有两垂为宇，以待风雨之至，而无震风凌雨之患。这是取象大壮受其启发而创造房屋的。

屋室既建，有以奠民之居，使埋葬之礼不举，何以教民孝顺长辈乎？上古的丧葬，死人穿上厚厚的衣服，以带叶之草木厚厚堆在尸体上，就那么放在荒郊野外，没有墓，不立碑，不植树，太简单了，关于发丧守灵的日期又没有明确规定。后世圣人改变了

这种陋习，制定丧礼，规定礼丧期数，以棺槨殡葬，建坟立碑植树，使后辈以立孝道。这是取象于大过卦受其启发才如此做的。

养生送死而无憾，这是王道的开始。远古时期民淳事简，结绳以纪验，百官万民均遵其治而无不治。后世，民伪事烦，结绳难以尽述其事了。圣人制为文字，言不能记，书以记之，立为典章、政令、合约，官民均政令而行，于是臣纪肃，是非审，情伪辨，万民以文书政令有所察稽，而不致于误事。这是取象于夬卦受其启发而发明文书的。

第三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注：《易》指伏羲所画之卦象。象，奇偶纯杂之形体。

像：肖似；造化事物之理。

彖：卦下文王所系之辞。

材：材质，如卦德、卦体、卦变。

爻：周公所系之辞。

讲：伏羲作《易》有小成大成之易理。《易》不是别的，就是奇偶之象。所以，《易经》的内容，主要就是描世间万事万物的形象。《易经》象征为象，就是模拟宇宙万物形象的。象是卦下文王所系之辞，解说卦义及结构，彖又代表一个卦的卦德，卦体和卦变。爻就是效法，六爻就是效法宇宙世间的变动，如利害得失爱恶情伪，皆爻中所见，圣人一一模仿，于各爻之下而象之。象彖爻尽述万事万物的变化得失，吉凶由此而生，悔吝由此而著。人之考占用易，无不具于此。

第四章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讲：八卦中震☳坎☵艮☶是阳卦，一阳二阴，阴爻多；巽☴离☲兑☱是阴卦，一阴二阳，阳爻多。这是为什么？阴阳两卦，其德行有何不同？有数则有理，由数究其理。《易》之大部分阳为贵，阴为贱，有君民之象。阳卦一阳二阴，为一君而二民，一人御极，四海归心，乃天常人纪之正，君子之道。阴卦一阴二阳，二君一民，政出多门、民无定主，乃天行人事之变，小人之道。

第五章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塗，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虑？”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可得而见耶？”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行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注：

憧憧：往来不定，心绪不宁。

天下：指天下万物万事。

思：度事物之理。

往：时序之去。

屈：气机之消。

信：气机之生长出现；又为古伸字。

相感：一息一消，运行不穷。

尺蠖：蚯蚓。

屈：缩身。

信：直身。

蜃：伏而不动。

精义：精研义理。

入神：几微必察，入于神妙之地。

崇德：日新其德。

知化：化，阴阳推行有渐之机。

蒺藜：草名，茎长而平卧，有刺。

隼：鹰类。小人之象。

墉：城墙。

括：闭结，或阻滞。

射之者人也：射操于有器之人，君子之象。

弓矢：射猎之器，比喻道德。

藏器于身：喻道德素养蕴于己身。

动：出而不为之意。

不耻不仁：甘为不仁之事。

不畏不义：敢为不义之事。

不见利不动：不肯勉为仁义。

不畏不怨：不肯惩戒不仁不义。

屨：穿鞋。

校：这里指刑具。

何：负荷。

系：缚。

薄德而位尊：不度德而窃位。

知小而谋大：不审知而妄谋。

力小而重化：不量力而轻任。

公饫：美食；佳膳。

形渥：厚重之刑。又为厚重的形器。

谄：媚上。

读：不敬。

君子见机而作：凶之端甚明而趋避之志甚决。

介于石：介，贞静之守，其坚如石。

殆：危，险。

庶几：庶，近；几，将。

罔缢：罔，麻帛；缢，绵絮。喻缠绵交密。

讲：《易经》咸卦九四爻说：“有人心绪不宁，来往不定，思虑颇不专一。不过，也有朋党中人遵从你的思想。”孔子说：“天下人都想些什么，忧虑什么呢？天下之理源于太极，本同归于一个目标，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殊途离不开根本目标的一致，因为这道理根植于人心的一致。同归一个能使天下永远康宁的理想，何必有再心绪不宁忧思不已呢！”

自然造化运行不息，循环不已，日月旋来旋往，来往交替，而光明亦自生不息。寒来暑往，春夏秋冬四时循环交替，为之相推，年年如此，岁岁如旧。日月寒暑之往，不是存心要过往，而是自然界变化规律使然。所谓过往也不诎一去不返，而是暂时的屈缩；所谓来，也不是永不再过往，只是暂时的伸张。屈与伸相交感应，明生岁成之利生矣。

蚯蚓之屈缩，是为了伸张，一屈一伸才能前进。龙蛇在寒冬蛰伏是在养精蓄锐，冬眠是为了保全生命。精研义理，出神入化，几微必察以至神妙程度，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可以学以致用了。以《易》之义理措于事物为用，诚利其施，使身无不安，入于无不自得的天地，而行《易经》之义理，自必涵养天性，培养自身崇高的道德。

义未精，求其精；用未利，求其利。其时机、契机均在我，所

以能够知其义利。若义已精、用已利，错过时机，没有把握住契机，这就不是我所能知其义利的了。如果超过《易经》所示的道理，就是圣人，也无法知晓。穷极天地之神，把握宇宙变化奥秘，了解世间万物，推行有渐，学而至神，由我主化，其德之盛极矣。

困卦六三爻辞说：“前进困阻于巨石，后退又蒺藜满，真是进退两难啊。回到家，又见了妻子。这真是凶兆。为什么？大凡进退有据，才身名两全。今九四刚而在上，如石之不可逾，困在那儿了。不自量而欲去以邀功，则必遭谴讥，名必受辱。九二刚而在下，如蒺藜布满身后，急不择路，后退以图安，则投身非所，则贾祸身危。辱且危，灾祸迫近，死期将至。虽有上六，其妻仍不可得见，所以凶也。”

《易经》解卦上六的爻辞说：“王公出猎，站在高墙上弯弓射鹰隼，一箭中的，无往而不利。”孔子说：“隼，鸷悍之禽，小人之象也。弓矢，打猎之具。操弓矢，必君子。以弓矢射鹰隼以喻去小人也。君子以忠信为甲冑，以道德为解悖之器，得时用事，待时而动，无不利。不动则已，动则一鸣惊人，有以制小人之命，何不利之有？君子之道德风范并藏利器于身，行动时决不会有任何阻滞，是以计出于万全，功收于一旦，定能制服元凶，出必有收获。这是因为行动前就已计划周全并备有完备的器具，当然无往而不利了。”

孔子说：“天下唯君子知耻，小人则不然。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以不义为可羞，甘为不仁之事，敢为不义之事。没有利的事不干，就不想进取，不戒之以刑威就不害怕。而在小犯不仁不义之举，犯有小过失，受了惩处而能戒惧，不致再闯大祸犯大罪，也就算是小人的幸运了。《易经》噬嗑卦初九爻辞说：‘初犯轻微小罪的犯人，戴上脚镣，脚趾烂掉，但罪行轻微终于保住了性命，尚能改过自新，也就不会犯新的罪行了’。这正是小人小过小愆改

过自新的福份啊。”

“善可成名，然非由小善积至大善不足以成名。做善事能够不日积月累从不间断吗？恶可灭身，然非由小恶积至大恶不足以灭身。还是不为恶的好！小人因此小之善无益于名而不为，因此小之恶无伤于身而不去恶，自此积恶不断，终暴露而无法掩盖，是以罪大至于灭身而不可解。《易经》噬嗑卦上九爻辞说：‘罪孽深重，刑具荷于头，又耳砍去了，这是凶厉达于至极。’人当慎之于微。”

孔子说：“君子防未然，自古而谨之。心之若危，乃先前安逸其职位。国家灭亡，乃先前以为国家无虑可长治久安。社稷骚乱，乃先前以为已经治理妥善，此家国之亡也。所以，君子必须居安思危；安定时常思危之；国家兴旺时不忘亡国之痛；治理之时不忘祸乱之惨烈。有思危、思亡、思乱之心，必有图安图存图治之策，是以身安其位，国家可保。《易经》否卦九五爻辞说：‘国家将危亡，将危亡。国之图存治安犹系马牛于桑树之固，不可不戒慎惕励啊！’

孔子说：“德行浅薄而居尊位，才能智慧低下却图谋大事，能力小才气贫乏却担当重任，没有不招灾闯祸的。《易经》鼎卦九四爻辞说：‘鼎足折断，打翻了君王赐给公爵的美食，比喻国家倾覆危亡了，身遭刑辱，这是非常凶险的。’用人不可不慎，这是说德能才智不足担当大任造成的危害啊！”

孔子说：“知道事机的神妙吗？君子对上绝不阿谀谄媚，对下绝不轻侮傲慢，坚定立场，坚持正义，遵循事理，这就算是神机妙算的人了。事机出现微为先兆，吉利的征兆已见端倪，根据情况的变化作出准确的判断，把握时机，当机立断，万不可整日迟疑等待，坐失良机。《易经》豫卦六二爻辞说：‘被巨石阻隔就不要无谓地等待下去以错失时机，要立刻离开，转移，另寻他途，只

有如此坚定果断才会是吉利的’。被巨石挡住无法前往，这情况多么明显，足可以立即做出决断，为什么还要等下去呢？君子应该知道事物微妙变化端倪，要能够一叶而知天下秋，要善于知道事物向哪个方向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要慎时度势，知道何时该柔何时该刚，做到这一点，自然就会成为天下景仰依赖的人物了。”

孔子曾经赞扬他的学生颜回说：“弟子颜回，可以说差不多做到上面说的那些道理了。颜回也可以说是一位通达事机的君子了。有过失，他从来不会不认错；认了错，必定改，决不重犯。《易经》复卦初九爻辞说：‘迷途了，万不可执迷不悟，趁迷不远，立刻回头，为时不晚，也不会后悔，只要这样做了，就是吉祥的。’

“天地间充满阴阳二气而不断处于变化之中，此二气如麻帛绵絮般缠绵交密，天气下降，地气上腾，阴阳两而为一，则万物生焉。宇宙万物则精醇完美。男求乎女，女应乎男，精气交通，施受相感，两而为一，遂得生生不息。天地男女之生命诞生于拘精合一，友谊之道也应如此，所以《易经》损卦六三爻辞说：‘三人同行，各有主张，行动难以一致，需要有人放弃自己的主张才可求同；而一人独行，反而易于得朋友的同情和支持。’这是说，行动之前要取得一致的认识。”

君子做事不应盲动，先安其身，以求身移理顺，然后动而为政事；必心和理顺，然后播而为号令；必上下之间情意交孚，然后才可求其赋税、力役、行征。君子修此三者，立心之恒可知，所以，行动起来则民从之，号令天下则民应之，求其奉献则民与之。若不安其身，而危以动，则动必逆理，而人有离心，哪还会有归附于你的人。不易其心而惧以语，则语必悖道，一定有人反驳你，哪里还会有人听你的。不定其交，等于没有交情，没有交情还有求于人，不会有人赞助你的。不应，不与，则必夺君之有，而伤之者甚矣。也就是说，随时都会有人来伤害你的。所以，《易经》益卦上九爻辞说：“得不到别人的助益，有时还可能受到攻击，意

志不坚，不有恒持久的人，凶险。”

第六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注：乾阳物也：物，货之实。指奇数阳之形。

坤阴物也：指偶数阴之形。

阴阳合德：奇偶相交摩荡。德，虚词。

天地之撰：天地撰出以示人者，如雷动风散等。

杂而不越：杂，烦杂；不越，不违阴阳之理。

彰往：往，大道之已然过往；彰，照彰，彰明。

稽：考查。

微显：显，事理之易见者；微，推察到细小至精处。

当名：名实相符。

曲而中：曲，委婉；中，合理。

肆：直接了当，放肆而不隐瞒。

讲：孔子说：“伏啊啊《易经》是从乾坤两画开始，如人们进

出打开两扇门一样，乾坤相对\也是出入《易经》精微之处的两扇大门。乾体一☰而实阳物也，坤体一☷而虚阴撮也。阴阳相交，相摩荡而为四象，而为八卦，刚桮有体，而为六十四卦。阴阳相交，如德性相合，由此殖生象征天地宇宙万物及其变化的卦爻符号，给予这些符号以生命的实体，它不是人为的，而是天地间有形之物如雷风山川和无形的似微而神明的德性共同撰写出来的，它一经产生即可通达神明造化的德性。”

“《易经》的称名，或假借物象，或言事变纷然杂出，而总不外乎阴阳之变。可见，《易》的称名象征宇宙间万事万物是相当繁杂的，但决不超越阴阳事理。其名之繁杂，是集中考查了各类物与事，爱恶之相攻，情伪之相感，人情物态之曲折，无不具备；圣人忧衰世之意，皇风下衰，世风日下，民性日漓，然圣人知盛世必至，思虑不得不深，言词难尽其详，所以《易》之称名指代简的。此非圣人之意，乃无时也。”

“《易经》的主旨是彰明以往的事，使之更加显著，由此推知体察未来事态演变及发展，使若明若暗的事象显现得更加精微细密，进而阐释事象深层的奥秘。拓展开来，《易经》卦爻的名称都是适当的，名实相称，使天下之物类不可混，准确表达判断吉凶的事象事理，文辞简括精微，所用的判断文字达到了完备无缺的程度。”

“《易经》所称之名，或指一物之微，一事之末，可说是很小的了，但由阴阳取类所包涵的意义却是很广大深远的，其涵义均为天地鬼神之奥秘，道德性命之细微，而文辞发挥其旨，皆显明阴阳之理，以示人灿然昭著。其文辞雅丽，多旁引曲证，以显阴阳之变于理，而又无不中理。事无巨细精粗，皆阴阳之蕴事，却将深刻道理藏于文辞之中。《易经》以吉凶事理教导济助民众正顺行事，使民众明辨善恶得失报应。”

第七章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注：中古：商末周初。

基：基础。积行之始。

本：根。善从此滋息，故为德之本。

恒德之固：固，坚固。历尽万变不移其所守。

巽德之制：制，裁制。巽，深入于理，可因时制宜，而不谬于一定。

裕：宽大。

称：轻重适均。

寡：少。

讲：《易》始作于羲皇而中微于夏商，至文王系辞彖而易道大明，是《易》的兴起。这时正是中古时代。当是时文王作《易》，

适被囚于羑里，非安常履顺之时，乃操危虑深之日，《易》之为书，是由于文王处忧患之道，常怀忧患之思的缘故。常处忧患之道，无如反身修德，修德何如学习礼仪。所以，履卦是教人礼仪的，它是修身之德的基础和根本。谦卦教人谦虚尊重别人，这是自身修养德性的手柄。复教人克己从善去物欲反仆归真，这是修养德性的根本。恒卦教人始终如一坚守正道，这是使道德修养稳固的原由。损卦教人克制欲望，不放纵自己，这是修身化德的功夫。益卦教人改过向善，以不断涵养德性。困卦教人艰难困苦中坚守正道，不因困苦而淫乱失节，在困境中可辨道德修养的程度。井卦教人德泽静深，不断上进，以达道德之境。巽卦是教人深入潜伏，因势利导，这是道德的制宜。

履与礼相通，在祥和达到极致，和睦处事，宽以待人，是立身行事的准则。谦逊待人，自会得到他人的尊敬，德业也会光大。复卦一阳位于群阴之下，但不为五阴所没，虽微小，然而天人理欲甚明，可辨别万事是非善恶。恒卦指出人在繁杂的环境中唯有恒心，定见定守，始终一致，很好地选择而不厌烦，方有成功之日。损卦要求人们克制欲望，这是克己复礼的起始，开头可能难些，以后也就容易了。益卦主张人都要改过向善涵养德性的修身。困卦要人们身虽处困境而志弥坚，困境可以锻炼人，所以坚守正道即可通达。井卦告诉人们居所安定不摇，井下泉流涌通，虽静犹动，弥足长新。巽卦则顺而入理，因时而善，教人随机应变，处置得当。

履唯和而至，从容而礼仪，行则礼，可为德之基础。礼非谦则倨傲。退让为恭敬之节，用以制礼。谦可为德之柄。知莫切于自复，反求诸己，回复自然本性。恒教人身处杂乱之境而不厌，始终确守不二，以固德性之本。损卦告诫人们远私欲以修德。益卦教人兴利除弊。困卦要人身处逆境，达观于天人之际，则可常泰

常亨。井卦教人安于居所，凝情于应于之府，能安能虑，辨识义理来源。巽卦推移于时势之间，顺变达时，用以行权，斯为德之制。

第八章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讲：《易》作为一本书，有画有辞，为民众所需要，时刻离不开又能从事娱乐的一本书。也是一本经世致用的书。它所阐扬的道理，有很多变化，更有转徙推移之妙，其变迁、变动不拘于一卦一爻，如乾卦初九为潜龙，九二是见龙。还有六虚之位，阴阳六爻，有中外之分，初二三为下，四五六为上。六虚之位仔细分辨，初三五为刚，二四上为柔。阴柔阳刚，互相变化，上下没有一点变化没有的爻位，而且同一词在这一卦一爻中是一种解释法，换到另一卦另一爻，又是另一种解释了。不固于一典之要拘，随其变化而变化，在上则上变，在下则下变，在刚则刚变，在柔则柔变，万变不离其宗，天道无不在其变化之中。

不仅如此，《易经》所阐明的天道也合于人世，教导人们待人处事、出入进退、内外往来，都要合于法度，过犹不及，处事决不可过。在外安世定国匡济天下，在内正心竭思修身养性，以知戒惧谨慎，以免灾祸。明了造成忧患的起因，使人知忧，更知患之所由生，常怀惕慎，虽无师教诲之保以儆戒为，而常若临之

以父母惕然震惧，不致有太大过失。《易》的变化无恒常形态，而系辞则有定理。以《易》问卜，不必以变求变，率循其辞达变，而揆度其卦爻一定之理，则出入之度，忧患之故，确有定向而不可为，但有典常不变之道可行。不要拘泥卦辞怎么说，而要灵活运用。学《易》者，释其辞，不泥于辞，揆度于方而善通于方之外，学活用活，就会比《易》文字表达的意义理解得更深刻。所以，《易》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问，不可从理到理空对空，不能凭虚而行，要实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九章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

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啊矣。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注：质：卦质。

物：爻也，阴阳之爻皆称物。

卒成之终：卒，竟也，指上爻之辞；成其所拟之终。

撰：述。

讲：《易》这部书，追原始万事万物的始终，其卦爻以一画始至六爻终，则贞悔全，内外备，阴阳纯杂之体质于是成矣。六爻之间刚柔相杂，初三五刚位，二四上柔位，刚柔成质，只要观察爻位，处在适当爻位，和象征的事物，便可判定吉凶。

初爻的含义其理幽微，知之也难，上爻其理明显而知之也易。

因为初爻表达事物的根本，根本含蕴精深，故难知；上爻在卦终为末端，末端则机含毕露，触类可通，所以容易了解。圣人草拟初爻之颇费斟酌所以显得难些，初爻文辞已定，顺此从二至上爻的文辞逐一形成，至上爻不过已是这一卦的结束了。

阴阳杂陈，刚柔并济，撰述刚柔邪正而要在杂陈并济的情况下明辨是非，就困难了。要判断是非，了解纯德之善，认识杂德之恶，必须加上二至五中爻同初上爻一块审度考查，涵义才完备无遗，才能得出一个完整的认识。

六爻已全部了解掌握，则存亡吉凶之理已具，那么在家里算卦占卜，只要从六爻去推求就可知未来吉凶了，聪颖的人读读彖辞，卦义多半就能理解了。

六爻中二与四，皆阴爻，为柔顺事业，固同功，然位有远近之升，其善有不同。二多誉，四多惧。四近于君，动则有替越之嫌，所以多惧。柔之为道，非附阳刚不能自立。二柔而远于五，乃大要，得无咎，用柔得中，方能有利。象六二以阴居阴位，处内卦之中，多能获得吉利的。

六爻中的三与五爻，位居阳刚，三与五互成一卦，其功用同，而位不同。五为君而贵，则操得为之，所以多功。三为人臣而贱，则动有掣胜之肘，所以多凶。三五皆阳位，从柔居之，则委靡不振，君暗臣昏，自是失道，三固多凶；以刚居之，则强毅有为，君明臣良，交得其职，五固多功。这是因爻位不同，而存在着贵贱尊卑之差异的关系。难道真是柔弱就危险，刚强就必胜吗？不能一概而论。

第十章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

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注：悉：完全。

三才：天地人为三才。

兼三才而两之：六画之爻，初爻二爻为地，三四爻为人，五上爻为天。

讲：《易经》这部分内容广大，天地人世间的道理无所不包，十分完备。其中有天道、人道、地道。圣人涵三才之理于心，以其精义画之于《易》。三画之成卦，上画有天之道，中画有人之道，下画有地之道。两个三画卦叠成六画卦。六画卦，上二爻为天道阴阳成象，中二爻即人道之仁义成德，下二爻即地道之刚柔成质。六画亦三才之道。《易》之于小成（八卦）大成（六十四卦）是相通的，三极皆是此道，所以说《易》内涵广大无所不包。

《易》画备三才之道。画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其道各自为义而变动拘，则谓之爻。爻者，变也。爻之远近贵贱，时列森然，则谓之爻变。爻的上下不同等级比拟万物贵贱不同的类，称之物。刚与柔在六爻位上交错犹如万物错综复杂的文采，故谓之文。有以

刚居柔，或以柔居刚，而位置未必适当；也有以柔居柔，以刚居刚，其位置也不一定适当，然而其义互有得失，吉凶就从此产生了。可见，爻，道之变；物，道之散；文，道之昭；吉凶，道之聪愚莫衷一是，三才一以贯之，万物互变也。

第十一章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讲：道必得人而兴。《易》之复兴，是发生在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的时代吧？是文王和纣王时代的事情吧？以盛德当衰世而觉民之思，忧惕之念必深，其卦辞无非危惧之意，其辞之必傲危也。凡临事而惧者，谓之危。危若能摆平，可转危为安，如亨利吉无咎皆是。凡率意妄行谓之易，易则系之以倾；如凶害悔吝皆是。由此可知，《易》的爻辞系辞均有警戒之意，提醒人们居安思危，忧惕戒慎，以求化危为安。否则，狂妄自大，倨傲自恃，虽向势安定，亦难免倾覆。安逸松懈，必倾覆无疑。易的道理无所不包到这种程度，广及万物万事都不能违背，要求人们时时戒惧，始终惕厉，目的就在于鼓励人们做事要兢兢业业，不要有过错，这就是易的主旨。

第十二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注：险：大难。

阻：小难。

说：同悦。

研：精。

亹亹：（音：伟）勤勉。

成：圣心自然鼓舞而无不立。

器：以一定形式象征某种定理为之器。

成：成就。

迁：迁移。

象：奇偶纯杂之象。

情：卦爻内大小险夷之情。

情迁：情在卦爻内，迁谓吉凶之辞。

情伪：真情与伪善。

惭：羞愧而不谦。

枝：两歧而不确。

诬害：毁人之善，以为不善也。

讲：太极之理一也，分离于乾坤而统会圣心，自其得天道之纯为乾，自强不息极天下之至健也。至健之德，见之于行常，恒久而平易，于健知险，不妄行以陷于险，故能先知天下之危事而不妄动也。其得地道之纯为坤，安贞无为，极天下之至顺。至顺之德，见之于行常，简约而无阻，自知阻而不困，不待阻而后知，故可明察天下壅阻原因。

《易经》的道理简单易懂，谈的是天下道理，阅后使人心绪和悦。《易经》能精研判定吉凶，进而推测预知未来命运吉利与否，使人避免凶险趋赶吉祥，以消除忧虑。天地阴阳静动变化，人之举止言行，各有一定道理，动之于外。天道人事有吉事凶先有祥兆，见于垂象，观察万物之象，微见端倪或尚未显现之事机，均可占卜而知吉凶。

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天地间一切事物均按法则安排一定地位。圣人仿效，依此推演易理，以心代天地之意，以口代天地之言，以成就造化功能。由是，天下之人有为有行者，既谋之人以议可否，不敢自专；复又问《易》，以谋之鬼，而决定其如何趋吉避凶，百姓再愚，也可效法；《易》如此简单，占卜可不陷于险，可知未来，吉凶安有不定之理。八卦是以爻象暗示于人的，爻辞和象辞说明的是阴阳变化的道理，和事物消长的情态。刚柔两爻，

错杂变动于六位之间，其象不一，而情况也因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吉凶之兆，在这些差异和变动之中就可推知了。

占卜之初，阴阳老少未定，所谓变动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时虽未成卦爻，而趋吉避凶的时机已伏于内，这不能不说是有利的。及变动已定，必有吉凶，还因卦爻情迁有无当否之异，判断吉凶时，不知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是难以做出决断的。所以，吉凶还得以情况的变化程度来判定。吉凶的推断，还要依其时的情理而定。处世待人合乎时宜，合于人情，是吉利的。不然，悖人情常理，必凶无疑。吉凶尚未判定叫做悔吝，吉凶方萌而曰利害。这是从哪里产生的呢？爻位之间，远近不同，感应有异，任意相取，必生悔吝。事有真伪，情有虚实，若真情实意，则利益吉祥绵绵不绝；若虚情假意，灾祸必至。《易》理之情，使相近相通之事，交互感应，以促进吉祥之象速生。若邻近还不交流，老死不相往来，往来也不协调，灾害凶险随后而至，悔恨困吝，已经晚了。

要阴谋叛变的人，是很掩盖其伪诈心术的，与人交谈时神色难免不露惊慌羞愧。思维混乱、心绪不宁、心存疑虑的人，说话决无条理，乱七八糟，像树的枝杈一样杂乱。有品德有修养有文化的人，话少，说话则诚实可靠。轻薄、浮躁、虚夸的人，话多，轻浮，胡吹乱侃。诬陷好人的人，定不是好人，说假话，陷害人。失职的、办了错事的人，为已咎辩护，却理屈辞穷。

· 说卦传 ·

第一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注：蓍：灵草，以占筮之用。

参天：天数定为三，故曰参天。

两地：地数定为二，故曰两地。

倚数：就是计算数字。参天为九，所以《易经》阳爻都用九，两地为六，《易经》阴爻都为六。

讲：从前伏羲圣人之作《易》，有蓍，有数，有卦爻，这是天下之道。灵草蓍，怎么生长的？是圣人笃恭不显，中和交致，默然相助，神明化育之功，淑气充塞于宇宙，灵秀钟于草木，由此蓍而生。其茎长丈余，其丛满为，覆以庆云，守以灵龟，神物非神明不生，神明非圣人不赞，这不是偶然的。

天圆地方，天为阳，地为阴。奇数一为天，偶数二为地。天一包括地二成为三，三也代表天。卦中所用数字都由三天二地而来。二加二加三为七，七是少阳；三加三加二为八，八是少阴；三三为九，九是老阳，三二为六，六是老阴。

圣人观变于阴阳之错综，别其奇偶，为纯为杂，卦爻之数由

此建立起来而不改移。卦之成，必有当动之爻。爻又是如何产生的？圣人发挥于刚柔老少，比较其多寡，定其动静之用，爻由此而生。卦爻既成，天下之道也就完备了。进退存亡之道，刚柔健顺之德，有以旁通其情，融会其旨，于和顺之中，条理不紊，创造了《易经》，以穷尽事物之原理，竭尽天地之善，达到使一切行为都合于天道之目的。著学之为功于天下非浅鲜矣！

第二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讲：圣人之作《易》，统之为卦，折之为爻，使性命之理一一模写，而毫无拂道。性命之理，散于天地人之间。是以天道立阴阳动静，合与分之不断变化。地道立以柔刚。人道立以仁与义，慈爱与裁制相合。这些均可称之为性命之理。《易》何以顺之，六位六画六爻都是兼备天地人三才的道理，两两相合，阳刚阴柔迭用。两个三画的八卦，推演出六画的六十四卦，六个不同的爻位，都具条理分明的理性与法则。

第三章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讲：伏羲画八卦横图。图位乾南坤北，乾天在上，坤地在下，两仪之位定矣。艮西北，兑东南，相对是山，凝结之气下通于泽，上得风而益迅。风自上而下，得雷而益烈。坎西离东，相对是水得火，以济其寒，火得水以济其势，相资济而不厌。由是八卦相交错杂，乾坤坎离迭为上下，震兑巽艮互为贞悔。自乾至复，自垢至坤，而成六十四卦。



图位之成，从中起列于左者，震四离三兑二乾一，卦之已生为往；列于右者，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卦之未成为来。执中分而定数，有顺有逆，列于横圆，则有乾一，兑二，而离震巽坎艮坤，皆自生未生，这就是道数。顺数逆数皆可，这就是《易经》之所以圆神不滞而变化不停，以测知天下事理。

第四章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注：烜：离为日，照明。

说：同悦。

讲：震卦为雷，鼓振万物化育。巽卦为风，风动流通，阴气散之。坎卦为水，象征雨，滋润大地，催生万物。离卦为火，象征日，明照天下。艮卦为山，象征止，制止天地万物万象之动。兑卦为泽，象征悦，泽水滋养万物和悦生长。乾卦为天，象征君，君临万物，乃万物主宰。坤卦为地，贮藏万物。

第五章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讲：“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是纲目，之后开始解说。

天帝造化万物皆始于震，天帝就是万物的主宰。风顺而使催生万物的契机分布整齐均衡是为巽。日照万物明盛为之宜是为离。悉力效用育养万物为之地者坤。泽水滋生万物和悦化育，是为兑。帝所战之处，阴阳相薄，肃杀相攻，乾为天。以水洗濯故为劳于坎，坎为水。艮为山，为万物归藏之所，由此成始成终。

宇宙生成万物起始于震卦，在八卦中震位于东方象征草木初萌的春天，日升东方，照耀万物。巽卦位于东南，象征整齐，时序在春夏之交，万木极旺之时，日照东南，万物生长整齐，繁茂。离卦位于南方，象征光明，以明盛为义，万物至此，形色交辉，日正当午，万物皆可相见。圣人位必南面，明目达聪，以布纲纪于天下，大致是从此卦得到的启示。坤卦地之象，土气独盛于夏秋之交，前此之火得水以制其烈，后此之金得土以制其寒，万物依靠土地养育。兑居西方，象征喜悦，时为正秋八月，时间在黄昏，夕阳无限好，所以说有喜悦之意。乾位西北，正秋冬之交，阴盛阳微，势必相薄而战，时间正是光明（阳）与黑暗（阴）交替之时。坎位居北方，象征水，时为冬，正是水往用事之时。时间在夜晚黑暗之时，万物休息，也是劳累为卦。艮位居东北，时在形将黎明之时，黑夜将终，黎明即将来临，季节在冬春之交，万物已无从前之生意，所以谓之终。且含有以后之生意，故又成其为始。

第六章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讲：乾坤之功，分见于六画六爻，而六爻之用，总妙于一神。神，不离于物，不囿于物。六爻以动，万物而鼓畅生机，其迅速如震雷。雷以推生万物，而解散湮郁，其迅速不亚于风吹。巽风以燥万物，使之坚凝，没有比离火更强烈的了。兑泽以润万物而使之充足，没有比泽水滋养更令人喜悦的了。坎水以终始万物，滋生万物，没有比水更好的了。万物生长其终其始，没有艮止更盛明的了。所以，水火互相作用，风雷不相抵相背，山泽气息相通，然后天地间才发生变化，以生万物。

第七章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讲：乾是刚健的。坤是和顺的。震是变动的。巽是谦和的。坎是凶险的。离是附丽、依附的。艮是停止的。兑是喜悦的。

第八章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讲：圣人之立卦，无非象征天下之物。乾，纯阳，至健，行而不息如马。坤，纯阴至顺，胜重任者如牛。以动奋之身起于重阴之下，龙也。震阳动阴，正是龙之象。出声于天，重阳之义，巽为鸡。坎外柔内刚，有象于豕也。离外刚内柔，雉则外文明内柔顺，离有象雉也。外刚能止，内柔媚者狗也，艮阳止于上，正是狗之象。外柔能悦，内刚狠者羊也，兑阴见于上，正为羊之象。

第九章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讲：乾纯阳，能覆物，有首之义。坤纯阴，能载物，有腹之义。震阳动于下，其象为足。巽二偶于下，其象为股。坎阳陷阴中，其象为耳。离阴丽阳中，其象为目。艮以阳止于土，其象为手。兑以阴折于上，其象为口。

第十章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讲：文王八卦次序，乾坤以父母称，以下为六子。乾本纯阳，至健，物皆从其始，为父。坤本纯阴，至顺，物皆从其生，为母。六子皆得乾坤之画而成。震是坤初求于乾，而得乾之初画，在诸阳之先，故为长男。巽是乾初求于坤，而得坤之初画，虚性静而顺，女之象，画在诸阴先，故称长女。坎则坤之再求于乾，而得乾之中画，性情形体犹之震，特坎于震，故谓中男。离则乾之再求于坤，得坤之中画，性情形体犹之巽，而次于巽，故之中女。艮乃坤之三求于乾，而得乾之三画，亦犹震之乾道以成男，更次于坎，故谓之少男。兑乃乾之再求于坤，而得坤之三画，亦犹巽之

坤道，以成女，更次于离，故谓之少女。

第十一章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莨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异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车，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

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讲：圣人画卦立象，一卦并非以一象作喻，而是一卦多象。天乾，积阳成象。至健。故从天之象，广之天体圆动，循环不穷，则为圆。象人之至贵，六子皆其所统。为君。万物皆其所始，为父。乾德之纯粹，则为玉。乾质之坚刚，为金。乾在后天位，居西北，时为冬季，故为寒。为水赤着，阳之色。盛阳则大赤。动物纯阳不杂，健之最善者为良马。健之最久而多智，为老马。纯阳不挠，健之最坚者，为瘠马。健之威猛，乃驳马。植物则阳之体实，木果圆而实，乾体圆而实，故又象木果。

坤，纯阴在下，象地。地生万物，而为母。坤系象征布。坤阴，中虚，象锅。阴比阳小，有吝啬的含义。赋形有定，象均又为极顺，其象为牛。大舆能载，又象大车。坤为地，生长万物，多姿又多文彩。其物产于地者众，又象群众。地生万物，杂然不一，象持众之柄。黑者，纯阴之色，坤本纯阴，所以坤又象黑色。

震，雷也。雷必起于地，龙必起于渊。震一阳自下而动，故为雷，为龙。乾之色玄，坤之色黄；震则乾坤始交，其色玄黄。阳气始施，万物毕出，为大涂。取象于人，一索得男为长子。取象于植物，震居东方，其色青，苍莧竹之色。下阳实，上阴虚，向上之震，象征茂盛的竹子和根实中虚的芦荻。取象于动物，雷声滚动象欢叫、左白足，白额、行动迅速的马。取象植物，植物生长时先向下扎根，再向上生长，所以震又为反生。震，象征万物生长的萌芽时期。阳长必终于乾，二爻皆变为阳，既变为阳，则阳气极盛而草木之生必鲜。

巽卑顺柔软，象木。巽为入，如风之无孔不入。巽，乾卦初

爻得阴，为长女。斜木使直莫如绳墨，巽又象征绳墨和木匠。巽风少阴之色为日，风行之远为高为久长。性多疑，进退维谷，不果断。阳外达而气上行，风送来的是臭味。取象于人，头发稀少如树叶飘落为阴血不升。阳气上盛，则多白眼。阳主义，阴主利，巽阴为主于内，所以，巽卦利市三倍。究其三画，皆变取为震，是为决躁之卦。

水内明而外暗，坎内阳而外阴。坎卦为水，其水在暗沟中流淌。其水流隐于地下，阳匿阴中，隐而不露，存心韬晦之密，故为隐伏。阳在阴内，抑而能制，则为克己之勇，矫偏以归正，故为矫揉。弓与轮之变曲如水之任意变形。对人来说，阳隐阴中不安宁，使人忧愁而生心病。坎又象征耳，又非达聪之耳，故耳痛也。坎水如流于人身，似血，故又曰血卦。得乾中画，其色赤。坎卦阳爻在中，其马为脊之美；刚猛在内，马为之心躁，坎卦的险阻和劳苦，使马也垂头丧气，马蹄磨薄，抬不起脚。对车来说，前行困难，因为有了故障。坎水以水性而言还是易于流通的。月光投在水面上波光闪闪，有水为月之精的说法，然而坎中满，水寒，匿阴象险，月色不明，必有盗贼。坎中间是刚爻象征木心坚实。

离为火，内暗外明。离，内阴而外阳。火之为外而阳之光。故又为日，为电，再索而得中女。甲冑外坚，无阳在外，戈兵上锐。离阳在上，甲冑为戈兵。阴在内而中虚，如人之腹部。离为火，故为干燥。鳖、蟹、蚌、龟、坚硬的壳，与离卦同形。离卦中空，如朽木腐蚀中空也。

艮为山，一阳降于坤地，山上小径多碎石。一阳峻立，如阙门立于山间以利通行。一阳在上，一木之果；二阴在下，一草之蔬。这些均象征生长在土地上的瓜果。阍为守门人，寺是后空的宦官，其职以阻闲人之出入。以指和狗比喻禁止闲人随意通行。以兽嘴“黔喙”与有尖锐牙齿的老鼠比喻艮卦之形。刚爻在外，艮

爻坚刚在外，以喻多节的坚实之木。

坎水塞其下流，有象于泽。故兑为泽。三索而得少女。这是一种精神爽快令人欣悦的事。以语言取悦于人的器具是口和舌，如巫师口中念念有词祭祀鬼神。兑为正秋，如草木毁折，如果实坠地，一派肃杀。对地来说，泽干而成碱性。阴少而贱于人则为妾，内刚而外悦，于物则又为羊。

序卦传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

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

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

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垢。垢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

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讲：“上经”自乾坤而终于坎离。“下经”自咸恒而终于未济。上经讲天道，下经讲人伦。

上经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乾为天，坤为天，充满天地间的只有万物，所以，乾坤卦之后就是屯卦。屯卦有始生盈满之

意，因盈满也就有阻塞不通之意，因而是蒙昧的，屯卦之后便是蒙卦。物之初生为蒙，所以蒙昧幼稚，不可不养育，养育就是需要，蒙卦之后就是需卦。需以饮食为养，有中正之道，饮食人之大欲，欲存而争必至，于是有讼。讼则各有朋党，起而相援，讼之后就是师。师卦有众多之意，人众无统乱必至，以一人为君，尚需比辅，师卦之后就是比卦。比为比辅，又有亲返、比较之意。比之于生养，就要存畜，接着就是小畜卦。有了积蓄，需要管理上的条理，也要有礼仪节制，因而为履卦，履与礼音义同。履则上下辨明，志定天下，各安其所，国泰民安，泰卦继其后。泰为通泰，诸事顺遂，然而世运循环无常通之理，治极必乱，随后就是否卦。阻塞不会永久不变，跟着就是同人卦。好恶同民之情，和谐共处，万物归顺，接下来就是大有卦。广有民众，不可骄侈自足，必须谦虚，谦卦必然随其后。事业有成而又谦虚，有错又肯改正，有安乐的生活而为豫卦。安乐有加，必定贪图安乐，随之发生事端，蛊卦随其后了。蛊即腐败生事。

发生事端，立志振起，历精图治，接着就是临卦。临有君临之意，事业之大足可烛照天下，岂可不观，随之就是观卦。观看之后，定有取舍，接着就是噬嗑卦。嗑为合，万物不可苟合，随后就是贲卦。贲即文饰，文饰到极限，必生弊端，亨通也就到头了，接着就是剥卦。剥即剥落，自然真淳之气，不可终剥，剥落到尽头，必定返下而生，接着是复卦。回复到真实就不虚妄，就是无妄卦。

无虚妄，善端利有不可限量，可以存畜很多，跟着就大畜卦。所畜既大，由此可从容涵养，是为颐卦。养育过度，或不养育就难行动，就是大过卦。万物不能总那么超过，若恃才过动，则为终过，毕竟轻躁，总难免陷于险，是为坎卦。坎有陷险之义，既陷于险，非有所凭借不能出险，必定有所附丽，是为离卦。离就

是附丽。

上经论天道，下经论人伦。

先有天地，而后有万物。有万物才有雌雄男女。有男女然后才有夫妇。有了夫妻，才有父子君臣。有君臣才分上下等级，并建及用实施礼义。设置有致，是为咸卦。咸卦为下经之首。夫妻关系不可不久长，此为天地之间有常之理，万古不废。咸卦之后为恒卦。夫妻之道以恒为贵，然物不能长久不变化，盛满必溢，崇高必危，接着就是遁卦。遁就是退避，道在君子无终退之理，必有壮盛之时，是为大壮卦。物难以永久壮大，接着就是晋卦。进而有为，进必有贬斥，又有明夷之卦。明夷乃伤害之义，既伤于外，必返于家，于是有家卦。家道穷困，则情义乘离，于是有睽。睽即乖异，人情乖异，而祸难作，于是有蹇卦。蹇即险难，邦家无使终难之理，难则反身修德，正己可以正邦，而有必散之时，于是就有解卦。解即缓散，难之既解，人情怠缓，势必废时失事，有损卦。损到极点，必会停止，定会增益，于是有益卦。增益不止必决去，于是就有夬卦。夬，以君子决小人，小人既去，则君子之明至，而相遇，故有姤卦。姤即相遇，君子既遇，则同德交聚于朝，于是有萃卦。萃即聚合，君子既聚于上，则名贤展束，于是有升卦。上升不止，必有困苦，于是有困卦。受困于上，势必扼于下，会返回到下面来，于是有井卦。井道主张经常革洗污垢，于是就有革卦。革新莫过于鼎，鼎象征国家之重权，革除积弊，没有比鼎更好的了，于是就鼎卦。鼎是祭器，祭祀祖先是长子的责任，震象征长子，故为震卦。震也是动，动极必止于静，所以有艮卦。艮即停止，停止即贞静不动，静极必进而动，于是有渐卦。渐是渐进，进必有所归，于是有归妹卦。既得其归，则德业盛大，不拘于小成，故有丰卦。丰既盛大，而为君之道不可尚大，穷高好大，必失其安富尊荣之业，于是有旅卦。旅于外，寡亲，无处安

身，不得不卑巽以求复其所居，于是有巽卦。巽者能入之意，人能心入于理，则有深造自得之机，于是有兑卦。兑者悦也，喜悦而后散，就是涣卦。涣即离散，人不可以长久离散，于是有节卦。节即节俭，节俭约制，则信其制礼，信其议，民无不信从，故有中孚卦。孚即诚信，言必信，行必果，于是有小过卦。小过即超过，超越常情，敢做敢为，必能成大事，于是有既济卦。万物无止无休无穷无尽，于是有未济卦。未济则不穷于物，循环不已，乾坤所以不毁，人物所以不息，而始始终终，此为斯生生之谓《易经》。《易经》六十四卦终。

杂卦传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随，无故也。蛊，则飭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讲：六十四卦互相间的内在联系已阐述清楚了。《杂卦传》是将六十四卦不按次序地加以简要精辟地解说，所以称之为《杂卦》。

乾是刚健的，坤是柔顺的。乾卦与坤卦是阴阳爻的“错卦”。比卦亲切快乐，师卦象征战争，所以有忧虑之象。比卦与师卦，是

卦形上下相反的“综卦”。临卦与观卦，上之临下，下之观上，各有不同含义。在临则以惠而予之民，教思无穷以善，也就是临卦有给民众以恩泽和教恩之义。以下观上，则民有所求于上。屯卦以震遇坎，初现艰难，但在险能奋，不失其居处。蒙卦以坎遇艮，天坎幽昧则繁杂，人心虽蒙，尚应教育以启蒙使之明达。震卦是自下而起，静极而动。艮卦是自上停止，是动极而静。损卦，民贫苦君不能独富；益卦，民富君不能独贫，损益有盛衰开始之意。大畜卦是随时存畜。无妄卦谓有意外之灾祸。萃卦有聚合，集中之意。升卦是升于朝而不下来。谦卦是虚己下人，自视不胜其轻。豫卦则志得意满，自处不胜其怠。噬嗑卦即咬合为食。贲卦即修饰，有以无色不掩饰其本质的意思。兑卦即喜悦，阴爻在上有显现之意。巽卦即进入，阴爻在下有隐伏之意。随卦为无目的追随。蛊卦则说明不得不飭治而振起，进行整顿。剥卦阳穷于上，生意溃烂而归于无。复卦阳生于下，生意复萌而反于有。晋卦，日出于地为白昼，世道熙明。明夷卦，明伤诛杀，世道昏乱之秋。井卦为通达顺畅。困卦有遭遇艰难之意。

咸卦，感人心而天下平缓，但互相感应，很快沟通，有速动之意。恒卦，有长久之意，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渐仁。涣卦即离散。节卦即节制而止，节则议礼制度有限制，同时也有节俭之意。解卦即艰难正在缓解。蹇卦即险在前面忧惧不安。睽卦即乖违离别。家人卦则恩义相联，团聚于内。否卦为阻塞，大往小来，小人之道。泰卦意通泰，顺畅，小往大来，君子之道。大壮卦四阳盛长，不可恃其壮而失防险之道，当止。遁卦意即退步。大有卦为众多之意。同人卦人相近。革卦即革除陈旧。鼎卦不停取新、创新。小过卦小有超过之意。中孚卦即诚信。丰卦，丰盛到极点会生出许多事端。旅卦是客旅于外，亲朋寡少。离卦为火，火阴而附于阳，性浮而升，炎在上。坎卦为水，水阳而藏于阴，阴

性沉而降，则润下。小畜卦以一阴当众阳之冲，欲止之而不能止，小难畜大，以寡不敌众。履卦以和悦躡足以制刚，行走而不停在非礼之地。需卦是待时见险不进。讼卦是险健争胜与人不亲。大过卦为士才弱力微不胜其任。姤卦一阴遇五阳，柔遇刚，有相遇之意。渐卦女子出嫁回归，女子归必待男子之礼节而后行。颐卦者养德养身皆以正。既济卦，纲举目张治之既成而天下庶定也。归妹卦，女子于归，得其终身。未济卦，三阳决位，不成济世之功，事未做成，男人困窘之时。夬卦，以五刚决一柔，阳刚决起阴柔。决尽小人，则君子满朝，其道日长而可出；小人屏道，其道日消。天下有君子无小人，有治而无乱，乃世道之大幸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易经问卜今译（宋·朱熹）

作者=[宋]朱熹著

页数=469

SS号=12048677

出版日期=1993.2

前言
目录
上下篇序
河图解
洛书解太极图意（一）
洛书解太极图意（二）
伏羲八卦次序图（一）
伏羲八卦次序图（二）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半环阴阳对待图
伏羲八卦各生序图（阳卦）
伏羲八卦各生序图（阴卦）
文王八卦次序图
文王八卦方位图
文王八卦天文图
文王八卦地理图
八卦取象图
朱子变卦图
八卦分宫取象歌
上下经十九变卦歌
上下经卦名次序歌
六十四卦原文解译
乾为天
坤为地
水雷屯
山水蒙
水天需
天水讼
地水师
水地比
风天小畜

天泽履
地天泰
天地否
天火同人
火天大有
地山谦
雷地豫
泽雷随
山风蛊
地泽临
风地观
火雷噬嗑
山火贲
山地剥
地雷复
天雷无妄
山天大畜
山雷颐
泽风大过
水为坎
火为离
泽山咸
雷风恒
天地遁
雷天大壮
火地晋
地火明夷
风火家人
火泽睽
水山蹇
雷水解

山泽损
风雷益
泽天夬
天风姤
泽地萃
地风升
泽水困
水风井
泽大革
火风鼎
雷为震
山为艮
风山渐
雷泽归妹
雷火丰
火山旅
风为巽
泽为兑
风水涣
水泽节
风泽中孚
雷山小过
水火既济
火水未济
系辞上传
系辞下传
说卦传
序卦传
杂卦传